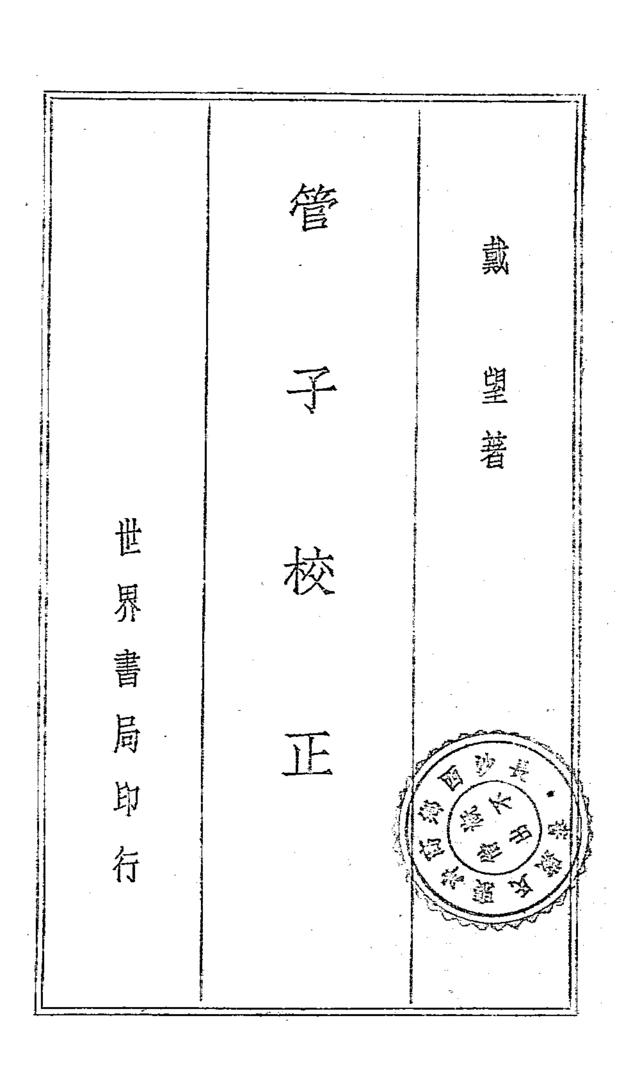


戴望著

管子校正

世界書局印行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亂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尙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窒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汾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犂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詧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競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獸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還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與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章也。它如五勢三維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旨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嘗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

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嘗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嘗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覈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愳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目嘗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萬歷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

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己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沬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襃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序

戴君子高寄其所箸管子校正。屬序於蔭。蔭何足以序子高之書哉。蔭之慕子高久矣。則於其書何可以無言。自明人刊書而書亾。諸子幸以道藏本得存。管子不列於道藏。故屢經明人刊刻。其書在若泯若沒閒。吾吳黃蕘圃有紹興本。其中足證各本之謬者實多。如形勢篇。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末誤爲得幽。邪氣襲內。末誤作入內。莫知其澤之。末誤作釋之。其功逆天者天圍之。末誤作違之。乘馬篇。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末誤作太山。藪鎌纏得入焉。末誤作纏得。版法篇。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末誤作象法。幼官篇。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下。末衍之字。則其攻不待權輿明必勝則慈者勇。末誤作權與。宙合篇。內縱於美好音聲。末誤作美色淫聲。樞言篇。賢

大夫不恃宗室。宋誤作宗至。八觀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朝之臣。右下宋衍求字。法法篇。矜物之人。宋誤作務物。內亂從此起矣。宋脫矣字。小匡篇。管仲詘纓捷衽。宋誤作插袵。維順端慤以待時使注。待時待可用之時也。也上宋衍而使之三字。霸言篇。驥之材百馬代之。又彊最一伐。宋均誤作伐。戒篇。東郭有狗嘊嘊注。枷謂以木連狗。宋誤作猥謂。形勢解。臣下墮而不忠。宋誤作隨。而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下。宋衍動者二字。亂生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宋誤作衆人。使人有理。遇人有禮。理禮二字宋互倒。版法解。往事必登。宋誤作畢登。海王篇。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宋誤作開口。山國軌篇。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宋誤作道予。皆與王懷祖先生讀書雜志相合。其他類是者尙多。今歸東昌楊氏矣。子高陳碩甫先生高足弟子。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是書精當。必傳無疑。先是湘鄉師閱蔭欲爲刊其所箸書。倂欲亶刻管子。且推及荀賈董劉揚老莊列淮南諸子善本。會師歸道山。其議遂罷。而子高亦病矣。古學廢興。閒不容𩥤。可慨也夫。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吳縣潘祖蔭。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閒。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絀。然自昔道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屑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閒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目。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

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缺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出
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
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斯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
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
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嵲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盧泉劉氏績。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績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雜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臣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偏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之注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雜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釐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盧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目錄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內十篇亡

管子附校正

劉[illegible]校
戴[illegible]正

卷一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天也。之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營。營當爲熒。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語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君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　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謂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爲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說。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爲鄉之疏。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

也。以家爲家。一親也。以鄉爲鄉。二親也。以國爲國。三親也。以天下爲天下。四親也。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宗也。之親。言有家而謂之日不與我同家而生。疏。遠者必不聽。用此以相下同此。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覆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毋蔽汝惡。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亨而令備。取其露見不隱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物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鴻鵠鏘

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飛蓬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辭問。明主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爲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我。不在其落爲中的。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轍迹徧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章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爲。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濕。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濕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爲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會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譽惡也。如此之人。則亂大邦也。譕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臣。有大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於道者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遠見。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爲疑動。言必得應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惡食之人。憂擾致瘠故不能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猱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謂塗廢襦。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己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己也。待。謂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以待曙戒。戒勿爲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

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彼來意不極也。則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下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於人也。無私遠近。故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必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憫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

人之援也。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終。故可往矣。親必無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奮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膺於墾闢。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眾。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眾。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眾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僞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

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雜穀。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爲。謂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陵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

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疑而欺詐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費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育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日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日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日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

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省官 四固 服制 五事 九敗 首憲 七觀 首事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

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植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植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愼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牟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發命。無事可白。則是發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

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蓺。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

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求圓反。)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衛必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惑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然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身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

之所期也。令則行。禁而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俗與憲合。謂）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經言五

乘馬第五（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事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百宿可知也。則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

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斟。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鑾也。一本作大續。頸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續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當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當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字之誤。乃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爲君之臣也。然以高尙其事而不爲。若此者。須食農收之功。而

不受力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爲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尙不足。何名爲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繆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 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 按此釋上均地。

卷一校正

牧民第一　經言一

△地辟舉則民留處　望案。朱東光本作地舉辟則可留處。據尹注。似亦作地舉辟。舉處爲均。上下文皆協均。此不宜獨異。輕重甲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事語。地數二篇並曰。壤辟舉。則民留處。是其明證。朱本可字誤。　△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資產部十六引此。均無廩字。　△野蕪曠則民乃菅　元刻本蕪曠作無償。望案。菅疑荒字之誤。荒與曠爲均。或作蕪。誤。　△不璋兩原　丁氏士涵云。璋當爲障。高誘呂覽注曰。障。塞也。說文。隔。隔也。亦塞也。又土部。墇。擁也。義亦相近。　△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　丁云。悟疑信字之誤。神信爲均。　△戲不可復錯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復錯作得復。御覽六百二十四治道部引。錯作措。　△政之所與在順民心　王氏念孫云。政之所與。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政之所行。後人改行爲與。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之。則失其旨矣。孫氏星衍說同。　△我存安之　御覽治道部五引作我安存之。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　治要引畏作恐。孫云。下文曰。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作恐字是。　△積於不涸之倉　治要引涸作凋。　△使民於不爭之官　趙蕤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望案。鄭注周官士師曰。官。官府也。　△不偷取一世也　治要一作壹。　△令順民心則威令行　日本安井衡纂詁引豬飼彥博云。威令之令疑衍。

右士經　顧氏廣圻云。士字當是十一字并寫之誤。

△毋日不同生　俞氏樾云。生與姓古字通。此同生即同姓也。詩杕杜傳。同姓。同祖也。禁藏篇。如與之同生。與乃

與字之誤。如與之同生。義亦猶此矣。　△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　王云。國當爲邦。上文生聽爲均。鄉行爲均。此邦從爲均。今作國者。是漢人避諱所改。宋氏翔鳳說同。　△如地如天何私何親　張氏文虎云。私疑疏之誤。韓子揚權篇。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即本此。　△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望案。朱本作如日如月。誤。日與節均。古日月二字聲不同部。詩齊風東方之日篇可證。　△召民之路　丁云。召。詔之段字。爾雅釋詁。詔。道也。　△是謂聖王　宋本朱本聖王並作賢王。御覽皇王部一引。與此同。　△兵甲彊力　治要彊作勇。　△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　宋本惟作唯。　△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俞氏正燮云。此分字即乘馬篇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注非。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丁云。爲政與上爲長對文。政當讀爲正。爾雅釋詁。正。長也。俞說同。　△忝於財者失所親　丁云。廣韻。忝。俗吝字。當改正。

右六親五法　丁云。六親與五法當分章。宋本及劉氏續補注本子目下分爲二是也。

形勢第二　經言二　丁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曰。山高名形勢。

△山高而不崩　埤雅引崩作阤。　△則祈羊至矣　張云。祈羊費解。羊疑祥字之譌。國準篇云。立祈祥以固山澤。是其證。　△則沈玉極矣　宋本玉作王。古玉字。　△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　王云。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本作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解正作託幽。　△銜命者君之尊也　後解銜命作銜令。　△上無事則民自試　元刻則作而。與後解合。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宋本修作脩。後凡修字皆同。王云。朱東光說蜀乃器字之誤。是也。後解作蜀。亦誤。(望案。王氏廣雅疏證訓蜀爲一。與此異。)脩當爲循。亦字之誤也。隸續曰。循脩二字。隸書只爭一畫。傳寫往往譌溷。事試爲均。循言爲均。循。順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尙書中候曰。循。順也。)從也。(文選陸雲答張士然詩注引廣雅曰。循。從也。)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曰。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據上文則民循正改。)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墨章畫。(今本畫譌作書。辯見宙合。)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脩亦當爲循。言君子道德如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則脩義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爲循。循亦從也。下文曰。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也。四稱篇曰。不脩天道。不鑒四

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雨脩字亦當爲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以政治道。脩亦當爲循。緣亦循也。（廣雅。緣。循也。）政與正同。言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勢篇曰。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脩亦當爲循。循。順也。從。行也。（廣雅曰。從。行也。夏小正傳曰。不從者弗行。）正篇曰。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脩亦當爲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案實而定名。脩亦當爲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衞濮陽。脩亦當爲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鴻鵠鏘鏘唯民歌之　後解鏘鏘作將將。唯作雖。案將將古字。鏘鏘今字。　△飛蓬之問　宋本問作聞。丁云。聞乃問字之誤。後解作問。古聞與問通。玩尹注聲問之訓。所見本不作聞矣。易益象傳。勿問之矣。崔注。問猶言也。觀後解云。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語意自明　△燕雀之集　後解雀作爵。　△犧牷圭璧　丁云。當從後解作犧牲珪璧。侈靡篇曰。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擧。輕重己篇曰。犧牲以魚。犧牲以麑。是作牲爲長。作牷者。後人改之。　△不足以饗鬼神　宋本饗作享。是也。說文。享。獻也。饗。鄉人飲酒也。段氏注。凡獻於上曰享。凡食其獻曰饗。張云。此以儀不及物者比之飛蓬燕雀。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云不足以享鬼神。　△召遠者使無爲焉　丁云。召讀爲招。廣雅釋言。招。來也。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　△唯夜行者獨有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獨有之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今本也誤作乎。據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亦有之字。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王云。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亦甚明。下經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既改此文爲平原之隰。遂幷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丁云。讆當作呰。說文。呰。訶也。（今作苛。此從一切經音義引。）鄭注喪服四制云。訾曰毀曰呰。說文無讆字。心部。憊。譿言不慧也。爾雅釋故。衞。嘉也。後解云。推譽不肖之謂讆。推譽與嘉誼相近。　△譕臣者可以遠擧　宋本以作與。同後解。王氏引之云。譕與謨同。集韻曰。謨。古作謩。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譕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譕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譕臣。則其義

不可遥矣。且巨與舉爲均。憂與道爲均。(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均矣。尹注非。　△舉長者可遠見也　元刻本見下有者字。後解同。丁云。可下疑脫與字。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孫云。裁。古通作材。故形勢解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能比焉。尹注非。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俞云。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　△訾食者不肥體　宋本朱本訾皆作𣍝。與後解合。丁云。集韻引亦作𣍝。玉篇。𣍝。嫌食貌。　△必參於天地也　安井衡云。古本參下有之字。　△故曰伐矜好專舉世之禍也　劉績補注云。經文不應有故曰二字。疑衍。宋云。周秦傳記多以是故發端。故曰猶是故。故。古也。謂古語也。劉說非。　△無廣者疑神　張云。無廣之段字。上文云。廣巨者可以遠舉。望塞。據彼注云。故事廣于理者。其成若神。則張說是。　△在內者將假　望塞。假。當作徦。說文。徦。至也。方言。徦。格。至也。邠唐冀兗之閒。或曰徦。或曰格。　△曙戒勿怠　俞云。既勿怠矣。又何逢殃之有。勿當爲夕字之誤。曙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曙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後穉逢殃　宋本穉作稺。　△邪氣入內　王云。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並作襲。襲即入也。無須改襲爲入。孫說同。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俞云。賓讀爲擯。論語君召使擯。釋文本亦作賓。是也。言主君衣冠不正。則爲擯者亦不肅。猶上文所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也。　△天下之配也　王云。天下當爲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即其證。今本涉上文天下之人句而誤。黃氏日鈔亦云。地誤作下。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宋蔡濟道本作道往者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莫來。宋云。當從宋本。道往者其人莫往。言人與道俱化而不見其往也。道來者其人莫來。亦與道化而不見來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無往來之蹤。劉氏據形勢解改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彼係譌字。　△莫知其釋之　宋本釋作擇。王云。擇。釋。古字假借。後人不知而妄改之。當從宋本。望案。後解作舍。　△萬物之生也異趣而同歸　陳先生奐云。生。後解作任。任字不誤。趣。後解作趍。誤。　△生棟覆屋　俞云。生當讀爲㽕。方言云。㽕。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細貌謂之㽕。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違。及後解並同。)王云。古字違圍相通。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爲鳥之狡　王云。當作

爲集之佼。佼與交同。後解云與人佼。（宋本如是。今本改佼爲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爲集之佼。是其證。　△見與之交幾於不結　王云。見與之交。當從宋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隸書交字作友。與友相似而誤。後解云。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是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佼也。）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高注並云。哀。愛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愛或爲哀。）役當爲佼字之誤。（役字古文作伇。與佼相似。）佼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之國　劉云。當依後解作獨任之國。王云。任字古通作壬。因譌爲王耳。望案。王字義長。不必改字。獨王者。若桀紂爲天子不若一匹夫也。　△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宋本來作往。誤。　△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　後解兩而字皆作之。張云。不可復不可再。猶云雖悔而不可追。尹注非。

權修第三　經言三

△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　洪氏頤煊云。取當作恥。謂民無媿恥。雖衆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賦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臺榭廣也　劉本榭作謝。望案。說文有謝無榭。劉本是。　△必重盡其民力　治要引此無民字。孫云。民力之民。涉上文而衍。　△民衆而可一　治要一作壹。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丁云。刑當讀爲形。與上文徵字對。下文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是其證。望案。韓子難三篇引此文。作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　俞云。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夘。（見魯峻碑。）化字隸書或作㐶。（見夏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然後申之以憲令　宋本後作后。後凡後字皆同。　△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　宋本殺皆作弒。　△用之有止　治要止作正。下文用之不止同。　△家與府爭貨　北堂書鈔二十七引。貨作貨。　△故野不積草　意林不作無。下文皆作不。　△故民情可得而御也　陳先生云。民情之情。蒙上文人情而衍。　△故上不好本事　元刻不下有能字。　△婦言之專　洪云。當作婦人言專。尹注非。　△而求百姓之安難　治要無難字。　△朝廷不肅　宋本廷作庭。後朝廷字並同。　△上下倰節　宋本倰作淩。治要作下賤侵節。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斂競得

宋云。當作臣下閼歎。歎與謀爲均。俞云。閼讀爲蔽。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閒。公羊作昌蔽。是閒蔽古字通。　△使民僉壹　朱本壹作一。下文壹民同。　△好用巫毉　元刻本毉作醫。古字通。　△則鬼神驟祟　中立本祟作祟。丁云。當作祟。說文。祟。神禍也。从示从出。祟與上毉毉均。　△我苟種之　望案。苟當是苟字之誤。說文苟部。苟。自急敕也。苟與亟通。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云。字又作苟。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　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竝作不可不重。王云。當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爲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今本涉下文而不可不審而誤。　△則刑罰不可不審　元刻本審下有也字。是。

立政第四　經言四　治要引此篇名作立君

△則不可授以重祿　宋本以作與。治要同。無授字。　△則材臣不用　中立本材作財。　△道塗無行禽　俞云。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因也。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曰。收禽挾囚。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赭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尹注謂無禽獸之行。說非。　△孤寡無隱治　俞云。無隱治。與無蔽獄義同。周官小宰。聽其治訟。司市。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及衛侯。注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是古人以訟爲治之證。　△故日刑省治寡　安井衡云。日字疑衍。　△大德不至仁　王云。至仁卽大德。未有大德而不仁者。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衆心。故下文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尹注非。　△山澤不救於火　孫云。救當作敬。下文。脩火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儆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洪說同。　△草木不植成　宋本不下有得字。植作殖。下文桑麻不植於野。亦作殖。　△築障塞匿　孫云。築障塞爲句。匿字衍。安井衡云。匿讀如匿空之匿。謂邪徑旁出者。　△摶出入　王云。摶字義不可通。摶當爲摶字之誤也。（俗書摶者作摶。因譌而爲摶。商子農戰篇。民不偸則國力摶。衛策。願王摶事秦。無有佗計。韓詩外傳。好一則摶。今本摶字竝譌作摶。）摶與專同。一道路。專出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閈愼筦鍵。亦所以專出入也。下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卽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摶爲專。霸言篇曰。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

摶與專同。尹讀爲摶聚之摶。非是。劉已辯之。）內業篇曰。能摶乎。能一乎。（今本摶譌作摶。劉已辯之。心術篇作專。

專。）繫辭傳。其靜也專。陸績本專作摶。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本作摶。史記秦始皇紀。摶心揖志。索引曰。摶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摶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篇曰。摶民力以待外事。（凡商子專字皆作摶。）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耳不收則不摶。高注曰。不摶。入不專一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摶三國之兵。徐廣曰。摶音專。漢書曰。天文志。卒氣摶。如淳曰。摶。專也。此皆借摶爲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博亦當爲摶。卽商子所云摶民力也。又見幼官篇摶一純固下。△圖屬羣徒　洪云。圖讀如圖聚之圖。屬。係也。羣徒。謂朋輩。言環綰交游之人。幼官篇。疆國爲圖。弱國爲屬。卽其證。尹注非。△謹敬而勿復　望案。敬與儆同。戒也。一云。敬乃亟之誤。△鄉師以著于士師　宋本著作箸。案說文無著字。宋本是。△五鄉之師　蓺文類聚五十四引。之師作五師。△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王氏引之云。致下不當有于字。此涉上下兩于字而衍。鄉官。謂鄉師治事處也。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治事之處致其鄉屬。下及于游宗。皆來受憲也。下文云。五屬大夫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是其證。俞云。王說是矣。然此文實非止衍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𠂤。宀。交覆深屋也。𠂤。猶衆也。以屋覆衆。是官之本義爲館舍字也。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爲引申義所奪。乃別製从食之館字。說文𠂤部有官。食部有館。歧而二之。殆非矣。故古書每以官爲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云。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屨。注曰。官。謂朝廷治事處。皆卽館字也。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之中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既布。乃致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卽致令於君。則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卽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既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展轉相加。遂成此誤。△死罪不赦　宋本作罪死。是。下文同。△使者以發　元刻以作已。以已古通。△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　陳先生云。考憲乃布憲之誤。△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　丁云。尹注上憲爲歲朝之憲。下憲爲月朝之憲。非也。布憲當爲行憲。上文云。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故此謂首憲既布。然後可以行憲。下文云。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舉亦行也。亦不謂可以布事矣。△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　丁云。敬與儆同。敬山澤以下

七字當作一句讀。荀子王制篇。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句例相同。夫財當作天財。國蓄篇云。天財之所殖。地數篇云。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山國軌篇云。桓公曰。何謂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尹注謂山澤之所禁發。皆其證矣。　△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　望案。民下當脫足字。所字疑衍。　△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　望案。當讀前後農夫句。陳先生云。前後猶先後也。毛詩傳曰。相道前後曰先後。均皆荀子皆作順修。　△由田之事也　王云。由即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由。一本作田。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法法篇曰。皋陶為李。后稷為田。小匡篇曰。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張云。由疑司字之誤。司田亦見小匡篇。　△勸勉百姓　宋本勉作免。古字通。　△辯功苦　宋辯本作辨。　△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　春秋繁露服制篇與此文同。六畜作畜產。陳作甲。　△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　繁露作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無修字。王云。修字不當用。此涉上文敬修而誤。　△雖有賢身貴體　繁露作賢才美體。　△天子服文有章　繁露作服有文章。　△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　望案。此文有譌脫。繁露作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當據補。宋云。將軍大夫。是大夫為將軍。乃上大夫也。墨子亦有將軍大夫之名。　△以命士止于帶緣　以字涉上文而衍。　△散民不敢服襍采　宋本襍作雜。凡全書襍字仿此。　△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　繁露作不敢服狐貉。　△刑餘戮民不敢服絻　絻。一本作絲。王云。刑餘戮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絻而已。作絲者是也。繁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是其證。古者爵弁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洪說同。（望案。王氏廣雅疏證於絻紬也引管子不敢服絻。謂絻即絻之誤。釋名。紬。抽也。抽引絲端出細緒也。紬用絲。故一本作絲。其說更長。）　△不敢畜連乘車　望案。連讀當為輦。說文。連。負連。从辵从車。易蹇。往蹇來連。虞注。連讀為輦。周官鄉師。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注。故書輦為連。丁說同。　△終於不可及　元刻本可作足。　△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　鶡冠子天則篇同此文。作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　△成而不議　鶡冠子作成而不敢。

右七觀　丁云。觀當作期。前子目亦譌觀。當改正。

△非於太山之上　宋本太作大，王云。太當爲大。大山與下廣川相對成文。無取於太山也。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宋本別行不連上。　△地不平均和調　御覽三十六地部引作均平。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　宋紹興本連上節不別行。楊忱本與趙同。　△大地莫之能損益也　宋本無損字。張云。此地字宜衍。審上下文自見。　△故不可不正也　丁云。也即地字之壞。下文正地者。即承此句言之。朱本作不可正政也。誤。　△長短大小盡正　宋本作小大。上文次序本如是。　△正不正則官不理　王云。正不正。當作地不正。此承上文正地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即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俞云。正不正。正字涉上文長短小大盡正而誤，疊正字耳。　△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　丁云。不正。謂爵位不正也。對上爵位正言之。理字涉上句義可理而衍。而不可不理也。當作而不可理也。對上義可理言之。望案。以字。及而不可不理也六字。皆衍文。

右陰陽　張云。題與上事不合。蓋此等皆後人妄增。

△則百利不得　王云。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上文曰。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是其證。今本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非。孫說同。　△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　望案。此下當有而不能爲治亂句。與下文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一例。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　王云。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曰。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文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乘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襍處　王氏引之云。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爲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荆也。楚棘襍處。謂荆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藪鎌纏得入焉　王云。纏當從宋本作纆。說文作纆。云。索也。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望案。鎌者所以刈薪。纆者所以束之。列子曰。擔纆采薪是也。（今本纆譌作纏。據殷敬順釋文改。采薪譌作薪菜。據淮南道應篇改。）鎌與纆者入藪。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纆得入焉。若纏爲纏繞之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並舉矣。　△

九而當一　丁云。此與下蔓山九而當一。兩九字皆當爲十。下文云。汎山九而當一。是其例。上言百而當一者四。
下言五而當一者三。或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三等之地。由下而中而上。皆整齊成數。若如今本則
分爲四等。且先九而當一。而後十而當一。尤失序次。即藪及蔓山之地與汎山亦無區別。　△蔓山其木可。以爲
材可以爲軸斤釜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釜得入焉十而當一　張云。蔓山所出。何
遜於林。九當作五。汎山不可解。其所出與下林同。何云十而當一。疑此二十一字皆衍文。　△流水網罟得入焉
五而當一　張云。山林宜以類相從。流水三句當移林下。與澤乃類。蓋錯簡。　△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丁云。管
子書多以命爲名。地均。土均也。即管子地員。　△五暴而長命之日某鄉　中立本脫日字。　△三夫爲一家　安
井衡云。古本三夫作二夫。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　王云。一馬之所用。不得有
七甲五蔽。一馬當爲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涉上文四馬而誤。丁云。一乘
甲士十人。若七甲則太少。王改一馬爲一乘。非也。下文四乘乃是一乘之誤。上文一乘四馬句。正引起甲蔽之分
數合數。古人文法往往如是。若既知一乘甲蔽之數。又以四計之。則亦可以三計之以五計之矣。甲士十人而有
二十八甲者。多爲之備也。日本豬飼彥博云。四乘之乘。當作馬。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　洪云。奉當作葦。周官
鄉師。治其徒役。與其葦輦。史記淮南列傳。葦車四十乘。說文。葦。大車駕馬也。謂載物之車。王云。奉車兩。當爲奉車
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　丁云。六蓋八字之誤。下文
云。方一里九夫之田也。又云。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此古井田遺制。侈靡篇云。乘馬甸之。衆制之。此周官丘甸
之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與司馬法合。　△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　丁云。盡讀爲贐。張載注魏都賦引
倉頡篇曰。贐財貨也。贐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贐。史記高帝紀作進。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　丁云。趙
本制屬下讀。非。季絹以制計。猶暴布以兩計也。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杜子春云。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
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只與。禮既夕。幣用制幣。注。丈八尺曰制。韓子外儲說右上篇。終歲布帛取二制焉。
餘以衣士。　△經暴布百兩當一鎰　望案。暴字疑衍。說文。經。織也。經布。織布也。陳先生云。暴布。與考工記暴絲
同事。與上文季絹對文。劉云。季絹。細絹。暴布。白布是也。經則公用之字耳。　△六步一㪷　丁云。㪷當爲斗。玉篇
云。㪷。俗斗字。漢平帝紀。後漢仲長統傳。皆有㪷字。一本㪷作升。　△其貨一穀籠爲十箧　朱本籠作寵。幷有注
云。寵音籠。　△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　丁云。苟字於義難通。疑即商字之誤而衍也。　△命之日正分春日書

比。丁云。趙本正字絕句。案晏當分字絕句。者曰書比。與秋曰大稽一假。或曰。分春與立夏皆言時序之中。然則秋亦當曰分秋矣。　△與民數得亡　俞云。與與舉字通。舉民數得亡。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記錄之。是其義。　△十假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　俞云。十假當爲一假。一假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假。則太懸絕也。　△十一假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　王氏引之云。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假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假見水。則去當征十分之一。二假則去十分之二。三假則去十分之三。四假則去十分之四。五假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　劉云。此言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當征十分免四。四尺見水。則免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俞云。劉說未得。此文亦有錯誤。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上文曰。一假見水。不大潦。然則一假見水之地。所患非潦也。其輕征之故。以旱不以潦。故一假見水。十分去一。至二假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假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假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水見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遇數目字往往致誤。董子爵國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潦爲旱。以旱爲潦。兩義傎倒。故不得其解。　△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王氏引之云。上文由五尺而四尺。四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二尺而一尺。則此當爲一尺矣。若三尺而見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　△不可使而爲工　丁云。工與功同。不可使而爲工者。不可使而爲三日之功也。下文云。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　陳先生云。貨當從宋本作貸。言視其功有貸離之實使出夫粟也。貸離猶差貸也。月令曰。宿離不貸。又曰。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差貸是其義。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　吳氏志忠（字有堂。吳縣人。）云。道爲故字之誤。時下衍也字。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王云。生讀爲性。（見周官大司徒注。）閉當爲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曰。類。善也。言民之性入乎邪僻則愚。由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望案。宋楊忱本正文及注皆作閑。與

王氏合。△故日今日不爲明日忘貨　宋本忘作亾。望案。亾當訓爲無。貨疑貲字之誤。淮南精神訓。隨其天資。高注云。資。時也。此處尹注云。言不爲則失時。蓋唐本尹所見者猶是資字。丁以貨爲貸之誤。云與下文奈均。亦通。

卷二

經言六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謂之非。不能立其人而用之。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爲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爲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爲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爲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

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損敗於物也。常欲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重民散。輕民。謂爲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爲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

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弃。是令貴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弃親而存社稷。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弃所愛而存其法。故不爲重爵祿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浚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阜。堅其羈靽。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翰蕘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得其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僭。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偏知天下。謂偏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機

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興廢。而天下莫敢竊窬者。以王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人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亡國雖少。天下共親之。故曰觀多。桓公救邢選衛。用此術也。或曰。勸當爲罰。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爲兵之數

莫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陵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己。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政。未可加兵。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

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以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必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不以道里為遠。故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不以山河為險。故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謂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不得使收穫也。故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詭詐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為黨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植。必令得其正。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風雨無違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身。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由

是生。日始身。故衆之所忿置不能圖之。衆忿難犯。誰能圖之。故必置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困獸猶鬬。故必計其所窮。其所終將何爲也。知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慶勉以顯之也。則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富貴以勸之。則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爵貴以休之。則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上之敦教。有功名之士。必爵祿則順而與之。所以教之急也。如此。則民鄉風而從化。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衆自厲而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違質。然後爲善。事不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則賞賜。不以立功之士懈怠。敵人來侵。其費更多。嗇。澀。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爲叛己。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有過。終不免赦。罪殺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倦不勤。猶困苦。則困苦以辱。其有怠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堅植而固守。則不可動移。若乃頓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此化出。令纔往。歸於正直。則民移。如法天合德。天之資始。無有私德。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無所親私。參於日月。日月無私照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於施無令有。在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在於廢私。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卷二校正

七法第六　經言六

△若是安治矣　治要安治作治安。　△角量也　丁云。角與斛同。說文。斛。平斗斛量也。平量之器謂之斛。因之平亦謂斛。月令角斗甬。注。角。謂平之也。孫子虛實篇。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曹注。角。量也。角即斛之叚借。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　丁云。案下文云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即承此文言之。當作不明於則而欲錯儀畫制。譌運均槍竿之喩。皆是言儀法制度之無得而定。由於則之不明。若作出號令。則與立朝夕定其末之意不相比

附。且與下文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句相復矣。　△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丁云。運均。墨子非命中篇作員鈞。音相近。廣雅。運。轉也。運鈞轉移無定。故尹注以爲陶者之輪。集韻。鈞。一曰。陶旋輪。是也。今注輪字誤輪。致不可通。　△檐竿而欲定其末　王氏引之云。檐當爲搖。搖。古搖字。（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搖本又作搖。漢書天文志。附耳搖動。）言鈞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趮者不靜。搖與檐字相似。世人多見檐。少見搖。故搖誤爲檐。（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千鍾侯劉搖。漢表作劉檐。文選上林賦。猾搖乎襄羊。注文或本漢書司馬相如傳作猾檐。皆是搖字之誤。）尹注訓檐爲舉。非是。（望案。王氏廣雅疏證以檐爲儋之叚字。說文。儋。何也。）　△猶倍招而必拘之　王氏引之云。倍與背同。招。射之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高注。招。埻的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拘當爲射字之誤。（草書射拘相似。）射招者必向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尹注非。　△論材審用　宋紹與本材作財。　△和民一衆　望案。上文作治民一衆。此作和字誤。下文選陳章亦是治字。

右七法　宋紹與本及別本皆作右四傷。王云。今本是。

△百匿傷上威　王云。尹注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其說甚迂。匿與慝同。百匿。衆慝也。言姦慝衆多。共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姦匿。（今本匿誤作臣。）匿並與慝同。　△人君泄見危　王云。見當爲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世主所貴者寶也　元本朱本寶皆作實。王云。實當從朱本作寶。今本涉上言實而誤。下文令貴於寶。是其證。又侈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必因天地之道。實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棄其國寶。是其證。寶與道爲均。下文聖稱其寶。亦與道爲均。
△亡君則不然　俞云。亡君當作良君。篆文良作[illegible]。壞其半。則爲亡矣。鄭君所謂壞字也。　△致所貴非寶也　元本朱本寶皆作實。實字誤。　△不爲愛親危其社稷　丁云。當作不爲親戚危其社稷。法法篇兩見。皆作親戚。
△故曰社稷戚於親　陳先生云。戚疑當作愛。與上文誤易。愛於親。猶言重於親也。尹注云。棄親而存社稷。不誤。　△居身論道行理　丁云。居乃君之誤字。爾雅曰。身。親也。君對下羣臣百吏言之。　△莫敢開私焉　元本作莫敢閑焉。　△愛賞者無貪心　陳先生云。愛當作受。尹注賞不踰等。是受之義。

右四傷百匿　王云。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目。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並列。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　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部二引。作此八者皆強。故兵未出竟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今本脫誤。　△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　望案。此數句與上下文義不貫。疑是錯簡。或云。衡庫二字乃行軍之譌。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俞云。尹注或曰觀當爲歡。然大戴記四代篇。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觀字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即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故聚天下之精財　王云。財當爲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曰。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涉上文聚財而誤。　△不試不蓺　宋紹與本蓺作藏。　△莫害其後　丁云。害當作圉。下文禁圉。即承此二句言之。圉古禦字。幼官篇莫之能圉。趙本亦譌作害。　△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　宋紹與本。楊說本。禮皆作理。丁云。作理是也。形勢解俱是理字。呂覽勸學篇。此生於不知理義。　△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望案。御。古禦字。說文。禦。祀也。段氏注云。今叚爲禁禦字。古只用御字。　△若夫曲制時舉　丁云。曲制見孫子。孫子言兵本管子。　△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　丁云。此言數之多少必出於計。計下不當有數字。下文云。計必先定于內。計未定于內。皆承此計字言之。參患篇云。用日維夢。其要必出於計。亦無數字。　△是則戰之自勝　丁云。參患篇作則戰之自敗。此勝字誤。當作敗。是字衍文。　△兵無主則不蚤知　丁云。知下當脫敵字。下文故蚤知敵句。即承此文言之。兵法篇。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亦有敵字。　△則無蓄積　宋紹與本蓄作畜。　△官無常　丁云。常讀爲長。幼官篇。立常備能。即立長也。權修篇云。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　△而器械不功　宋本而作則。同上下文。孫云。功讀爲工。工巧也。周官肆師注。古者功與工同字。　△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張云。獨行即上所謂獨出獨入。丁云。案當作蚤知敵則獨行。與下文一例。今本涉注文而衍人字。又誤則作如。兵法篇。故曰。蚤知敵。則獨行。是其證。　△審於地圖　宋本圖作啚。望案。說文以啚爲鄙嗇字。　△故有風雨之行　張云。此故字疑衍。　△故能攻國救邑　日本豬飼彥博云。救乃拔字之誤。望案。邑下當脫矣字。上下文句例可證。　△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　張云。不字疑當作氣。尹注謬也。　△禁雕俗也　丁云。雕今通叚爲彫凋字。物之彫飾者必傷。俗之雕飾者必敝。義本相通。史記酷吏傳。斲雕而爲朴。索隱引晉灼云。凋。弊也。禮書敝其雕敝。索隱。彫謂彫飾也。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王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恃當爲待。幼官。事語二篇並云。不待權與之國。是其證。今本涉上文恃固而誤。丁云。王改非也。幼官。事語二篇。均係譌字。樞言篇曰。特與國。尺觀篇曰。然則與國不恃其親。淮南要略。恃連與國。

高注云。特怙連與之國。連與即權與。亦作特。是其明證。

版法第七　經言七

△正彼天植　俞云。植乃悳字之誤。悳古之德字。版法解云。天悳者。天心也。鄭注周官曰。在心爲德。觀天心之解。則知作德明矣。　△各得其蔚　俞云。蔚讀爲司。尹注非。　△三經旣飭　宋本飭作飾。　△嚴令不行　朱本不上有而字。與後解同。　△量不能圖　劉云。當依後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富祿有功以勸之　丁云。富祿當作祿富。與爵貴對文。謂以祿富有功。以爵貴有名也。尹注侵下貴字因誤。後解亦誤。　△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　丁云。此三句不平列。財下脫一力字。下文用財用力對擧。此不當專言財。愼施報。是言用財。察稱量。是言用力。上文取人以己。成事以質。亦分指財力言。後解云。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而行。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　△用財嗇則費　丁云。費讀爲悖。悖。逆也。後解云。人心逆。則人不用。人不用。則怨。又云。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悖。　△禍昌不寤　朱本脫禍昌二字。不寤上有而字。後解作禍昌而不寤。此本乃脫去而字也。　△罰罪宥過以懲之　王云。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僇之也。後解正作有過。　△倚邪乃恐　王云。倚邪即周官之奇衺。奇與倚古字通。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衺之人皆恐也。尹注非。　△象法無親　宋本朱本皆作象地。王云。當作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爲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解正作象地無親。　△佐於四時　宋本朱本佐作伍。王云。當作伍。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於伍四時。　△說在施有衆在廢私　戴氏庸云。後解作說在愛施。有衆在廢私。而宋本作四說在愛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爲句。本篇脫四字愛字。後解有愛字而脫四字。合之宋本。而四說之旨乃明。　△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宋本修作脩。高安作安高。與後解同。王云。脩長當從後解作備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今本備長作脩長。則義不可通。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對矣。又八觀篇宮垣關閑。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爲備。下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論官齊政之法。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安。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土雖均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治和氣。土主和。治和氣。故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井也。以倮獸之火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藏溫濡。藏。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者。溫和濡緩。所以助土氣。行敺養。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時敺逐之。所以養嘉穀也。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則其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尊賢授德。則可爲帝也。故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服。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斂葬其柩。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謂才能之士備有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之以惪。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攻。治。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此至九舉。說九合諸侯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徭役減省。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故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圍度也。胡結反。七舉而外內爲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摶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管氏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摶攀強大。故人主守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經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傰署。傰。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攬練。然後散之於衆。使傰曹署著其名以司之。凡數財署。數。謂國

用之數。使財者署。殺僇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滅家。莫不藉殺其財。故曰殺僇以聚財也。勸勉以遷衆。使二分具本。使上之辦署財署。分鄉其事。各具其名籍之本。則
財署卿聚財。僭署卿選衆。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別五其圖。謂之方圖。而上位居中。春
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乘陽。故雷。行夏政。闇。春既陽。夏又陽。陽氣猥并。故掩閉也。十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
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爲猥燼。無得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
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
則順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
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
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強國所以禁禦弱國。弱國圈然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舉
發以禮。時禮必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時也禮也。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如此。則事變日至。無寧居。基。謀。
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春箕宿。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
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
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所以
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赤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
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
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
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卉木更生華。故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

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治溼氣。秋多霖雨水。故治溼。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故曰介蟲之火。用北方藏恭敬。金性廉潔。藏者恭敬也。故所行搏銳。兌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以勁銳搏擊。以順殺氣也。所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閒之也。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禮。其養勿通。故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刑既信。無得有私。令周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之火。東方青龍也。故曰鱗獸之火。用東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故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朴素。行省薄純儉。故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爲四時之末。將終也。歲之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日兩易也。故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嗌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嗌。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況多乎。若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修澤梁也。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

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即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
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穢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
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
之所有爲幣。爲幣禮。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
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
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
安。其遠國大夫。則爲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
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修。迎於理。可以得勝也。不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出無方者勝。計幾行義。勝
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妄。可以勝得。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
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戰之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者勝。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威者勝。
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審定者勝。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能審定者勝也。定方
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勝也。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審定者勝也。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僨。能審定者勝。定實虛。勝。定
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
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爲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貿之物。因方之有。則器械備
具也。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爲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

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邃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動舉昌盛。故敵懼而獲寶也。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常堅實。不復衰故。故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時雨。敵我如讎。誰能敵之。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發致勇奮。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章等。此有數。在他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鈦。其行刑戮。則於初日夜盡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辟害而鈦禁。鈦或爲釱。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圖守也。經不知。經。法也。用兵之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能著。著猶明著。發不意。其所舉發。出敵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也。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障塞者。防守要路也。所以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禁詭常也。所以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

不戰乎。其次一之。其次善者。戰而號令一。雖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以大勝。可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咸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尙白。金用事。故尙白。兵尙劍。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晝之昧斷絕而殺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爲其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物尙黑。水用事。故尙黑。兵尙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發之所使仰藥死。而既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罰人。若紂桀之人。比屋可誅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如此。則強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爲侯伯。面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恡執。愼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幼官圖第九

中方本圖　中方副圖　東方本圖　東方副圖　南方本圖
南方副圖　西方副圖　西方本圖　北方本圖　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

溫濡。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惪。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摶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傰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閒。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閒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

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閹。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

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溼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

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尙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尙黑。兵尙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

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小人競進故兇。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覆。察也。鷙。疑也。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鷙。勅吏反。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覆。一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

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厚養其生也。可以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輸墆積。墆。積也。修道途。便關市。謂所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日輸財。所以納財於民。故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潘溢者。疏決之令通。潘音翻。潰泥滯。泥塗爲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川瀆有壅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疾𤻲裸露者。有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振其窮。上之五者。所以振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與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纖嗇省用。以備飢饉。纖。細也。嗇。濇也。既細又濇。故財用省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音莫江反。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戾也。貧富無度則失。乖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

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舉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饑饉。救災害。振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

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故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博帶以就狹也。梨。割也。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為色。刻鏤削。削刻鏤為素。雕琢采。采雕琢為紺縵。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當。而不征賦也。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斂。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偏失也。

卷二校正

幼官第八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　宋云。夜是致字之譌。即老子致虛極守靜篤也。幼官圖作處虛守靜。脫致字。處字涉下虛字而誤。劉云。下人物字疑衍。物事皇大也。言人君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盛大也。望案。後圖本無下人物字。丁云。若因二字當在人物上。若。順也。順因人物虛靜之道也。心術篇。靜因之道也。又曰。無為之道因也。又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此十字下。當接下文常至命云云。（凡物開靜七字四時同。）常字上又脫一字。則皇與則帝則王則霸則衆則強則富則治則安文法一例。兵法篇亦皇帝王霸四者平列。今本脫譌不可讀。　△用五數　宋本脫此句。　△藏溫儒　宋本儒作儒。後圖同。王云。儒儒皆偄字之誤。凡隸書從耎之字多誤從需。若碝之為礝。瑌之為瓀。蝡之為蠕皆是也。　△行毆養　丁云。毆讀為嘔。廣雅。嘔嘔。樂也。嘔嘔。喜也。呂覽務大篇。區區焉相樂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應劭云。嘔喻。和說貌。皆與此毆義相近。廣雅云。養。樂也。韓詩外傳云。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下文藏不忍行毆養義亦同。　△立常備能則治　望案。常讀為長。說見七法篇。　△同異分官則安　丁云。同異分官句有脫誤。不可解。以上文句例求之。脫去四字。　△攷之以官　望案。當從後圖作考之以言。堯典曰。詢事考言。尹注誤。　△成之以誠　安井衡云。誠當為誠字之誤。荀子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成也。　△三舉而地辟散成　洪云。散當作政。尹注非。　△九舉而帝事成形　丁云。帝讀為定。（見周禮瞽矇及小史注。）定與成同義。定事與成形對文。　△九本搏大　王云。搏大當為博大。尹注非。　△十官飭勝備威　宋本朱中立本作七官。王云。此句在八分之下。六紀之上。則十官當為七官。　△勸勉以選衆　宋本朱

本選作還。後圖亦作還。丁云。作還是也。度地篇云。還有司之吏而第之。望案。還之言具也。不必從還。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閻　丁云。雷乃霜字誤。四時篇作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　△十二義氣至修門閭　丁云。案義氣不可解。義當為和。聲之誤也。素問五常政大論。其候溫和。注。和春之氣也。修門閭以宣通春氣。月令所謂乃修闔扉也。　△十二始卯合男女　宋本始卯作始毋。陳先生云。毋當作毌。音貫。古毌卵聲同。卵亦作卝。詩齊風。總角卝兮。毛傳曰。卝。幼稺也。禮記。濡魚卵醬。鄭注曰。卵讀為鯤。鯤魚子也。或作𩿧。卵之讀為鯤。猶卵之讀為毌矣。此篇名義若夏之小郢中郢。冬之小榆中榆。皆不用干支。則春與秋不當獨取干支可知。蓋其字或作毌。或作卵。又誤卵作卯。修靡篇曰。彫卵然後瀹之。五行篇曰。羽卵者不段。禁藏篇曰。如鳥之覆卵。又曰。毋殺畜生。毋拊卵。俗本卵作卯。卯之為卵。與卵之為卯。其誤正同。今從宋本作毋字。尋文推義。此篇及後圖古本卯皆當作卵。或用同聲叚借字作毌。學者承其誤久矣。　△合內空周外　望案。空即內字之誤而衍者。後圖亦誤。　△發圖為圖　宋本發作殭。　△和好不基　陳先生云。基與期同。尹注非。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　四時篇作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　△十二絕氣下下爵賞　丁云。惠周惕云。下下當作上下。古文作二二。案此當衍一下字。應讀絕氣下句。爵賞句。與上文十二天氣下賜予。下文十二白露下收聚。句法一例。　△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　吳云。大暑小暑。以下文十二大寒終例之。則大小二字當互易。　△治陽氣　宋本皆脫此句。　△藏薄純　丁云。薄當為樸。聲之誤。淮南要略篇。不剖判純樸。注。純樸。大素也。漢孔耽碑曰。蹈仁義兮履樸純。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　丁云。葉當為水。月令紀時變無及葉者。四時篇作春行秋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俞云。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字是榮字之誤。　△十二期風至　丁云。期乃朋字誤。朋風。涼風也。後圖亦誤。　△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宋云。上四卯字。莊葆琛先生以為皆酉字之譌。古酉為丣。與丣相近。且涉上文諸卯字而誤。安井衡說同。　△以介蟲之火爨　王氏引之云。上文言倮獸羽獸毛獸。下文言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聞介蟲。寡聞介獸。故改獸為蟲也。不知羽毛鱗介倮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倮。其蟲毛。是羽者倮者毛者亦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注曰。以此四獸為軍陳。正義曰。玄武。龜也。龜為四獸之一。即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玄武。　△閧男女之畜　丁云。閧與衜通。廣雅。衜。閧也。周禮大司馬云。衜稽

鄉民。 △修鄉閭之什伍 元本無之字。 △養老弱而勿遺 吳云。遺。疑遺字之誤。遺與孤爲均。 △信利周而無私 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王云。隸書害字或作周。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 四時篇作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 △十二寒至靜 丁云。當作十二大寒至靜。以上言始寒中寒故也。 △器成於僇 丁云。僇當爲穆。穆。靜也。月令曰。仲冬之月。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教行於鈔 線先生云。鈔讀爲杪。方言云。杪。少也。望謂鈔當爲眇之借字。眇本訓目小。引申之爲微眇之義。易王肅本。眇萬物而爲言。今字作妙。下文聽於鈔。亦當讀眇。尹注訓爲深遠。得其義。 △戒審四時以別息 丁云。審字涉下文審取予而衍。戒。慎也。 △審取予以總之 宋本予作與。望案。上文以別息。以兩易。以解固。句末一字。皆非語詞。此云以總之。文義不倫矣。之疑乏字之誤。言審取予以總會其匱乏也。 △收孤寡 望案。孤寡當爲鰥寡。上文言養孤老。此不得更言孤矣。 △藪得以時禁發之 後圖藪得上有毋征二字。此脫去耳。 △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俞云。食當讀作飭。屬下句。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非。 △流之焉莠命 孫云。案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何氏解詁。焉爾猶於是也。焉於古字通用。謂官虞四體而無禮者。以莠命流之。與下文命之于玄官句文義相對。尹注非。 △立四義而無議者 俞云。議爲俄之聲誤。說文曰。俄。行頃也。廣雅釋詁曰。俄。衺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即大衺也。或以議爲之。此文立四義而無議。即立四義而無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叚借之旨。 △九會大命焉出常至 丁云。常至句下屬爲義。謂常歲所至。即下文五年而朝云云。王國定制習爲常也。 △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 丁云。令大夫即命大夫也。管子官虞所見。位在列大夫之上。來修。謂諸侯使命大夫來修好也。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 丁云。至字疑衍。與上文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句例同。上文言常至。即指會朝言。周禮時見曰會。是諸侯至王所見天子。非諸侯相會則來見天子也。變讀爲辯。說文曰。辯。治言也。諸侯大夫請命於天子。受教於象胥瞽史。若言語書名之屬。皆當受習之。周官大行人注可證。俞云。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侯既五年而會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及五年。即爲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適入。今以上下文求之。蓋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而使大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計五年之中。止空

閒二年。適當未會前一年。及既會後一年。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　△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　王云。案此當以置大夫以為廷為句。安入為句。共受命焉為句。廷。官名。言以大夫為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又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修兵革。言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修兵革也。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言下乃無怨咎也。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為處字之誤也。（隸書處字或作䖏。與愛相似）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是居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句以所處為均。下文以理止為均。遠產為均。離知為均。又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為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知文義而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蘢與斥。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羣木於是彊盛也。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當為族。白虎通曰。族。湊也。聚也。言鳥獸于是聚也。上文羣藥安聚。即其證。族字上與㩻穀逐為均。下與鹿為均。族與施字相近而誤。尹注云。施謂有以為生。謬矣。）義並同也。語詞之安。或為乃。或為則。或為是。或為於是。其義並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尹氏不知。而解以實義。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　王云。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衍。宋本朱本皆無之字。望謂後圖有之字。據尹注亦似有之字。安井衡以此下九勝之句皆連下務幾幾理急事行原本九字為句。又以得為德借字。　△幾行義勝之　陳先生云。幾讀為期。言期於行義則勝之也。毛詩楚茨傳曰。幾。期也。是幾與期通之證。　△本定獨威勝　丁云。案下文十一句皆定字居首。此本字疑衍。　△定聞知勝　後圖作知聞。　△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　王云。綸理即倫理。依奇即依倚也。綸理。死生。成敗。依奇。實虛。盛衰。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不意　王云。舉發不意。即下文所云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衍。尹注非。　△交物因方　俞云。交讀為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非。　△故能聞未極　後圖作無極。
△視於新　陳先生云。新當為親。字之誤也。親。近也。聽於至小。故能聞未極。視於至近。故能見未形也。鈔親二義

相同。△發於驚　望案。警疑警字之誤。釋名曰。敬。警也。行事肅警也。發於警。正得臨事而懼之意。古字警驚往往致誤。詩小雅。徒御不警。今亦誤為驚矣。△動於昌故能得其賓　望案。昌當為冒。賓當為實。皆字之誤也。說文曰。冒蒙而前也。段氏注。蒙者。覆也。引伸之。有所干犯而不顧亦曰冒。此冒字當同此意。實者。軍實也。左氏隱五年傳。以數軍實。杜注曰。數車徒器械。宣十二年傳。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襄二十四年傳。齊社蒐軍實。杜注並云。軍實。軍器。此蓋言動於冒。故能得敵人之軍器。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也。尹注大非。△故能實不可故也　望案。故當為攻字之誤。立於謀。故能兵甲堅實。使敵不可攻也。或云。故。敵字之誤。△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　王云。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德博而一。則曲為之說也。博當為摶。摶即專字。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曰。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摶為專。△愼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王云。尹注讀待字絕句。甚謬。當讀至權與為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愼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望案。待當為持。說見七法篇。）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之國。專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輕重甲篇曰。數欺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不與權與連文亦明矣。△數也動愼十號　孫云。數也為句。讀如計數之數。動愼十號為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一例。尹注以數也動三字為句。謬矣。王云。孫說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仲尼篇曰。桓公兼是數節者而盡有之。其覇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曰。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曰。數。道數也。本書權修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其證。△會習五官　洪云。兵法篇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五官當作五教。△必設常主　丁云。當作主必當設。與下計必先定。兩必字相對成文。設定皆立也。權修篇曰。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是其證。△有天下之稱材　王云。稱材當為精材。即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意並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穪。與精相似而誤。△說行若風雨　丁云。說讀為銳。文選五等論注。銳。猶疾也。廣雅曰。銳。利也。△刑則交寒害鈌　望案。寒當為蹇字之誤。說文曰。蹇。跛也。尣。（烏光切。）跛也。曲脛人也。交。交歷也。謂以兩繩系交其膝下。若曲歷然也。害當從劉說讀為轄。說文曰。轄。鍵也。轄與舝同字。舝下曰。車軸耑鍵也。段注曰。以鐵豎貫軸頭而制轂如鍵閉然。依段說。則轄以鐵為之。轄為緊車軸之物。引申之。因謂以鐵索拘罪

人者亦謂之鞯。其狀蓋如鍜鎋矣。說文又曰。鈦。鐵鉗也。段注曰。平準書。鈦左趾。三蒼。鈦。踏脚鉗也。張裴漢晉律序說。狀如跟衣。箸足下。重六斤。以代刖。蓋韜與棣音近。鈦與桎音近。周禮掌囚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梏亦械類。以是推之。則此亦當云在手曰韜。在足曰鈦矣。鈦或爲鈹。丁說略同。 △經不知 王云。經。過也。謂兵過敵竟而敵不知也。與發不意相對爲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曰。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 △莫之能害 元本作莫之能圉。後圖亦作圉。此涉上文無害而誤。 △由守不愼 兪云。由。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曰。申開守陴。 △死亡不食 王氏引之云。死亡不食。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亡蓋士之譌。死士。敢死之士也。（見定十四年左傳杜注。）食猶饗也。饗死士。若田單之盡散飲食饗士。李牧之日擊數牛饗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死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惜資財。不肯饗之。則死士不爲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爲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 △刑則燒交彊郊 丁云。燒疑繞之誤。說文。繞。纏也。繞交者。謂纏繞相交錯也。刑人既施鞯鈦。猶用纍紲。上文言交寋鞯鈦。不於彊郊。此言繞交彊郊。不言鞯鈦。互文也。 △大勝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 望案。大勝者三字衍文。當讀積衆勝無非義者爲句。焉猶乃也。焉字屬下爲句。尹注非。丁說同。 △刑則紹昧斷絕 宋本紹作詔。古字通用。丁云。說文。紹。緊糾也。昧與末通。內業篇。氣不通于四末。注。四末。四支。左昭元年傳。末四支也。紹末斷絕。謂以繩纏係其支體斷絕之也。望案。公羊襄二十七年傳注曰。昧。割也。 △則爲詐不敢鄉 孫云。爲讀作僞。僞與爲古同字。丁云。兵法篇正作僞。 △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 宋本。無之字。劉云。兵法篇作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或傷。習或輯之誤。丁云。習爲輯之叚借。輯。合也。諧。和也。尹注非。 △明諟而適勝 王云。適勝當爲勝適。適即敵字。兵法篇。曰。審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本涉上文識勝而誤。 △至威而實之以德 丁云。至當爲立。字之誤。立威與上立義對文。 △勝心焚海內 望案。焚字義不可通。尹注訓爲焚灼。甚非也。焚當爲樊。字形相近而誤。詩齊風毛傳曰。樊。藩也。字本作楙。叚借作樊。勝心樊海內者。言勝心足以牢籠海內。若藩籬之也。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莊氏葆琛謂烈當作列。焚作樊。言裦列山澤而藩籬之也。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宋本北堂書鈔引焚作樊。可證今本之誤。 △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尹讀會字絕句。王云。當以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爲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地也。尹讀非。 △知氣和 丁云。知當爲志。聲之誤。 △則危危而無難 洪云。上危字當爲居字之誤。望案。兵法篇曰。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

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亦以危危連文。供改似非。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王云。執字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執當爲報。報復也。反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證。俞云。執。慹之借字。說文。慹。怖也。怖即今怖字。不慹。與上無害義相近。

幼官圖第九　經言九　宋本此篇。先西方本圖。次西方副圖。次南方本圖。次中方本圖。次北方本圖。次南方副圖。次中方副圖。次北方副圖。次東方本圖。次東方副圖。與今本大異。恐宋本爲是。此必有意義存乎其中。今本特以其不同前篇。而移其先後耳。安井衡云。此篇名圖。則當臚列幼官所不及以爲十圖。今不惟無圖。其言又與前篇無異。蓋原圖既佚。後人因再鈔幼官以充數也。

△攻之以言　望案。攻當從一本作攷。攻字誤。　△十二始前節第賦事　望案。前第二字。疑皆節字之誤而衍者。上篇亦無此二字。　△七年重適入正禮義　望案。當從前篇作十年。此七字誤。　△五年大夫請發　元本作請受發。案前篇本有受字。　△則功得而無害也　王云。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第十　外言一　安井衡云。古本分經言爲三卷。此篇以下爲第四卷。

△莫知散之以政　治要引。無以政二字。　△賢人進而姦民退　元刻姧作姦。　△其君子上中正　治要引中作忠。下文同。　△而飲食薪菜饒　陳先生云。飲食當作食飲。與下文食飲薪菜乏同。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　尹注解苟爲苟且。劉云。苟乃苛字之誤。王云。尹注甚誤。劉說是也。凡隸書从可从句之字。往往譌溷。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毋苛於民。苛字亦誤作苟。（尹注謂毋苟取於民。非是。）說文訶字解引酒誥盡執抲。今本抲作拘。考工記。搦胡之笴。注。故書笴爲筍。杜子春云。筍當爲笴。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廉聞於世。史記甘茂傳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隸書苛字或作苛。上從艸。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苛之字止句者。蓋隸書從止之字或作凵。與從艸者相亂故也。）皆其證矣。覆讀爲愎。愎鷙皆很也。言上愈苛而不已。則下很戾而不從也。愎字从心复聲。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爲人。好利而鷙復。是也。又作愎。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是也。　△上下交引而不和同　丁云。交。狡之借字。引當爲弗。古文弗與引相似而誤。狡弗猶搯拂也。　△慮有

六與　望察。與當爲興。興者。法也。常也。此與下文所謂六興者何。凡此六者。德之興也。皆當作興。今本涉下德不可不與也句而誤。　△利壇宅　王云。尹說壇爲堂基。非也。利當爲制。字之誤。（隸書制字或作𠛼。形與利相似。）壇讀爲廛。謂制爲廛宅也。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廛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井田。制廛里。皆是也。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廛。古聲廛壇同。周官廛人。載師注並曰。壇讀爲廛。是其證。　△輸蹛積　丁云。蹛即滯字。周官泉府作滯。史記作蹛。　△愼將宿　俞云。毛詩傳曰。將。行也。廣雅曰。宿。止也。將宿猶言行止。此與上文道途關市皆二字平列。尹注非。　△決潘渚　丁云。案列子黃帝篇曰。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釋文。潘。洄流也。莊子潘皆作審。崔本莊子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　△振罷露　王云。尹注解罷露爲疾憊裸露。非也。罷露。謂室家疲敝也。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露之言羸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羸也。（案廣雅。疲。羸極也。疲羸猶罷露。故云。露。羸也。正義曰。羸義與疲相近。疲。露形也。羸露骨也。誤與尹注同。）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注云。有膽氣而體羸虛。逸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曰。田疇穢。都邑露。（楊倞注。露謂無城郭牆垣。此亦未解露字之義。）義並同也。字或作路。又作潞。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正義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所列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曰。潞。羸路也。韓子初見秦篇潞病作疲病。是罷與路同義。故齊策曰。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亡徵篇曰。好罷露百姓。（外儲說左篇罷露作罷苦。）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羸也。皆其證矣。又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度路爲均。時菑爲均。今本路作踣。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爾。（下文亡國路家。今本路作踣。亦是後人所改。）　△貧富無度則失

王云。失讀爲佚。謂放佚也。尹注非。　△是故聖王飭此八禮　中立本王誤作正。　△臣不殺君　宋本殺作弒。　△民知禮矣而未知務　丁云。務當爲法。此涉下文五務而誤。　△大夫任官辯事　王云。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士修身功材　王云。功。成也。謂修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尹注非。　△力不可不務也　丁云。力當作法。此涉上文力之務句而誤。　△民知務矣而

未知權　丁云。民知務之務。亦當爲法。庶與上下文一例。　△故曰五經既布　孫云。故曰二字。因上文而衍。

△以上諂君上　宋云。諂音馅。過也。望案。爾雅曰。諂。疑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曰。隱情奄惡。蔽諂其上。與此義同。

△修飢饉　兪云。修乃備字誤。備俗作俻。俻誤作脩。又誤作修耳。　△賜晶露　宋本賜作賑。賜字誤。　△毋苟於民　望案。苟乃苛之誤。說見前。　△而民不足於備用者　中立本於作以。誤。　△其悅在玩好　兪云。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墨子經下篇。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並有其說在某某之文。蓋古人自爲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珍怪。其悅在文繡。義並同此。望案。悅當讀爲敓。說文曰。敓。彊取也。今字作奪。言工巧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見奪之故在玩好也。似亦可備一說。　△方丈陳於前　丁云。此五字衍文。尹注方丈陳前四字。似解上文珍怪二字。校者遂以之誤入正文耳。　△是故博帶梨大袂列　丁云。梨即剺字之叚借。列。古裂字。說文。列。分解也。　△雕琢采　王氏引之云。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爲乑。說文曰。乑。古文平。形與采相似。故誤爲采也。雕琢平者。金曰雕。玉曰琢。皆彖刻爲文章。今則摩之使平也。與上文刻鏤削正同義。尹注非。　△守法者不失　王云。失當爲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注曰。先。猶尙也。言守法之人不尙此無用之物也。尹注非。

卷四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遍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目。第一舉　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目。第二舉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目。第三舉　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目。第四舉　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目。第五舉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目。第六舉　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目。第七舉　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目。第八舉　譩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目。第九舉　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目。第十舉　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目。第十一舉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

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宅耕反。擿丁歷反。擋丁用反。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
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所出無妄。
故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
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敎之也。
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
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蕩散。謂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
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曠。故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
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准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為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就枉取直也。
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用鉤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
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
之也。故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敎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
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
小用小處。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焉有不適善。
以恩隱善。無不適也。故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僊。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為善者輕順。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故諭教者取辟
焉。辟。法也。取為規矩也。天淯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厓。淯。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厚廣也。

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諜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必嘗陰備待之。不可遽告於彼也。即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無不容也。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即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如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會。亦既盡會。君發不偏減。順圓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弋智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遲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俟免。俟也。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喩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誅。何榮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刑僇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為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退害為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因此難更偷生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牘也。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俟亂世清明。俟風雲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蕩。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量。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

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禍之招。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間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爲賊害。從而怒之。彼知其所以行毒。怨恨續起。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爲怒者。所以止此忿速濟斷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壞他計。反被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才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臥。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悟。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悟。依賢以問之。故其爲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悟。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陼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大人之義。曲以爲直。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

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盜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
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
准。平準萬家。居必壅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窮也。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
此術也。此術。權道。讂火縣反。遠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
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
順且得。謂之智。故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聽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政易民利。利乃
勸。勸則告。民既勸勉。以禮樂告之。故可聽不順不審不聽。不審不聽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
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愼也。毋遷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
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遷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
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
言君主豪盛。許以爲英雄。處己以賢。自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
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遷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也。可淺可深。
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許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
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
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也。主于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知不可專一。言法術通明之士。故云不主一物。察於天地。功用無方。

遂通道也。於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知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爲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此況而曉告之。故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隱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略舉天時不一。牛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牛。至於次序有司以爲法也。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逾瀷而不盡。瀷。湊漏之流也。薄承瀷而不滿。泉逾而前。瀷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谿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瀷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椁。椁當爲響。擿擋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至。猶鼓之合響。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擊爲響。象天地應德爲否泰也。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槀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知槀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槀。宙合有槀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地行善。故槀天地也。天地苴子餘反。萬物。故曰萬物之槀。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爲槀也。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爲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儉閒。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

囊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當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以斷。云爲莫大焉。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爲功。而生成以氣爲主。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怨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爲寶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而益少。故爲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足。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勇奮。衰主積于貴人。益其驕。亡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亡。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

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也。）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爲推讓。每覬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息侯伐鄭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驕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無密不綢則周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衆所驚也。）先王不獨擧。不擅功。（獨擧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得而解。）結紐則絕。（有紐。得而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疏。）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改也。改爲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感之。則無恩不服。）時也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焉。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聰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擧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

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圓。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搏而圓。豚豚乎莫得而闚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慜。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既順欲穫。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

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尙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卷四校正

宙合第十一　外言二

△𢡚繩與准鉤　望案。准。俗準字。說文曰。準。平也。从水。隼聲。段先生注云。準。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案古書多用准。蓋魏晉時恐與淮字亂而別之耳。　△奮乃苓　望案。苓。零之借字。　△毋蓄于諂　宋本諂作諂。是。　△毋監于讒　俞云。監。昭之叚字。監本从蹈省。聲與昭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䁌。淮南子齊俗訓。荆吳芬馨。以䁌其口。䁌卽昭字。　△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　陳先生云。疑衍一區字。不用其區。鳥飛準繩。下解之云。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當以不用其區爲句。下乃正釋區字之義。學者誤以區區連讀。而又于舉目下增一區字矣。　△若鼓之有桴擿擋則擊　洪云。桴當作桴。左氏成十二年傳。右援桴而鼓。韓子功名篇。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字林云。桴。鼓椎也。擿擋則擊。當作擿擊則擋。擋與鐺通。言若鼓之有提。投擊之。則鐺然而有聲也。下文同。　△王施而無私　王云。王當爲正。施之無私。故曰正施。　△分敬而無妒　丁云。分敬當作合敬。呂覽

注。合。和也。合撽即下文之和勉也。無妒又合敬之義。△故名之曰不德　丁云。古字多以丕爲不。此不字讀當爲丕。丕。大也。△夫繩扶撥以爲正　俞云。說文門部。門。是剌門也。讀若撥。此文撥即門之借字。剌撥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爲對文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爲門。亦或以發爲之。攷工記弓人云。菑栗不也。則弓不發。△民之與善也如此　王云。如此。當从宋本作如化。呂氏春秋變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　王云。究當爲窕。字之誤也。窕。不滿也。塞。不容也。以小處大。則窕。以大入小。則塞。唯因物施宜。則處大而不窕。入小而不塞矣。廣雅曰。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大者不摦。窕則不咸。摦則不容。杜注曰。窕。細不滿也。摦。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呂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高注曰。窕。不滿密也。淮南本經篇曰。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高注曰。滔窕。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淮南原道篇曰。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俶眞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閒而不窕。皆其證也。俗書窕字或作窕。究字或作究。二形相似。尹氏不察。而訓究爲窮。失之矣。

△猶迹求屨之憲也　丁云。說文。援。屨法也。憲即援字。△適善備也僊也　丁云。僊與遷同。鄭注大傳曰。遷猶變易也。△天淯陽　丁云。陽當爲養。段借字。△無法厓　王氏引之云。法當爲泮。詩氓篇。隰則有泮。箋曰。泮讀爲畔。畔。厓也。故曰。地化生無泮厓。尹注曰。物之生化。無有厓畔。是其證。今本泮作法者。涉注文法天地而誤。

△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　丁云。玩尹注。是非既有。必俟二者俱來。則當讀是非有句。必交來句。又云。是既信之有矣。則當讀苟信是句。以乃必字之誤。必有不可先。與必有不可識。互文見義。規。古窺字。慮。圖也。謂非謀隱伏不可先知者。當窺伺而圖慮之也。斯倉卒之閒出於不備。皆由是非混淆。徧信爲是。而不能盡辯其非也。今讀皆非。△曲均存矣　丁云。玩尹注。曲疑則字之誤。△言徧環畢　宋本徧作偏。△成功之術必有巨獲　王云。巨獲讀爲榘矱。說文曰。巨。規巨也。或作榘。矱。度也。或作彠。楚詞曰。求榘彠之所同。今楚詞作榘矱。王注云。榘。法也。矱。度也。下文曰。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正所謂成功之術必有榘矱也。尹注非。△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　王云。浧當爲逞。儒當爲偄。皆字之誤也。逞與盈同。(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又欒盈史記作

線是。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嬴與羸同。盈嬴猶盈縮也。廣雅。嬴。縮也。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王冰曰。緛。縮也。漢書天文志。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酉復微出。是爲耎而伏。晉灼曰。耎。退也。太玄耎曰。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范望曰。耎而自縮。故謂之耎。是緛與縮同義。羸便耎古字通。盈縮與詘伸義相因也。淮南人閒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嬴縮卷舒。與物推移。詘伸嬴縮。即詘信盈緛。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 丁云。釋名曰。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致其陰陽。盧辯注曰。陰陽猶隱顯也。陽主顯揚爲義。與下文合字相對。宋本士作時。恐誤。 △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蘊之也 王云。尹注言陰愁而蘊之。則正文合字當是含字之誤。含。古陰字也。愁。與揫同。鄉飲酒義曰。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揫。揫。斂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揫其治言陰揫而蘊之也。謂陰斂其治世之言而蘊之也。下文虎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正申陰揫而蘊之之義。 △辟之也猶夏之就凊冬之就溫焉 王云。辟之之辟讀曰譬。下屬爲句。後人誤讀爲賢者辟世之辟。而以爲承上之詞。故于辟之下加也字。 △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 宋本及作反。丁云。反於寒暑之菑。猶言反時之菑耳。夏就凊。冬就溫。則反時之菑可以無之。左宣十六年傳。天反時爲災。張云。及如及難之及。不必徇宋本。 △進傷爲人君嚴之義 丁云。嚴字疑誤。當云進傷爲人君者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文義甚明。尹注非是。 △故退身不舍端 望案。端當讀爲專。段借字也。說文曰。專。六寸簿也。段氏注云。六寸簿。蓋笏也。日部曰。㔾。佩也。無笏字。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杜注左傳。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注。簿。手板也。六寸未聞。疑上奪二尺字。玉藻曰。笏度二尺有六寸。此法度也。故其字從寸。（以下皆段注。）望謂古耑聲叀聲同部。故可段端爲專。下文修業不息版。版與專正同物。若讀端如字。則不可通矣。 △修業不息版 宋云。案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曰。業。謂篇卷也。此言修業不息版。古人寫書用方版。爾雅曰。大版謂之業。故書版亦謂之業。鄭訓業爲篇卷。以今證古也。 △以瑕煬淩轢人 丁云。瑕讀爲痕。痕猶放也。煬讀爲蕩。蕩。說文作煬。云。放也。痕蕩淩轢四字同義。 △不依其桀 丁云。桀當爲槷。與稱量度三者同義。 △爵尊則肅士 宋本則作即。 △業明而不矜 俞云。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夫名實之相怨久矣 吳云。怨當爲苑。言名實相因而至。亦交相爲病。高誘注淮南曰。苑。病也。禮運曰。並行而不苑。今名實並行則苑矣。故下文曰。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一者。去名取實。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 孫云。惠與慧

通。△故曰欲而無謀　王云。此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　丁云。夫行忿速遂沒法句。即承上文正忿速濟沒法句言之。賊發句。申言速遂沒法之意。沒法者賊也。方言曰。濟。滅也。止忿所以滅賊。不使發。遂有成義。行忿所以成賊使發也。△言濁色以自詰也　吳云。也字衍。△循發蒙也　王云。循字義不可通。當爲猶。上言若覺臥。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矇矣。隸書猶字或作猶。與循相似而誤。△所以害君義失正也　王云。當爲失義正。下文曰。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是其證。△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　丁云。廣。大也。損。宋本作須。乃頃之誤。頃與傾同。傾者。覆滅之義。言雖大其威可以覆滅之也。下文曰。是以威盡焉。傾與盡皆承舉目荒字。逸周書大明武篇。靡敵不荒。孔晁注云。荒。敗也。荒即亡之借字。△凡堅解而不動　丁云。解與堅義相反。解疑骼字誤。本作垎。說文。垎。堅也。學記注。格讀爲凍垎之垎。扞格。堅不可入之貌。地員篇。五粟之土。乾而不格。又曰。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骼格骼皆垎之叚借。淮南原道篇注。骼讀曰格。堅骼與下隱隄。皆二字平列。△失植之正而不謬　俞云。失當作夫。涉上文兩失字而誤。△以其與變隨化也　望案。當作以其與變化隨也。化隨二字誤倒。△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　丁云。流字涉上文流施而衍。△不必以先帝常　王云。先常猶言故常。不必以先常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爲賢也。帝字衍。△義立之謂賢　丁云。義立當爲義正。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而仍不失其正者。所謂義者宜也。猶鳥之飛不必正直而名翔焉。大意得也。△歡則告　劉云。告當作吉。與下怨則凶對文。△聽不順不審不聽　丁云。不順宋本作不愼。案二字衍。聽不審不聽。與下視不察不明。慮不得不知。句例相同。上文云。聞審謂之聰。故聽不審則不聰也。下文不審不聽則繆。即承上言之。玩尹注亦無不順二字。△不得不知則昏　宋本昏作暗。下同。△憂則所以伎苛　豫先生云。伎者。忮之叚借。馬融注論語子罕篇曰。忮。害也。△言易政利民也　王云。言字涉下文言中正以蓄愼也而衍。此復述上文之語。不當有言字。△內縱于美色淫聲　王云。美色淫聲。當從宋本朱本作美好音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音聲。即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萬民心怨　王氏引之云。心怨當爲懟怨。上文曰。萬民懟怨。又曰。頻亂以亡其國家。此文即承上言之。△其死而不振也必　朱本必下有矣字。△可沈可浮　王氏引之云。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沈與深爲均。△是以箸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　丁云。箸當爲緒。據尹注。人之二字在箸業上。淮南泰族篇曰。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則并無人之二字矣。△詳乎無窮　丁云。詳。翔之叚字。漢書西域

傳。上翔實。注。翔與詳同。與仲山碑。出入教詳。詳亦翔之借。文選東京賦。聲與風翔。澤從雲游。注。翔游皆行也。△攻于一事者　宋本攻作政。注文同。　△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　王云。名當爲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爲之說而後備。下文曰。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是其證。丁云。名當爲多。淮南要略訓。擢爲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陳先生云。況當作兄。毛傳。兄。茲也。茲。益也。益其功與計其意文對。尹注謂比況之況。失之矣。

△斗星辰序各有其司　王云。斗星辰序二句。即承夜有昏晨言之。斗星者。中星也。說文。斗。物分中也。玉篇。中。斗也。是斗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斗。故曰斗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昏中且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斗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獨泉閑流　丁云。閑當爲澖。說文。澖。下深貌。廣雅。澖。深也。

△泉踰瀷而不盡　望案。段先生說文注云。瀷乃潩字之異體。後人收入。如瀷汨之實一字也。淮南書曰。澤受瀷而無源。許愼云。瀷。湊漏之流也。見文選注。但證說文不收瀷字。　△薄承瀷而不滿　孫云。廣雅。草叢生曰薄。謂水草叢生之處。尹注非。俞云。薄。洦之叚字。說文。洦。淺水也。字亦作泊。　△言察美惡審別良苦　王云。審字涉下文不可以不審而衍。察美惡。別良苦。相對爲文。　△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　王云。書當爲畫。修當爲循。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屈子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于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此釋上文深而迹之意。而。涉也。墨與畫。所謂迹也。明墨章畫。所謂深而迹也。今本章畫作章書。則義不可通矣。　△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　安井衡云。據尹注言往來。則性乃往之誤字。　△天地萬物之橐也　王云。也字衍。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　王氏引之云。泉字義不可通。當爲㬱。㬱。古暨字也。暨。及也。至也。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至於地之下。㬱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㬱。故㬱誤爲泉矣。　△不可名而山　劉云。山乃止字誤。　△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　望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高注曰。一猶乃也。典品二字涉上文而衍。　△賁富以當　陳先生云。富讀爲福。福者。備也。以猶與也。富以當。猶言備與當耳。此承上文多內則富（內與納同。）時出則當二句言之。

樞言第十二　外言三

△是故先王愼貴在所先所後　王云。貴在二字。涉下文愼貴在舉賢而衍。　△立而不立者四　丁云。下立字

當爲亾字之譌。　△霸王積于將戰士　陳先生云。宋本作將士。將士。將軍之士也。趙本衍戰字。後漢書光武帝紀。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　△萬物之指也　宋本指作脂。　△與人相胥　王云。胥。待也。君臣篇。胥令而動者也。尹皆訓爲視。非也。　△出爲之也　丁云。出當爲士。字之誤。士。事也。管子書多叚士爲事。　△人故相憎也

中立本憎作贈。　△陰陽兩生而參視　丁云。視疑死字誤。參死對兩生言。下文云。得之必生。失之必死。亦生死對文。易之爲道。不外一陰一陽。乾爲化。坤爲成。所謂兩生也。若天地不正之氣。變亂其中。則二氣沮喪。不能化成。是以參死。　△先王之所以最重也　元本作最。誤。　△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　丁云。案上文言萬物待治禮而後定。禮不言孝。此承上得之必生言之。得者。得治理也。無。語詞。孝乃者字之譌。己。指先王言。天下。即上文所謂萬物也。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所謂成己而成物也。趙本承襲譌字。故句讀亦舛矣。安井衡云。唯無得之下。應言不得穀粟而死亡之事。而今脫之。　△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　俞云。無字涉上文無國土而衍。既言盡死。則不必更言無矣。　△賢大夫不恃宗至　宋本至作室。至字誤。　△沌沌乎博而圜　丁云。博當爲摶。摶亦圜也。攷工記梓人廬人弓人注並云。摶。圜也。輪人注。摶。圜厚也。矢人注。摶。讀如摶黍之摶。謂圜也。楚辭橘頌圓果摶兮。注。摶。圜也。楚人名圜曰摶也。沌沌亦圜轉之意。孫子兵法篇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說文。篅。篅也。篅。判竹圜以盛穀也。　△豚豚乎莫得其門　丁云。豚。遯之叚字。廣雅。遯。隱也。遯遯。猶隱隱也。遯遯與沌沌義亦相近。凡圜轉之物。皆渾合包裹。隱隱不辨分際。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注。芚。渾沌不分察也。白心篇。轉乎其圜也。蓴蓴乎莫得其門。兩句實一義。　△遺遺乎若有從治　安井衡云。古本有下有所字。　△應適莫知後　望案。適古敵字。　△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　望案。先王二字當衍。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　宋云。能而音義並同。後人讀此而字爲能。遂改定爲能。而仍存而字。舊文管子。此例甚多。俞云。兩而字並當作爲。古爲字作𢀳。與而字相似而誤。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

王云。衆人之用其心也六句。皆涉下文而衍。尹注于後而不注于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　△故曾游者死於梁池　王云。梁非池類。且與曾游意不相屬。梁當爲渠字之誤。渠。溝也。言曾游者死于溝池。　△未嘗之有也　王氏引之云。當作未之嘗有也。後人誤倒其文耳。　△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　宋蔡潛道本賤作殘。　△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　王云。故先王不滿也。與上句文義不相屬。亦涉下文而衍。　△故先王貴明天道

丁云。當讀明字句。承上明刑明賞言之。此與上文故先王重爲句例相同。天道以下二十二字。譌奪不可句讀。

△釜鼓滿則人槪之人滿則天槪之　意林引此二句。在上文爵祿滿則忠衰矣句下。△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白帖二十。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文。兩欲字俱作敢。而老吃也作如老吃耳。無兩爲字。

卷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愨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愨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爲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

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子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

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糴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當稼。而亡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此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稼亡三之一也。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也。則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為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習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婬放。場圍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婬非者易爲。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

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烝不聚。烝。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爲彊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人奉公。不相與爲私。則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爲苟且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則三者於藏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知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則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獨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謂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

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趨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敗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則不以親爲本。脩孝撒也。治事則不以官爲主。邀虛譽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爲己之恩賜。舉人則以爲己勞。爲國舉賢。恃之以爲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僞飾威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威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勞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有言議。每輒爲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每以壺飧廣士。以爲亡去之資。以趙孟之爲。又修營田業。以

爲亡本也。去之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藏。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持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日與上爲市。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約虛譽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儔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提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爲言譽以爲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閑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閑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所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朋黨有惡。相爲隱蔽。用此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取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約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僻。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

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爲。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己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是威下繫也。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彊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該。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不罪。人爲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爲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穉。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穉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反以無分役相驕。故謂之逆。今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爲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爲死節也。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謂事便辟。以得富貴。爲榮華以相穉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爲榮華而相驕。故以爲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偷得。不貴

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授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悌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蓺。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邪臣進。則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況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必謙。

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諸侯叛。則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並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據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卷五校正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　望案。修當爲備字之誤。語見版法篇。　△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俞云。化變當

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而衍。　△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　宋本飢作饑。後皆放此。御覽地部三十引。無以字。丁云。下文七句皆無以字。節末復舉。亦無以字。此誤衍。　△芸之不謹　御覽地部三十引此。作不勤。勤謹古通。　△以人猥計其野　孫云。猥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別其條。勿猥勿并。與此猥字同意。尹以人猥二字連讀。則非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　王云。城當爲域。下文云。城域大而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即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域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丁云。城當作地。下文言國地者凡三見。狹字衍文。乃校者以之訓淺而誤加之耳。

△觀臺榭　中立本觀作視。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　方。一本作百。丁云。當以作方爲是。乘馬篇曰。方一里九夫之田也。此周官井牧之法。又曰。農服於公田。此都鄙用助法。孟子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也。又曰。二田爲一夫。此即大司徒造都鄙之制。通率不易一易再易三等之地。每家授田二百畝也。此篇曰。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以二田一夫計之。方里之井。私田八百畝。可食四家。方五十里。得積二千五百里。一里食四家。則二千五百里。適合萬家所食之數。乘馬篇以夫計。大司徒以室計。夫謂家也。室亦家也。此據可食之地言。故萬家以上去山澤。（以上非餘於萬家之外。）其萬家以下就山澤者。人少則可食之地亦少。此方五十里中可兼山澤之地以足其數。制地必方五十里者。大司徒所謂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管子言山澤。周官言地域。義實相承。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　望案。一二字當互易。　△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　洪云。下文作衆有遺苞。無大字。則此大字涉上文而衍。苞讀爲餘有餓莩之莩。遺。棄也。謂年大凶則衆棄餓死之人於道旁。王云。洪說是也。凡從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亾三之一　劉云。案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與師役一分。則相旋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亾稅三之一矣。尹注訓師爲法。非也。　△則道有損瘠矣　王云。損當爲捐。字之誤也。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作瘠者。借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免於凍餓爲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爲羸瘦。誤與尹注同。）字亦作脊。度地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脊。周官蜡氏掌除骴。（與胔同。）鄭注曰。故書骴作脊。漢書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顏師古以瘠爲瘦病。誤與尹注同。日知錄已辯之。）道有捐瘠。與上文衆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胔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非是。又任法篇。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

亦當依宋本作揖。（尹注同。） △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 劉云。案別本作十二之
税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遇凶歲。則民必鬻子矣。 △博民於生穀也 望案。博當爲摶。說見立政篇。
△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 劉云。天下當作天財。字之誤。丁云。天下下疑脫財字。 △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
望案。此用字當衍。 △實虛之國可知也 安井衡云。古本實上有而字。 △鄉毋長游 宋云。長游。謂田畯之
屬。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注。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詩云。爲下國畷郵。今毛詩作
綴旒。旒通作斿。亦作游。詩正義云。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斿。雜帛。幅
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遂師亦以遂之大旗致之。則鄉遂州里其長並以其旗致民。取
其垂。故謂之游。其長稱長游。（漢有游徼官當是。）以此故也。田畯亦農民之長。於井間設旗。以趣民耕耨。故云
郵表畷。郵游字通。正義云。郵謂民之郵舍。非也。 △里毋士舍時毋會同 宋云。士舍。鄉舉也。會同。鄉飲酒鄉射
也。 △喪蒸不聚 王云。喪蒸二字文不相類。蒸當葬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爲族。使人相葬。所以教民睦也。
故喪葬不聚。則民不輯睦。蒸字本作薨。葬俗書作葬。二形相似而誤。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俞云。及當
爲服。服从𠬝聲。古或止作𠬝。與及相似而誤。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云。一本
作之服。是其證也。尚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即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
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此文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也。字誤作及。失其
義矣。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王云。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讀。求即本字之誤。今作本求朝者。一本
作本。一本作求。而寫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本無求字。即其證。本朝即朝廷也。重
令篇曰。譴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篇曰。賢者立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慙
守其職。孟子萬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荀子仲尼篇曰。本朝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
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 宋本作不論而在爵祿。無也字。望案。志行二字當有。宋本脫
也。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宋本無行字。望案。下文尹注云。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知尹所見
本無行字。勢字疑後人所加。本謂國也。 △豪桀材人 安井衡云。古本作材臣。 △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
可知也 望案。行上脫而字。當從下文補。 △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俞云。兵字衍。三年而弱。與下
五年而破。十年而亡。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

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私情行而公法毀　望案。公法一本作公道。　△則國居而自毀矣　俞云。
古讀坐爲居。居而自毀。猶云坐而自毀耳。尹注非。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　俞云。議當爲儀字之誤。說文。儀。行頃也。法制不儀。言法制乎正不頃側也。
望案。列。古裂字。列法與下分威對文。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王云。財厚當依注作厚財。
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
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閒。當有脫文。尹强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也。　△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
禁也　丁云。亂國之道至聖王之禁也十九字錯簡。疑當在下文擅國權之上。　△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
必多矣　孫云。以注文福下者君之事也釋之。似贅下脫福字。　△不貴其人博學也　張云。博學二字。與上下
文不相比附。疑舉字誤爲學。下云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卽此所謂博舉。
△故舉國之士以爲亾黨　王云。亾黨二字。義不可通。亾當爲人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私惠。義正
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卽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也。　△
聚徒威羣　洪云。威羣當爲成羣。下文云。當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　△毋
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　俞云。案但力事屬四字爲句。事讀爲傳。釋名釋言語
曰。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是也。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但竭力傳立其私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
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人所宜行。而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
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俞云。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孫云。發讀爲廢。古字通用。謂以貧窮自飾。而廢其勤勞之事。復不自安
其居。以爭權於貧賤。故爲聖王之所禁。　△家無常姓　丁云。姓當爲生。假借字也。孟子滕文公篇注。產。生也。詩
谷風箋。生謂財業也。家無常生。猶言家無恆產耳。　△譏言爲民者　望案。譏言當爲訛言。假借字也。謂以訛言
疑惑民心。王制所云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故爲聖王之禁。　△壺士以爲亾資修田以爲亾本　宋本
壺作壹。修作脩。王云。兩亾字亦當爲己。壺當爲壹。（晉灼注漢書薛宣傳曰。書篆、形壹矣字象壺矢。）脩當爲備。

（俗書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皆字之誤也。玉篇。壹食之人一人徹。鄭注曰。壹猶聚也。爲甚事聚食也。是壹可訓爲聚。資。用也。言收聚衆士以爲己用。（卽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備置田疇以爲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隱行辟倚　劉云。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也。王云。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邪卽周官之奇衺。）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是倚爲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辟邪之事也。劉以隱爲索隱行怪之隱則非。

△側入迎遠　張云。據尹注。似本作側入提迎。

△遁上而遁民者　王云。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王云。和親當爲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是其證。

△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王云。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衍。蘇。取也。言漁利取功也。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說文。穌。把取禾若也。廣雅曰。穌。取也。穌與蘇。字異而義同。

△榮其名　宋本朱本。榮皆作營。丁云。名當爲分。營。治也。治其分。猶上言務其職也。管子多以職分對言。下文云。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文義蓋以不能其事四字承上營其分句言之。

△故曰絕而定　望案。絕。截之借字。毛詩長發箋云。截。整齊也。

△靜而治　中立本。治誤作安。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　宋蔡潛道本。君作右。丁云。右有古通用。謂有國者重器莫知令也。朱本作布。則誤字耳。望案。作君字爲長。宋本作右者。蓋字脫其半耳。舊鈔本御覽刑法部四引此。正作君。（今鮑刊本誤單。）

△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　御覽刑法部四。三在字皆引作存。

△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　丁云。管子言便辟。多指君側小臣言之。（荀子楊注同。）他書言便辟。則與巧佞同義。此與伐矜並舉。義不相類。且與下文買譽成名不相貫通。疑是衍文。伐矜之人。與上四句一例。

△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　王云。綦當爲纂。字之誤也。（隸書纂或作簒。與綦相似而誤。爾雅釋天注。用纂組飾旒之邊。今本纂誤作綦。）說文曰。纂似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楚辭招魂曰。纂組綺縞。結琦璜些。淮南齊俗

篇。漢書景帝紀。並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是其證。　△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稱也　丁云。尹讀以取權道行爲句。事便辟以貴富爲句。解之曰。諂事便辟。以得貴富。案當讀取權道爲句。行事便辟爲句。行事者。奉事也。以貴富屬下句。　△故禁不勝於親貴　中立本勝作行。　△二三而求令之必行　宋本無二三兩字。　△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　丁云。能上當脫二字。上文云受祿不過其功。則此當以受祿賞不當於功爲句。不當於功。與不通於官對文。趙讀至受字絕句。非也。　△此霸王之本也　宋本作伯王。　△天道之數　望案。爾雅釋詁曰。數。疾也。　△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亾　王云。兩王字皆當爲主。其攻皆當爲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亓。與六相似。故六譌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淮南墬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旆六虛。今本六字並譌作其。）勝六攻。即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言。版法解亦曰。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　王云。此與下兩句共三者字皆因下文而衍。版法解無。　△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　王云。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民毋爲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句顛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　元本作損益。　△此正天下之道也　元本正作王。

卷六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於身。身能禁

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憾。可而不爲。殆。可爲而不爲。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謀策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而修德。則懼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卽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

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發。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爲。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鬭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奔馬之委轡。必致覆佚也。毋赦者。痤徂禾切。瘡也。雎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爲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墆。墆。積也。久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爲。當刑而賞。所謂先時者也。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

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主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己用也。使民衆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為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儗。不因上有私慼。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則以臣主有失故也。 其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則以臣主有得故也。其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 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爲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 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 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逾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逾消滅也。 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逾斷絕也。 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 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 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 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 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 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

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傷國一也。故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　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　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　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言辯而浮誕。則非要務也。　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故非正善也。　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亦須納賢而自輔。既不能事事盡賢。故曰能自得師者王。　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卽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　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以富畜貧亦可。　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　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　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　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　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閒。故曰瑕。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愼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去以自治。立義以自

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行法以率人。先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

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矜。謙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制之在物。則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日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知此者。可謂愚士。鈞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鈞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識於國。以一其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者。臣。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故每舉必從之。大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傷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既不廢矣。又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

天下。制在一人。賓。用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國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道正之士不安。故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爲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爲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爲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

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法度審也。則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寇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徵賦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見凌。故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故曰。蚤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彊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令之儆裝也。謂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尙青夏尙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乃自厲。士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擧日章。則晝行。二曰擧月章。則夜行。三曰擧龍章。則行水。四曰擧虎章。則行林。五曰擧鳥章。則行陂。六曰擧蛇章。則行澤。七曰擧鵲章。則行陸。八曰擧狼章。則行山。九曰擧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韜也。謂韜其章而擧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準利。亦無常也。故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

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拔恃固之守。多費而無功也。必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也。揭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又利。故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敵乃服從而為己用。凌山阬。不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謂遠歷而渡。歷。經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隙故。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等厥寶玉。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寶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慊也。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獲而不匱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為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雖勝不勝。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能破大勝彊也。故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設計變也。乘之不以詭。乘敵不以詭計。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守其一。凡此。皆我彼不能知。眾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眾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斷。用寡貴機速。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致此道。故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教德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則不服。敵又不盡。豈能用之哉。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敵則反侵。窮也。故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為敵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

爲兵也使敵若據虛。居當甚若搏景。擧無所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築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裞。無計可以爲。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所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者道之謂。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爲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卷六校正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親人而不固殆　羣書治要引。人作仁。　△則人主孤而無內　丁云。內猶親也。（漢書劉向傳注。）孤而無內。與下黨而成羣對文。　△敵出則民不敬　望案。敬與儆同。　△有舍不遺　宋本遺作積。　△民力必竭王氏引之云。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懲。莫肎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竭。乃事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蓋誤解民力不竭爲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作不竭可知。蓋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爲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本。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國毋怪嚴　丁云。嚴當爲服字之誤。怪服與雜俗異禮對文。下文云。變易風俗。詭服殊說。詭服與怪服同。　△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　尹讀以自貴分爭而退者爲一句。丁云。自貴二字。當屬上讀。上文云。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乘馬篇云。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況主倨傲易令　俞云。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　△詭服殊說猶立　望案。猶疑獨字之誤。　△則上尊而民從　長短經引作則上尊崇。　△則卒輕患而儆。儆字長短經引作則卒輕死。　△故敵者毒焉之委轡　御覽兵部八十九。刑法部十八引此句。轡下並有也字。埼本脫。　△毋敵者塗睢（與疽同。）之礦石也　王云。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亦作礦石。說文[illegible]傳引作[illegible]石。案礦字本作磺。說文。磺。銅鐵樸也。礛。厲石也。皆非治塗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御覽刑法部引此。

並作砭石。是也。說文。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曰。痤雎之砭石。　△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　王云。宋本上所以作足以。寨雨所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其明證也。後人改足以爲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部一引此。並作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章貴賤。

△則胥足上尊時而王　王云。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爲須。須亦胥也。　△文有三侑　洪云。侑與宥通。聘禮注。古文侑皆作宥。周禮三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尹注。侑。寬也。義亦作宥。　△法者先難而後易　丁云。法者下脫無赦者也四字。此與上文惠者多赦者也對文。意林引作惠者多赦。法者無赦。　△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陳先生引大雅毛傳云。曹。羣也。　△賞罰必信密　王云。密。本作必。後人罕聞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證。　△則民不誹議　宋本議作謗。下文同。　△勞之苦之　宋本無苦之二字。　△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　俞云。軒冕不下。儗。謂其人有善。即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儗議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即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之義。　△不與大慮始　王云。大當爲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衆也。大亦當爲人。　△故地削而國危矣　丁云。以上文及尹注校之。此危字當是亾字之誤。　△而君獨甚傷也　丁云。傷疑愓之誤。說文。愓。放也。今通作蕩。蕩者緩縱之意。與急義相反。漢書揚雄傳注引晉灼曰。佚蕩。緩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　丁云。請與情古字通。此承上文情通言之。明法篇曰。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勇而不義傷兵　安井衡云。古本勇上有故字。　△生而不正　宋本而作於是。　△雖聖人能生法　王云。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衍。治要引此無雖字。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俞云。謀讀爲媒。謂猶爲也。　△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　王云。尹讀智爲智慧之智。非也。智與知同。（小問篇特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九變篇作特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言權已下移。而上不知。故有弒父弒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

知識之知。說文。智。識詞也。是智即知識之知。廣雅曰。覺。慮。聞。曉。哲。智也。慮。哲。爲智慧之智。覺。聞。曉。爲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上智字去聲。下智字平聲。）經說篇曰。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此篇內智字甚多。皆與知字同義。）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此篇內知字亦多作智。）呂氏春秋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有與又同。）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姚本知是。鮑本智作知。）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又作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皆改爲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爲知矣。又案勢篇。智靜之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每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爲知。而上智字尚未改。故解之曰。既多智。而又安靜。蓋不識智爲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爲二也。今本則幷上智字亦改爲知。而古字淪亾矣。　△令人而不至謂之瑕　兪云。瑕當讀爲格。謂有扞格而不得達也。瑕格古字通。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鄭注曰。古文嘏爲格。瑕之爲格。猶嘏之爲格矣。　△辜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　宋本壅作擁。王云。之下衍事字。非下衍敢字。爲猶謂也。（古者爲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言所謂辜瑕蔽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當有敢字。皆後人妄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惑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法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　△賢人不至謂之蔽　安井衡云。古本至作臣。　△忠臣不用謂之塞　治要引用作至。　△凡民從上也　安井衡云。古本自凡民下另行。　△彼民不伏法死制　中立本制誤節。　△務物之人　王云。務當從宋本作矜。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望案。古字句絕。尹注屬下讀。兪云。古下當脫者字。卑人也與上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　△明君公國一民　治要引一作壹。　△正民之經也　治要引經作徑。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兪云。主當爲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即直進之士。雖分二句。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

故妄改爲主也。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　王云。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衍。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此所謂擅也。　王云。謂字後人所加。所擅所恴。皆承上文而言。則擅上不當有謂字。據尹注亦無謂字。　△則內亂自是起　宋本起下有矣字。今本脫。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勝則多死．丁云。疑當作勝而多死。與上文擧兵之日而竟內貧。下文得地而國敗一例。下文大度之書曰。勝而不死。亦作而。此言兵禍之足以危國。謂有勝而多死者是用兵之禍。非謂勝則必多死也。　△用兵之禍者也　元刻無者字。　△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俞云。疑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具其形誤。國而文倒耳。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　王云。當從宋本作因其民。此復擧上文而申其義也。今本涉上下文利字而誤。（望案。宋本亦作民）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丁云。當讀爲長。則下怨上。則字當在下句首。誤脫于此。巧爲功字之誤。則朝無定。則字衍。定爲正字之誤。正政通。下又脫則賞罰不明五字。當據七法篇補正。下文曰。器械功。（功今亦誤巧。七法篇不誤。）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即承此文言之。　△蚤知敵則獨行　宋本則作而。俞云。而獨行者。知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繼強以制　俞云。繼當讀爲從。左氏襄十年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強以制。謂有制則強可服也。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洪云。身當爲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　△擧韓章則載食而駕　王云。韓本作皐。即櫜字也。詩彤弓時邁傳並曰。櫜。韜也。莊十年左傳正義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櫜。韜也。其字或作建皐。是櫜皐古字通。故尹注云。皐。韜也。今本作韓者。因韜字而誤加韋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致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韓字。唯集韻云。櫜或作韓。則爲俗本管子所惑也。　△故全勝而無害　丁云。據幼官篇。則故上當有脫文。　△准利而行　宋本准作準。　△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匿　望案。疑當爲㥲之省字。說文。㥲。止也。丁云。匿皆儥字之叚借。左氏文三年傳。凡民逃其上曰儥。　△一氣專定　丁云。定當爲意。一氣專意。猶君臣篇云。專意一心也。專一同義。說文。壹。專壹也。儀禮鄭注。古文壹皆爲一。內業篇云。摶氣如神。謂一氣也。一氣專心與下厲士利械對文。　△進無所疑退無所匿　元刻作進而無疑。退而無所匿。　△淩山阬　元刻阬

作險　△實不獨入　劉云。實疑實字誤。謂雖曰得入。實與衆俱入。非獨也。下放此。　△實不獨見　丁云。見乃出字誤。望案。古字見作𠒇。出作𡴘。形近致誤。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俞云。當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後人不達其義。因妄加不字。　△無守也故能守勝　丁云。無。語詞。言惟守故能以守取勝。承上全勝大勝言。下文言數戰數勝之足以危國。明戰勝之不如守勝也。　△衆若時雨寡若飄風　丁云。時雨可言衆。飄風不可言寡。寡疑寁之誤。爾雅釋詁。寁。速也。說文。寁。尻速之也。疌。速也。疌寁同聲。寡寁形近。後人誤以衆寡對文改之。　△利適器之至也　陳先生云。適。古敵字。至。古致字。下文不能致器者困。致器二字當作利適。不能用適者窮。承不能用敵句。不能利適者困。承不能利適句。利適猶勝敵耳。言勝敵由於器之緻。用敵由於教之盡。器不緻。不能勝敵。教不盡。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終窮。不能勝敵者必困也。尹注讀適如字誤。　△用敵教之盡也　宋本敵作適。　△遠用兵則可必勝　張云。遠疑速之誤。孟子舜禹益相之久速。速亦誤爲遠。此言兵貴神速。即上風雨雷電之喻。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俞云。出入異塗。即所謂多方以誤之也。尹注非。　△深入危之則士自修　丁云。修疑當爲備。備與敵力爲均。　△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　王氏經傳釋詞云。焉。發語詞。當屬下讀。呂覽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亦當作爲。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物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爲而萬物化。形成爲均。爲化爲均。　△成不足以命之　丁云。成疑我字誤。古我作𢦏。又作㦱。（見集韻。）與成字形近。命與名同。管子名命多通用。言道之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吾不足以名之也。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而名之曰大。老子言強而名之。即此所謂我不足以命之也。

卷七

大臣第十八（謂以大事臣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辭爲之傅也。）

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固。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謂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信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信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爲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爲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爲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糾。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爲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信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信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信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

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於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諫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搆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則遂成其禍。彭生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誅。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知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於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

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其辭爲魯害。故殺之。恐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 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 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 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 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 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 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 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 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 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不能待。待猶禦也。 故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 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 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 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 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 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 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 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 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 或曰。明

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不與召忽圖我。則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己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

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與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廣。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政侈之。修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裚。謂舉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未能自爲害也。亦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鄰。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

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於齊。比於齊之關內。供其徵求。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以左手舉劍將揕桓公。以右手自承而言曰。且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謐。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遂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不當封也。今君繫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圖而爲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有臣病者。君當隱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會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驗其所諫之言爲善。以信　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土交兵。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導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多委積。謂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

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衞。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有狄難。故致之。今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然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關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

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堉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官也。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弗鄭爲宅。爲宅。堂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眞僞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爲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爲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成功也。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爲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爲上舉。全此三者。故爲上。得二爲次。得二。之二也。三得一爲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

敬貴於君。近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惰。不應於父兄。孝義。且事賢多。擇善而從。故多能。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知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拔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也。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卷七校正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今君知臣不會也　宋本朱本臣下有之字。今本脫。　△惕而有大慮　王云。尹訓惕為傷懼。與有大慮義不

相屬。非也。惕當爲愓字之誤。說文。愓。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爲人跌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爲人所不容。故下即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亟驕。惕亦當爲愓。荀子榮辱篇曰。愓悍憍暴。是也。憍與驕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爲愓。安井衡云。古本惕作愓。　△吾君卜世　俞云。卜世疑下世之誤。丁說同。　△兄與我齊國之政也　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嵲讀管子曰。兄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　△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俞云。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濟疑當作廢。承上文廢吾所立而言。今作濟者。涉上事將不濟句而誤。　△夷吾之爲君臣也　元刻無臣字。陳先生云。爲君臣當作爲人臣。此涉上文君命而誤。下文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義正同。俞云。君謂僖公。尹注謂已立君臣之義。大非。

△與夫人皆行　元刻皆作偕。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　王氏引之云。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即搚字之叚借。說文。搚。摺也。一曰。拉也。摺。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搚音呂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借脅爲搚。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搚幹而殺之。何注曰。搚。折聲也。以手搚折其幹。釋文。搚本又作摺。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劫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　△今彭生二於君　俞云。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諫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　望案。惡親指魯言。聞容當爲閒咎。字之誤。廣雅釋詁。閒。加也。昏讀爲泯。生讀爲姓。毛傳曰。泯。滅也。廣雅曰。醜。恥也。言君以怒成二國之禍。不畏魯之加咎。(下文曰。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即加咎也。)由其滅姓。無恥之甚。謂公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丁說略同。　△二月魯人告齊曰　安井衡云。古本無齊字。　△無所歸死　望案。死當依左氏作咎。　△見豕彘　丁云。豕下不當有彘字。蓋後人旁注以豕爲彘。因而誤衍。　△豕人立而啼　丁云。荀子禮論篇注引啼作諦。當是古本。陳先生曰。啼。俗嗁字。尤可證古本管子必不作啼。　△誅屨於徒人費　王氏引之云。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誤本左傳改之。辯見經義述聞。　△使魯殺公子糾　安井衡云。古本魯下有人字。　△則彼知能弱齊矣　王云。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公若先反　張云。反疑及字之誤。對上文恐不及而言。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王云。尹氏訓及爲就。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

趨則傷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
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言自其一處言之。則惟此昭昭之多。若自其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萬物皆在其中。
下文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竝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
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
△君必不能待也　王氏引之云。尹訓待爲禦。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龜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曰。
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竝曰。待。禦也。昭七年左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
之。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
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
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與禦同。又剔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
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即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圉而言。尹以待字
下屬爲句。大謬。劉已辯之。　△將胥有所定也　宋本將胥二字作胥胥。　△豈且不有焉乎　俞云。且乃語詞。
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莊子齊物論篇。詎得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
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竝用且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宋本
及作反。宋云反必友字之誤。下文朋友不能相合摎。正釋此意。　△老臣是以塞道　劉本是作足。　△桓公二
年踐位召管仲　王云。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陳先生云。二
年當是一年之誤。桓公入國之一年召管仲也。小匡篇及春秋內外傳皆桓公入國之年召管仲。下文曰。二年。桓
公彌亂。桓公入國之二年也。下文言二年。則知此爲一年矣。尹注誤。　△君曰不能　丁云。上下文皆作公曰。此
君字亦當作公。蓋涉上下有君字而誤。　△臣祿齊國之政　俞云。祿讀曰錄。謂領錄齊國之政也。尚書堯典篇
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然
鄭君注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不合。然管
子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　△臣貪承命　陳先生云。貪讀爲欽。叚借字也。貪承命。言欽承君命也。大雅
皇矣篇。無然歆羨。毛傳曰。無是貪羨。謂歆爲貪之叚借字。古歆欽貪聲同。欽之爲貪。猶貪之爲歆矣。尹注非。　△
二年桓公彌亂又告管仲曰　丁云。疑當作桓公又告管仲曰。傳者誤移置上文耳。　△內修兵革　俞云。內修

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即上語而申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遂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關市之征侈之　元刻侈作奓。　△吾君惕　望案。惕當爲愓。愓放也。說見前愓而有大慮下。　△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　王氏引之曰。智與知同。（說見法法篇不智下。）誨與悔同。（繫辭傳。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釋文。誨。虞作悔。謂悔恨。論語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釋文。魯讀爲悔字。）及當爲反。字之誤也。（下同。）管仲言。吾君之爲人惕。及自知其過。則必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能故則曰。比其自反也。國無闕亡乎。尹注非。　△蓑領而刎頸者不絕　丁云。蓑。折之俗字。說文。折。斷也。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　王氏引之云。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　△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　俞氏正燮云。呂氏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國皆有關。如言封內食采耳。非如漢人說關內侯爲畿甸也。　△君果弱魯君　安井衡云。古本作魯弱於君。　△堅強以急　丁云。急與惎同。說文。惎。毒也。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　張云。此言諸侯之君不貪於土則已。若貪於土。則必勤於兵也。檀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句法正同。或欲改不字作必。非也。　△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　望案。當讀民病則多詐。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句當在下。此詐字當爲計字之誤也。計密而後動者勝。即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意。故下文遂云。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今本倒亂其文。又誤計爲詐。而遂不可讀矣。　△不競於兵　宋本競作竸。　△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俞云。此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用。不而即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使之也。　△今君鄗封亡國國盡若何　孫云。鄗當作蘄。求也。言三國所以亡。以土地小不足自存。今君求封亡國。是自盡其國也。尹注非。　△安得有其實　張云。有疑當作無。　△與車三百乘甲五千　王氏引之云。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十人。甲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是其證。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俞云。問乃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是其例也。國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　△諸侯之禮　元刻諸上有請字。　△可以爲西土　朱本以作令。丁云。案上文

云可令爲東國。則作令字是也。尹注云。西土謂自齊西之士。令胥無理之國與士交互言也。趙本注文脫誤不可讀。今參朱本正之。　△衞國之教危傳以利　丁云。危。詭之叚字。說文。詭。變也。傳乃轉之誤。中匡篇作巧轉而兌利。詭與巧皆兼變詐之義。變轉即巧轉也。　△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　丁云。邇乃學之誤。漢書地理志。魯民好學上禮義。又云。好學猶愈於它俗。是其證。望案。魯邑當作魯國。邇乃遜之誤。小匡篇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遜邇形相近。此當作好遜明矣。　△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禮　劉云。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即一人。禮乃禮字誤也。　△多小信　丁云。上文言季友恭以精博於禮。承上好學訓禮言之。乃云多小信。恐非文義。小匡篇亦不言季友多小信。此必涉下文而言小信而衍無疑。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　張云。下二句涉下文而衍。上衞魯二國皆只一句。此當一例。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　劉云。蒙孫。小匡作曹孫宿。王云。隸書蒙字或作蒙。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譌作蒙。博於教當作博於斆。斆與學同。（見說文及漢外黃令高彪碑。）斆教字相似。又涉上文楚國之教而誤。張云。當由曹與營相似。初誤作營。又譌誤爲蒙耳。　△狄人伐　張云。據尹注入伐齊。則人乃入字之誤。

△諸侯許諾　王氏引之云。此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諸侯之詞。此四字不得闌入。　△齊章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　俞云。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先致者。先至也。戰上當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　△靳孤竹　俞云。靳。斬之借字。文選長楊賦注引倉頡篇曰。斬。拍取也。　△逷山戎　安井衡云。古本逷作遁。　△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　望案。尹讀必足三年之食安爲句。非是。安語詞。猶乃也。說詳幼官篇。　△無國勞　洪云。無與毋通。謂國事毋勞於一人。即孟子四命官事毋攝。下句毋專予祿。即士無世官。尹注非。　△不聞撽老國良　望案。國疑圖之誤字。爾雅釋故曰。圖。謀也。良。善也。尹注非。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俞云。此即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即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王氏引之云。君當爲羣。羣臣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也。晏子識不仕者之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仕者即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君亦當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

是也。　△凡仕者近宮　宋本宮作公。　△令一人為負以車　俞云。車乃連字之誤。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此云負連。猶彼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輦。是其證也。連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然令一人負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食其委　宋本其作以。是。　△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丁云。別讀如小宰傳別之別。司農注。傳別。謂券書也。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康成注傳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又士師注。傳別。中別手書也。問篇云。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尹注。別券。謂分契也。八契當為入契字之誤。客與有司別契書。遠委所供之數。有司入於國。得以徵驗開除供客之用。義儀古今字。費讀為悖。悖儀數而不當者則有罪也。禮有大賓客小賓客之儀數。或薄或厚。皆謂之不當。非徒費儀數如尹注所云也。洪云。義當作儀。謂費儀注之數。尹注非。　△出欲通　劉云。出疑士字誤。王氏引之云。劉說是也。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閒。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之閒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敖省作敖。賣省作賣。數省作數之類。）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多相亂。（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畢行。今本士譌作出。又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　△從政治為衣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衣之

王云。為衣二字。涉下文得二為衣而衍。衣之二字。總承上文從政治以下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為衣二字。且從政治。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而言。若有為衣二字。則既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矣。俞云。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即可證此文發起之義。上云野為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為矯。周語曰。其刑矯誣。韋解云。以詐用法曰矯。是其義也。下文曰。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字絕句。其下又曰。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衍而字。脫起字。　△行此三者為下　王氏引之云。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衍。勸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閒。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　△耕者農農用力　王云。此文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經義述聞。）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後人不知農訓為勉。而誤以為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不知耕者即是農夫。無須更言農也。　△得二者為衣得一者為下　王云。兩者字因上文行此三者句

而衍。得二爲衣。得一爲下。上文凡三見。皆無者字。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　宋本無之字。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　劉云。處華爲句。對上處不華。下交爲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文有少長好飲食爲句。尹注非。　△用力不農不事賢　望案。詩北山傳曰。賢。勞也。此賢字當訓爲勞。上文事賢多。亦謂服勞多也。御覽資產部二引作農不事賢行。誤連下文行此三者行字爲句。又衍一農字。　△工賈出入不應父兄　安井衡云。古本應下有於字。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赦有可無赦　王云。當依上文作有罪無赦。今本涉上句可無赦而誤。尹注可證。丁云。獄情。謂兩造之實也。義如鴟義姦宄之義。（廣雅曰。儀。衰也。義與儀同。）祿。善也。（爾雅文。）斷獄情爲句。與義易義。與祿易祿。二句對文。衍一易字耳。謂獄之情實一邪一善。斷者與邪。則民易爲邪。與善。則民易爲善。

卷八

中匡第十九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大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爲賢。管以供賓之義爲急務。尚濯而白之乎。　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說者。出必爲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爲貨。伐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　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以潔清。示敬之。）欲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將。）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一朝樂飲而爲安。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慢獨。）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菀獨。謂饑

塞不潔清者也。困慄。謂披扇徵隱者也。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有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卻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桓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徇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僇。戮之以誡羣臣。若不生

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猶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
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僞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多所容
忍。必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
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爲得天。於魯爲失天。至
於能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
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
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嘗如之乎。言不可加也。昭德以貳
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爲君之副貳。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圖。必不失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
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
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猶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
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
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遊車之獘。遊車獘然後以爲戎車。戎士
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
之不血食。敢問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
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辭綴。書之簡策。故能原
其本窮其末。無不皆綜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頂。人或不變聽。旄者。所以誓勸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

撫之。以爲民終始。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柰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其官。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柰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爲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哤。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爲田器。比耒耜穀芨。比偶其耒耜及穀芨。穀芨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芨音捶。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其草之槀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復種。均種。當疾耰之。既已。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槍。椿也。刈。鎌也。耨。鋤也。鎛。鎡錤也。以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便事而省費。別苗莠。列疏遬。遬。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蒓也。緝苧與蒲以爲笠。身服襏襫。襏襫。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

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爲姦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尙完利。裁斷爲器。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謂適用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日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實相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

力倚賢。以勸民知。賢能據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柰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捐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

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 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 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 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待時使。以愨善待時。時可用之時而使之也。 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 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 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驗。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 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 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大夫之佐。 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之選。 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總故在朝。故不言。 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之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為伍也。 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 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為政者之所惡。故逐於境外也。 女三嫁。入於舂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舂穀。 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居家治理。可移於官。 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

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 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 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 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為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 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欘。钁類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 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官。） 甯戚為田。（敎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 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適使諸侯。） 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 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之也。） 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柰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覜於諸侯。（覜。見也。） 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也。） 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 使海於有蔽。（或曰水涘。敎令涯於渠海。使有蔽壅也。）

彌於河隋。後敎之穿渠彌互於河隋。綱山於有牢。敎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衞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獘。渠彌於有隋。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獘。渠彌於有隋。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爲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檿絲者也。堪爲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齊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爲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卑與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於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魯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矣。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君命臣無下拜。是不君也。爲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

南至吳越巴牂牁𤝔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肯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未歆其祭享。則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兆。謂不以信誠告之。不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徒弔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子般。又弒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閑廄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櫜而入。櫜。丘刀反。載而歸。垂櫜。言其空也。櫜。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

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廛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衞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衞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益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與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時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郎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自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尙以爲可。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謂遲疑不斷。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言可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衞。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密。忕習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游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大行。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 闕

卷八校正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民辮軍事矣　元刻辮作辦。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　王氏引之云。刑罰當爲刑罪。死罪以犀甲一戟。是承上死罪不殺而言。刑罪以脅盾一戟。是承上刑罪不罰而言。齊語作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重罪卽死罪。輕罪卽刑罪也。今作刑罰者。涉上文薄刑罰而誤。　△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王氏引之云。軍當爲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謂過失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是其證。若無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而訟者。則是一事。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涉。

△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　王氏引之云。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讎也。一曰匹也。或作救。方言。救。仇也。（今本救譌作抗。據集韻引改。）郭璞曰。謂怨仇也。太玄內初一。謹于救嬰。范望曰。救。匹也。釋文曰。嬰與妃同。救音仇。一作救。嬰救即妃仇。（桓二年左傳。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而救又作救。是仇救古字通也。小問篇作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王云。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衍。小問篇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望案。宋紹興本廢作發。作廢者。後人不知古字通叚妄改也。　△昔三王者既弒其君　御覽皇王部一引。弒作殺。　△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俞云。請致仲父。言欲與仲父飲酒也。與讀曰預。言預爲之期也。（一切經音義六。預。古作與。）　△掘新井而柴焉　望案。柴字於義無取。柴當爲寘。古寘字隸變作寀。因誤爲柴耳。輕重甲篇。請以令高杠柴池。柴亦寘字之誤。　△寡人自以爲修矣　白帖十五引作以爲脫於罪矣。　△非一朝之萃　丁云。萃讀爲卒。史記索隱引廣雅曰。卒。暴也。宋本萃作華。字之誤。　△刑廉而不赦　丁云。赦當爲忮。忮很也。不忮與上文不苛同意。說文玉下曰。廉而不忮。絜之方也。水地篇曰。廉而不劌。　△有司寬而不㥄

王云。㥄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㥄與寬正相反也。尹注非。　△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　張云。皆下當脫一字。　△往行不來　張云。來疑爽字之誤。與上句亡字爲均。　△而民游世矣　俞云。世讀爲泄。游泄皆和樂之意。望案。當作游於世。游下脫於字。

△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　文選陸厥答內兄詩。注引加作嘉。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無其字。餒作餧。治要作餧。　△治國不失秉　治要引秉作柄。齊語同。　△使百姓皆加勇　左氏正義引加作知。是。　△彼爲其君動也　左氏正義引動作勤。齊語作動。洪云。勤字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曰勤。　△願請之以戮羣臣　朱本作戮於羣臣。左氏正義亦有於字。與齊語同。今本脫。　△請受而甘心焉　左氏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王云。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今本乃後人依左傳改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　丁云。今當作令。齊語曰。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語意正同。　△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　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齊語作殺而以其屍授之。　△是君與寡君賊比也　左氏正義引。君下有之字。元刻同。　△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　左氏正義引。無君字。謂作請。能作敢。齊語曰。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於是魯君乃不殺　宋本是下有乎字。左氏正義同。今本脫。　△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左氏正義引作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王云。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僇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左氏正義脫仁字。兪云。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言鮑叔之仁耳。左氏正義引作不忍。乃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加不字也。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兪云。與以二字當互易。能字義不可通。當讀爲乃。管仲爲子糾之故。以魯師與齊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爲。足當爲定。言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得天。謂公子小白。失天。謂子糾也。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正作定。是其證。　△願以顯其功　宋本願作願。　△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尙可加也　丁云。當讀衆必予之有得爲句。力死之功與下顯生之功對文。加與嘉通。望案。朱本得作德。予讀曰與。衆必予之有德者。謂衆以有德之名與之也。尹注非。　△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王云。將何如爲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爲句。尹以是字上屬。非是。張云。當作將何加。是承上尙可加而言。　△鮑叔祓而浴之三

望案。浴者謂以香熏草藥沐浴之。國語曰。三釁三浴之。　△管仲詘纓插衽　王云。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小雅鴛央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柶於醴中。鄉射禮注。搢。插也。大射儀注。搢。扱也。內則注。搢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竝作捷。淮南泰族篇。捷昒而朝天下。捷昒即插笏。）今作插者。後人所改耳。御覽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鈔本如是。刻本捷譌作挻。）孫說同。　△應公之賜　王云。廣雅曰。應。受

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稱受公之賜。死且不朽。尹以賜爲賜死。大謬。　△戎馬待游車之弊　王云。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　△而賢大夫在後　宋本朱本賢下有士字。今本脫。　△世法文武之遠迹　陳先生云。齊語迹作績。韋注。績。功也。據管子則齊語當是蹟字。說文。迹。道也。蹟。迹之或字。下文亦云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　△合群國比校民之有道者　齊語國作叟。　△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　齊語美作權。書作度。原作導。窮作畢。　△糞除其顛旄　宋本。案國語作班序顛毛。班。列也。謂以頂髮色列序之。使有長幼。班與糞。除與序。皆聲之轉。糞除當讀爲班序。旄與毛通。俞云。糞字疑叢字之誤。篆文糞作䊮。與叢字相似。故誤也。叢即今所用攢聚字。後人因叢誤糞。遂臆改敍爲除矣。　△而百姓可御　安井衡云。古本御下有矣字。　△三鄉一帥　宋本劉本三作五。丁云。五鄉萬家。家出一人。爲萬人也。下文曰。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　△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長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劉云。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爲連。連有帥。十連爲屬。今三鄉下缺爲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連爲縣耳。王云。十邑爲率。率當依齊語作卒。（下同。）下文鄉退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隸書卒字或作卒。（見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形與率相似。故卒誤爲率。屬有帥。當作屬有大夫。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當爲五。下文云。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若一。何故獨寡功。是每屬有一大夫。故齊語云。五大夫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　△毋有淫佚者　宋本佚作泆。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文選陸士衡擬歌詩注。揚子雲劇秦美新注引。作國之正民。嵇叔夜絕交詩注。陳孔璋檄吳將校文注。白帖八十三引。俱作石民。孫云。正民對閒民而言。作石民非。　△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　丁云。今當依齊語作令。閒燕亦當如齊語屬下讀。　△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　劉云。下二句當作權節其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注皆非。　△比耒耜穀芟　宋本耜作耟。穀作穀。孫云。穀芟當依齊語作耞芟。（宋明道本如是。韋注。耞。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宋庠本耞作枷。）宋本作穀芟。穀即耞字之壞。今又誤而爲穀矣。尹注非。　△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　齊語作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此乃字蓋及字之誤。　△以旦暮從事於田野　王氏引之云。旦暮本作且昔。此後人據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莫。管子自作且昔。上文言士。下文言工與商。皆云

旦昔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旦暮也。昔與夕通。 △首戴苧蒲 齊語苧作茅。段先生云。作苧是也。今俗云篛苧。可以爲蓑笠。 △以疾從事於田野 丁云。疾字涉上文疾𧪐而衍。 △其心安焉 宋本脫此句。 △其秀才之能爲士者 劉本才作材。 △是以聖王敬畏戚農 王云。敬畏戚農。當作敬農戚農。戚農言農民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似而誤。 △辨其功苦 望案。苦讀爲盬。詩傳曰。盬。不堅固也。字亦作沽。周官司兵辨其物。注謂功沽亦作楛。見荀子。 △論比計 王氏引之云。計當作汁。字形相似而誤。汁與協通。（周禮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汁。大戴禮朝事篇諧作計。史記曆書。秭䂶協洽。漢行索隱本協作汁。諧作計。）汁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韋注曰。協。和也。和其剛柔也。 △相示以功相陳以巧 元刻作相示以巧。相陳以功。與齊語同。 △相高以知事 丁云。事字衍。相高以知。與上文三句平列。 △旦昔從事於此 白帖八十三引作旦暮。 △察其四時而權其鄉之貨 望案。貨當是資字之誤。韋注齊語亦作資。云。資。財也。王氏照國語釋文曰。資讀如宋人資章甫適越之資。越語云。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服牛軺馬 劉云。軺一作輅。望案。古無軺字。軺必輅字之誤。齊語正作輅。 △珍異物聚 俞云。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矣。俗書總字作揔。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相示以時 齊語時作賴。 △相陳以知賈 丁云。齊語及此文並衍知字。賈讀如平市賈之賈。相陳以賈。與上文二句對文。 △則民不移矣 望案。矣字衍。 △正旅舊 洪云。正。依齊語作政。旅。陳也。謂陳其舊政。尹注非。 △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 丁云。井與陵陸丘三者不類。井當爲阜。地圖篇曰。陵陸丘阜之所在。說苑辨物篇曰。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梁亦不盡。即此所謂陵陸丘阜田疇均。齊語作陵阜陸墐井田疇均。井字衍。不惑。齊語作不憾。誤。 △犧牲不勞則牛馬育 王云。勞讀爲撈。方言曰。撈。取也。（廣雅同。）古無撈字。借勞爲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犧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取人物曰撈矣。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 王云。止當爲足。尹注非。 △民心未吾安 安井衡云。古本無吾字。 △舉而嚴用之 齊語嚴作業。 △慈於民予無財 齊語作遂滋民與無財。韋注。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王氏經義述聞曰。遂。語詞。猶言因也。滋則慈之借。慈者。愛也。卹也。與無財。則所以卹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制與慈民。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皆謂惠卹其民也。 △君若欲正卒伍 洪云。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下文卒伍正定於里。軍旅政定

於郊。桓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字。△則其制令　孫云。其字誤。通典百四十八引此作有。△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　齊語無是故二字。此文衍。五人爲伍上當依下句例補一故字。△五鄉一師　通典引師作帥。下文同。齊語亦作帥。△故萬人一軍　望案。人下脫爲字。當據上文四爲字及齊語通典補。△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　通典引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王云。政當爲旅。）齊語作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王云。政卽正字。正與定。古字亦通。今政定並出者。一本作政。一本作定。而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令不得遷徙　宋本令誤合。徙誤徒。△家與家相愛　丁云。愛當爲受。周禮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曰。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五比爲閭。故五伍爲兩。大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管子因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是卒伍之人卽比閭之人也。鶡冠子王鈇篇。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與管子同。△禍福相憂　望案。禍字涉上文祭祀相福而衍。元刻無禍字。△驩欣足以相死　望案。死疑助字誤。鶡冠子正作相助。△以橫行於天下　望案。橫讀曰旁。旁猶普也。徧也。齊語作方。△聰明質仁　宋蔡潛道本質作賢。下文同。△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　王云。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於上不當有聞字。（下文長弟聞於鄉里同。）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文與此異。不得據彼以改此。）下文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是其明證。△謂之蔽賢　齊語賢作明。△謂之蔽才　齊語才作賢。△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　王云。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則無使字明矣。（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之三字。乃後人所加。宋本無。）齊語作惟愼端慤以待時。韋注曰。待時。動不違時也。是其證。△其稱秉言　齊語作緩謗言。望案。稱。緩字之誤。秉與謗。古同部字。音相近。△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　宋本官作管。古字通。

△乃召而與之坐　宋本乃作迺。齊語坐作語。△可立而時　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韋注曰。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王云。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旹。以㞢爲聲。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胥時篇。事在當時。作事在當之。漢書張蒼傳。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史記作草土德之歷制度。）又脫去授字耳。尹注非。△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齊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劉云。此肉字當是疚字之誤。王云。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肉爲疚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疚。形不相近。若本作疚字。無緣誤爲肉。蓋其字本作宊。隸書或從冡作宊。形與肉相似。因誤爲肉。說文。宊。貧病也。從宀。久聲。詩曰。煢煢在宊。今詩宊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

宊字若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爲疚矣。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　王云。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望案。宋本無第二故字。）齊語無下文。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五屬大夫復事於公　册府元龜二百三十九列國君部引此文。無於字。公下屬讀。　△政事其不治。　望案。其字衍。册府元龜引無。　△聰明質仁　册府元龜引質作賢。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　宋本桓公曰。別行成作定。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　丁云。重字涉下文重罪而衍。元本無重字。齊語作輕過。亦無重字。下文重罪輕罪對舉。皆得贖以甲兵。則所輕者非獨在重罪也。　△犀脅　册府元龜犀作遲。　△無坐抑而訟獄者正　俞云。坐。挫之借字。言人有挫抑。則宜訟。無挫抑而訟。是好訟也。故宜有以正之。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　宋本別行。　△管仲對曰　宋本作管子。　△故使鮑叔牙爲大諫　王云。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並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

△曹宿孫處楚　劉本朱本皆作曹孫宿。此誤倒。　△季勞處魯　宋云。季勞卽下文季友。說文古文友字作㞢。故誤爲勞。　△徐開封處衞　王云。徐當爲衞。字之誤也。開封爲開方。聲之誤也。開方。衞人也。故曰衞開方。大匡篇曰。衞公子開方於衞。故曰衞開方處衞。孫說同。　△匽尙處燕　孫云。匽尙蓋卽大匡篇晏子。　△審友處晉　册府元龜友作支。　△又游士八千人　王氏引之云。八千人爲數太多。當從齊語作八十人。韋昭注曰。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又讀曰有。古字又與有通。（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又與有同。）齊語作爲。爲亦有也。（說見釋詞。）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齊語沈作淫。政作征。　△審吾疆場。　宋本作疆場。此本誤。　△反其侵地常潛　齊語常作棠。　△以安四鄰　册府元龜作鄰國。　△渠蘱於河階　宋本作有階。與齊語同。册府元龜亦作有。王云。當依齊語作有。階與上下兩有字文同一例。且下文亦作有階。不作河階也。　△綱山於有牢　册府元龜綱作纖。下文同。王云。綱山齊語作𤲞山。韋注曰。𤲞。繞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綴山於有牢賈注曰。綴。還也。是賈本作綴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蓋俗書綴字作綴。與綴字相似。綴誤爲綴。又誤爲綱耳。尹注非。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　王云。吉字卽臺字上半誤衍者。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韋注曰。衞之四邑無吉字。望案。册府元龜引無。　△地南至於岱陰　册府元龜引。無地字。

△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　齊語海作河。隨作酅。　△有敎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　王氏引之云。八當爲六。

上文云。五十人爲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乘。亦誤。詳見韋注。△存魯蔡陵　册府元龜作有魯蔡陵。兪云。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鄢陵。疑此文蔡上脫築字。陵上脫鄢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鄢陵又爲一事。△南據宋鄭征伐楚　齊語南字在征伐楚上。此誤移在據宋鄭上耳。△踰方地　劉云。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王云。齊語及御覽治道部七引。並作方城。尹注非。△望文山　朱本作汶山。覇形篇同。齊語亦作汶山。黃丕烈云。戰國策言三苗之居文山在其南者卽此。△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　宋云。案國語作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後於西服流沙西吳下。作南城於周。反胙于絳嶽。濱海諸侯。莫敢不來服。國語當采自管子。而文多異。管子傳本脫誤。惟小匡一篇首尾完善。似勝國語。濱。水厓。嚴不得而濱。此淺人塹齊國語之文。遂效上文海濱作嶽濱。今定嶽字當連上讀。反胙於隆嶽。反。歸也。猶言歸胙於齊侯。卽後文宰孔致胙事。舊注訓太嶽是也。國語反胙于絳。賈唐紛紛之說並非也。四嶽於古爲方伯。於成周言隆嶽者。言天子以桓公爲方伯矣。△而驕寇始服　宋云。據此言驕寇。則知驕戰春秋時已有。然非中土制。故經傳罕言。後趙武靈王云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民。此騎射亦習北俗。非教爲也。△制泠支　兪云。制乃斷字之誤。齊語作斷令支。韋注曰。斷。擊也。△方舟投柎　王云。投柎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柎。△乘桴濟河　宋本桴作浮。△至于石沈　齊語作石枕。補音作抗。△縣車束馬　北堂書鈔百十四引作乘馬。△與卑耳之貉　王云。貉誤爲谿字之誤。齊語作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谿爲貉。）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谿十里。尹注非。△拘秦夏　丁云。秦夏。疑泰夏之誤。泰與大同。望案。封禪篇。西伐大夏。涉流沙。則大夏蓋國名。拘者。謂係累其君而歸也。△中諸侯國　宋本元本作中國諸侯。此誤倒。△以誓要于上下薦神　劉云。薦當依齊語作庶。王云。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卽其證。誓要當爲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于上下衆神也。尹不知薦爲庶之誤。而以薦神二字別爲句。謬矣。△甲不解壘兵不解翳　王云。壘當依宋本朱本及齊語作纍。韋注曰。纍所以盛甲也。補音。纍。力追反。望案。說文。纍。大索也。医。藏弓弩矢器也。翳爲医之叚字。△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　丁云。之命二字蓋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齊語同。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無之命二字。△賓胥爾伯舅無下拜　中立本脫賓字。洪云。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伯舅無下拜。士昏禮注。古文舅皆爲咎。此舅字後人所改。△亂之本也　丁云。案亂之本也下當依齊語接桓公懼云云。中間九合一匡諸語。皆是桓公侈大之辭。考左傳史記之

言。動遠略乃在復會葬丘時。鳳皇鸞鳥一節。是管子諫止封禪之意。以史記所載封禪篇文參觀之。疑其篇未嘗亡佚。特錯簡於此耳。以致前後文多脫落耳。△揭栗而筮者屢中　宋本朱本皆作筮。此本誤。俞云。筮即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筮。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覡經旁。正謂此類。△慕穰　望案。穰乃禳字之誤。△彼日昌。丁云。日昌與德義文不相對。日者。明之壞字。明昌。猶昌明也。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事日明。地事日昌。諸志篇曰。天日作明。地日作昌。天地之事日明昌。天地之文亦日明昌。鳳皇之文。法天地也。楚語。天明昌作。注。昌盛也。廣雅。昌。光也。△龍旗九游　宋本旗作旂。△渠門赤旂　宋云。案齊語韋昭注。渠門。兩旂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案牙古音如吾。與渠音近。亦爲一物。考工記車人鄭司農注。渠讀車渠。所謂牙渠門即轅門。穀梁昭八年傳。置旃以爲轅門。范寧注。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也。有轅必有渠。故轅門亦爲渠門。桓公受天子賞。不以旃。而置交龍之旂也。△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　陳先生云。不乃下之誤。下受承下拜登受而言。△請爲關內之侯　冊府元龜之下有諸字。下文同。△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　冊府元龜疲作罷。丁云。上文云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此承上言之。當作故天下諸侯。不當有使字。齊語無。△諸侯以纏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　王云。纏帛布本作縵帛。說文。縵。繒無文也。韓子十過篇曰。縵帛爲茵。縵帛與下文錦正相對。霸形篇曰。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文義正與此同。則本作縵帛明矣。今本作纏帛者。後人以齊語改之也。（齊語作纏纂以爲奉。韋注曰。纏纂。纏纚纂。不用絲。則非謂帛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其布字則因帛字而誤衍耳。引之曰。鹿皮四分。分當爲介。介即今个字也。（古字有介無个。說見經義述聞通說个字下。）齊語作鹿皮四个。韋注曰。个。枚也。（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个譌作分。注內枚字又譌作散。辯見經義述聞通說。）鹿皮四个。即聘禮所謂乘皮。个字古書作介。廣韻云。介俗作夯。形與分相似。因譌作分。尹謂四分其鹿皮。失之矣。△𥢶載而歸　冊府元龜𥢶作攟。俞云。𥢶字當從禾。即稛字也。說文禾部。稛。絭束也。从禾困聲。此作𥢶者。又變从麕聲。麕字亦从困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从木。非是。△於是又大施忠焉　劉本忠作惠。△通齊國之魚鹽東萊　劉本及齊語魚鹽下有于字。△壇而不稅　宋本壇作㙤。詩伐檀釋文。廛。本亦作壇。集韻。廛。亦作壥。△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　齊語作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　齊語無鄴字。宋本朱本社丘皆作牡丘。齊語同。王云。社字誤。牡丘。見春秋僖公十五年。△所以示勸於中國也　齊語勸作權。△教大成　宋本教下有之字。△行地滋遠　宋本滋作茲。△定

三革　望案。王照國語釋文云。革。甲也。考工記函人。屬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是謂三革。△偃五兵　朱本作隱五刃。△於是列廣地　中立本於誤施。△用此五子者何功　孫云。何。讀如擔荷之荷。易。何校滅耳。毛詩。百祿是何。廣雅釋詁曰。何。擔也。言用此五子者擔何而成其功也。尹注非。△度義光德　劉本義作儀。改。△管仲曰斧鉞之人也　丁云。日下疑脫臣字。△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　馬總意林引作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反。△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俞云。田乃日字之誤。莫。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尹注非。

△而姑姊有不嫁者　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曰。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　意林兩優字俱作不愛。不及事。作則不及事。宋云。宋本優皆作優。優訓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則人不附之。故曰優則亡眾也。△巧轉而兌利　惠氏周惕云。兌同說。顧千里云。兌卽銳。見荀子韓詩外傳。丁案。大匡篇曰。誂轉以利。顧說近之。△小廉而苛忕　宋本苛作荷。古字通。△足恭而辭結　劉云。大匡作摶於敎而文巧於辭。（王云。敎當作斆。斆與學同。說見大匡。）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墾草入邑　丁云。入邑。韓子外儲說作仞邑。新序雜事篇作剏邑。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大邑。

△請立為大司田　王云。大司田本作司田。此因大司馬之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為司田。無大字。（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呂氏春秋韓子新序同。）丁云。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皆作大田。晏子春秋問篇。桓公聞甯戚歌。舉以為大田。淮南繆稱篇。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大田為田官之長。與大行大司馬大理大諫之官皆一例。司字蓋衍。不得據治要反改為司田也。△臣不如賓胥無　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新序雜事篇作弦寧。上文弦子旗。卽其字也。王云。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其相曰寗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遂改弦章為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人而成霸功。不謂以賓胥無為大理也。大匡篇曰。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則不使為大理明矣。又上文曰。使東郭牙為大諫。（今本作鮑叔牙。亦後人所改。辯見上。）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隰朋為行。此文云隰朋為大行。甯戚為司田。王子城父為大司馬。東郭牙為大諫。皆與上文同。而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為大理者乃弦章。而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並云以弦章為大理。卽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粊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商。審詩章作審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寧。卽弦章之譌。）而因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為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

不據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此文當作弦章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文是管仲告君之詞。故稱弦章。）而羣書治要所載亦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請立爲大司理　王云。當從治要作請立以爲大理。司字亦涉上文大司馬而衍。△則五子者存矣　存 一本作在。俞云。當依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闕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隱當言。寡人有所歸向。令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檝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

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衞。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胷。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仲曰。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榬。于元反。榬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衞。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衞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閒。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斷也。謂所併歌舞之樂。併。也。除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衞。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爲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定其居處也。當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衞。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牆也。敗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

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

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賊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舉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亭鄰國以爲安。故曰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敗績。故鄰國得焉。因而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變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爲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饑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因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

以取天下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時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藏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故壽也。不聽則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胸之姦謀。故憎惡內。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也。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閑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倘有慢易之辭。然後湯武之師起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埊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按。抑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為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為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散續亡。能成天下之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識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

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散。故復寡。人貴而無理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淩節。則威衰。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謂人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亡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為敵也。謂卿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卻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狹。故為下所苞。國小而都大者弒。此二者常有篡弒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聚也。君令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謂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多。吾國雖彊。亦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以攻彊大之國。知此者。可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必為彊者所圖

危哉。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俊。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爲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太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與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緩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節者也。故失。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謂用彊國。兵威遠彊遠。故曰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爲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言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武之於桀紂也。若湯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亡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膬。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摶。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

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權柄倒錯。則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圉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爲利。德義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既動移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爲人所歸。如此僅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今能擅破一國。常守其彊。傳之後世。知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知此者亡也。

問第二十四 謂爲國所當家問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之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忘。故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所歸。知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爲政先小。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預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廩。餼。生食。廩。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何。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

今乃久留其事。詩知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之從者各有幾家也。與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爲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既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饒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饒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鐵山。及藩瀆可決而溉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

𩏑家車者幾何乘。𩏑家馬。言直有馬。𩏑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所以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比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聽命。邊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當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馬帥。至於馬牛肥瘠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詩曰。予日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幷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塞者。絕塞之。阨闕空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當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

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當制地之時。君爲此言。故言曰。法地以爲政。故曰地德爲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臣之禮也。君父子之親。高地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府已下。非地則無所容居。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享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鬭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隧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車勿索。索虛車。其煩擾。徒負勿入。徒負貧既寡。勿令入其征。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以來遠人。可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置關。並同此令。皆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僞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視其色之是非。又須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困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凡此掌行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以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關塞。度必明。無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謀失第二十五 闕

內言八

卷九校正

霸形第二十二　內言五

△管仲隰朋見立有間　御覽人事部百十五引。作管仲隰朋侍立有間。　△有貳鴻飛而過之　元刻貳作二。　△今彼鴻鵠有時而南　藝文類聚引無鵠字。御覽有。　△非唯有羽翼之故　御覽引無非字。　△盍不當言　王云。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讜。直言也。皋陶謨禹拜昌言。孟子公孫丑篇注引作禹拜讜言。字亦作黨。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言。爾雅。昌。當也。郭注曰。書曰禹拜昌言。昌。讜。黨。當。並聲近而義同。　△則必從其本事矣　丁云。本事之事。涉上文大事而衍。舉大事必從其本。不必加一事字。下文何謂其本公之本。即承此本字言之。元本作從其事。亦非。　△皆朝於太廟之門朝　丁云。趙本朝字別為句。案門朝即門廷。朝廷一也。霸言篇。門廷遠於萬里。　△市書而不賦　劉云。書乃廛字誤。注非。　△裸體紉胸稱疾　洪云。楚詞辭世篇。情素潔於紉帛。王逸注云。紉。結束也。謂以帛結束其胸而稱疾。左氏僖二十八年傳。魏犨束胸見使者。即其證。尹注非。　△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榬　俞云。玉篇木部。榬。禹煩切。絡絲籰也。或作篗。說文無榬篗二字。蓋即𥿻字。糸部。𥿻。落也。落與絡通。廣雅釋器云。𥿻。絡也。又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文本作於是令之榬鍾磬之縣。鍾磬本在縣。更從而縈絡之使牢固也。　△桓公視管仲曰　宋本視作䙡。仲作子。陳先生云。宋本是也。䙡。近也。言桓公親近管子而為言也。望案。元刻亦作視。宋本譌誤。　△將為何行　丁云。為字衍。下文曰。今又將何行。是其證。　△令其人有喪雌雄　望案。有與又同。　△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　望案。君疑賞字誤。　△楚取宋鄭而不知禁　丁云。知疑之字誤。宋本作止。止虫形近故也。

霸言第二十三　內言六

△化人易代　安井衡云。代當作世。唐人避諱。改為代耳。　△暴王殘之　丁云。案當作暴國殘之。與上文五國字一例。　△兼正之國之謂王　丁云。當作兼正他國之謂王。尹注可證。　△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　中立本釣作鈞。是也。宋本今本皆誤。　△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　王云。據尹注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則伐字當為我字之誤。我不謂貪。我不為貪也。（古者謂與為同義。說見釋詞。）安井衡云。伐乃代字之誤。代本作世。唐人避諱改代。因又誤作伐耳。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　尹以上術字屬上讀。下術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

貌，尹注非。王云，上文云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遂德卽此所云脩衞乎大德也　△國在危亡而能壽者　望案。說文及廣雅釋詁並云，壽，久也。　△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　丁云，賞當讀句，句與苟義同。荀子王霸篇賞賢，楊倞注，賞當爲尙。　△重宮門之營　王云，羣書治要宮門作宮闕，於義爲長。陳先生云，王氏從治要作宮闕。案王宮方三里，四面各距城三里，諸侯城闕南方，此就明王說宮制，故曰宮門之營，治要似不可從。張云，說文，營，市居也。字亦作環。厶部首引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厶。今韓子作環。宮門之營，蓋所謂環列之。尹王說恐非。　△聖人能輔時　丁云，輔時當作輔事。尹注曰，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是其證。下文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謀字承卽者會謀言，事字承聖人能輔事言。　△是以聖王務具其備　中立本具誤懼。

△大本而小標　宋本標作摽。　△埊近而攻遠　宋云，案埊字古文籀文皆無，乃唐武后所造。册府元龜云，文宗太和二年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御書其本字，則太和以前人寫書皆用天后字矣。知管子戰國策所有埊字，是御書本字而未盡者爾。（山權數篇，故天毀埊，俗本有注云古地字，此妄人所加。）地數篇云，皆以雙武之皮。又云，武豹之皮。此唐人寫管子避諱所改，則無疑其用天后字也。　△此天下之所載也　望案，載與戴古通用。詩絲衣箋云，載猶戴也。　△營最一世　王氏引之云，營字義不可通。蓋計之誤。言計謀爲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爲文。計與營同聲，又涉上文營絕世而誤。尹注非。俞云，營乃彊字之誤。草書糸旁與弓旁相似。下文云，彊最一代。代卽世也。　△千乘之國得其守　宋本得上有可字，衍文。　△諸侯皆令　王云，令當爲合。下文云，諸侯合則彊，孤則弱，是其證。尹注非。　△重而節者淩復輕　宋紹興本淩作陵。　△兵威而不止　丁云，上下文莫言兵。此言止兵，非文義。止當爲正。此涉下文三𣃁而不止而衍。下文曰，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正。又曰，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　△卿貴而不臣　丁云，當從意林臣作仁。立政篇曰，大位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又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又曰，故大位至仁，則操國得衆。大位卽卿相，故言貴也。　△夫上夾而下苴　王云，夾當依尹注作狹，苴與粗同。（莊子讓王篇，苴布之衣。）上狹而下苴，謂上小而下大也。與下句文同一例。尹注非。

△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　御覽治道部五引，人作民，理作治，是也。今本係唐人避諱所改。下文同。　△政平則人安士敎和則兵勝敵　望案，士當爲土，屬上讀。人安土與兵勝敵對文。　△動作勝之　元本劉本皆無此一句。　△困其大國之重　元本劉本無其字，當爲衍文。　△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　宋本作弱國衆是也。今本涉下文多言彊國衆而誤。　△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　元

本劉本無道字。丁云。案上文勢字亦衍。據尹注云言非王之時。則無勢字。又云。非施霸之時。則無道字。望案。彊國少當作弱國少。此涉下文彊國少而誤。唯其弱國少而欲施霸。則衆彊之國必不我與。故曰。敗事之謀也。若作彊國少則此句何辭乎。下文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不必承此文言也。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讓賢賢不齒弟擇衆是貪大物也　陳先生云。尹注不得其句讀。當以王者之心方爲句。此言夫王者居心執方而不知通變之權也。而不最列爲句。隱元年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不最列。不會聚賢人於列位也。不讓賢。不敬讓賢人也。下賢字涉上文而衍。齒弟猶次弟。謂不能於衆人中次弟以擇之也。此皆不顯尋人以爵祿。故曰貪大物也。尹注失之。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　王云。方心當爲方正。隸書正心二字相似。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最而誤。方正。整齊。平易。三者相對爲文。尹注非。　△立政出令用人道　丁云。人道當作人心。尹注云。政令合人心。尹所見本是心字。　△舉大事用天道　宋本元本劉本皆作天心。丁云。據尹注云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則當作天時。即上文所謂時至而舉兵也。人心。地道。天時。三者並列。今本皆譌而爲道矣。　△伐逆不伐及　宋本元本及上有不字。丁云。宋本是也。說苑指武篇。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正與此同。　△一而伐之武也　王云。一當爲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　△文武具備德也　王氏引之云。備當爲備。字之誤也。（俗書備字作備。備字作備。右邊相似。）尹注非。　△贖之材而百馬伐之贖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　王云。伐皆當依宋本作代。百馬代之。代。迭也。言以贖之材而百馬迭與之逐。則贖必罷也。彊最一代。言彊爲一代之最。而天下共伐之。則國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諸伐字而誤。丁云。共當作攻。聲相近而誤也。書甘誓爾攻字。墨子引作共。顏氏家訓云。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功公三字不同。古琮切正與共聲近也。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彊　王氏引之云。制讀爲折。廣雅曰。制折也。折之爲言卑詘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曰。折。詘曲也。詘。曲折也。折節者。卑詘其節。以事彊大之國。下文曰。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折通。離彊者。謂不肯附於彊大之國也。尹注非。　△未嘗有先能作難　宋本作未嘗有能先作難。今本誤倒。　△無有常先作難　陳先生云。無有違下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即承上意而申言其義。尹注以無有連上讀。非。　△無不敗者也　張云。無。而字之誤。當連上讀。作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而不敗者也。宋本亦誤作無。　△釋堅而攻膬　通典一百五十引膬作脆。　△理世不在善攻　王云。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治世與善攻爾不

相彷。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政。是也。治世不在善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今本政作攻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 △霸王不在成曲　俞云。成曲之義迂回難通。曲疑典字之誤。望案。明道本國語。管與曲。今本曲誤作典。此其例也。 △刑過而權倒　丁云。王氏於下文爭刑讀爲形。此刑亦當讀形。上文云。相形而知可形過者形失其可也。過猶失也。 △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　王云。刑與形同。上文云。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又云。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故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權。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之借字也。尹注非。 △夫神聖視天下之刑　劉本刑作形。

問第二十四　內言七

△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　丁云。節者士所最重。不可言輕。節字衍。士輕死。謂不惜死也。 △上帥士以人之所戴　陳先生云。上字疑涉下文兩上字衍。帥當爲率。據尹注。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之所戴。則正文以下脫爲字。未能隱定也。 △則人不易訟　陳先生云。易讀爲傷。傷。輕也。 △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　張云。此即論語所謂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也。尹注不明晰。 △行此道也　王云。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連上文則異不能作一句讀。大謬。 △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　宋本壯作仕。誤。 △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　望案。上也字衍。 △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　丁云。事之久留。乃有司之罪。不必問其何若。當問其所以久留之故。若當爲居字之誤。禮記檀弓注。何居。怪之之詞。猶言何故也。 △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　豬飼彥博云。牧乃收字誤。 △問宗子之收昆弟者　陳先生云。宋本收作牧。非。禮記曰。敬宗故收族。 △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　俞云。離讀爲儷。禮記月令。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儷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壻矣。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　丁云。尹注曰。不使。謂不用其吏。疑本作不吏。謂不治吏事也。士有田。則已身爲官吏。故問其不治吏事者幾何人。并問其所治者何事也。惡即何也。疑一本作惡。一本作何。寫者誤并入之。使何事。與下文身何事。句法一例。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　望案。君讀當爲羣。說見大匡篇。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　王氏引之云。外人。他國之人也。從當爲徙。徙字形相似而誤。（隸書徙字作徙。從字作従。二形相似。）他國之人。來徙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此來徙二字之證。 △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　陳先生云。責。古債字。上文曰。問邑

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上言貧人之債食。此言貧士之受債於大夫也。山權數篇。某月某日苟從責者。注。責讀日債。 △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兪云。身士二字難明。士當作出。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 △孳子弟不田 兪云。尹解孳子弟未得其義。小匡篇。十邑爲孳。十孳爲鄉。然則孳子弟者。孳之子弟也。下文云。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孳子弟。蓋當時有此稱。 △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丁云。冗當作罔。艸書罔字作𦉰。與冗形近而誤。兪說同。 △戈戟之緊 丁云。緊當作繄。戟衣也。 △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 丁云。故何當作何故。視字屬下讀。 △時簡稽帥馬牛之肥瘠 陳先生云。帥當爲師。字之誤。師下疑脫田字。周官家宰。聽師田以簡稽。 △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 丁云。位當作涖。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涖。是其例也。

△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陳先生云。牆閉不屬。疑牆下脫一垣字。閉上脫門字。誤移于牆之下。而又改作閉也。防溝當作溝防。築城郭。修牆垣。絕通道。阨門闕。深溝防。皆三字句。月令。完隄防。謹壅塞。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又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文義略同。四時篇。修牆垣。周門閭。輕重甲篇。立臺榭。築牆垣。文句相同。 △君曰理國之道 安井衡云。君下當脫子字。 △毋使議人亂啻而德營九軍之親 王云。啻當爲㬱。（㬱本作㬱。形與啻相似。）尹注啻廢其德。啻亦當爲㬱。與替同。故注言㬱廢。丁云。當讀毋使議人句。使。用也。言無用議人也。亂。治也。㬱。徧也。而。猶乃也。出治天下。徧周乃德。足以營衛九軍之親。九軍。尹無注。說文。軍。圜圍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軍。圍也。廣雅釋言同。九軍猶九圍。（詩長發傳。九圍。九州也。）指諸侯言之。此古義之僅存者。霸言篇曰。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文義正與此同。 △身外事謹 望案。此句疑有脫誤。 △視其名 王氏引之云。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不解此三字。則本無可知。 △以觀其外則無孰於權人以困貌德 丁云。則字當屬上讀。爾雅曰。則。事也。則與色德惑職爲均。望案。宋本貌作皃。皃乃完字之誤。如上文定冬完良。宋本作皃良之例。完德。全德也。下文以順貌德。宋本亦作皃。皆完字誤。丁說同。 △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兪云。尹解邊信爲邊人失信。殊不可通。邊當讀爲籩。卽今篾字。玉篇竹部。籩。篾也。然說文無篾字。籩卽蔑也。籩信者。小信也。小信正與上文小利小怨一例。尙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小信謂之籩信。猶小德謂之籩德矣。顧命篇。敷重篾席。孫氏星衍疏曰。蔑俗從竹。當爲蔑。卽籩叚音。據此。知爲籩正字。蔑爲叚字。篾爲俗字。王云。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爲句。不與和構相連。德厚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

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漢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鼂錯對策曰。今以陛下神明德厚。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皆以德厚連文。尹以厚字下屬爲句。非是。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失經常　王云。據尹注。失上脫無字。日當爲曰。守之誤。令守法之官曰爲句。（上文問於邊吏曰云云。卽其證。）行度必明爲句。（行度。行法度也。）無失經常爲句。

謀失第二十五　內言八闕

卷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　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爲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酉成。倘有不足者當補之。　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　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　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爲防禦。以尊其生。　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　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　塗之長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　期而遠者莫如年。壽夭日開。期頤實寡。故曰遠期也。　以重任行長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

勿視聽。故日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無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日中出。義因事斷。故日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若以天下爲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韜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爲量。何懾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儼然。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不動而疾。故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爲而成。無爲而無不爲。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嘗無爲。故日不動。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嘗無爲。故日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嘗無爲。故日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交寡而親多。故能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事寡而功成。故能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彌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日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多言爲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爲仁祖。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能慶交友之善。故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正忠信。言不友。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書。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廪。廪。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參集焉。於此弋也。故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釬。扞弦。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爲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治容。而遠有德。疏賢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設。不聽。雖言空

謀。故曰其將若君何。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擢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君之教。故曰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有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斷罪。三宥即周禮三宥。一日不識。二曰過誤。三曰悼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穫成封。可用煮鹽者也。其虞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菽。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官之號。君將有行。何不出乎。盍。何不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紝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

我思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朔。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子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朋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寧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吾併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為國以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寧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寧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己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

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為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一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不臣。則構怨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嚾嚾。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取聲為義。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猳。謂以木連狗。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嚾嚾。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嚾嚾。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享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轘。而又縈曲。緱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能沒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壤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蓄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眾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知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

宿定所征伐之國。宿。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識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主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識。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竇嬰李敬之爲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鈎連。有所統屬。遍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辠。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辠。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猶變爲虎。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曰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竭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尋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

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佞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己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閒。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我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閒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閒候之。其閒候之也。或散金財以有所募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

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軔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猶然瓦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卻為堅者。則以士卒脆弱故者。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弱卒攻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削也。猶則刃游閒也。刃游理間。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說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說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說以奪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知其將去。必潛而近。楚幕有烏之比。故不去而不可止。敵人雖眾。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眾何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富而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治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至於官中之事。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殺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亦不一也。以況人心之疑也。故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

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罪罰。不撓法以行私。論其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故入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為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愨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為非。雖有豫怠。不得為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怨。故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主德之有常。不輕為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眾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待。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廕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廕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

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徼倖而偸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其力最可愛也。故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筴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眞僞。定其是非。以相揆也。故曰。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爲勞苦。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爲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財能可任。故爲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

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心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僞也。上預下事。則僞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迕。背。有士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爲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陞。又欲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衣服緷絻。盡有法度。緷絻。古袞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爲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爲姦而罪之也。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

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綧。古準字。準謂丈尺各有準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爲順正者所伏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爲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之縣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諫而請之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爲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職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是。民治財育。謂其道。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眞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爲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

除諸民。故姦僞省。如治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嚴置之由君。金埴之由工也。若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之意。雖有惠厚。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鎖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間隔。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爲。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赴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轉。可否相濟。芻蕘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心。故曰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聞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塞。明而何也。非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之。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爲淫僻也。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　王氏引之云。猶讀爲欲。古字猶與欲通。（大雅文王之聲篇。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軸當爲由。由轉二字相連。寫者遂誤加車旁矣。轉斛當爲轉附。丁氏升衢曰。（望謹案。升衢先生名杰。歸安人。嘗師事東原先生。此伯申尙書述其說。）孟子轉附。實字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並作轉鮒。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案丁說是也。鮒字右畔之付。與隸書斗字作升者相似。故誤爲斗。我游猶由轉鮒南至琅邪。言我之游也欲由轉鮒之山南。至於琅邪。與孟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文義正同。尹注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也。（張云。嘗疑孟子朝儛亦即轉附之譌衍。朝字左旁似轉。儛與附亦聲相近。而其地即始皇本紀之之罘。之罘轉附。亦聲之變。別有說。）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孫云。晏子內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孟子亦作一游一豫。夕豫聲相近。白帖三十六引夕作豫。下同。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　丁云。尹注云。嚴爲防禦。以尊其生。疑本作嚴以尊生。生與聲榮爲均。　△期而遠者莫如年　王云。而當作之。與上文句法相同。治要及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士衡長歌行注引。俱作之。孫說同。　△唯君子乃能矣　王云。案此本作唯君子爲能及矣。今本脫爲字。及誤爲乃。又誤在能字。上治要及北齊書所引不誤。　△桓公退再拜之日　丁云。之當作命。上文桓公退再拜命曰。是其證。　△靜然定生聖也　張云。然猶乃也。（見王氏釋詞。）靜乃定生。與下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句意相同。大學所謂定而后能靜也。尹注非。　△不相告而知　王云。相字衍。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　王氏引之云。下字因下文政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即運字。言四時運而萬物化也。望案。詩正月傳云。旋也。　△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　丁云。據尹注。萬功成。亦當作萬物成。草書物作功。與功字形近而誤。　△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　宋本肢作枝。　△擇其四經而誦學者　王云。擇。讀爲舍。其路而弗由之舍。古同聲而通用。經。常也。四經即孝弟忠信。內不忠信。外不孝弟。故曰舍其四經。又小問篇語曰。擇命不渝。信也。即鄭風羔裘之舍命不渝。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嵲讀管子曰。擇命不渝。擇。古釋字。而注乃以爲恩擇之擇。陋矣。　△弛弓脫釬而迎之　孫云。御覽兵部八十一引。釬作捍。禮記內則。右佩玦捍。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釬。臂鎧也。字從金旁作。望案。御覽資產部十二又引作銲。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釬作杅。　△非皆二

子之憂也　御覽非皆作皆非。似互倒。也當是邪字。古也邪本通。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　王云。濟大水之有舟楫七字。後人所加也。後人以霸形篇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故增入此句。不知此文雖鴻鵠之有翼也。其將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翼。不云濟大水有舟楫。若闌入此句。則所答非所問矣。尹不審文義。而爲之作注。失之。御覽治道部八所引。無此七字。　△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　張云。有字疑衍。下患飢患死上皆無有字。　△朔月三日　洪云。當作三月朔日。　△進二子於里宮　日本豬飼彥博云。里宮爲壇宮二字之誤。壇僖同。桓公父僖公之廟也。呂氏春秋曰。桓公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可徵也。　△參宥而後弊　陳先生云。弊。治也。言三宥而後治其罪也。立政中匡篇皆曰。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今令三宥者。寬緩其刑也。後劉本作友。云。反字之誤。弊即蔽。失之。（張云。疑後字本作后。故譌爲友耳。）　△五年始與車踐乘　安井衡云。車乃軍字誤。　△門傅施城　丁云。門字衍。洪云。施城當作方城。尹注非。　△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　御覽百穀部五引作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中婦諸子　張云。諸子蓋八子七子之類。史記秦本紀。尊唐八子爲唐太后。徐廣云。八子。妾媵之號。詳見漢書外戚傳。蓋春秋時已有之。

△對曰妾人聞之　張云。妾人猶臣人。人猶身也。長門賦。妾人竊自悲兮。注引管子此文。　△必則朋乎　劉本則朋作賜朋。陳先生云。作則是也。爾雅曰。是。則也。則與是同義。必則。必是也。必則朋乎下文曰。其朋乎。又曰。朋其可乎。句法相同。劉不明則之訓爲是。因改作賜。誤矣。　△握路家五十室　洪云。握。古握字。（爾雅釋言。握。具也。釋文云。李本作握。）路家。謂露處之家。逸周書皇門篇。自露厥家。路露古字通用。言握露處者五十家。而不使其人知之。故爲大仁。尹注非。王氏引之云。握當爲振。辰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字而誤。說文曰。振。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窮困之家也。（義詳見五輔篇振罷露下。）五輔篇。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振罷露。即此所謂振露家也。尹注非。　△君請矍已乎　俞云。矍乃獲之誤。隸書獲字或作獲。（見祝睦碑。）又或作獲。（見靈臺碑。）其左旁皆與矍相似。儀禮士昏禮聘禮注並曰。請猶問也。君請獲已乎。言君有所問。不獲已而爲此對也。下文將歷言鮑叔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　王氏引之云。其孰能一人之上也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當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者其孰能以國寧也。其孰能下當有管仲謂其不能以國寧之語。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桓公不解其所

以不能又從而問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寧之間何自而來邪。一。皆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一人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見已是脫誤之本。故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四子之上。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　△飽叔之爲人　安井衡云。古本人下有也字。　△孫在之爲人　宋本人下有也字。今本脫。　△爲臣死乎　王云。爲猶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死於楚也。古或謂如曰爲。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餘見經傳釋詞。）尹說大謬。　△東郭有狗嘊嘊　王云。嘊當作㾴。玉篇。㾴。魚佳切。狗欲齧。廣韻。㾴。犬鬪。字皆作㾴。無作嘊者。集韻。㾴或作嘊。則所見管子本已誤。　△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　王氏引之云。猳當作㹙。注內猳字宋本朱本皆作㹙。考注云以木連狗。則其爲㹙字明甚。若如今本作猳。則注當訓爲牡豕。安得云以木連狗乎。（白帖九十八引此作猳。乃後人以誤本改之。）但注讀旦暮欲齧我㹙爲句。則非。尋繹文義。當以旦暮欲齧我爲句。㹙字則屬下讀。㹙者。遯字之假借。說文。遯。遯互令不得行也。玉篇作遯。牙令不得進也。㹙而不使者。謂遯互之不使進而齧人也。今世齧人之狗。繫木於其頸。使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　△今夫豎刁　宋本刁作刀。下文同。刁俗字作刀是也。　△是所願也得於君者　洪云。也字衍。當讀是所願得於君者爲句。　△是將欲過其千乘也　王云。此是字涉上句是字而衍。　△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　丁云。當作易牙外與衛公子開方。內與豎刁。外對內言。上文並言衛公子開方。此不宜單言衛公子也。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轞車之水　陳先生云。轞當讀爲漸。詩衛風。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漸。漬也。漸車與濡軌同義。濡亦漸也。上云轘轅之險。言地之高遠。此云漸車之水。言地之淺近。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王云。苴（采古反。）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作蘆。廣雅曰。蘆。草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高注曰。苴。草蔛也。（草蔛即草芥。今本蔛譌作蘚。辨見呂氏春秋。）逸周書大聚篇曰。陂溝道路。藂苴丘墳。靈樞經邪客篇曰。草蘆不成。五穀不殖。草謂之苴。故枯草亦謂之苴。楚辭九章。草苴比而不芳。王注曰。生曰草。枯曰苴。是也。草苴。林木。蒲葦。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囿殖之地　孫云。柱敬孫子注引。囿作圃。謂圃地可種殖者。或古圃字之省。尹注非。　△地形之出入相錯

參患第二十八　短語二

△懦弱則殺　張云。此殺字當音所界反。尹注失音。則與諸殺字混。望案。此殺字當讀爲弑。言懦弱則見弑也。

△則戰之自勝者也　丁云。勝當作敗。下文戰之自敗。七法篇亦譌作勝。戰之自敗。與攻之自拔同義。

△是以聖人小征而大臣　孫云。案禮記禮器。衆不匡懼。注。匡猶恐也。尹注非。

△用日維夢　孫云。夢讀爲召誥女乃是不蘉之蘉。馬注云。蘉。勉也。洪云。說文。夢。不明也。毛詩。視天夢夢。古者師行早。常在天未明時。牧誓。時甲子昧爽。史記高祖本紀。黎明圍宛城三帀。皆其證也。尹注非。

△其數不出於計　丁云。不當作必。尹注云。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是尹所見本非作不出於計。七法篇曰。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是其證。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　中立本後下衍有字。

△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閒之　安井衡云。古本閒作問。丁云。當作一堵之牆。與十人之聚對文。尹注云。假令築一堵之牆。蓋據下文十人之聚。故加一築字。足成文義。是後人誤會尹注。遂改正文一字爲築矣。閒。間字之借。尹注謂私候之。即閒義也。張云。此文疑有錯簡。日一閒之當在一堵之牆下。故小征句當在日五閒之下。

△攻堅則軔　孫云。軔當作韌。說文云。韌。柔而固也。

△乘瑕則神　宋本瑕作瑕。下文同。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孫云。莊子養生主篇釋文云。管子有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剃毛。與此文異。望案。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引。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割髮。則刃遊于其閒也。淮南齊俗訓。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則。游乎衆虛之閒。注。屠牛吐。齊之大屠。衆虛之閒。剖中理也。

△不行於完城池　丁云。池字衍。城與君爲均。

△敵人雖衆不能止待　望案。尹以待字誤屬下句。辯見大臣篇。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王云。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尹注誤解道字。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　望案。修當爲循。下文修義從令同。說見形勢篇。　△猶揭表而令之止也　張云。止當作正與七法篇。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義同。蓋測景者當立表平地。若以手舉。何能定景。此文揭。彼文擔。尹注皆訓舉。似不誤。　△然則上之畜下不妄　陳先生云。畜與好同義。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此畜亦當訓好。下並同。　△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　丁云。所字卽則之譌而衍者。則出法制度者明也。與下文則循義從令者審也對文。宋本作所出法則制度者明也。恐非。　△則上下體　丁云。則上下體當連下而外內別也爲句。尹讀非。　△民足於產　朱本無此四字。　△以勞受祿　安井衡云。古本受作授。　△上之所以導民也　朱本導作道。　△制令傳於相　宋本傳作傅。望案。當從宋本。爾雅曰。傅相也。相。助也。言制令助於相也。下文曰。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傳亦傅字之誤。傅。輔也。助也。君善臣亦善。是輔助之也。今本皆因字形相近而誤。　△人臣也者　守立本作臣人。與上君人對文。　△正其德以蒞民　宋本蒞作莅。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　張云。公疑當作法。下文云。是國無法也。無法卽不法。蓋身善者人臣之事。君身善。則所謂代馬走代鳥飛矣。故云無法。　△坐萬物之原　朱本坐作生。張云。坐疑主字之譌。下文云。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亦主與官對舉。　△而官諸生之職者也　宋云。諸生猶言羣生。書中屢見。此注云。生謂知學之士。非。　△犇走而奉其敗事　丁云。奉當爲救。事字衍。尹注曰。不勝任則敗虞。所見本無事字。救其敗不可勝救。與上文收其福不可勝收相對。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俞云。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身立德正。卽承此文立身正德而言。　△官治者耳目之制也　王氏引之云。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衍。尹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上字誤。當爲心。)故曰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言官治也。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　王云。淮南俶眞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則拂乎爲上之道。故下文云。爲上而矯。悖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也。故下文云。爲下而勝。逆也。修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漸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尹注皆失之。　△寢久而不知　宋本寢作寑。　△有侵偪殺上之禍　宋本殺作弑。　△則婦人能食其意　俞云。食讀爲蝕。說文虫部。蝕。敗創也。言婦人能敗君之意也。正與下句大臣敢侵其勢一律。君臣下篇。便辟不能食其意。義亦同此。　△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　丁云。規古窺字。說文。窺。小視也。荀子非十二子篇。瞡瞡然。楊注。規規。小見之貌。　△丈尺一綧制　王云。綧讀若準。字或作埻。埻綧並同耳。周官內宰。

曲其度量宿制。鄭注曰。故書宿爲𦄰。杜子春讀𦄰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𥿄與。質人同其度量壹其宿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咫。𥿄。只並同。）制丈八尺。士喪禮下篇。贈用制幣玄纁束。注曰。丈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荅趙商問曰。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慈歲布帛取二制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地形篇曰。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考。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　王云。兩慶字皆當作薦。薦進也。言下有善則進之於上也。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荐諸長老。（今本荐譌作存。辯見經義述聞。）是其證。隸書薦字或作廌。（見漢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慶相似而誤。（大戴禮四代篇。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晏子春秋問篇。薦善而不有其名。今本薦字並譌作慶。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文。將以薦成。漢書薦作慶。）尹注非。　△是故歲一言者君也　陳先生云。一言當是省之譌。歲省者君也。與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句法相同。　△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閒　宋云。案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兄子弟。與此義合。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謂百姓。　△相總要者官謀士　安井衡云。者乃考字之誤。考官謀士爲句。　△量實義美匡請所疑　宋本朱本請作謀。丁云。實。功實也。義當作儀。謂量其功實。儀其美善也。張云。義。儀之借字。儀。度也。　△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丁云。唯此當作此唯。上文云。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　望案。誠當爲成。姓當爲生。皆聲相近而誤。　△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　王云。殺當爲試。言不敢試其姦僞也。下文云。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語意正與此同。今作不敢殺者。試譌爲弒。又譌爲殺耳。尹注非。　△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　王云。人當作民。唐人避諱改之。引之云。茲。此也。謂道也。是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言理民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生財。上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爲則。而以茲是連讀。失之。　△惠厚不能供　丁云。惠厚當作厚惠。與嚴威對文。下同。　△威罰之制　劉云。威罰之威當爲賞。注非。　△是以官人不官　中立本下官字作家。誤。　△善以傳善　望案。傳當爲傳。字之誤。說見前制令傳於相下。　△若任之以事　俞云。若任之以事。與下若量能而

授官兩若字竝當訓乃。小爾雅曰。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己。乃量能而授官。授當作受。字之誤也。（周禮典婦功及司儀注竝云授當爲受）陳力就列。是謂量能授官也。下篇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之以社稷之臣。義竝同。

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卽聖王也。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旣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違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旣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旣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旣設。人則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貴賤成禮。方乃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旣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範之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蓄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當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旣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

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其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有功者危。故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擢降。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一一其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遂。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距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己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己。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饑饉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則勸以勝之。其後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群臣。群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

法守之。固而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既從外發行請謁所請。資游說為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當伺君以與禍。故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日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日急。左右行之為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勞。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福。下則用人財力。上下之利皆用遶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淩君。故爵制不能加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衆。知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為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令人為之。而不自親。乃行其事。此謂君也。是以為人

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其明而理職位。用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趕。滔。充也。謂趕。謂遝迴曲也。設法有當不。故有合成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以主爲制令。所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不得。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安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

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成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心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宜。知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己自責。知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者。必進德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斂。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與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爲也。無所生。必有爲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獨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則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

則迋之。人太流蕩。則迋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竝論。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餘子之勢。終不得與之竝論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必須行之以禮也。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矣。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誋。君明相賢。必從諫如流。故無諫死之忌也。而聚立者無讎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得其所。故無怨望也。若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慝者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揜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

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淩。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己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中民亂曰讐諄。謂以智詐讐恐諄賈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讐諄生慢。不重諄賈。而智詐譽之。此其慢也。恐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殺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倡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考其定數以命之也。必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什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倘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則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蒞衆。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薦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不可以遁逃。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

自行善持名。延譽。故強也。使之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卽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爲。功用莫大焉。故最爲利也。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獨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爲我能也。託氣既濁。不得美名。雖令人愛。況於惡之乎。猶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嬙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爲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備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人不罪之也。故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卽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優智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弓矢。故轂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轂。謂射質梗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

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爲不遜。身自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不須損也。亦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沐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告之也。謂有所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衞之閒。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務時爲事。必發揚之也。久蓋虛不長。覆蓋虛安。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爲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爲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僞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嘗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闕。故以管仲爲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

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于衛也。食將不得矣。作亂故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輪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觴稱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惽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己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使己言之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惽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忠誠收聚而賜賚之令其大富也。今以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

自可爲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繕緣繪。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爲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蘇。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蘇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削生爲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皆得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己。執佞說以進於君。無求去也。專固寵位。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己能爲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肯。乃更推過於君。故君有敗。云此非我。不仁群

虞。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過。者之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己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忿令鬪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向而順之。不問可不。言其佞諛。則湛湎於酒。行義不從。從。也。　順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殺奪政。於死後乎。況保貴寵矜。耀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進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過於君也。推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二十四闕　　短語八

卷十一校正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未有夫婦妃匹之合　丁云。廣韻去聲十二霽。媲。配也。匹詣切。又作䣸。見管子。疑此文妃匹古本當作䣸匹。隙先生謂䣸是俗字。當本是媲字。而譌作䣸者。　△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　丁云。案理上脫順字。尹注云。道術既出。則莫不從義而順理。可證也。　△名物處違是非之分　劉云。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望謂名物謂正名其物也。　△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尹以可使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劉云。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使民居則治。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　△夫賞重則上不給也　丁云。賞重當作賞匱。承上致賞則匱言。下文罰虐。承上致罰則虐言。兩句一例。　△而物屬之者也　宋本屬作厲。涉下厲之而誤。　△富之以國裹　尹注云。裹。謂財貨所包裹而藏也。王氏引之云。書傳無謂財貨爲裹者。裹當爲稟。字形相似而誤。稟古廩字。富之以國稟。謂食以國之廩粟。所謂祿以取其富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鄭注曰。稍食。祿稟。　△貴之以王禁　俞云。貴讀爲會。言以王禁會集之也。尹注非。　△則民親君可用也　望案。趙本以親字斷句。非也。則民親君四字當連讀。　△夫水波而上

盡其搖而復下　望案。波爲搖之叚字。言水搖蕩而上。盡其勢搖而復下也。波與搖古字通。詳見王氏經義述聞

變。波既搖倏下。　△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　俞云。功當作貢。貢能於上。與歸親於上文法一例。易繫辭。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曰。貢荀作功。是功貢相通之證。　△一敵之賊　中立本賊誤富。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　俞云。讓讀爲攘。攘竊之攘。言不敢攘竊刑賞之權也。　△墳然若一父之子　陳先生云。尹訓墳爲領貌。墳於順義不可通。墳當爲隤字之誤。易繫辭。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注並云。隤。柔貌。柔順義同。尹所見本蓋不誤。丁云。玉篇墳與隤同。蓋本是隤字。　△若一家之實　丁云。實當爲長。字之誤。長與是形相似。一誤爲是。再誤爲寔。因又作實耳。尹注云。若家之從長。所見本不誤。　△則下無異幸之心矣　宋本朱本作冀幸。異冀古字通。　△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　宋本諂作諂。王氏引之云。官當爲言。字形相似而誤。劫官篇致之以言。今本誤作攻之以官。是其證。張云。巧官猶巧宦。騰疑當作勝。上篇。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王云。勝者陵也。本篇下文云。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卽申此文言之。　△騰至則北　王云。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也。說文曰。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齊策曰。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卽反背。尹注非。孫說同。　△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　王云。至字因上文兩至字而衍。敗當作則。字之誤也。言四者若有一於此。則敵人謀之矣。四者謂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尹注非。　△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王云。則字涉下則百姓悅句而衍。尹讀故施舍優爲句。猶以濟亂爲句。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卽優游。荀子正論篇曰。優猶知足。是也。濟。止也。（鄘風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施舍以厚之。優游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王氏引之云。布當爲務。蓋務字脫左畔之矛。其右畔之务。與隸書布字作布者相似。（布見校官碑。）因誤爲布矣。王尹注曰。農人不務之。則饑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是所據本正作務字。其民非其民也上其字因下其字而衍。下文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卽承此句言之。不當有上其字。注曰。故民非其民也。則無上其字可知。望案。疑當作不務其務。其下脫務字。　△此君人者二過也　丁云。疑衍君人者三字。上文曰。此一過也。　△倍其官　丁云。官當作言。此涉上文治大官而誤。尹注云。巧言令色。委曲從君。疑所見本作言字不誤。　△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　丁云。尹注云。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疑當作明設而固守。　△違非索辯以根之　丁云。違字疑韙之誤。說文。韙。是也。上文曰。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卽此所謂韙非索辯以根之也。　△此禮正民之道也　丁

云。禮上疑脫一字。尹注云。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豈本作制禮邪。　△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　丁云。沈疑解上伏寇二字。沈猶伏也。（周語注。）疑姦慝也。（太玄玄衝。格好也是而疑惡也。非。）得民當作得君。（下文狡婦襲主之請。是言君。非言民。）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當作沈疑之得君也。言伏寇奪君之威惠耳。望案。丁解沈疑二字是也。其改得民爲得君。則非也。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蓋前貴後賤者。乃上所黜退之人。姦臣欲得民心。必先加恩於黜退之人。使其宣君之惡而揚己之善。因驅民來歸於己。若如丁說。則下句難解矣。　△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　丁云。襲者。竊取之意。狡婦竊取主之請。謀之所由泄也。請與情通。宋本尹注作狡人。　△沈疑之得民也者　宋本作沈疑者得民者也。丁云。當作沈疑之得民也。與上文徵謀之泄也句法一例。者字涉下文而衍。　△便辟不能食其意　張云。食字與上篇婦人能食其意同。俞氏讀爲蝕。是也。下文行食之徒。食字同此義。或訓食爲飾。非。　△比黨者誅明也　劉云。明字衍。　△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孫云。制羣臣爲句。百姓通爲句。中央之人和爲句。言爲人上者所以宰制羣臣而百姓得通於上者。由於中央之人和也。故下文云。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丁云。通疑道字之誤。道。由也。管子書皆以道爲由。尹注不爲通字作解。則所見本尙是道字。言上之制羣臣百姓。必由中央之人。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以文義論之。蓋和字衍。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　王云。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也。淮南氾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　△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　劉云。有能有字當作又。王氏引之云。陷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啗。字形相似而誤。上啗其主。謂啗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嚪說秦以伐齊之利。（今本脫說字。辯見史記。）嚪與啗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是也。尹注非。　△兼上下以環其私　王云。尹注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厶。見下。）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爲厶。韓子人主篇曰。當塗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還。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環主。謂營惑其主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與環同。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日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卽營域。環與營同義。故環繞卽營繞。環衞卽營衞。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也。）　△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　丁云。實當作惠。惠對下文威字。上文亦威惠對文。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　王云。上下不

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一者。皆也。（大傳。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莊十六年穀梁傳。外內寮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曰。一。皆也。家語弟子行篇。一作壹。又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王肅注並云。壹。皆也。）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也。此本作上下不知。下即不字之誤而衍者。 △通者質寵者從 丁云。尹注。質。主也。案寵當爲窮。通窮猶尊卑也。呂覽貴信篇。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 劉云。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誤。下同。注皆非。洪云。劉說是也。形對心言。故下文云。心道進退。而形道滔赶。進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勞。滔與蹈通。楚辭謬諫篇。年滔滔而日遠兮。王逸注。滔滔。行貌。廣雅釋訓。滔滔。行也。說文曰。赶。舉尾走也。皆與勞義相近。尹注非。 △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 王云。戒當爲成。字之誤也。成與誠通。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 △故民輕給之 丁云。之字衍。給與立爲均。 △明君之道 元本道下有也字。 △忠臣之所行也 丁云。所字衍。忠臣之行也。與上明君之道也對文。 △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 丁云。據尹注。則政刑當作正形。齊民。猶言平民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 陳先生云。分民疑當作齊民。誤移食於力之下。而又上衍小人也。下文齊民食於力。即承此句而申言之。吳云。分民之民。當爲也字之誤。 △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 朱本作禮審而義明。下文同。 △雖有偏卒之大夫 丁云。偏卒皆副佐之義。左襄三十年傳。令尹之偏。注。偏。佐也。卒與倅同。說文。倅。副也。周官車僕注。萃猶副也。萃倅亦同義。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謂職居副佐者。不敢冀幸踰僭等。僭居正位也。尹注大謬。 △民流通則迂之 王氏引之云。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流字訓爲流通。下流字訓爲流蕩。則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不得訓爲流蕩矣。 △雖有明君能決之 雖與唯同。 △頃時而王不難矣 望案。頃當爲須。說見法法篇。 △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 劉云。威乃戒字誤。丁云。威乃烕字誤。詩正月傳。烕。滅也。君臣上篇。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是其證。 △明立寵設 宋本明立作明妾。丁云。尹注云。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是所據本作明立設寵。與下禮私愛驩對文。惟立字當依宋本作妾。明猶尊也。（牧民篇。明鬼神祇山川。與此明字同義。）寵亦妾也。此句指妾寵言。下文禮私愛驩。指妾寵所生子言。 △內有疑妻之妾 宋云。疑讀爲儗。僭也。比也。下兩疑字同。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疑讀曰儗。僭也。 △此宮亂也 長短經十二引此。宮亂作家亂。下家亂作宗亂。 △尋官朋黨以

褭其私　丁云。褭當是擐字之誤。上文云。兼上下以擐其私。擐讀爲營。　△則失族矣　治要族作疆。　△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　丁云。趙本於直字官字絕句。非也。此皆六字爲句。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二句對文。上文妻必定。子必正。二句亦對文。定正聽敬皆均。中卽忠字。　△有小人之亂　丁云。下文言小民。當據改。　△宮中亂曰妬紛　朱本紛作分。下同。　△大臣亂曰稱述　丁云。爾雅曰。稱。好也。述遂古字通。　△中民亂曰讋諄　張云。諄疑當作誖。誖。亦亂也。下云。讋諄生慢。則諄義亦與悖近。尹解爲諄貿。謬。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　王云。無當爲與。與當也。當事卽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矣。隸書無字作無。與字或作與。（漢益州太守高頤碑。得心與轄。與字作與。）二形相似。故與誤爲無。尹注非。　△近其罪伏　張云。據尹注。則其當爲期字之誤。　△則士反行矣　俞云。反當爲𠬝字之誤。𠬝。古服字。　△若稽之以衆風　丁云。風與諷同。衆諷猶衆議。卽國人皆曰賢之意。風與往均。

小稱第三十二　短語六

△不可循逃以爲不善　張云。此八字作一句讀。尹注隔斷。非。　△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　張云。莫歸問於家。言善與過。視民之譽毀。不必問之家人。或欲改家爲我。非也。　△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　王云。來當爲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卽其證。又侈靡篇。不出百里而來足。來亦當爲求。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也。又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來亦當爲求。下文云。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卽其證。　又九守篇。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來亦當爲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隸書來字作来。求字或作求。（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来。蕩陰令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来。皆與来字相似。唯首畫作曲形。自右而左。與来字不同。）二形相似。故求譌爲來。（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呂刑。惟貨惟來。馬注云。來。有求請賕也。案漢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来。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來。失之矣。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尹注皆非。望案。朱本作我託可惡。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爲我能也。今本倒亂我託可惡四字在下。當從朱本。　△愛且不能爲我能也　張云。下能字讀如不相能之能。義與得同。　△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望案。後人據此謂管子是晉宋書。考莊子齊

物論釋文引司馬彪云。毛嬙古美人。西施夏姬也。謂夏詩人。則非吳之西施明矣。　△不能以爲可好　宋本無可字。　△去惡充以求美名　俞云。呂氏春秋正名篇。淮南子主術篇。高注皆曰。充。實也。求乃來字誤。謂自我而去者爲惡實。自人而來者爲美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上文怨氣云云。皆惡之實。惡充與美名。去與來。皆相對成文。　△滿者洫之　洪云。洫當作溢（莊子齊物論以其老洫也。釋文云。洫本作溢。古字通用。）形勢解。天之道滿而不溢。與上下句文義相對。望案。洫疑是泄字之誤。　△治身之節者惠也　丁云。惠與慧通。尹注云。慢智之人。亦作慧解。　△有善而歸之民　元刻之下有於字。望案。元刻是也。上文有過而反之身之下亦當有於字。　△今夫桀紂不然　治要作則不然。今本脫則字。　△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治要作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王云。治要是也。上文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是其證。今本無有過而有善而六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　△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　王云。料當爲斷。斤欘。所以斷繩。故曰繩可得斷。隸書料字作㪷。其右邊與斷相似。俗書斷字作断。其左邊與料相似。故斷譌作料。（亦有料譌作斷者。史記淮陰侯傳。大王自料。新序善謀篇料作斷是也。）御覽資產部三引此。正作斷。　△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　丁云。嘗試二字。涉下嘗試往之中國而衍。多怨爭利。承上除怨無爭言之。相爲不遜。承上修恭遜敬愛辭讓言之。古音之眞對轉。遜與利身爲均也。張云。則不得其身。與上則不失於人矣一例。身與人爲均。句末疑脫矣字。　△吉事可以入察　王云。察當爲祭。宋說同。　△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　望案。中國二字衍。諸夏即中國。不得於諸夏之上更言中國也。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　俞云。上之字衍。　△仲父之病病矣　望案。當依呂覽知接篇作仲父之疾病矣。鄭君注論語子罕篇曰。疾甚曰病。　△故臣且謁之　王氏引之云。當作臣故且謁之。故與固同。言臣固將謁之也。韓子難一作臣故將謁之。是其證。　△堂巫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作棠巫。呂覽知務篇。漢書古今人表。作常之巫。　△夫易牙以調和事公　治要和作味。是。　△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　治要首子作子首。韓子難篇同。今本誤倒。　△公喜宮而妒　王氏引之云。喜宮當依朱本作喜內。故下句云。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左傳史記皆言桓公好內。韓子作君妒而好內。是其證。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衞之閒不容數日之行　王云。此下脫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十字。羣書治要有。呂氏春秋知接篇作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韓子作其母不愛。安能愛君。皆其證。上文云。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文義正與此相對。　△務爲不久蓋虛不長　王氏引之云。爲

即僞字也。（兵法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詐。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爲卽僞字。與僖二十五年傳。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文義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僞不知。釋文僞作爲。史記封禪書。果是僞書。漢書郊祀志作果爲書。淮南脩山傳。使人僞得罪而西。漢書亦作爲。）僞與虛正相對。韓子及說苑說叢篇竝作務僞不長。是其證。（今本韓子務僞作矜。）尹注非。洪說同。　△其生不長者　望案。長當作艮。聲之誤。　△公懼四子者廢之官　治要作公召四子者廢之。王云。治要是也。今本召作懼。廢之下有官字。皆後人所增改。桓公非懼四子。特因管仲之言而廢之耳。　△逐堂巫而苛病起兵　王云。苛病起下不當有兵字。作曲爲之說。非也。治要及呂氏春秋皆無兵字。　△吾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　宋本無於字。　△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　尹注云。幭所以覆軾也。王云。尹以幭爲覆軾之幭。非也。幭謂帊幞也。（廣韻。帊。帊幞。通俗文曰。帛三幅曰帊。普駕切。今人言手帊是也。）方言曰。襎裷謂之幭。郭璞曰。卽帊幞也。廣雅曰。幭。帊。襎裷。幞也。說文曰。幭蓋幭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爲幎以冒面而死。事與此相類。幎卽幭字也。帊幞可以覆面。故云援素幭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軾也。　△死十一日蟲出於戶　洪云。十一當爲七。因字形而誤。（周禮職方氏。方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戒篇。公死七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說苑權謀篇。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　△葬以楊門之扇　丁云。呂覽作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尹注云。謂用門扇以掩葬也。疑所見本亦是蓋字。故以掩釋蓋也。　△闔不起爲寡人壽乎　治要御覽禮儀部十八引。闔俱作盍。古字通。　△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　王云。上二句當依治要作使公毋忘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於魯也。在於魯。與在於莒對文。莒與魯下爲均。今本出而在於莒作出如莒時。則失其均矣。藝文類聚人部七。御覽人部一百引此。竝作在莒。呂氏春秋直諫篇作出奔在於莒。新序雜事篇作出而在莒。皆無時字。張云。案此節文義當在管仲有病節前。

四稱第三十三　短語七

△吾亦鑒焉　冊府元龜二百四十二列國君部引鑒作監。下文同。張云。亦疑以字之誤。下文有道之臣節。吾以鑒焉。朱本誤作亦。即其證。　△君胡有辱令　冊府元龜令作命。　△收聚以忠而大富之　冊府元龜收聚作收最。　△固其武臣　冊府元龜固作因。安井衡云。古本其作大。　△形正明察　朱本形正作刑政。　△四時

不貸　丁云。貸當爲貣。聑忒之借字也。他得切。　△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　朱本君上有吾字。　△以淄緣
淄　冊府元龜引淄作緇。王云。淄當爲緇。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緇正相對。是淄爲緇之譌也。
緇從甾聲。淄從菑聲。隸書菑字作菑。甾字或作崔。（玉篇。菑或作菑。集韻。甾俗作崗。是菑爲甾之變體也。）二形
相似。故甾譌爲菑矣。又輕重甲篇曰。楚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菑亦當爲甾。曲甾。甾水之曲處也。甾水東流過臨
菑城南。又折而北過其東。（見水經注。）故有曲甾之名。若後人之言曲江矣。隱。塞也。（上文云。請以令隱三川。
請塞三川也。小雅魚麗傳。士不隱塞。正義曰。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隱與塞同義。）塞曲甾
以灌齊都也。輕重甲篇又曰。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菑亦當爲甾。中。當也。言楚之有黃金。當齊之有甾石也。
輕重乙篇曰。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尹注曰。刻石。刻其菑石。菑石菑石。皆甾石之譌也。又輕重丁篇曰。今彗星見於
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舊本菽
譌作淑。辯見輕重丁。）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帛布。（舊
本帛布譌作泉金。辯見輕重丁。）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菑亦當爲甾。甾即
災字。（史記秦始皇紀。甾害絕息。今本甾作菑。後人所改也。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要機並爲字類引此。並作甾。
漢冀州從事郭君碑。降此殘甾。甾字亦作甾。）彗星天災也。因彗星出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
道。　△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　陳先生云。宋本作已語我其惡。今本多增六字。
已語我。涉上文既已語我而誤。已當作以。以與無同。無猶不也。言不以惡語我。吾豈知其爲善也。望案。冊府元龜
引與今本同。　△饑饉是合　冊府元龜合作用。　△無所朝處　冊府元龜作就處。　△不修天道　望案。修
當爲循。下文不修先故同。說見形勢篇。　△進其讒優　朱本讒作俳。冊府元龜引同。　△敖其婦女　爾雅釋
天疏引敖作遨。　△內剛其民以爲攻伐　陳先生云。攻伐二字同義。言剛民以自剛也。尹注作伐功解。非。　△
吾以鑒焉　朱本以作亦。同上文。　△君知則仕　冊府元龜仕作事。　△循其祖德　冊府元龜循作脩。　△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　冊府元龜無謨字。張云。義謨皆後人妄增字。思謀爲均。　△處軍則克　冊府元龜
克作哀。望案。作哀是也。今本係後人妄改。老子曰。戰勝以喪禮處之。故曰處軍則哀。　△酒食則慈　俞云。謂有
酒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或疑當作辭。非。　△不毀其辭　宋本作不諱。丁云。不毀與上文不謗義復。宋
本是。廣雅曰。諱。避也。望案冊府元龜作不諱。　△君若有憂則臣服之　王氏引之云。憂。謂國有大患也。服當爲

死。范雎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義與此相近。死本作𣦸。服或作𠬝。下半相似而誤。（淮南主術篇。焉服於衡下。今本服譌作死。）尹注非。丁云。宋本憂作愛。愛猶好也。牧民篇。君好之則臣服之。王氏改服爲死。案上文云。臨難據事。雖死不悔。意似複。　△不蘄亾己　孫云。蘄。求也。言不至於干求則不已也。尹注非。王云。亾當爲正。字之誤也。（賈子過秦篇。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正。今本正誤作亾。）言但竇事左右。執邪說以進於君。而不求正己也。尹注非。　△見賢若貨　丁云。賢當爲貴。見貴與見賤對文。見貴若貨。謂阿附貴者若奇貨可居。正與見賤若遺義相反。貨遺爲均。　△讙驗與鬭　劉云。鬭。一本作𨗼。丁云。當作𨗼。與上文恭下文訟從爲均。　△不彌人爭　冊府元龜彌作殄。張云。彌字或作弥。與俗書殄作弥相似而誤。彌與弭古通。說文曰。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彌人爭。即爲人解紛爭也。　△唯趣人詔　王云。趣讀爲促。詔當爲訟。字之誤也。（訟詔草書相似。望案。劉本注云。詔一本作訟。）不彌人爭。唯趣人訟。意正相承。且訟與從爲均。若作詔。則失其均矣。尹注非。　△迷或其君　宋本或作惑。　△保貴寵矜　張云。疑當作保寵矜貴。　△措援貨人　丁云。措疑搏字誤。搏與專同。　△還損詧人　望案。損當爲捐字之誤。還猶去也。　△入則乘等出則黨騈　王云。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乘爲匹耦之名。故二謂之乘。四亦謂之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耦爲乘。凡經言乘禽乘矢乘壺乘韋之屬。義與此同也。等亦乘也。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騈。乘等與黨騈。其義一也。（望案。王氏廣雅疏證云。騈與併通。列也。）　△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宋本作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丁云。乎當作矣。今本脫可字矣字。

正言第三十四　短語八　闕。

卷十二

修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賢而今淳。故不同也。可與政其

誅。言今雖不同。故可爲政。謂其不法以復古。告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告帝告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爲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尙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與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于上也。

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宣壽之域。則告堯以前爲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爲夜事故也。

問曰。與時化若何。謂度時與化。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爲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珠玉以爲侈靡。莫若重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當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爲陰之陽。以向日則火降。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爲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爲均之始。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爲之傷悴之。譪然若

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䳌然若謞之靜。謞。油潤貌。䳌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譊譟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偃靜。而強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道。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傷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故於爲政少用爲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全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道。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遫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遫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遫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用必遫。已上二事爲下有比例。其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爲政者。威以爲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雖日嘗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爲用者。不爲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但爲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此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壞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不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更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爲齊要束之信。所以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霆爲威。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爲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爲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爲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爲政之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用。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爲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厲。疫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繁也。然後

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斜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不肖

肖。仁賢。立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之也。慈種而民富。施慈

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發言。待感而發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應風雨而種。時風

雨若。穡不失故也。則以君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子者。德苞天地。有生莫能踰。故日人之良。首出庶物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

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棁之傳革。棁。桂也。革。皮也。棁之傳革。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則外革而亦外革而

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則不革。而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

利竭死。故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

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

則能用之耳。若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

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而雕卵然

後瀹以灼反。之。雕橑力道反。然後爨之也。皆富者所為橑。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

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幷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

振起之故也。富者能自為乎。豈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

轂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

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令有所費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有雜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雜禮

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爲之作譽譽。或令其有所統率。強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強者服事。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令辯繫辭。則智以招請。富而多智。招來而請謁也。則使廉以摽人。富而清廉。使爲人摽式。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移而徙之。斯亡國之郄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則當變之。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用。欲賤之。好緣而好駔。子朗反。緣即捐也。駔。馬之壯健者。佳惡者必亂。故棄之。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此謂成國之法也。爲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取亡。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豐。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亦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盛則神傷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兆。事之端。不知其兆者。當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與失人同也。故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其道必行也。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

奈其舉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執舉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舉。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舉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因此小損。家雖有小損。以勝大災。員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長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長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營衛而能致敖者。事至於此。如何敖而可。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爲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爲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爲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高予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儀則疏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謀厲。而無所顧望。居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疏己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陰謀。曲求己隙者也。此所以為之也。若人若此。可以禦上強與短兵之寇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為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亦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黨之毋涸。黨。謂深其黨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無得佐助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墓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恐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雖侈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縣。謂縶屬也。言欲縶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財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其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與利者之長。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積。故為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人有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

其士者之爲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爲先。自先之。是爲自犯其過也。今反後其民者之爲自贍。人能與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爲其其贍。不憂國也。
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疏貴戚者謀將泄。疏貴戚。則有外願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異國之人。所
謂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爲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
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不兩威。故臣強則國消也。物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罌
亡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豈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此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禍。則國從是罌敗而亡乎。罌即奧字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
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
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殺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即
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篡弒。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
於附近而欲求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當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繫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者。則可以立
功。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疏國之宗族。當以至三者若此。兵皆疏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則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
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
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難聚後必散。大王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爲狄所攻。乃去豳之
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大王雖有眾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
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己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既賤且寡。好爲廷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眾
而約。謂與眾爲約束也。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言。更爲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爲陰。言。更爲顯陽。害在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
患。人雖實禍。言乃爲無患。於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眾而約已下。公問之辭。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

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人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

長喪以毀其時。毀。謂也。居喪者毀居之息。謂增長紱居喪之禮。使人皆毀時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惰慢。則不及事。由人習爲精厲。庶事不急。能起身之財。故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無絕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人皆親敎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敎之巨瘞培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明而不殘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爲棺槨。增長木之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爲衣衾。增長女工也。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壟墓之外遊飾也。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制尊卑之外。此壟之次浮也。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

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爲食以相飼。則還相銜親。恩情結固。致於守戰之時。必識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則人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其親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能望他所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壘三爲井也。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爲甸。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爲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餘地與飼也。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繼嗣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能繼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爲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與譲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二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地。與其者均齊若一則止也。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爲重本也。隨政是爲十禹。

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偶。猶區也。十偶。謂十里之地。每里爲一偶。故曰十偶。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私。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故。尊鬼。謂謹其享祭之禮也。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爲儐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而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不能用之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有親疏之殺。凡此爲主之重者也。而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爲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當鼎饋而食。今不然。致怪之。故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謂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汚殺染殺者。所以伏遠而恣逝。今既爲人。雖謹不爲己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爲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還親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壹如市。國富財故富。鄙饑貨故貧。其取辛反也。其物莫知善人於市。以市人不盡取。故富

人不虞故也。與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則自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謂饒多。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賢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讎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干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論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必不聽。此言王者貴人。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當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故為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則悅而爭依於己。人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必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伺隙。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智觀。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當而何之。今人未嘗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也。謂參驗諸變。則四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

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文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穫。尤爲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爲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侯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侯人。謂諜侯之來入國者。侯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爲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爲道。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親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椽。僧梯也。謂鑿椽以爲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喻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國不有寇難。若無宮直欲守之。其衆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爲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己以兩雄角兩雄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禁。故但糺察人。不爲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爲國。重者不限。則以爲國。輕以爲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用逾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日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日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貢楚苞茅之比也。爲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之。何仁之爲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匿民者。當遠之也。所爭

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遺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信。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君使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亡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神。曰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可留之於彼身。不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人聚之也。故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餺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畏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辟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覦之哉。亦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爲己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故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故能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也。言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頹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之。不動則望有廧。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如牆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惡變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

祀神而動化變施弊。天地之極理。會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則不可以常道格之。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其宮饒取類於山也。仁
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者。可謂遠靈合契。與神往來也。如此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
也。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常有
戰兢之心。畏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爲。爲亂。故易云也。不憂其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爲賞。再爲常。三
爲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爲賞。頻再爲之。則人以爲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爲之。則以爲理固當然。無懷懟之心。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爲
俗。之恩也。無過厚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
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來。不擇鄉。又不擇君。故出則從利。入
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難。則恇怯而苟免。不爲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爲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則當容受而取
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爲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
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之章著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貧動枳而得食矣。枳萩者所爲撻塞也。農人貪商賈
而動者。則多枳塞。其幸者但得貪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爲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此亦爲費數而得一耳也。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
對曰。魚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不聽於天也。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
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己。勿強引之也。不服智而不
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旬一月日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
肆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故陽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張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少之。如
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謂多所愛。無所簡擇。所愛多不當。審此兩者。以

爲虛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與。用此以爲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
以爲道。靜。也。謀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爲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守正不動以爲道。齊整肅然。以此爲行也。
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蔵用。無所能。故不可進取。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
齊。一殺會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舊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涉帝位也。陽者進謀已下。公問之辭也。對曰。夫運
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爲合。秋冬爲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
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
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事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
雜櫜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櫜。韜也。其滿爲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爲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滿時爲實
也。時而爲動。虛時爲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
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爲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
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散。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禹。其隨行以爲兵。禹。謂事端初見也。謂
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將凝合初見其禹。隨此時而行。可以爲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曲爲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
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
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
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
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禳之。水之

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辟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守正以應之也。唯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爲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爲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爲沮敗也。或德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歸至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衰。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情之氣。已潛然而衰。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散之時。立分位而觀察之。佁美。然後有煇佁。傑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清魂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爲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藏。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爲位。以觀災虛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壽廣。百歲傷神。嘗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搶亂而攝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荊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適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猶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猶之。婦人爲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爲政。鐵者所以爲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者也。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則人君日退。亟既使婦人爲政。則百度昏人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賢作。故改其國號。視之亦變。雚蘆之屬。目視而敢節。今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有時而煴。煴。熱甚也。謂旱熱甚而祭。有時而朐。朐。遠也。或遠而爲來歲祈福而祭之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祥而祭之。謂陰陽爲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莅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爲國圖

具其樹物也

卷十二校正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洪云。案藝文類聚八十引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橑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又初學記二十六。白帖九十七。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武王為侈靡。（輕重乙篇有武王問于癸度。）令人豹襜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糶千鍾。未得一豹皮。皆今本所無。此篇一問一答。以侈靡名篇。又雕橑二句見下文。二條疑皆此篇之缺文。

△可與政其誅　宋本朱本無其字。望案。尹注云。可為政。誅其不法。則尹所見本無其字。可。何字之省。與猶以也。政征同。　△山不童而用贍　宋本童作同。贍作澹。陳先生云。同讀為童。澹。古贍字。同字或誤作用。劉績本作山不用而童贍。童用互易。其所據為流俗之本。　△翻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丁云。良疑食字誤。尹注云。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是其證。　△不出百里而來足　望案。來乃求字之誤。說見小稱篇。　△故卿而不理靜也　中立本卿作鄉。據尹注則是卿字。丁云。卿乃鄉字誤。天子南鄉。卽恭己正南面之意。下文忽然易鄉而移。今本亦誤為卿。　△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　王氏引之云。腓讀為屝。乃草屨之名。非謂足腨也。方言。屝。麤屨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屝。字亦作菲。喪服傳曰。菅屨者。菅菲也。繩屨者。繩菲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是屝為屨之粗者。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劉氏端臨曰。共當為宮。）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曰。菲。草屨也。引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宮者履雜屝。漢書刑法志亦曰。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象刑有屝履也。一踦屝一踦屨。謂足著一隻屨一隻草屨。明罪人之屨異於常人也。屨與屝對文。蓋以絲作之者。方言。絲作之者謂之履。履卽屨也。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　俞云。今周公當作今用法。字之誤也。尹氏作注時未誤。故云今用法。謂時所用法也。因法字奪水旁但存去字。與公相似。而誤為公。後人疑用公

二字無義。妄於用下加口作周耳。王氏引之云。稽者。計罪人名之簿書。言斷指斷首斷足之罪人名備於計簿也。周官小宰。聽師田以簡稽。先鄭司農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是其證。尹訓稽爲考。失之。丁云。民不服當連上而死爲句。尹讀非。張云。當作而民死不服。字誤倒耳。　△非人能也傲也　張云。此謂法玩則傲。尹注時爽。非。　△地重人載毀傲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　張云。此文錯簡。大昏也二句。當承養不足之下。事末作二句。當承游諸樂之下。樂乃末字之誤。民興之。當爲民與化。蓋言庶而不富。民生困傲。故知在大昏博夜中。聖人省諸本而游諸末。即下文所謂修靡也。事末作而民與化。即下文所謂與時化也。上名下實。即下文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　△賤有實敬無用　陳先生云。敬乃苟字誤。苟與亟同。後人不識苟字。因改苟爲敬。下敬珠玉亦當作苟。　△則人可刑也　張云。刑疑制字之誤。　△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　王氏引之云。兩而字後人所加。如即而也。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業。正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尹注非。　△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　王云。陰之陰當作陽之陰。珠生於水。爲陰。而其形圓。故曰陰之陽。玉生於山。爲陽。而其形方。故曰陽之陰。大戴禮勸學篇作玉者陽之陰。淮南地形篇。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注曰。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其證。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正作陽中之陰。尹注非。　△則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王云。牧字於義無取。牧當爲收。謂强者能以力守之。智者能以術收之也。俗書收字作収。與牧相似而誤。（丁文。大戴禮勸學篇。强者能守之。知者能秉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秉者。以手持禾。有收取之義。王改牧爲收。是也。）又輕重甲篇。以振孤寡牧貧病。牧亦當依朱本作收。謂收恤之也。又明法解篇。牧漁其民。以富其家。牧亦當爲收。謂收民財以自富也。

△若夫教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隝然若謞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　俞云。動人心之悲。之字當作以。與下文動人意以怨一律。涉上句有之字而誤耳。蔼然若夏之靜雲。當作蔼然若夏雲之靜。與上秋雲句一律。動人意以怨。當承夏雲句下。與上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之體。當在隝然若謞之靜下。隝然句不可解。隝當作窩然若高山。與下蕩蕩若流水相對成文。山字與篆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涉上文夏雲之靜句而衍靜字。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旁作謞耳。隝乃窩字之誤。篆文穴字與隸書宂字相似。因改爲隝矣。乃即及字之誤而衍者。及讀爲岌。文選[illegible]賦。天動地岌。注引韋昭曰。岌。

動貌。寫然若高山吸人之證。言如登高山動人之證也。　△人所生往　丁云。疑當作則人生往。今本人所二字。
所乃則字誤。又誤乙二字。往卽生字之誤。衍又脫善字耳。尹注云人既畏之則生其善心。可證今本之誤。張云。當
作人心所往。猶云衆所歸往也。　△身必備之　丁云。備乃㡙之誤。㡙與服同。權修篇。上身服以先之。法法篇。先
民服也。荀子宥坐篇。上先服之。　△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肯者化焉　張云。賢者二字疑當在句首。謂賢
者在上。如秋雲之始見。不肯者仰而化焉也。今本誤倒。　△使其賢不肯惡得不化　張云。使猶用也。使其賢當
句。謂用賢以化不肯。如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尹注失其句讀。因失其義。　△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
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丁云。少則之則當作行。也字衍。去則當作正行。正與政通。少字衍。(尹注亦無。)當
讀今夫政則少行。若夫成形之徵者。正行可使人乎。下文云。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又云。政平而無威則
不行。是其證。　△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　丁云。此承上文愛而無親言之。左字卽有之譌。蓋有
用者。親近賢者也。無用則辟之者。遠去不肯也。若相爲兆怨句屬下讀。(有字衍。)尹注下文危本不稱句云。如
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管子文義本如此也。張云。有疑當作右。親左右。(句)用無用。(句)則辟之若相爲有
兆怨。兆疑仇字之譌。言親用小人。則賢者避之而去。若避仇怨也。　△而祀譚次祖　丁云。譚與覃通。祖疑神字
誤。次神當爲神次。下文云。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璧以執其舉。此涉下祖字而誤。　△齊約之信論行也尊天地
之理所以論威也　張云。兩論字疑皆當作諭。諭通作喩。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論字亦然。　△薄德之君之府
囊也　丁云。尊始論行論威不可言薄德。疑當作博德。猶大德也。史記張儀傳。欲王者務博其德。下文言政行可
王。皆指大德之君言。兪云。尹注但云。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當作所。隸書所字作所。與府相
似而誤。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　丁云。論與掄同。擇也。擇而使之。此政行也。望案。宋本形作𢏺。行誤
作衍。　△必辯於天地之道　安井衡云。下句言地。此地字當衍。　△仁以好任　王氏引之云。任當作仕。字之
誤也。仕與士同。此承上士可威而言。且仕與事爲均。尹注非。　△人君壽以政年　丁云。政當爲致。　△六畜遮
育五穀遮熟　洪云。遮讀爲庶。古字通用。易晉卦。用錫馬蕃庶。釋文云。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爾雅釋詁。庶。衆也。
尹注非。　△忽然易鄉而移忽然易事而化變而足以成名　丁云。鄉當爲嚮。兪云。管子意謂嚮國之君俱賢。則
不得王。故必待其有變。忽然而易鄉。忽然而易事。皆就鄰國言之。易鄉而移二句。皆謂變而不善。使我有可乘之
機也。　△承弊而民勸之　宋本民作名。丁云。承當爲拯。言拯救其弊。　△慈種而民富　丁云。慈讀曰滋。説文。

茲。草本多益。滋益也。殖殖繁茂。故民富一日滋。亦蕃也。楚詞。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注。滋蒔也。一切經音義三。滋古文孖茲二形同。玉篇。滋益也與滋同。一日。蒔也。　△應言待感　張云。言疑皆字之誤。皆古時字。下文云。變之矣者應其時。　△故日月之明　俞云。故。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放日月之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　△應風雨而種　張云。種疑動字。誤。　△不有而險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丁云。形勢篇日。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地之配也。此險字或配之誤。　△民變而不能變是挩之傳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丁云。挩當爲毻。輕重甲篇。請文皮毻服而以爲幣乎。尹注云。它臥切。落毛也。廣雅。毻。䘸解也。䘸。鳥易毛也。方言。䘸。易也。郭璞注云。謂解䘸也。江賦。產䘸積羽。李善注曰。字書曰。毻。落毛也。毻與䘸同。說文。蛻。蛇蟬所解皮也。莊子寓言篇云。予蜩甲也。蛇蛻也。䘸。毻。蛻。並同義。䘸之言隋也。毻之言脫也。蛇蟬所解皮曰蛻。鳥獸所脫毛亦曰毻矣。傳與附同。革猶皮也。（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又云。鞹。去毛皮也。詩羔羊傳。革猶皮也。疏。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言之異。散文言之則皮革通云。）民之變化。辟若鳥獸之脫毛。變而不能變。辟若鳥獸所脫之毛仍附於其皮。其皮不能去舊更新。所謂有革而不能革也。上革字指皮革言。下革字指革更言。尹注誤。　△民死信諸侯死化　張云。死疑服字之誤。承上不可服而言。篆文服與死形近。化疑當讀爲貨。下化獘同。　△請問諸侯之化獘獘也者家也　張云。獘與幣古通。家疑帛字之誤。古文四聲韻引古文家作寡。與帛形近。說文云。幣。帛也。　△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張云。此家字疑當作獘。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用　王云。下君長二字。因上君長而衍。尹注可證。丁云。來疑求字之誤。獵。取也。虎豹之皮用。猶周官言邦國之賦用耳。尹讀用字下屬。非。　△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好戰之君上甲兵　宋本無力字。丁云。幣字衍。上金玉與上甲兵對文。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　丁云。尹注行字句。案十一字當一句讀。上文云。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飲食者也侈樂者也　張云。二者字疑衍。　△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宋本朱本功作力。　△故嘗至味　宋本至作致。　△而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　洪云。案藝文類聚八十引作夫雕橑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與此不同。淮南本經訓。橑檐榱題。高誘注。橑。椽橑也。大戴記保傅篇二十八。以象列星。注。橑。蓋弓也。一切經音義。橑。古文燎同。段先生云。橑當爲燎。庭燎。大燭也。爨。然也。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　張云。不字疑衍。丹沙之穴塞。則商賈不處者。言利原塞則求利者皆將他往也。　△富者靡之貧者爲之　張云。言富者能不恤其財。則貧者不憚其勞也。尹注非。　△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　丁

云。百當爲不。此涉上文百姓而誤。振與賑同。給也。張云。怠疑當作治。言此百姓之所以爲生。不待上之振而自以得食。蓋富以財。貧以力。相交易而各得其所也。尹注非。△爲之畜化　張云。此化字當亦讀爲貨。△用其臣者　王云。用其臣者。統下八句而言。尹以用字上屬爲句。非也。△父繫而伏之　王云。父字義不可通。當是又字之誤。又者。承上之詞。望案。宋本繫作擊。△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　丁云。時當爲利。尹注亦作利。春秋之利若春收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以及泰春泰秋斂穀之說皆是也。張云。時當作財。古同部。字形相近。消疑捐之叚字。說文云。捐。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撟捐。說詳叚注。△有雜禮我而后居之　王氏引之云。有讀爲又。亦承上之詞。禮我當爲禮義。脫其上半耳。俞云。有當爲肴之壞字。肴雜二字連文。輕重乙篇。有雜之以輕重。與此同誤。△強而可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振人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　俞云。國亡之郄。當依注作亡國之郄。與下文成國之法正相對成文。強而可使服事者。言下不順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辯以辯辭者。下辯字當讀爲變。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以招請者。請讀爲情。招如周語招人過之招。言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也。廉以振人者。振讀爲剽。說文曰。剽。砭刺也。言恃其廉而傷人也。荀子法行篇云。廉而不劌。注云。劌。傷也。是廉以不傷人爲貴也。堅強以乘六。六乃下字之誤。周語韋注曰。乘。陵也。言堅強以陵下也。廣其德以輕上者。言廣樹其德以分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流徙者。據尹注。位乃任字之誤。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流徙。言不能之人。任之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而字在使之下。乃傳寫誤倒耳。△故法而守常　王云。故法當作法故。與守常對文。法故而守常。與下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文亦相對。尹注非。△好緣而好駔　洪云。古者禮服皆有緣。玉藻云。緣廣寸半。謂衣邊飾也。晏子春秋諫篇云。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周禮典瑞。駔圭璋璧琮之渠眉。注。駔讀爲組。以組穿聯六玉。好緣好駔。皆謂衣服華飾。尹注非。丁云。緣。順也。駔猶麤也。下好當爲棄。尹所見本不誤。注文可證。△變其美者應其時　王云。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與上句化之美者應其名相對爲文。尹注云。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是其證。今本涉上下諸其字而誤。△承從天之指　望案。從字衍。蓋一本作承。一本作從。校者誤合之耳[illegible]文倚。△辱舉其死　丁云。辱與蓐古字通用。方言廣雅並云。蓐。厚也。金神曰蓐收。亦以厚收爲訓。左昭廿九年傳[illegible]蓐收。蓐文本作辱。△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　俞云。以下文諸之其字當在開字之下。閉[illegible]之誤。辱知下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子原文本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

言。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舉。皆舉此文而釋之。因傳寫脫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二字屬下綠地之利者爲句。不知綠地之利者亦是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其二字也。 △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 丁云。吉疑告字誤。太玄陰陽啟告注。告音化。 △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公事則道必行 丁云。辱舉其死。總上文而解其義。與其人同公事。則道必行。失字衍。言重舉死士。與同事功。則道必行也。 △奈其舉辱 俞云。奈其舉三字。即下文執其舉三字之誤而衍者。執字缺壞。止存左旁之幸。因誤爲奈矣。辱字當連下知神次者爲句。 △家小害以小勝大 張云。家疑當作冢。冢古蒙字。 △員其中辰其外 陳先生云。員與辰對文。辰有宸闢之義。說文。脣口端也。毛詩傳。漘水隒也。並與此辰字義近。作辰者。叚字耳。尹注失之。 △而復畏強長其虛 張云。七字作一句讀。畏強者示之以弱。因以長彼虛滿之氣也。此篇故多陰符家言。 △而物正以視其中情 張云。物知射禮物長如笴之物。射者所立處也。窺彼盈虛以爲進退。所謂陰謀者也。 △百姓誰敢敖 宋本無敢字。丁云。宋本是也。誰乃讙之誤。寫者脫去雚字上半耳。荀子彊國篇亦云。百姓讙敖。楊注。讙。喧譁也。敖。喧噪也。敖亦讀爲嗷。謂叫呼之聲嗷嗷然也。 △擇天下之所宥擇鬼之所當擇人天之所戴 王云。天下之所宥。當作天之所宥。天與人鬼對文。不當有下字。宥讀爲自天祐之之祐。（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尹注非。鬼之所當。當宜爲富字之誤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爲神所福。助富與宥戴爲均。（富古讀若背。宥去讀若異。並見唐韻正。）擇人天之所戴。天字涉上文天下而衍。當據尹注删。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 張云。短字疑亦當作強。齊下絕句。強與強而立齊。謂強臣相偪而並立。若魯三桓晉六卿。故下文言御之之術。尹注齊國連文。又以強爲寇賊。與下文不相應。安井衡云。據下文有爲之若何句。則此國下當脫爲字。 △滑儣則殘之 丁云。儣當作戚。上文通於侈靡而士可戚。然後可以與民戚。皆作戚。 △大有臣甚大 王云。上大字涉下大字而衍。尹注非。張云。上大字疑作夫。下大字與將反爲害均。又疑上大字不誤而衍有字。 △吾欲優患除害 丁云。患當作惠。表記。節以壹惠。注。惠猶舍也。優舍。即下文㢝根毋伐云云。 △㢝根之毋伐固事之毋入深纍之毋涸 丁云。㢝與覃通。淮南原道注。㢝讀葛覃之覃。毛詩傳。覃。延也。入當作乂。毋乂與毋伐同義。（爾雅。乂。治也。）乂與伐爲均。深當作淫。多皃也。（楚詞沈江注。）纍乃黨之譌。涸當爲錮之譌字。 △十言者不勝此一 丁云。十乃六字誤。指上文六句。 △故平以概無事而總以待有事 丁云。當讀兩事字絕句。水地篇云。量之不可使概。至概而止。又云。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無事之時。積之使概。平則概。故云。平以概無事也。 △積者立餘

日而侈　宋本朱本日作食。丁云。據尹注亦作食字。下文千歲毋出食。即承餘食言之。　△利靜而不化　望案。尹注無靜字。疑正文靜字衍。　△是以爲國紀　丁云。以字衍。　△成功然後可以得名　丁云。成功當作功成。與下事道對文。下文云。成而不信者殆。　△然後可以承致酢　宋本朱本酢皆作詐。朱本無承字。　△毋仕異國之人　王氏引之云。仕當爲任。字之誤也。上文疎貴戚者謀將泄。言不可疎其所親也。此言毋任異國之人。言不可親其所疎也。今本任作仕。則非其旨矣。　△若是者必從是罍亡乎　洪云。罍疑喪之譌。俗作喪。蘇浪反。宋云。說文。儡相敗也。從人畾聲。讀若雷。說文無畾字。而多用畾聲。畾即古靁字之省。音近故亦叚罍爲儡。管子之罍即靁字。猶言敗亡也。書仲虺古文作中靁。當亦是靁字之省。　△未勝其本亡流而下　丁云。未當爲末。亡當爲上。末勝其本。與上流而下對文成義。　△兵遠而畏何也　安井衡云。下文兵遠而不畏。答此問也。則此當脫不字。

△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　丁云。立即亡字之誤。下文亡國之起四字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而衍。　△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　張云。上之字疑己字誤。尹注云。好自勉。即釋此己字。己與人對言。　△供而後利之　丁云。供而後利。與下成而無害句例同。之字衍。　△賤寡而好大　俞云。法法篇曰。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尹注曰。大猶衆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衆。謂不問是非曲直但以衆寡爲斷也。尹此注非。　△衆而約實　張云。實乃寡字誤。與衆對。此下三句一例。尹注以實字下屬。非。　△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　王云。言當爲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害。言字或作言。二形相似。）謂所利在人之有禍。所害在人之無患也。（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利與害。有禍與無患。相對爲文。尹注非。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　王氏引之云。故讀爲古。（尹注曰。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是尹亦讀故作古。）可以行爲句。今也二字屬下讀。言古之時陳財之道如是。則可以行矣。今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是今不同於古也。　△長喪以毀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　丁云。尹注長喪句與今本不同。身疑其字誤。與上文對。　△巨瘞堷　丁云。堷疑埋字誤。　△所以文明也　丁云。文明上當脫一字。　△故有次浮也　丁云。次浮當作洸浮。下文云。洸浮示輕財也。是其證。　△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　宋本眺作朓。洪云。丘讀爲區。古者丘區同聲。老不通。老子所謂老死不相往來。眺即逃之借字。廣雅曰。逃。眺避也。義本此。尹注非。丁云。覩誅字之誤。不通都。禁民流散也。　△乘馬甸之衆制之　宋本甸作田。丁云。謂乘馬爲一甸之衆制之也。甸田古字通。尹注正如此讀。今本誤以制之二字屬下陵谿爲句。　△皆以能別

以爲食數　朱本無下以字。與尹注合。　△王者上事霸者生功　丁云。生乃上字誤。王者上事。霸者上功。二句對文。以上多不可讀。可正者此耳。　△分免而不爭　丁云。免疑地字誤。　△官禮之司昭穆之離先後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勸臣上義而不能與小利　梅氏士亨云。先後功器爲句。功當作工。臣工也。宗祝之類。器。祭器也。事當作祀。乃祭祀之治也。(望案。據注文似無事字。)戰事至下死句。言成功爲上。死事爲下也。本事至省利句。大小臣工莫不有事。原本其事以爲之祿。是食功也。省察其利。不以虛利冒功也。勸臣至小利句。言不以小利害大義也。如此方合上官禮之司爲下五官。丁云。當讀尊鬼而守故爲句。本篇云。法故而守常。故與古同。高功而下死。高當作尙。下文上義。上亦與尙同。本事食功而省勸臣。利字衍。朱本無利字。原本其事之有功者而食之。所以省試而激勸之。卽周官以功詔祿之意。　△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亾茲適　丁云。君當作羣。下當作不。方與上下文義融貫。惠氏禮說云。掌猶攝也。言臣行君事。惟祭則然。其它不攝也。苟非祭而亦攝焉。名爲上賢。適足以亾而已。姑存備考。俞云。掌疑黨字誤。祭禮有賓黨主黨。疑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　△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殺　丁云。敬祖疑當作敬宗。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朝乃明字誤。謂收聚宗族以明親疏之殺也。　△故不送公　王云。故當爲胡。尹注非。　△吾不欲與汝及若　望案。汝字當依上下文作女。　△自吾不爲污殺之事人　丁云。污殺事人。卽降身相從之意。檀弓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注。有隆有殺。進退如禮。　△布織不可得而衣　宋本織作職。古字通。　△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宋本無有字。　△能摩故道新道　宋本朱本摩作靡。古字通。張云。摩讀如揣摩之摩。謂揣摩於新故閒而用之。　△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　洪云。苴當爲莫。字之誤也。與下文莫盡如市文相對。言國中貧而邊鄙富。莫善趨於朝以爲市於國中。國中富而邊鄙貧。莫若盡趨於都鄙之市以益其貧。尹注非。丁云。宋本朱本鄙富上衍貪字。尹注云。言朝國貧而邊鄙富。是所據本無貪字。尹注苴美於朝市國句云。邊鄙之邑必苞苴財物好遺朝以市權利。是國字又涉下文國富而衍。以下文莫盡如市句例之。恐市字亦衍文。　△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修本事不得立　張云。此文疑有錯誤。當云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不得立。此卽上文所謂省諸本而游諸末也。　△惡得伐不服用　丁云。用乃國字誤。國與得均。尹注云。欲伐不服國必待賢能。今本尹注。服國二字譌作損用矣。　△百夫無長不可臨也　宋本無不字。今本衍。　△千乘有道不可修也　望案。修疑備字之誤。備與上國得爲均。　△夫尌在上

惡得伐不得　丁云。當作惡得不伐。與上惡得伐句相對。下得字涉上惡得而衍。　△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
陋　丁云。禮記王制注。今時喪葬築蓋嫁娶卜數文書。疏云。蓋謂舍宇。然則百蓋猶百室與。千聚疑當爲十聚。乘
馬篇。方六里曰暴。有社。五暴曰部。五部曰聚。一聚積二十五暴。當有二十五社。無社焉得不謂之陋。若作千聚。恐
無此大也。　△有一事之時也　宋本朱本有下無一字。　△緣故修法以正治道　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
篇。　△任之以事因其謀　元刻因上有而字。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　宋本朱本敗下有事字。丁云。事曰二
字乃費字之壞。尹注云。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是其證。　△行人不可有私　丁云。疑當作行人不可私。與上文候
人不可重句例相同。有字及下文不可私句皆衍。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　望案。實當從朱本作費。說見
七法篇。　△無使其內使其外　俞云。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小毋使其大一例。　△使其大　張
云。大當作外。此與下使其小分承上文言之。　△㨿能臨則㨿於臨　張云。㨿當爲據。史記貨殖傳。陳據其閒。讀
如緣。　△能宮則不守而不散　丁云。上文云交於上能。又云使能。能即賢能之能。宮乃官字誤。言賢能皆官。則
守而不散。（尹注守上無不字。）權修篇云。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前後不慈　丁云。慈讀爲訾。君臣上篇。吏
嗇夫盡有訾程事律。七臣七主篇。貧富之不訾。淮南原道。息耗減盈。通於不訾。吳云。當作不慾。慾古字作懋。與慈
字形近致誤。說文。慾。過也。左傳云。失所爲慾。　△重不可起輕　宋本起下無輕字。望案。此涉下文輕重而衍。
△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　丁云。亡同無。使字涉上衍。好德惡無常。言全賞必窮。不能久也。　△國雖弱令必敬
以哀　丁云。哀當是愛字之誤。　△加功於人而勿得　丁云。得與德同。正篇云。利民不德。　△使君親之察同
索屬故也　丁云。據尹注無察字。張云。察疑際之誤。下文曰。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正承此文言之。　△永鼎之
泪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　張云。鼎當作泉。隸書鼎字或作泉。與泉字形近而誤。永泉與下壤地對文。
△求珠貝者不令也　洪云。令當作舍。謂舍而去之。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兄遺利　朱
長春云。兄古況字。　△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　張云。六字句。謂動而化。故從新也。　△故至貞生至信至
言往至絞生至自有道　安井衡云。當以至貞生至信爲句。至信生至絞爲句。今本信誤言。生誤往。今訂正。　△
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　丁云。天地二字涉下文天地之極而衍。尹注亦無。　△能與化起而王用　安井
衡云。王當爲善。上下壞殘。特存其中。下文善用。乃述此句也。　△則不可以道山也　丁云。山乃止字誤。尹注云。
則不可以常道格之。格即止字之訓。小爾雅曰。格。止也。下有其富鐃取類於山也八字。乃淺人妄增。非注文所本

有。△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　望案。萬民二字當衍。△人死則易云　俞云。廣雅釋詁曰。云。有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即相親有也。襄二十九年傳。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猶言其誰親之也。此以易云雖合相對爲文。易云者。易親也。古者族葬。故有死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親也。故下曰則士云矣。亦言親之也。尹注以爲可言。非是。△然後移商人於國　安井衡云。古本人作入。△不擇君而使　張云。君疑羣字壞文。△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　丁云。則當爲取。尹注不誤。△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　孫云。廛當作廛。尹注非。丁云。依乃倍字誤。△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　丁云。而君臣相四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承上文上侈而下靡言之。尹讀大謬。△魚鼈之不食咡者　孫云。咡當作餌。△士之自治者不從聖人　張云。從疑待字誤。△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敀　王氏引之云。能亦而也。強能不服。言強而不服於上也。上文曰。強而可使服事。正與此相反。敀。治也。治人謂之敀。治於人亦謂之敀。智而不敀。言智而不受治於上也。法法篇曰。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敀之民。是也。古書多以能而互用。（詳見經傳釋詞。）且敀與服爲均。尹以能字絕句。不服二字屬下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然後運可請也　元刻無可字。可字衍文。丁云。請當爲謀字之誤。下文夫運謀者知運謀皆承此文言之。△以天事神以神事鬼　張云。疑當云以事天神。以事神鬼。△故國無罪　張云。罪疑罰字之誤。△智運謀而雜櫽刃焉　雜。一本作襍。△地陽時貸　丁云。當作陰陽時貸。貸與代通。下文云。其陽厚則陰塞。△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　丁云。尹注。時。冬時。又云。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疑今本其下脫時字。△將合可以禹　洪云。禹。古偶字。心術篇。其應物也若偶之。此言將合可以知物之有偶。尹注非。△分其多少以爲曲政　張云。曲疑典之誤。△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　宋本作時亡。△惟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　張云。不歲二字疑衍。△且夫天地精氣有五　宋本精氣作之氣。尹注同。△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　俞云。據尹注三者並列。進退上不當有之字。之字衍也。△周鄭之禮移矣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句。△則周律之廢矣　望案。當作則周之律廢矣。此誤倒耳。△鐵之重反旅金　丁云。旅疑於字誤。△則人君日退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　王云。亟字下屬爲句。亟與極同。（上文其亟而反。亦以亟爲極。）言世之亂也。婦人爲政。而人君日退。其亂之極。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尹以亟字上屬爲句。非是。△視之亦變　俞云。亦乃天字之誤。篆文作亣。與天字相似而誤。

視之天變。與下觀之風氣。爲句一律。　△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熺有時而煏有時而晌　俞云古之祭四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如此。卽上文所云視之天變觀之風氣也。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韓詩曰。星晴也。次句星字涉上句而衍。當作有時而熺。（下說同。）熺卽熹字。鄭注樂記曰。熹猶蒸也。晌當作昫。說文曰。昫日出溫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望案。據尹注。則正文鼠下無應字。華下無若字。當於實字名字絕句。然其義不可解。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當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若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司。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獘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獘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難極也。故曰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然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爲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蕩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潔其宮。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謂耳目也。去私毋言。謂無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徧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爲爲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若人者。必殊形異埶與物同理。故可以爲天下主。人之可殺。

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德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
作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
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
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
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緒授之由日。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蓋此解老
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
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
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此為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
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
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
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
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
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其則不
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誰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
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懷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
無所位迕。迕。逆也。無所位迕。故偏流萬物而不變。無與物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生知得

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稟道之精也。生由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間者。所舍。所以舍之異也。則有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以法察事。謂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從之而出。事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應物故。則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者。因舊故。思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囿域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形者以其形也。且言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有人所為。人得不應。故聖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則所務自成。守其名而命合之。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名以紀之也。立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

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己而隨物。故曰因。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爲生。謂有爲於營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能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慢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諳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己分。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識己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己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其精極。唯思之極。則鬼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

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令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爲裁而使已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爲末功。物不能操。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爲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無。虛也。無。所謂至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爲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棄本逐末。溺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肕強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遠通四極。則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爲物闇精。苟有知金之心。心之爲用闇明。故比心於金中。則徵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能節怒。故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

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歨。則忘其利安。有利事安處。蓋不足貴也。雖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故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察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當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善不成。時為事寶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日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爲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隨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毀其霜雪。夏不為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名正法備。則事無關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窒塞也。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

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禮而可。弱而驕者。則又甚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爲陽。陽主生。故爲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爲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謂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閑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爲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岪岪。岪岪。與起貌。謂能爲而不爲。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岪岪。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若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無所成名。則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矣。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爲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其天

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灑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得之則清也。知於肌膚。唯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爲方。韕乎其圜也。韕。復貌。謂遇圜則爲圜也。韕韕乎莫得其門。雖復圜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也。之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爲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遍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遍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藏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皆之敬惠。可以德義告諭也。故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故不可告諭也。所謂頑嚚者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常者若無適然。可若有適。觽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人莫知其由然。觽。獸周結必待觽而後解。所以解結也。觽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不能知其解。故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揚舉也。謂有所欲爲善乎。則人以我諠退無所舉。欲爲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爲物所信。則止矣。此言可以爲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愕愕守正者忘

天下。不憂也。故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筴。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功為棄也。能忘智。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
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靜而為之。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
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當日何知。雖謀之。當日何謀。此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
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
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知此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璧而
知請。四璧。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同邸於璧。故曰四璧。既能卯天。則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為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
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
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
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
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能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
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會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華
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不可任其仕也。故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
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危亡及己也。則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
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為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也。弃近而就遠。何以費力
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循六合之禮。
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弃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

知養生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從道而來也。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衍。動而爲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則形全性順。反歸中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知此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卷十三校正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嗜欲充益　王云。充益當爲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爲均。（道字合均讀若峙。下文上離其道。與事爲均。白心篇。天之道也。與殆已爲均。正篇。臣德咸道。與紀理止子爲均。恆象傳。久于其道也。與己始爲均。月令毋變天之道。與起始理紀爲均。凡周秦用均之文多如此讀。不可枚舉。）此以盈聲爲均。此篇中多用均之文。　△故曰上離其道。　望案。此故曰二字乃涉後文而衍。　△毋代馬走　後文毋上有君字。　陳先生云。羽字衍。使獘其翼。與使盡其力。皆四字爲句。力翼爲均。尹注云。盡力獘翼。其所見本無羽字。　△掃除不潔　宋本潔作絜。下潔其宮同。說文無潔字。作絜爲正。　△神乃留處　宋本乃作不。丁云。當從宋本。下文云。不絜則神不處。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　王云。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爾智乎而衍。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　俞云。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處。謂不得其處也。尹注所據本未衍。張云。處上奪脫其字。　△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　王云。上二句本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故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所加也。下解云。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藏也。故去知則奚求矣。（今本故下衍曰字。奚下衍率字。辯見後。）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

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字。且但言虛。而不言虛無。今據以訂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嘯賦注。左太沖詠史詩注。引此。竝作虛而無形。（案今本文選嘯賦及詠史詩注皆作虛無無形。蓋後人以誤本管子改之。唯遊天台山賦注未改。）念孫案下解云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謂之道明矣。今本虛而作虛無。亦後人所改。　△親謀之體　丁云。當作親疏有體。周禮天官序官注云。體猶分也。　△簡物小末一道　丁云。末疑大字之誤。六字作一句讀。　△殺僇禁誅謂之法　中立本僇作戮。

△直人之言　王云。直人當爲眞人。說見下解。　△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〳　丁云。又卽上文人字之譌衍。下解無。　△天日虛地日靜乃不伐　兪云。伐乃貸字之誤。貸字缺其下半作代。又誤爲伐耳。據下解云。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日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不伐乃不貸之誤明矣。月令。宿離不貸。注云。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爲過差。周易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忒與貸同。日月日不過。四時日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此文言不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貸字與上文色則爲均。　△開其門

張云。下解開作闕。疑闕字之誤。此言收視返聽也。　△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　王云。不言下脫之言二字。下解有。　△不與萬物異理　王云。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下解無。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〳　王云。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怵。則此不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文休止也爲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作怵是也。怵與訹通。說文曰。訹。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卽承上好利惡死而言。故下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非。　△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　王云。凡言故曰者。皆覆擧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鳥飛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衍。張云。王氏衍首故曰二字是也。下故曰君當絕句。此正解上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下文位者謂其所立。是解位字。尹注以君字屬下句。非。　△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　張云。此文語不可解。疑上能字當作人。誠乃試字誤。能字古讀若耐。與試爲均。　△言動之不可以觀也　丁云。案觀下疑脫其則二字。上文毋先物動以觀其則。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　兪云。此精當爲情。蓋世人唯以情爲主。故必去欲而後宣。宣而後靜。靜而後精。精而後獨立。若作所職者精。失其恉矣。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　王云。此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人皆欲知云云。覆擧上文也。其所知云云。乃釋上文之

詞。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上又脱其所知二字。遂致文不成義。　△修之此莫能虚矣　張云。能讀爲而。而知古通。　△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　王云。故下衍曰字。奚下不當有率字。此卽奚字之誤而衍者。去知則奚求。無識則奚設。相對爲文。則無率字明矣。尹注非。　△無慮則反覆虚矣　張云。覆當爲復。篇末云。復所於虚。　△無形則無所位迕　王氏引之云。位迕二字。義不相屬。位當爲低。（下同。）低迕卽抵啎也。（說文。啎。逆也。漢書司馬遷傳。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迕。相觸迕也。啎梧迕迕。並字異而義同。）凡物之所以抵啎者。以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抵啎。故下文云無所低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也。史記天官書。其前抵者戰勝。漢書天文志。抵作低。漢書食貨志。封君皆氐首仰給焉。晉灼曰。氐音抵距之抵。史記平準書作低。是抵低古字通。隸書低字作佉。（干祿字書曰。互氐上通下正。諸從氐者並準此。）形與位相似。因誤而爲位矣。　△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張云。職識古通假字。知字衍。　△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　丁云。其謂當作謂其。下文謂其所以舍。謂各處其宜。謂有理。皆謂字在上。以與已同。　△以無爲之謂道　望案。據尹注。則以字衍文。　△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　王氏引之云。之理二字。因注而衍。間者上又脱無字。無間者。謂其所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謂之無間者。謂德卽道之所舍。（上文曰。德者道之舍。）故無間也。尹所見本已脱無字。故以爲可閒。豈有上言無間而下又言可閒者乎。失之矣。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　各。一本作名。　△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　王氏引之云。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曰。禮出乎理。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爲二也。殆不可通。　△法者所以同出　俞云。出疑世字之誤。所以同世。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若作出字。則義不可通矣。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　王云。此釋上文眞人之言。不義不顧也。（上文眞人誤作直人。）莫人當爲眞人。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眞粘。朝鮮傳嘗略屬眞番。徐廣曰。眞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非。）上文作直人。此文作莫人。故知其皆眞人之誤也。言至也三字。語意未明。疑有脱誤。宜與義古字通。不宜卽上文之不義也。義者度也。（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婦義事也及國語比義下。）言事至而後應之。不先爲量度也。故曰。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尹不知莫爲眞之誤。又不知不宜卽上文之不義。遂讀莫人言爲句。不宜言爲句。而強爲之說矣。　△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俞云。上

顧字當爲取。取有爲義。故尹注云。非吾所爲。此與上文應也者二句相對成文。下文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正申此義言之。是其證。　△闢其門　孫云。闢當依上文作開。　△去好過也　丁云。好過當作好惡。好惡。謂私也。上文云。去私無言。又云。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韓子揚權篇。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　△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　王云。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　△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王氏引之云。務其下應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合蓋令之譌。）則所務自成。則正文作務其所以成明矣。此以名與成爲均。下文曰。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與名爲均。　△未於能　丁云。未乃本之誤。本。始也。　△故曰不怵乎好　丁云。不上當有君子二字。今誤脫在恬愉無爲句上。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　丁云。物字當連下爲句。尹注非。　△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　俞云。爲當讀爲僞。尹讀如字。非。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萬物畢得　元本畢作必。　△是故曰　元本無是字。　△無以物亂官　宋本無作毋。張云。此官字謂耳目口鼻之官。尹注非。　△此之謂內德　朱本德作得。內業篇同。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　王云。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不傷連讀。大謬。　△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　丁云。當以思之思之句。不得上又脫思之二字。內業篇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彼證此。可知其有脫字矣。　△執一之君子　望案。內業篇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此文當有脫字。　△至不至無　張云。上至字疑當作本。無字衍。　△歿世不亡　望案。亡當作忘。古字通。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安井衡云。不化不當重出。下不化疑當作不傷。與亡強方明爲均。　△金心在中不可匿　劉云。當依內業篇作全心在中。不可蔽匿。下文金心之形。當依內業篇作心氣之形。此作金字誤。尹曲爲之說。非也。俞云。內業篇文曰。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全字金字皆正字之誤。正心者。誠心也。正誠古通用。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　△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　王云。可知於顏色。本作知於顏色。知亦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知下當有於字。）高注曰。知猶發也。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曰。知猶見也。淮南脩務篇曰。奉爵酒不知於

色掔石之會。則白汙交流。趙懷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知。皆發見之謂也。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互文耳。今本知上有可字者。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加之也。又內業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顏色。劉曰。和乃知字誤。案劉說得之。知與見亦互文耳。今本作和者。亦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改之也。（齊懷齊王知於顏色。今本作和其顏色。亦後人所改。）　△害於戈兵　內業篇戈作我。△不言之言　內業篇下言字作聲。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　俞云。兩之字皆心字之誤。承上文正心之形三句而言。　△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　俞云。貨當作賞。與刑相對爲文。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守禮莫若敬　丁云。守禮莫若敬。下脫守敬莫若靜句。當據內業篇補。下文外敬內靜。卽承此二者言之。　△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王云。以爲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爲泉原。下文泉之不竭。卽承此句言之。劉以爲缺泉字是也。表裏遂通。通當爲達。達與竭爲均。（內業篇亦誤作通。）被服四固。當作被及四圄。據尹注但言被及。而不言被服。則正文本作被及明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故及誤爲服。（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及不稱也夫。今本及誤作服。）圄與固亦相似。又涉上文堅固而誤耳。圄卽圉字也。（說文。圉囹圄所以拘罪人。今經傳皆作囹圉。左氏春秋定四年。衛孔圉。公羊作孔圄。淮南人閒篇。使馬圉往說之。論衡逢遇篇圉作圄。）孫炎注爾雅曰。圉。國之四垂也。此言被及四圉。察於天地。內業篇言窮天地。被四海。其義一也。不言四海。而言四圄者。變文協均耳。一言解之。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與地爲均。尹注皆非。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　尹讀建當立爲句。有以靖爲宗爲句。注云。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王云。尹說甚謬。當當爲常。有當爲首。皆字之誤也。建常立首爲句。以靖爲宗爲句。首卽道字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寶久爲均。（凡九經中用均之文。道字皆讀若首。楚詞及老莊諸子並同。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刪之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首通。秦會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是其證也。寶字古讀若缶。故說文寶從缶聲。大雅崧高篇。以作爾寶。與舅保爲均。保亦讀若缶。管子侈靡篇。百姓無寶。與首

爲均。呂氏春秋侈樂篇。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與道咎爲均。韓子主道篇。靜退以爲寶。與道巧咎爲均。巧讀若譏。）建當立道者。建亦立也。立之而可行。謂之道。立之而可久。謂之常。其實一也。靜以守之。時以成之。正以準之。則常可建而道可立矣。故曰。建當立道。以靖爲宗。（靖與靜同。）以時爲寶。以政爲儀也。（政與正同。儀法也。言以正爲法也。尹以政爲政事之政。亦非。）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爲常。非吾儀。非吾常。非吾道。卽承此文建當立道以政爲儀而言。下文又云。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亦承此文而言。又正篇。當故不改曰法。當亦當爲常。（尹注同。）法一成而不改。故曰常故不改曰法。 △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 王云。隨當爲墮。字本作隓。方言曰。隓。壞也。呂氏春秋必己篇注曰。墮。廢也。不廢不墮。義正相承。今作不隨者。涉上文不墮不隨而譏。尹注非。 △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 丁云。明君二字衍。下文但言聖人。卽蒙此文言之。不當有明君二字。 △物至而名自治之 王氏引之云。名自二字因下文正名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謂事來而後理之也。尹注以衍名責實解之。則所見本已衍名自二字。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王云。案此皆以四字爲句。治下之字。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廢。自與身相似。又涉下文兩身字而誤爲身。又誤倒於名字之上耳。尹注曰。奇。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自廢。相對爲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是其證矣。倚與奇通。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 王云。其人之人涉上句人字而衍。尋尹注亦無人字。 △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 洪云。適。古敵字。敵與身對言之。上二句亦以人與身對。尹注非。 △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 丁云。兩義字當作者。與上文兩者字一例。信古伸字。

△則民反其身 望案。民當讀爲泯。詩桑柔傳曰。泯。滅也。反。及字之誤。泯及其身者。言滅亡之禍必及其身也。左氏昭十八年傳。里析曰。吾身泯焉。 △出者而不傷人入入者自傷也 宋本入者下有而字。俞云。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脫傷字。入卽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謂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也。注中有兩傷人字。知正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 △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 劉云。去乃云字誤。云善言爲善事反無名。卽下文能者無名也。注非。王云。郭璞注穆天子傳曰。顧。還也。下文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反無成。 △有中有中 王云。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讀爲又。（經傳通以有爲又。）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內業篇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義與此同。望案。據注當作不中有中。 △無成有貴其成也 王云。有貴其成。當作貴其有成。與下文貴其無成

相對。無成貴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貴其有成也。有成貴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卽上文所云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也。尹注皆非。　△巨之徙歲　丁云。巨當爲成。承上有成無成言之。　△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　王云。己與己當作以己。以與忘同。（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而忘歸。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唯寐亡之。並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忘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忘作亡。）言唯忘己之人能效天地之紀也。尹注云。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是其證。莊子天地篇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意與此同也。今本作己。無已者俗書。以字作乜。與己相似。下文又有己字。故以譌爲己。而己之間。又衍無字。（無字涉上文無成而衍。）遂致文不成義。俞云。己無己。猶云我喪我也。尹注云云。乃說其義如此。王謂當作忘己。似非。　△空然勿兩之　元本無勿字。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擔之　元本擔作搖。中立本下夫字誤作人。王云。擔當爲搯。搯古搖字也。（見七法篇擔字下。）隸書搯字或作擔。（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搯乎襄羊。）因譌而爲擔。淮南兵略篇。推其搯搯。擠其揭揭。揭亦搖字之譌。本書七法篇。搯竿而欲定其末。搯字又譌作擔。蓋世人多見搖。少見搯。故傳寫多差也。朱本徑改搯爲搖。則非其本字矣。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劉云。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或。上言天地尙有所以維繫之者。豈人而無治之者乎。故此問治之者之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莫不本之。注皆指爲風。殊不可解。　△纚乎天下滿　宋本纚作灑。丁云。滿字衍。上下文皆四字爲句。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　王氏引之云。當作集於肌膚。知於顏色。色與上文塞字爲均。（知訓見義見心術篇。）　△薄乎其圜也　丁云。薄本作薄。乃廓字之叚借。說文有郭無廓。度地篇云。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廣雅。廓。空也。華嚴經音義引通俗文。廓。寬也。釋名釋弓弩。牙外曰郭。爲牙之規廓也。卽所謂薄乎其圜也。太玄玄錯云。廓無方。則所謂薄薄乎莫得其門。　△能守貞乎　張云。貞當爲眞。眞與人爲均。　△上聖之人　王云。上聖之人。四字意屬上。不屬下。尹注非。　△物至而命之耳　劉云。耳。語辭。注以爲耳目之耳。屬下爲句。非。　△及至於至者敎存可也敎以可也　丁云。下至字當作正。上文云。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此承物至而命之句。故言至於正也。名至於正。敎亦可存可以。所謂聖人無事也。　△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　王氏引之云。其當爲於。正文及注神字皆當爲鬼。上文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是也。鬼與水爲均。後人改於爲其。改鬼爲神。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鬼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神亦謂

之鬼。定元年左傳。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或曰鬼神。或曰鬼。或曰神。其義一也。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后解　王氏引之云。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觿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觿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下文云。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正所謂不可解而后解也。事之無適而后適。亦猶是也。今本無適而誤作而無適。后誤作若。觿有解之有。又誤入上句內。遂致文不成義。尹注及句讀皆非。丁云。當作觿可解不解而后解。此句原本命不誤。惟可字移在不字下耳。說苑雜言篇。百人操觿。不可爲固結。蓋觿可結。故可解。若云觿有解。則不詞矣。　△爲善乎毋提提　孫云。毛詩葛屨傳曰。提提。安諦也。淮南說林訓。提提者射高。注云。提提。安也。爾雅釋訓作媞媞。言爲善者毋提提而安緩。尹注非。　△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　俞云。筴字義不可通。當讀爲愜。說文曰。愜。快也。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正與上文不以天下爲憂相對。　△知人曰濟　張云。濟疑當作齊。齊。疾也。卽徇通之義。齊與稽爲均。　△可爲天下周　俞云。周字無義。疑古文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　△內固之一可爲長久　丁云。一字衍。言固之於內可以長久也。尹注云。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亦無一字。張云。長久當爲久長。長與下王字爲均。　△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　丁云。精者明也。壁當作辟。辟。開也。通也。堯典闢四門。史記作辟。請者情之借字。　△臥名利者寫生危　馬氏瑞辰云。寫當訓憂。謂寢息於名利。必多危險。故憂生危。尹注非。（此說引見郝氏爾雅義疏。）　△猵域之國不可以仕任　王云。任卽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一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注云不可任其仕。則所見本已衍任字矣。　△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王云。交當爲友。亦字之誤也。（隸書交字或作交。與友相似。）仕子友爲均。（友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　△而莫之與能服也　安井衡云。古本無與字。　△君親六合以考內身　俞云。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與上文可互證。尹注以徧釋周。是其所見本未誤也。唯親字無義。尹亦無注。或視字之誤。　△無選無衍　丁云。衍與延同。文選西京賦。選延邪睨。薛綜注。選延。退旋也。　△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丁云。當作古之從同。今本誤倒。尹注云。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可證。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言水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則白。如此者。精也。及揮揚之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槩。注於器。滿則止。可加剩。如此者。正也。不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爲室。王以卑爲器也。而水以爲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爲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爲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爲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爲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齊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爲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據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謂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滑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爲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胎初凝。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

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

嵩入。疾垢也。故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冣。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黯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嘗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一。欲不污穢。故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等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輕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

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所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辟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

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害爲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爲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說長嬴爲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正陽爲宗。故以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時方疏潦。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爲德也。星者掌發爲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爲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爲鬱熱蒸。故爲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爲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用壯。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爲暑。得賞則熱。熱故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和則陰陽交。故爲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衽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

廬。田中之廬欲漏之。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
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陽適中。故爲辰。其時曰秋。秋。揫也。時物庶熟揫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
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爲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淒測。故以憂勉哀憐爲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爲之也。居不敢淫佚。秋順
氣而靜居。不敢爲淫逸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之。聚
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
我信則克。我旣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爲德也。辰掌收。收爲陰。收聚冬閉藏。故爲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
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
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嫉忌爲鬬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將藏五兵之刃也。故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四政
曰。補缺塞坼。師旅營農。當愼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坼也。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
北方太陰。故爲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
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爲德。越。散也。冬旣閉藏。時則入於陰嗇。故令散施爲德。雖復陰揫。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象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
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爲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罰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
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爲德也。月掌罰。罰爲寒。罰則殺物。故爲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
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雹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旱也。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
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鐵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
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

涸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爲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爲。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爲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月執之三政輔行己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務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爲夏至。陰生至六。爲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爲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爲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天道以九制。

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統萬物也。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修概水上。以待乎天墓。墓。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概自平。上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

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閈曰曋。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閈之。所以為精祥也。知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鐘。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鐘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間日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謂政理之緩急以作五聲也。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大音東方鐘名。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鐘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

也。泉之類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謂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祕。賜祕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芽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卵。蟲。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麇。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夭傷之。亡傷繈褓。繈褓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避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圈圈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戶。竈。中霤。行。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

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遮禁也。瀆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撊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數劗竹箭。言數劗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牘。牘。謂胎敗瀆也。孋婦不銷弃。孋。古孕字。銷弃。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至。則根本美。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凡此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牘。孋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卷十四校正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　王氏引之云。菀與根義不相屬。根菀當為根荄。下文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也。本原根荄宗室。皆謂根本也。隸書亥字或作犮。菀字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荄誤為菀。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　御覽地部二十三引作地之血氣筋脈之流者。無如字。中立本通流二字誤倒。　△故曰水具材也　水經河水注。作其具材也。而水最為大。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　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溺。御覽地部同宋本灑作洒。　△己獨赴下　文選海賦注引己作水。御覽引赴作趍。　△違非得失之質也　丁云。違當為韙。釋文引倉頡篇曰。韙。是也。質當為素。此三句承上準也者素也者淡也者言之。

△文理明著　中立本著誤者。　△反其常者　中立本反誤及。　△夫玉之所貴者　御覽所下有以字。　△鄰以理者知也　洪云。鄰讀如白石粼粼之粼。謂玉堅而有文理者。聘義作縝密以栗知也。鄭注。縝。緻也。荀子法行篇作縝栗而理。縝。粼聲相近。皆謂玉文。事類賦注九引粼作粼。尹注非。　△瑕適皆見精也　王云。精與情同。（逸周書官人篇。復微其言。以觀其精。精即情字。荀子修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汙。楊倞曰。精當爲情。）情之言誠也。不匿其瑕。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曰。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情字同。荀子法行篇作瑕適並見情也。聘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忠亦情也。尹注非。孫說同。　△茂華光澤　王氏引之云。茂字蓋因上文羽毛豐茂而誤。（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已誤。）茂華當作英華。說文曰。瑛。玉英華相帶如瑟弦。璪。玉英華羅列秩秩。

△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御覽珍寶部二事類賦注引摶作專。孫云。說文曰。其聲舒揚專以遠聞。專古數字。　△三月如咀　俞云。如當作而。與下文五月而成。十月而生。句法一例。三月而咀者。以其五藏已具也。御覽亦引作而。丁說同。　△發主脾　御覽人事部一引。主作生。下四主字同。　△五藏已具而後生肉　丁云。生肉之肉當作內。內上當有五字。五內。謂隔骨腦革肉。肉亦五內之一。不得專舉肉以包五內。御覽人事部引作五肉。肉字雖誤。而五字未經刪去。下文五肉已具。肉亦內字之誤。　△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　宋本隔作膈。五行大義三引作脾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肝生爪髮。御覽人事部引作脾生髓。肝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與今本管子異。　△五肉已具　王云。此承上文心生肉而言。則肉上不當有五字。蓋涉上文五藏已具而衍。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無五字。望案。五肉當從丁說作五內。御覽脫此字耳。　△肺發爲竅　宋本此下有心發爲舌一句。宋本同。惟肺發爲竅作肺發爲口。與宋本異。五行大義御覽引俱作肺發爲口。心發爲下竅。劉氏補注引文子。亦有心發爲舌句。與宋本合。　△目之所以視　元刻及中立本無以字。與下文一例。

△察於微微　俞云。微當爲眾。微當爲嗷。說文。眾。數也。嗷。小兒聲也。　△非特知於蠱蠱也　王云。蠱蠱當依朱本作蠱祖。（望案元本同。）蠱祖與微眇對文。凡書傳中蠱祖二字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戶反。蠱字亦作麤。祖字亦作粗。（俗作粗。）又作苴。說文。𧤴。角長貌。從角。爿聲。讀若麤𧤴。晏子春秋問篇曰。縵密不能蠱苴學者詘。淮南氾論篇曰。風氣者。陰陽蠱𧤴者也。春秋繁露俞序篇曰。始於蠱粗。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蠱𧤴。論衡量知篇曰。夫竹木蠱苴之物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尙蠱𧤴。並上倉胡反。下才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學者不能分別。故傳寫多誤。　△此乃其精也精蠱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王氏引之云。上也字及下精字皆

後人所加。此乃其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十五字當作一句讀。謂生人與玉乃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下文曰。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是也。尹誤讀此乃其精爲句。注云。九竅五慮。是身之精。又誤讀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爲句。注云。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遂使一句之中文義上下隔絕。後人不知其誤。又增也字於此乃其精之下。增精字於麤濁蹇之上。而文義愈隔絕矣。朱本無上也字及下精字。仍是管子原文。可合而讀之。以正尹注之誤。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　王云。蓍龜本作神龜。下文神龜與龍是其證。此言龜與龍能存而能亡。無取於蓍也。今作蓍龜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尹注亦無蓍字。　△欲大則藏於天下　御覽鱗介部一。事類賦注二十八引作欲大則函天地。隱先生云。疑古本作函於天地。　△欲上則凌於雲氣　望塞。尹注曰。倚。上也。是正文上當作倚。中立本作倚。　△欲下則入於深泉　御覽及事類賦注引作欲沈則伏泉。　△生蟡與慶忌　俞云。生字衍。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世見者。蟡與慶忌。正無生字。　△載黃蓋　宋本載作戴。　△乘小馬　御覽地部三十七引作乘水鳥。　△涸川之精者生於蟡　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涸水之精名蟡。法苑珠林六道篇。御覽妖異部二引此。川下並有水字。法苑珠林蟡作蚳。王云於字衍文。上文生蟡與慶忌。生下無於字。據下文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有水字者是。（上文尹注亦云。涸川水有時而絕。）俞云。上文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此則當有生字。若涸川水之精者卽是蟡矣。何得更言生乎。疑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蟡。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誤水爲精耳。　△其形若蛇　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御覽引此。形並作狀。王云。據上文云慶忌者其狀如人。則作狀者是。　△可以取魚鼈　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引此。可以並作可使。王云。據上文云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則作可使者是。（御覽作可以。則所見本已誤。）　△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　王云。能存而亡。當依朱本及上文作能存而能亡。或不見。亦當依上文作或世不見。蓍龜當爲神龜。辨見上。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　丁云。具下當有材字。上文云。水具材也。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　王云。道當爲遒。字之誤也。（隸書酋字或作首。與首相似。故遒字譌而爲道。荀子議兵篇。鰌之以刑罰。漢書刑法志遒作道。卽鰌字之譌。）遒。急也。字本作逎。說文曰。逎。迫也。廣雅曰。逎。急也。楚詞招魂曰。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是遒爲急也。遒躁二字連讀。猶言急躁耳。下文之淖弱而淸輕語。並與此相對爲文。尹不知道爲遒之譌。而以水道二字連讀。失之矣。　△楚之水淖弱而淸故其民輕果而賊　丁云。果訓果敢。與淖弱義相反。果疑票之誤。說文曰。熛。火飛也。僄。輕也。輕

僄本楚人語。方言曰。僄。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僄。或謂之僄。意林引賊上有好字。弱作㷉。△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　意林引垢作妬。丁云。當作愚疾而好妒。疾。惡也。左傳曰。山藪藏疾。△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　意林引泔作洎。俞云。說文曰。潘。淅米汁也。周謂潘曰泔。尹注謂即甘字。非。冣字。說文曰。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冣與最本二字。尹注訓絕。是誤以冣爲最也。（望案。宋本冣正作最。尹注固未嘗誤以冣爲最。特以文義言之。冣字爲長。）泔冣而稽。淤滯而雜。言泔汁會聚而稽留。淤泥沈滯而相雜也。△齊晉之水王云。此齊字涉上文而衍。尹曲爲之說。非也。意林引無齊字。△枯旱而運　俞云。運。渾之借字。△故其民諂諛葆詐　朱本諛下有而字。此本脫。△故其民閑易而好正　意林引閑作簡。元刻同。△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心無邪　王云。一則欲不污。本作民心正則欲不汚。與下句對文。民心正。民心易。皆承上文言之。今本正誤作一。（涉上文水一而誤。）又脫民心二字。尹注非。

四時第四十、短語十四

△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　丁云。視字衍。視順形近而譌。一作視。一作順。校書者旁注視字。遂入正文耳。尹讀視字句。非。時與來爲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　望案。路與露同。說見五輔篇。△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愼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兩王字皆當作主。王氏引之云。天曰信明。地曰信聖。當作天曰明。地曰聖。其主信明聖。（主與臣相對爲文。各本作王。非。）當作其主明聖。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當作何以知其主之明聖也。信明聖者。當作明聖者。信字皆衍文也。（蓋因兩言聽信而衍。）尹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明聖二句云。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主下無信字明甚。（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注云。信明者天福也。當作明聖者天福也。蓋正文旣衍信字。後人又據之以改注文耳。）皆受天禍。當作皆受天殃。殃與賞爲均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亦以賞殃爲均。）尹注云。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則正文本作天殃明甚。後人改殃爲禍。遂失其均矣。丁云。愼使能而善聽信之之字衍。愼使能者。善聽信者。能與信皆指臣下言。惛而忘也者上有闕文。以意補之。當云聽不信爲忘。元本惛而上有爲忘二字。忘與芒同。芒訓昧。與惛同義。俞說同。　△是故上

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　丁云。民事之事。因上文而衍。爾雅曰。接。捷也。詩丞民傳曰。捷捷。言樂事也。
△則爲人下者直　俞曰。直當爲德。古字作悳。誤去心耳。言爲下者自以爲德也。尹注非。　△其德喜嬴而發
出節時其事號令　王云。時字絕句。發出節時。謂以時節發出萬物也。其事號令則爲句。乃總領下文之詞。春夏
秋冬皆有之。尹以節字絕句。時字下屬爲句。大謬。　△修除神位謹禱弊梗　王氏引之云。弊與幣同。（幣古通
作獘。說見史記貨殖傳。）梗。禱祭也。幣梗者。梗用幣也。周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曰。梗。禦
未至也。淮南時則篇曰。脩除祠位。幣禱鬼神。文義正與此同。尹以弊與梗爲弊敗梗塞。非是。洪說同。　△星者掌發
爲風　朱本重發字。望案。下文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辰掌收。收爲陰。月掌罰。罰爲寒。當與之一例。脩著
字。補發字。丁說同。　△春行冬政則雕　宋本雕作彫。案彫雕皆凋借字。　△行夏政則欲　宋云。欲是歆字。
△修封疆　藝文類聚二引作治封疆。御覽天部十引作治封疆。　△毋塞華絕芋　洪云。藝文類聚二。御覽
天部十。事類賦注三引。俱作無絕華萼。（俗作蕚。）塞是衍字。華絕二字誤乙。芋即萼字之譌。尹注非。王云。塞華
絕萼。類書引作絕華萼。所見本異耳。說文。𢹂。拔取也。引離騷朝𢹂阰之木蘭。今本作搴。爾雅。芼。搴也。樊光曰。搴。猶
拔也。釋文。搴。九輦反。漢書季布傳。贊身履軍搴旗者數矣。李奇注與樊光同。莊子至樂篇。攓蓬而指之。司馬彪曰。
攓。拔也。攓搴塞皆𢹂之或字。尹訓塞爲拔。是也。但未知芋爲萼之譌耳。又禁藏篇。毋夭英。毋拊竿。尹注曰。竿。竽之
初生也。案拊當爲折。（俗書折字或作扸。因譌而爲拊。）竿亦當爲萼。（隸書從艸從竹之字多相亂。故萼又譌
爲竿。）小雅常棣箋曰。承華者曰萼。夭英卽塞華。（塞與搴同。廣雅。搴。夭。拔也。）折萼卽絕萼也。尹注非。　△五
政苟時　孫云。御覽十。事類賦三引。作五政徇時。是也。左傳文十一年注云。徇。順也。謂順其時序。白帖二引作順
時。　△其德施舍修樂　丁云。施與弛同。八觀篇云。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舍猶弛舍也。　△以動陽氣　王云。
動當爲助。字之誤也。據尹注云。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則本作助明矣。　△九暑乃至時雨乃降　王氏
引之云。九當爲大。字之誤也。大暑乃至。與下大寒乃至對文。大暑乃至。時雨乃降。猶月令言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耳。尹注非。　△中央曰土　張云。此節當在夏末夏雨乃至下。不當雜出於中閒。蓋錯簡。　△以風雨節土益力
丁云。以字衍。　△中正無私　丁云。中正上脫其事二字。四時皆言其德其事。是其證。　△大寒乃極國家乃
昌四方乃服　丁云。大寒乃極十二字。北方一節文。誤衍在此。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　劉云。發疑伐字
誤。望案。發伐古同聲通用。此十字作一句讀。　△開久墳　丁云。墳乃壙字誤。卽壙字之借。周官卝人。掌金玉錫

石之地。久擴。謂地久未發者。開之以假貸。與發故屋辟故廬同義。尹注大謬。 △除急漏田廬 俞云。除急二字
衍文。尹注曰。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急之義。是尹所據本無此二字。 △求有德賜布
施於民者而賞之 丁云。此十二字一句讀。德賜猶德惠也。 △夏雨乃至也 丁云。也字衍。上文云。春雨乃來。
△居不敢淫佚 宋本居下有而字。 △順旅聚收 洪云。順讀爲愼。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曰。愼旅農趣
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賞彼羣幹聚彼羣材 丁云。賞疑當字。謂兩句一義。承上量民資以畜聚言之。尹注非。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俞云。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又云。所求必得。所惡必伏。知此文誤也。 △我
信則克 吳云。我。義之壞字。 △罰譁聽 宋本聽作認。俞云。據尹注。則正文當作譁忌。譁者。畢之叚字。說文
卒部。畢。司視也。从横目从卒。令吏將目捕罪人也。則畢有捕治之義。望案。忌。惎之叚字。說文。惎。毒也。一曰。教也。此
惎當訓教。民私自教譁。故捕治之也。 △周門閭 孫云。周當爲固。字之誤也。初學記三。御覽時序部九。事類賦
注五。俱引作謹門閭。謹與固義相近。 △其德滋潤溫怒周密 王氏引之云。溫讀爲慍。慍亦怒也。尹注非。安井
衡云。古本怒作恕。 △是故冬三月 宋本自此至所惡必伏。在暴虐積則亾下。而以道生天地接此文。劉云。宋
本誤。 △捕姦遁 宋本作攝姦遁。 △作教而寄武 宋本武下有焉字。與上下文一例。 △鳳與日爭明
望案。明訓爲彊。左氏哀十五年傳云。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 △則失生之國惡之 望案。文選陸士衡
樂府君子有所思行。注引漢書韋昭注曰。生。業也。失生猶言失業。 △德生正 王云。正與政同。尹注非。 △以
爲必長 安井衡云。古本作久長。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治者四也 陳先生云。此與下共六句。皆數目在下。與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不一例。恐經寫者致誤。
△是故人有六多 望案。六多疑六府之誤。下文云。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 △六多所以街天地
也 陳先生云。街字義不可通。街當爲衡。惠氏周易述曰。衡。横也。俞云。當作衛。說文云。衛。通街也。字亦作𧗸。見玉
篇。 △以開乎萬物 丁云。乎字衍。以開萬物與下文以總一統對文。 △修概水上 中立本上作土。王云。上
當爲土。概。平也。謂修平水土也。尹注非。 △董反五藏以視不親 丁云。董當爲謹。親與上文天字爲均。 △治
祀之下以觀其位 丁云。治讀爲祠。羊公祠兵。左氏作治兵。 △貨曋神廬合於精氣 丁云。古貨化同聲。貨讀

爲化。暉當作覃。覃猶被也。神靈承上地位言之。在地爲化。（虞氏易注。）化土陰氣。合於天之陽氣。乾精屬陽也。

△萬物有極　丁云。當作萬物已極。與人情已得對文。此涉下文有德而誤。　△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黃帝澤參治之至也　宋本神龜下有術字。陳先生云。此文及注。錯誤不可讀。筮當爲筴。靈當爲筮。神龜與神筴對文。不筮與不卜對文。術字當在下句內。而下句黃帝二字又涉下文昔者黃帝而誤入於此也。術字當在澤字上。術。推演之也。澤讀爲釋。段字也。釋猶舍也。凡每卜筮。必會人參立而占之。不筮不卜。故推演舍參。言不用設立占人以推衍也。小雅杕杜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洪範曰。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皆其義也。卜筮所以決疑明豫。不建立卜筮。而能通天地之道。故曰治之至也。心術下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白心篇。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　△得奢龍而辯於東方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御覽皇王部四引。奢龍並作蒼龍。奢字誤。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北堂書鈔。御覽引。並作天下治神明之至也。　△故使爲土師　朱本土師作工師。俞云。作工是也。此官在唐虞爲共工。在周官爲司空。司空即司工。空者。工之段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此文工師作土師。蓋以形近而誤。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　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作立五聲以正五鍾。（陳禹謨本刪立字。）孫云。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王云。今本無立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刪之也。作立者。始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廣雅同。）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爲文。謂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謂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作與既相對爲文。謂雲土夢始乂也。（史記夏本紀以爲字代作字。失之。辯見經義述聞。）此言作立五聲。亦謂始立五聲也。後人不知作之訓爲始。而誤以爲造作之作。則作立二字義不可通。故刪去立字耳。據尹注云。謂政治之緩急作五聲也。但言作而不言立。則所見本已刪去立字。獨賴有北堂書鈔所引及下文作立五行之語。可以考見原文。而御覽樂部十三所引。並刪去下文立字。總由不知作之訓爲始。故紛紛妄刪耳。　△令其五鍾　丁云。令與命通。命。名也。

△三日黃鍾灑光　宋本朱本灑作洒。　△四日景鍾昧其明　御覽樂部十三引明作鳴。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　俞云。睹疑當爲都。都。凡也。望謂疑當爲諸。諸。於也。　△命左右士師內御　王云。士師當爲土師。見上文。

△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　王氏引之云。此當以賦祕爲句。賞賜於四境之內爲句。賦。布也。（大雅烝民篇毛傳。）布散其所祕藏之物也。下文曰。發臧（古藏字。）任君賜賞。賦祕猶言發臧也。賜賞於四境之內。猶言任君

賜賞也。尹注非。 △順山林 安井衡云。古本順作愼。 △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 中立本水作冰。王云。水當爲冰。區萌卽句芒。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注非。 △贖蟄蟲卵菱 丁云。贖字衍。菱乃養字之誤。卵。生也。養。亦生也。養與萌爲均。說文。養。古文作羧。寫者移羊旁置於攴上。羧變爲菱。與菱字相似而誤。望案。宋本卵作卯。蓋非。 △毋傷疏 丁云。膢千里云。疏卽麛字。爾雅。鹿跡爲麛。 △七傷繈褓 宋本褓作葆。 △七十二日而畢 尹注曰。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劉云。上文甲子木行御。下文丙子火行御。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二爲十日。適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尹注非。 △發臧任君賜賞 丁云。當讀發臧任君賜賞。以發地氣。四時篇曰。量功賞賢。以助陽氣。又曰。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句法一例。皆取順時宣化之義。君子修遊馳以發地氣出皮幣 一句讀。馳乃駟之誤。駟。四馬一車也。遊駟。猶中匡篇之遊車。小匡篇曰。又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使出周遊於四方。山國軌篇曰。上且修遊人出若干幣。遊人卽遊士也。彼指人言。此就車駕言。文義相合。 △不誅不貞 丁云。貞當爲責。白虎通。誅猶責也。司救誅讓注。誅。責也。尹注本作責正也。故其下言無所責正。今正文及注皆譌。 △農事爲敬 王云。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爲急也。又下文云。天子敬行急政。旱札。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爾於水之亟。亟數也。言天子數行急政。則有旱札之災也。集韻亟或作𢼄。因譌而爲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爯其說(爯與稱同)。今本亟爯譌爲敬再。是其證也。 △然則天爲粵宛 洪云。粵。古越字。左氏昭四年傳。風不越而殺。杜注云。越。散也。淮南俶眞訓。精神已越於外。主術訓。精神勞則越。高誘皆訓越爲散。宛古通作菀。菀皆謂鬱結。言天散其鬱結之氣。艸木得以養長。五穀得以蕃實。秀。大也。尹注非。 △祈組甲厲兵 北堂書鈔五十一引。作合組甲。厲士衆。藝文類聚四十七。御覽封建部八。又兵部十八引。作全組甲。全卽合字之誤。 △合什爲伍 丁云。爲字衍。幼官篇曰。修鄉閭之什伍。禁藏篇曰。稽之以什。司之以伍。 △謹然告民有事 望案。謹然無義。謹乃讃之字誤。說文讃下引司馬法曰。師多則人讃。讃。止也。字亦作譊。廣雅釋詁曰。譊。怒也。 △地競環 宋本環作擐。洪云。擐讀爲營。謂可營盡其地利。尹注非。 △五穀鄰熟 望案。釋名釋州國曰。鄰。連也。五穀鄰熟。猶言連熟。卽所謂屢豐也。

△歲農豐 丁云。農字疑卽豐之誤衍。 △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 宋本無下御字。王云。下御字衍。據尹注云。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則其氣上無御字。 △則發攔瀆盜賊 俞云。發字涉上文而

衍。據尹注無。△然則羽卵者不段 洪云。段讀作殰。說文。殰。卵不孚也。淮南原道訓。獸胎不殰。鳥卵不𪊕。高誘注。胎不成獸曰殰。卵不成鳥曰𪊕。段卽殰字之省。 △毘婦不銷弃 丁云。玉篇。毘。或孕字。太玄闘首曰。𡣣其膏。人一月而膏。𡣣與毘同。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注曰。含實曰繩。釋文。繩音孕。繩亦當爲毘字之誤。說見惠氏九經古義。 △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 俞云。殺當爲發。聲之誤。君危自爲句。不發又自爲句。此文復擧上文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云云而言。所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與上文賦秘賜賞。及禁民斬木相應。所云不發。與上文發故粟相應。蓋當發故粟而不發。故其災禍如此也。不發正與不賦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殺。尹遂以君危不殺四字爲句。而注亦曲說矣。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必爲水所澹而滅亡也。 此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吉也。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難。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 分其師衆。人旣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旣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減其師衆矣。又況迷惑甚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 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 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 動信者比於距。我旣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 動詘者比於避。我旣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 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 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旣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 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 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怕。不見徵應。無從巳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 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爲客矣。 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爲始。 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旣已從。但當修天之意。天地人先

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從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嬴縮為寶。嬴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嬴嬴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專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隱顯必因天地之形。聖人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瀆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瀆。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與為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如此者。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凡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則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而漸。則可也。順時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

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會。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會。則文道行也。故能成

偃側。偕倫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

其德義。大武三會。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正第四十三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驚。此者所謂刑也。如正之所以勝姦。正之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之。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貳。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察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曰政。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能令眾宜。道之謂也。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故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

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

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短語十七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惠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說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無所慮圖也。故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憃妄憃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罏。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

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改法以主於人。言能覽宜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恆也。法當變則變。故不恆。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聞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離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間亂舊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僞託於謹。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爲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比正法爲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皆以君不守法故也。此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

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曜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字。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爲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

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於君也。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教妄為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埶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埶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

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爲二門也。是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則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以毀譽爲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爲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爲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爲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與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僞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

下爲。謂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爲。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人力疲也。故財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人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

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

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税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償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閒。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蓄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寓寄爲生。不能長久。 此由不利農少

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卷十五校正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　王氏引之云。之道二字因注而衍。人既迷芒。必其將亡。（言其將亡可必也。）皆以四字爲句。且芒與亡爲均也。若增之道二字。則亂其文義。而又失其均矣。　△動靜者比於死　俞云。此與下四動字疑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重字同義。　△先爲之政　丁云。政與征同。越語曰。蚤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與此文大同。　△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　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天地刑之　孫云。依下文刑當作形。注云。天地又見其意有從順之形。字亦作形。　△動作不貳　王云。貳當爲貣。貣音他得反。不貣。不差也。說文。忒。失常也。字或作忒。曹風鳲鳩篇。其儀不忒。是也。又作貸。月令。宿離不貸。是也。又作貣。豫彖傳。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貣。洪範衍忒。史記宋世家作貣。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貣。是也。貣與下文極極德極力代爲均。（代讀如特。）貳則非均矣。（貣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弍聲。於古音屬脂部。）又輕重乙篇。諧則澄。（澄當爲證。說見輕重乙。）證則常。常則高下不貳。貳亦當爲貣。貣。差也。言衡數有常。則高下不差也。貳與貣字相近。故貣譌作貳。大射儀注引周語平民無忒。今本忒作貳。（月令注引此亦作貳。案正義引周語注云。平民使不貸。貸卽貣字。則鄭注本作貣明矣。且此注與大射儀注所引不當有異也。韋注云。成民之志。使無疑貳。則所見本已作貳矣。月令正義引舊注平民使不貸。蓋賈注也。）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卽貣字之譌。釋文音二。非也。（家語五帝德篇。其言不忒。大戴禮忒作貳。大戴禮三本篇。貸之則喪。荀子禮論篇貸作貳。皆是貣字之譌。）貣雖譌作貳。而貣貸等字不可讀爲貳。乃月令之宿離不貸。毋或差貸。毋有差貸。（三貸字呂氏春秋竝作忒。）釋文皆音二。則幷貸字亦讀爲二。其失甚矣。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　王氏引之云。順字因注逆取順守而誤。順當爲則。既成其功。則守其從。與上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文義正同。注內則以順理守之。正釋則守其從四字也。從卽是順。若如今本作順守其從。則是順守其順。不復成文義矣。　△人不能代　朱本代作伐。張云。疑作伐是也。據尹注是亦作伐。而今本俱誤作代。　△

脩陰陽之從　望案。脩亦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嬴嬴縮縮因而爲當　丁云。當乃常字誤。越語曰。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此常字與上文常字爲均。尹注失之。　△天地之形　王云。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爲均。尹注非。　△中靜不留　丁云。靜疑情字之借。中情不留。與上文素質不留同意。　▽形於女色　俞云。女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　△以待天下之濆作也。宋本朱本之下有大字。　△大周之先可以奮信　丁云。尹注云奮信。振起貌。案尹見本疑作奮訊。廣雅。奮訊也。與迅同。　△一偃一側　中立本上一字誤入注文。　△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德　朱本貴作責。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刑以與之毋失民命　吳云。刑以二字。涉上而衍。丁云。與之下當有脫文。與下令之遏之養之明之句例相同。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　劉云。明之毋徑。當作毋使民徑。王云。劉說是也。毋使民徑。與下毋使民幸。文同一例。今本毋上衍明之二字。（涉上文道以明之而衍。）毋下又脫使民二字。尹注非。又案。終當爲絕字之誤也。（尹注同。）廣雅曰。徑。邪也。民有欲則入於邪。故曰。絕其欲。毋使民徑。下文亦云。遏之以絕其志意。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致刑其民庸心以蔽　俞云。致刑與下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爲句。其民庸下讀。蔽與聽靜爭不協均。蔽蓋敬字之誤。爾雅釋詁曰。庸。勞也。言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而敬也。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　劉云。此下缺致法其民二句。　△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俞云。付。附之借字。言民親附而不爭也。尹注非。　△出令時當日政　丁云。時當宜作當時。與上文句例同。　△當故不改曰法　望案。當讀爲常。說見心術下篇。　△正衡一靜　俞云。據注文。則當作正衡靜一。今本誤倒。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　丁云。案政字與下服字皆衍文。能服信。承上能服信乎句。能日新。承上能日新乎句。服信猶信服。上文云服信以聽是也。尹注云能行信正。非。能日新句指德言。此涉上文服信而衍服字。義不可通。尹注云能行日新。亦非。蓋由淺人見下文皆四字爲句。途欲整齊句例。強加一字。以足成之。殊不知於理難通也。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九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部一引。俱無縣鄉二字。　△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　御覽引此文。也字在得之下。張云。尹注。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案九變皆就民情論。無所往而得之。謂不能望之他處。上句也字當如御覽移得之下。句法方與上下一例。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洪云。賞明上衍不然則三字。通典御覽俱無此三字。必無此三字方合九變之數。墨子備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文義與此同。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不思不慮不憂不圖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八字。　△不動力　望案。動疑勤字誤。　△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張云。孟疑猛之借字。遇如遇主于巷之遇。猶言詭遇也。尹注非。　△猶埴之在埏也　宋本作猶埴已埏也。　△猶金之在鑪　宋本鑪作罏。　△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作善明法察令而已。之字衍文。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丁云。案上下文四言不祥。此亦當言不祥。祥上脫不字。當補。國更立法。即上文所謂法不一也。尹注非。　△百官服事者　宋本服作伏。、△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俞云。尹注法徹則當變。故不恒。其說雖若有理。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通。疑恒爲愼字之誤。法者不可恒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愼也。故其下即云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乃申明不可不愼之意。禁藏篇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主愼之。正與此文同義。自愼誤爲恒。而又脫不字。遂失其義矣。下文明王之所恒者二。當作明王之所愼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恒也。當作此二者主之所愼也。愼字右畔之眞。隸書作真。闕壞而爲亘。故愼誤爲恒矣。　△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　丁云。發乃法字誤。俗音亂之。下文云君臣上下貴賤皆法。是其證。　△古之法也　吳云。此句當連下讀。　△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　王云。閒識當爲聞識。下文聞識博學之人即其證。尹注非。　△皆囊於法　張云。囊疑蘘之誤。維詁釋文引馬注云。蘘。施也。　△然故謹杵習士　俞云。謹杵疑當作謹尌。乃疊均字。後漢書馮衍傳。意尌惟而不憺兮。章懷太子注。尌惟猶遲疑也。此作謹尌者。謹與惟同。尌之誤爲杵。以古書尌或作封。（見玉篇士部。）又或作㪷。（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皆與杵相似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俗。習也。習俗雙聲。謹尌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遲疑者也。此指愚不肖者而言。下云聞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句

人皆能出私議以亂國法者也。　△翦相不得翦其私　俞云。上文曰。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其私。義不可通。此翦字當爲劑聲之誤。爾雅釋言。翦。齊也。郭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是劑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公財而誤耳。　△羣臣修通輻湊　張云。修通疑循道之誤。　△百姓輯睦聽令　丁云。當讀百姓輯睦句。聽令連下道法句。道。順也。從也。　△此謂爲大治　望案。爲字衍。　△損其正心　宋本損作捐。損字誤。丁云。心乃艸書正字之誤。據尹注當作政正。　△故聖君失度量　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治道部五引失俱作設。王云。設與失。聲之誤也。置儀設法。上文凡兩見。　△然故令往而民從之。　御覽引作然後。　△令出而後反之　朱本後作復。王云。復反與還廢相對爲文。後字誤。　△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　望案。五能字皆當讀爲而。古字通用。　△此失君之所慎也　俞云。失君當作人君。此涉上文失君則不然句而誤。　△不適其意　宋本朱本不下有能字。元刻有能字。脫適字。　△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　望案。來當爲求。說見小稱篇。　△所謂賤而事之也　望案。所謂上脫此字。宋本朱本有。　△治世則不然　丁云。治世疑當作治君。對下亂君言。猶上文以失君對聖君也。　△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　宋本無下者字。張云。兩人字者字疑當各衍其一。蓋是一本作人。一本作者。校者不察而並存之。　△皆虛其匈以聽於上　宋本於作其。

△違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　丁云。行下之字衍。行有傷敗。與行有功利對文。此涉上文故違主令而行之而衍。而當爲因。因罰之與因賞之對文。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　丁云。計字衍。非親也與非惠也句同義同。（爾雅。惠。愛也。）後解云。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則本文無計字明甚。　△以勢勝也　宋元本勢字正文及注皆作執。劉云。執當作埶。後解作勢。同。　△百官識　劉云。當依解作百官論職。乃字有缺誤。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王云。令求不出。求當爲本。下情求不上通。衍求字。並見後解。尹注非。丁云。後解本字朱本無。趙本有本字。疑卽令字之誤而衍者。此文求字又本字之譌。後解云。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亦無本字。　△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　丁云。依上文序次。當作滅擁塞侵。後解作滅塞侵擁。皆寫者倒亂。

△有尋文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意林尋文作尋尺。長短作短長也三字。　△今主釋法　丁云。今疑令字誤。後解無。　△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丁云。能字依文義當作黨。能謂有道藝者。何必待譽而進。後解云。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是本文之作黨明甚。且比周二字正釋黨字。下文以黨舉官。卽承上以譽進黨言之。今後解亦誤作以譽進能矣。　△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私交以進其譽　王云。尹讀比周以相爲匿是爲句。注云。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說甚謬。此當讀比周以相爲匿爲句。匿與慝同。比周以相爲慝。猶言朋比爲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私交。韓子有度篇私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外私字相近。故外誤作私。尹注云爲交友致私。非也。劉以私爲私之誤。亦非也。　△所起者非功也　丁云。也字衍。後解無。　△十至私人之門宋本朱本至下有於字。後解亦有。　△不一圖國　朱本國上有其字。後解亦有。　△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後解國下有也字。　△故官失其能　後解能作職。　△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失也　王云。能下本無匿字。後解作能不可蔽。敗不可飾。韓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則無匿字明矣。據尹注亦無匿字。　△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　後解不重明別二字。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失非在上則過在下　王云。失非在上。當作非失在上。非與則對文。失在上與過在下對文。　△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　丁云。修當爲循。循有順義。君臣上篇。順理而不失之爲道。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俞云。墮當爲惰。輕重戊篇。歸市亦惰倪。是其證。　△今人主輕刑政　丁云。今疑令字誤。　△百官有常法不繇匿　丁云。當字句絕。有常。卽上尋法守職也。匿同慝。姦慝也。　△迹行不必同　元本無行字。　△治莫貴於得齊　王氏引之云。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尹注大謬。宋說同。　△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　丁云。當作文教之也。霸言篇。則是我以文令也。與此文字同義。民不心服體從。則必加之以嚴刑峻罰。不可以禮義文教之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

上犯禁則難治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引作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民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陵上犯禁。治要引陵作凌。　△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　宋本常作必。治要同。　△法制不一　治要一作壹。　△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洪云。兩文巧當依下文作奇巧。　△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望案。農上當脫事字。下文可證。　△舍本事而事末作　安井衡云。古本舍上有民字。　△凡農者　御覽凡作故。

△秋糴以五春糶以束　宋本春糶作春糴。俞云。束乃六之誤。言富者秋以五糴之。春以六糶之也。篆文六作兂。與束微似而誤。小問篇五而六之。亦以五六言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以民者四　丁云。上文言倍貸者三。下文關市以下亦當一倍貸。合之故爲四也。以文義言之。此句疑當在夫以一民養四主之上。脫誤在此耳。

△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　中立本刑上有有字。陳先生云。言雖有刑而上不能止其逃徙。與下文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相應。　△常山之東河汝之閒　王云。河汝當爲河海。字之誤也（篆文海汝相似）常山在海西河北。故曰常山之東。河海之閒。若汝水則去常山遠矣。初學記地部上。御覽地部四引此。並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閒。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文多於今本。而皆作河海之閒。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　吳云。當作得均則姦巧不生。作一得均。皆復舉上文言之。　△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　王云。當依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也。今作不惡。則非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卽指民而言。無庸更加民字。　△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治要作粟少則民貧。民貧則輕家。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　丁文。不下亦當有能字。與上文一例。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　治要王下有者字。中立本主作生。望案。主字誤。王者之本事。人生之大務。相對爲文。也字衍。　△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丁云。有疑富字誤。人當作民。富民治國。結上文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而言。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潤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

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謂心懷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謂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失矣。則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日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舍。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道常在而不離。則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俱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爲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心自治矣。則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在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中心自得也。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興者也。往來不能思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不能自知耳。但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

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

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尊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禍不全者也。能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申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道也。謂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津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睟也。見於膚色。內和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無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爲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也。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己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己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誠致鬼神爲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遠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怠慢輕易必致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鍾鬱。故生疾也。疾困乃死。謂既疾而困。彌留而死。可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爲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常莫過中。言能節食適思。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養成其形。以合此以爲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當圖而去之。則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既平且正。可謂和也。故能獨擅於胸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慇。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謂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錮。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令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能弃萬苛也。故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謂能其氣。故比於雲氣。意之行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當。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慶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腠理丞達屯聚雖散。故匈中無

毀。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 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 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 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上北里皆地名。鄗音臛。) 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 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 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 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 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 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 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

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士。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當令貴其一分。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當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盡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人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爲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必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愼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

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其役煩。則疑而止也。闕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忠也。又極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長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有年。謂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止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徐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圉。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己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己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疵。名也。胙。祭肉也。其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謳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

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競欲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皆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鐵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目搖也。胡絹切。乎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貴貌。茲勉。謂益有謹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

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齔不得入軍門。齔。毀齒。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日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爲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　丁云。此乃化字誤。△是故民氣　丁云。民乃此字誤。氣卽精氣也。下文云是故此氣也。是其證。△淖乎如在於海　丁云淖讀爲綽。莊子大宗師。綽乎其殺也。釋文。綽崔本作淖。荀子宥坐篇。淖約微達似察。楊注。淖讀爲綽。綽寬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王云。尹解可迎以音句云。謂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其說甚謬。音卽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爲均。明是意之借字。（意古讀若億。故與力德德得爲均。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爲均。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惑色爲均。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均。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均。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均。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若讀爲聲音之音。則失其均矣。又下文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案惡音與聲本作惡心與音。音卽意字也。道體自然。而人心多妄。不脩其心靜其意。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道之情。惡心與意。脩心靜意。道乃可得也。意之爲音。借字耳。脩心靜音。音與得爲均。明是志意之意。非聲音之音也。先人誤以音爲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爲惡音與聲。尹氏不察。而曲爲之說。其失甚矣。（張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聲與情均。上云。謀乎莫聞其音。又云。不聞其聲。下云耳之所不能聽也。義正相承。此音字不當㮣讀爲意。）又下文云。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爲意。謂意在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言也。（尹注言從音生。故音先言。亦是曲爲之說。）前心術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證也。說文。意從心音聲。（徐鍇本如此。徐鉉本作从心从音。此鉉不曉古音而妄改之也。）音意聲相近。故意字或通作音。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啞叱咤。漢書作意烏猝嗟。喑之通作意。猶意之通作音也。△萬物果得　王云。果當爲畢。字之誤也。尹注物皆得宜。皆字正釋畢字。心術篇亦云。正形飾德。萬物畢得。△折折乎如在於側　丁云。折折卽哲哲之借。說文。昭哲明也。毛詩傳。哲哲猶煌煌也。△謀乎莫聞其音　王云。謀當爲誋。說文。宗。（今作寂。）無人聲也。或作誋。故曰。誋乎莫聞其音。俗書誋字作謀。與謀相似。後人多見謀。少見誋。故誋誤爲謀矣。陳先生云。謀當爲謨。謨與漠通。漢書賈誼傳注。漠，靜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文選辯命論注引作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者道也。△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望案。愛爲處字之誤。說詳幼官篇。△凡道無根無莖

安井衡云。古本凡上有故字。故凡道至下文命之曰道二十二字皆屬上節。天主正以下提行。△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王云。枝當爲材。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以時使。地以材使。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周語曰。高山廣川大藪能生之良材。故曰。山陵川谷地之材也。材與時諧爲均。（諧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枝。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時材諧於古音屬之部。枝於古音屬支部。兩部絕不相通。說見段氏六書音均表。）尹注非。　△氣道乃生　望案。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注。道。通也。氣道乃生。猶言氣通乃生耳。尹注非。△公之謂也　王云。公之謂本作此之謂。此字指上文治心在於中以下四句而言。故尹注云治心之謂。今本作公之謂者。後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　△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　洪云。照與昭通。乎字衍。照知萬物爲句。心術下篇云。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劉說略同。　△中義守不忒　王云。義字涉上文天仁地義而衍。據尹注云。若常守中。則無貳忒。則無義字明矣。　△有神自在身　丁云。有字衍。尹注亦無。　△精將至定　王云。至當爲自。上文精將自來。即其證。尹注非。　△其外安榮　望案。安當訓乃。說見幼官篇。　△九竅遂通　望案。通當爲達。說見心術下篇。　△筋信而骨強　望案。信古伸字。心術篇信作肕。　△逐淫澤薄　陳先生云。澤薄與逐淫對文。澤讀爲釋。釋。舍也。舍薄猶言去其淫薄耳。劉曰。澤乃釋字。是也。尹注非。　△和於形容　望案。和乃知字誤。說見心術下篇。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摶乎　望案。摶皆搏字之誤。說見立政篇。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王云。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吉與一爲均。　△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　丁云。當依心術下篇補自字於而字下。尹注云。自得者明。亦有自字。　△生將巽舍　丁云。巽與孫同。巽。讓也。讀如堯典巽朕位之巽。　△其精不見其徵不醜　望案。精疑情字誤。丁云。其徵不醜。依上文地出其形言之。徵即形也。（權修篇。喜之有徵。惡之有形。是徵形同義之證。）醜當爲覯。形與醜相似而誤。爾雅。覯。見也。說文。覯。遇見也。不覯與不見同義。覯與道壽爲均。　△平正擅匈　丁云。四字重見下文。疑此衍文。　△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　丁云。忿當是喜字之誤。下文不喜不怒。即承此文言之。下文又云。必以喜怒憂患。又云。悲憂喜怒。皆喜怒連言。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　丁云。當作形傷而不臧。與下骨枯而血沍對文。　△飢則廣思　望案。此廣字讀如樂記廣則容姦之廣。鄭注曰。廣謂聲緩也。飢則緩思者。亦恐傷其精氣。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望案。飽疑食字誤。爾雅釋詁曰。廢。止也。言飢不緩思。雖食不能止飢。　△大心而敢　丁云。敢疑放字誤。與廣爲均。　△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丁云。雲乃靈字誤。下文云。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愛欲靜之遇亂正之　王云。遇當爲遏。字之

誤也。過亂與愛欲對文。言當靜其愛欲。正其過亂也。尹注非。　△得道之人理丞而屯維匈中無敗　王氏引之云。尹以屯爲屯聚。非也。丞讀爲烝。（烝與丞古字通。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釋文曰。丞一本作烝。漢書翟方進傳。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師古曰。丞陽侯音烝。地理志作承陽。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烝。升也。維。發也。屯當爲毛。字之誤也。（屯隸省作乇。毛隸省作乇。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史記魯世家。子屯立。是爲康公。漢書律曆志。屯作毛。漢書溝洫志。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又儒林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宋祁筆記引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漢有毛得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烝維於毛理之閒。故匈中無敗也。淮南泰族篇曰。今夫道者。靜莫恬淡。訟繆胷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蒸與烝同。小雅小弁篇。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裏與理同。）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是其證也。淮南言毛烝理泄。此言理烝毛泄。互文耳。泄亦烝也。幼官篇云。冬行春政。烝泄。言冬行春政。則陽氣不收而烝泄也。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地氣上泄。亦謂陽氣上烝也。泄音私列以制二反。曲禮。葱渫處末。鄭注云。渫。烝蔥也。釋文。渫。以制反。烝謂之泄。烝蔥謂之渫。其義一也。

封禪第五十　雜篇一　尹注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洪云。封禪篇唐初尚未亡。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尚書序正義。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李司馬皆及見之。張云。汲古畢刻本索隱云。案今管子書。其封禪篇亡。正與尹注合。今本管子封禪書注皆錄裴駰集解。其由史文移補無疑。而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書封禪篇是也。蓋淺人祇見今本管子有移補之封禪書。而不察尹注。反疑小司馬之誤而改之。若無汲古畢刻本。則尹注爲孤立矣。然小司馬與孔李世相接。何以獨不見管子完書。豈孔李所見亦卽移補之本邪。管子原文當不止此。而史公祇采此一節。其移補之迹顯然。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禮記王制正義引炎帝作少皞。　△兵車之會三兩乘車之會六　陳先生云。大臣小匡霸形篇皆作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此三六誤倒。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王云。動當爲勤。治國篇曰。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非。　△公曰吾聞之也　王云。公曰吾聞之也。當作言吾聞之也。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語。　△然則取之若何　王云。取之當爲取士。下文則天下之士至矣。正對此句而言。今本涉上文攻取之數而誤。尹注非。　△不可爲數　俞云。不可爲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　△小以吾不識　張云。小字誤。依注似是齊字。　△守戰遠見有患　俞云。遠見即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即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即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即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即知也。　△此兵之三闇也　丁云。三當爲二。指上文不死不信言。注非。　△而憂之以德　俞云。說文人部曰。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𢚓之借。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

△夫牧民不知其疾　丁云。牧民下當有者字。上文云。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來者鷙距　王云。鷙當爲鸄。字之誤也。鸄距皆止也。言來者止而不前也。說文曰。樊鸄不前也。（今本鸄譌作鷙。）鸄馬重貌也。史記秦本紀日。晉君還而馬鸄。晉世家曰。惠公馬鸄不行。（今本亦譌作鷙。唯秦本紀不誤。）太玄玄錯曰。進欲行。止欲鸄。（今本亦譌作鷙。）字或作𨇨。廣雅曰。𨇨止也。距本作岠。說文曰。岠止也。是鸄距皆止也。世人多見鷙。少見鸄。故鸄僞爲鷙。尹氏不能釐正。而訓鷙爲疑。既不合語意。又於古訓無徵。斯爲謬矣。　△質信極忠　宋云。案說文仁字古文作忎。此與忠也者民懷之兩忠字。當是忎字之誤。管子多古字。寫者不識。改爲忠。論語。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下文。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正釋此仁字。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　王云。案原文內本無有時先恕四字。後人以下文言先之以恕。故增此四時也。今案下文但言此謂先之以事。此謂先之以政。此謂先之以德。而不言此謂先之以恕。則本無有時先恕句明矣。又下文云。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舊本倉譌作食。依朱本改。）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則先之以恕即是先之以德。既言有時先德。則無庸更言有時先恕矣。後人據下文增入此句。而不知正與下文不合也。　△百川道　王云。道猶

類也。楚語曰。違而道。從而逆。是其證。百川道。年穀熟。糴貨賤。三句相對爲文。尹注非。　△厚收善歲以充倉廩
望案。歲疑藏字誤。　△撒之以禮樂　丁云。撒疑散字誤。　△發食廩　宋本朱本食作倉。食字誤。　△以共其
財　宋本財作材。　△今吾有欲王　宋云。有讀爲又。　△其君豐其臣敎　王云。敎當爲殺。（色介反。）殺與
豐正相對。尋尹注。亦是殺字也。殺字或書作敎。與敎相似而誤。　△公違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王云。
公違遁繆然遠爲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爲句。違遁與逡巡同。戒篇云。桓公蹵然逡遁。尹注大謬。　△則使有司
疏獄而謁有罪者償　丁云。謁當爲揭。周官秋官職金注。揭頭。書辠法也　△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弑也　朱
本無人字。　△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曲木亦
無所施矣　丁云。當作又求曲木。又求直木。術曲木直木四字。尹注云。鋸棧者先術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
玩其次。二字卽解又字。則又字上無曲木二字可知矣。馬棧傳本。一曲而無不曲。故云。先傳曲木。又求曲木也。
△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　丁云。當作鄰敵之國。中匡篇作救敵之國。救與仇同。形勢解云。以事鄰敵。二字連上。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　丁云。塞卽賽字。古無賽字。假塞爲之。漢書郊祀志。冬塞禱祠。史記封禪書作賽。索
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　△祝鳧已疵獻胙　望案。尹注云。祝。祝史。鳧疵。其
名也。則正文當作祝鳧疵。故以祝祝史總釋兩祝字也。今作已者。祝之壞字耳。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
少實　王氏引之云。若當爲君。下文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尹注非。　△瞑目而視祝鳧已疵　宋本瞑目
作瞋目。王云。當作瞋目。隸書眞字或作真。冥字或作寘。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見丘山。瞋本或
作瞑。韓子守道篇。瞋目切齒傾耳。淮南道應篇。佽非勃然瞋目。攘臂拔劍。今本瞋字並譌作瞑。　△授酒而祭之
安井衡云。古本授作受。　△三強其使者　丁云。尹注本三字絕句。屬上讀。誤。當讀三強其使者爲句。與三辱
其君對文。爾雅。疆。當也。相值謂之當。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　洪云。放古字通作方。堯典。方命圯族。漢書傳
喜傳。朱博傳。俱作放命。荀子子道篇。不放舟。注讀爲方。尹注非。　△眴眴乎何其孺子也　丁云。眴眴疑當作徇
徇。方與尹注柔順貌相合。元刻注文無胡絹切目搖也六字。疑後人所加。望案。宋本其孺子也上無何字。　△至
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　程氏瑤田九穀考云。茲免云者。免。俛也。茲。益也。謂其穗益俛而向根也。淮南
繆稱篇注云。禾穗坐而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今諸穀惟禾穗向根。可驗也。王云。程說是也。禾成而穗益俛。若君
子之德高而心益下。故曰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趙策曰。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姚本如是。鮑本改免

爲僥。）華贊曰。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漢書陳勝傳贊曰。免起阡陌之中。是僥字古通作免。尹注非。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　水經濡水注引管子桓公二十年征孤竹。今本桓公下脫二十年三字。
丁云。御覽谿六十七引。未至上有迴車二字。案卑耳之谿不在孤竹之地。小匡篇曰。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
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谿。拘泰夏。又封禪篇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
車。上卑耳之山。此可證卑耳之谿離孤竹甚遠。當有迴車二字。謂自孤竹迴車以至卑耳之谿也。　△見是前人
乎　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地部三十二。兵部六十引此文。皆無是字。王云。是字卽見字之誤而衍者。　△左右對
曰不見也　水經注及御覽兩引皆無也字。　△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　御覽引無事其不濟乎二句。
△冠右袪衣　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袪衣。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兵部。開元占經人及神鬼占。並引作
冠冠右袪衣。王云。冠冠者。首著冠也。（呂氏春秋知士篇。冠其冠。帶其劍。）今本脫一冠字。則文義不明。望案。說
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袪衣。　△走馬前疾　御覽引作馬前疾走。下文同。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
豈有人若此者乎　御覽引作寡人其不濟乎。豈有人若此者乎。　△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　水經濡水注
引。登作豈。命作倫。御覽休徵部一引。登作昇。　△有贊水者曰　丁云。水經濡水注引無曰字。而云。今自孤竹南
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谿者。亦不知所在也。如其說。蓋以贊爲水名。與尹注謂贊
引渡水者不合。　△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說苑作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　△若右
涉其大濟　水經濡水注。劉逵吳都賦注。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兵部。並引作已涉大濟。說苑作已渡事果濟。　△
仲父之聖至若此　宋本無若字。　△寗戚應之曰浩浩乎　元刻此句下有育育乎三字。丁云。當據元刻補。下文
云。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是其證。又寗戚應我曰浩浩乎下。亦脫育育乎三字。　△婢子曰公何慮　藝文類聚人
部引作婢子問之曰。　△昔者吳干戰未齔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俞云。干當作邗。說文。邗。
國也。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案哀九年左傳。吳城邗。卽此也。邗本國名。後爲吳邑。此文云吳干戰。吳干均國名
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干國多。言此役也國子在於國中戰功獨多也。尹注不知干卽邗字。誤解爲江邊地。
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爲干國多句遂不可解矣。寶應劉氏寶楠同俞說。又云。江邊卽廣陵地也。吳自魯成公時
始見春秋。滅邗甚在其前。故不見於左氏也。　△穆公舉而相之　望案。秦穆後管子卒二十一年。此稱其諡。蓋
後人附益之詞。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家室而安召我居　藝文類聚人部引。作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

有家室。我將安居。御覽人事部引。育育作儺儺。　△甯子其欲室乎　藝文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引此句。下並有作以其言告桓公七字。今本脫。　△有鞍席食以視上者　王云。視上當爲上視。故尹注云。私目上視。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說苑權謀篇。亦作上視。　△東郭郵至　北堂書鈔百十四引郵作牙。呂覽同。說苑權謀篇作垂。　△與之分級而上　王云。上當爲立。此涉上句而誤也。呂氏春秋說苑及論衡知實篇並作分級而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　王云。意讀爲億。即度也。尹注謂善以意度之。非。

△夫淵然清靜者　丁云。夫字衍。　△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　二字衍。說苑呂覽皆無二字。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俞氏正變云。韓詩外傳引此。作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呂氏春秋重言作呿而不唫。說苑重謀作吁而不吟。論衡知實篇作君口垂而不噞。梁元帝金樓子志怪則曰口開而合。顏氏家訓音辭則謂李季節引此口開而不閉。證莒音不必同矩。是古有二本。一作口開而不合。一作口開而合。皆象聲知之。而注云。兩口相對。則是言莒。亦怪謬矣。　△嗟莒於是　王云。尹注未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焉字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嗟莒焉。臣故曰伐莒也。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於是即焉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其明證矣。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於此即於是。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於是盈容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　△客聞之　宋本聞作問。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爲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以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嗚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七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

反於朴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爲過也。惠王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所爲。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

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己爲隣。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爲聽其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所爲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勞主。）故曰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俱奮威權。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故刑罰大振。非刻而何也。）而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爲亂。任而臨之。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必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爲先君之理。）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措既不合理。數衰而國失固。）故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胸臆。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所見之事皆不善。）故其餘力自失而罰。（尙有執權餘力。己不自責。乃還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爲主也。明主得。闇主失。）

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榆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黑繒。）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逆上之氣生。）故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

謂會爲詐謀。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瑶臺玉餔不足處。玉餔猶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爲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禽。爲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音所爲侈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官非虛壞也。必棄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爲。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棄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溼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堤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蘮蒈。山多蟲螟。螟。即蝗。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

之馬也。追輪召也。車所以召寇。言馳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毀譽之士在側。故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雖日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日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爲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遞。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其言順而澤。則飾臣克親貴以爲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爲名。恬爵祿以爲高。佯弃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爲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爲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佼反而行私請。佼。謂很詐也。背理爲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其司聲之官。雖有危亡之隟。直得祿而已。不能計度而知之。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之辭。開罪黨

以爲讎。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爲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今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己。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己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己有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爲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母。動爲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爲母。其動也。與佯爲善者爲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爲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爲僞善斷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胸脅。姦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則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冰。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便。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鍾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効。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効也。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敦土而不遷。則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不勸而自勵。則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皆說而立功。則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忌慎而無犯。則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期賞而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發息誅。後可以爲成功。然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以刑止刑。故能息。以殺止殺也。所謂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循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皆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煩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曰先易而後難。故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曰先難而後易。故萬物盡然。皆同之於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爲人致利除害故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以

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愼之。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爲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爲師長危命。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爲重寶犯禁。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爲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上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尚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勞而不贍。故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循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溼。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日有功。於身無補。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

善至。之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當效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貴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能審察其是非。如此。皆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理。從也。事明則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利則財多。則避害而取利。避害故過寡矣。取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速行而不倦也。故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人美而安之。則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焉。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經所以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為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為網罟。網罟所以羅之。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以閱具之也。賞誅為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器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攻戰之不退也。若推引銚耨以當劍戟。用銚耨者必推引之。若劍戟舉刺。被蓑以當鎧鑐。蓑。雨衣。所以禦雨露。被著之。若武備之有鎧鑐。著甲。周身若褐炙。故曰鑐。菹笠以當盾櫓。取菹澤草以為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備戰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萩木藝臭。以辟毒氣。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被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歲長之毒。又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糵為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剝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初生也。竿之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

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解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爲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令。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稱也。稱人性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積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爲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雜居他人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不求召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不流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主。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敍鈞者。所以多寡也。敍鈞。謂敍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

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爲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國情告己。故深得其情。令以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遺淫樂。廣於嗜欲。心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耽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見惑。故莫不敗。則理撓而四曰。必深親之。如與之同生。與。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德辯士。與敵國圖計。令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鬭。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鬭。兩國敵。則小傷大困。以承其弊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既不令。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卷十七校正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張云。據篇中七主在前。七臣在後。則篇題臣主二字當互易。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陳先生云。過當爲道。涉下文兩過字而誤。六過一是爲七主。若云七主之過。則不可通矣。尹注非。　△呼嗚美哉成事疾　元本呼嗚作嗚呼。丁云。成疑當爲盛。盛成古通用。疾疑矣字誤。人主得六過一是。有國者之盛事。故歎美之曰。嗚呼美哉盛事矣。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　尹注云。申謂陳用法令。劉云。申乃中字之誤。蓋謂得中道之主。王氏引之云。申讀曰信。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曰。古信申同義。信之通作申。猶申之通作信也。出政而信於民。故曰信主。據下文云。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則申主之卽

信主明矣。尹劉二說皆失之。　△皆要審　俞云。皆疑比之誤。周官小司徒曰。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也。　△喜決難知以塞明　吳云。決疑慾字誤。　△不許則國失勢　孫云。許卽悟字。與寤通用。謂不覺寤也。下俱同。尹注非。　△耳常五聲　丁云。常疑章字誤。　△四鄰不計　俞云。此當作四隣不計。據尹注四鄰與己爲隣不計度而辨之。四鄰與己爲隣。正解四隣之義。今本作四鄰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也。下文曰。故上惽則隣不計。文與此同。彼脫四字耳。　△臣主同則　丁云。案此文皆四字爲句。臣主同則謂不分上下之制度。君與臣混而同之。卽是不明分職之意。則與職刻殆得爲均。尹讀則字下屬。非也。　△臣下振怒　王氏引之云。怒當爲恐。此涉上文喜怒而誤也。振恐卽震恐。　△芒主通人情以質疑　陳先生曰。芒主已見上文。爲六過主之一矣。此芒主疑當作亡主。亡主在六過主之末。猶亂臣在六過臣之末也。　△昏則緩急俱植　洪云。植古置字。謂緩急皆置而不行。尹注非。　△故主虞而安　王云。虞與娛同。樂也。言國有道則主樂而安也。尹訓虞爲度。非是。又案。故主虞而安以下七句。與上文不相承接。其上當有脫文。張云。篇首六過在前。一是在後。則申主一節當在末。故主虞而安。正承上則民反素也句。文氣相貫。吏嗇而嚴。承任勢四句。民樸而親。承民反素句。官無邪吏云云。則總承上專言之。蓋是錯簡。非有脫文。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　張云。自此以下至名斷言澤。與上下文不相覆。又是他篇錯簡。

△女不緇　王氏引之云。緇字義不可通。尹訓爲黑緇。非也。緇當爲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揆度篇之農不耕女不織也。隸書留字或作畱。形與責相似。故績譌爲緇。宋云。緇與織聲之轉。當讀織。　△何以劫其然也　丁云。劫乃知字誤。　△日昔者桀紂是也　王云。桀字後人所加。下文遏周武王云云。專指紂而言。則無桀字明矣。　△誅賢忠　丁云。忠疑臣字誤。唐武后臣作恴。　△瑤臺玉餔不足處　宋云。餔與處不相蒙。餔當爲館。玉館猶言璿室也。類要作玉輔。望案。餔輔皆圃之假字。　△材女樂三千人　陳先生云。材疑列字誤。　△故設用無度國家踣　望案。踣當作路。下文亡國踣家同。路與度爲均。說詳五輔篇。　△商宫非虛壞也　張云。商宫疑當作宫室。　△歲有敗凶　丁云。敗疑賑字誤。爾雅曰。賑。富也。下文民有羨不足。卽蒙此文言之。謂富歲故民羨。凶歲故民不足也。望案。凶疑豐字之壞。穀梁莊二十九年傳。豐年補敗。注。敗謂凶年。豐敗二字相對。　△故民有義不足　王云。義當爲羨。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乙篇多言羨不足。尹注非。　△夫亡國踣家者　俞云。以下文句例求之。此者字衍。　△夫凶歲雷旱　丁云。雷乃霖字誤。爾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

若作霤。則失其誼矣。張云。據下云非無雨露。則此句專指旱。霤字疑畱之誤。　△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　洪云。倮當爲僇。輕重己篇作毋戮大衍。古通作勠。謂盡其力也。王云。洪謂倮當爲僇。是也。俗書僇字或作倮。與倮字相似而誤。僇卽㬟字也。說文。㬟。燒種也。漢律曰。㬟田茠艸。玉篇。力周切。田不耕火種也。淮南地形篇注曰。下而汚者爲衍。㬟僇古字通。僇大衍者。謂火焚其草木也。輕重己篇僇作戮。古者戮勠二字並與㬟同音。（湯誥釋文曰。勠。說文力周反。成十三年左傳。勠力同心。釋文。勠。稽康力幽反。呂靜韻集與飂同。漢書高祖紀。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勠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古今人表廖叔安。師古曰。左氏傳作戮。同音力周反。又力授反。是戮勠二字音與㬟同也。）故㬟通作戮。又通作僇也。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山不敢伐材下木。卽此所謂無伐大木也。又曰。澤人不敢灰僇。卽此所謂無僇大衍也。　△收穀賦　王云。續漢書五行志注引作收穀賦錢。是也。說文。賦。斂也。賦錢與收穀對文。　△秋毋赦過　宋本毋作無。與上下文同。　△傷伐五穀　宋本朱本皆作五藏。王云。當作五藏。禁藏篇云。冬收五藏。是也。今作五穀者。涉注文而誤。（注云五穀之藏。是釋五藏。非釋五穀。）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此。正作五藏。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　五行志注引作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　△大風漂屋折樹　五行志注引此。樹下有木字。　△火暴焚地燋草　王云。火暴當爲暴火。與大水大風對文。焚地燋草。亦與上二句對文。燋與焦同。尹注非。　△苴多螣蟇　陳先生云。苴古通菹。菹蔽孟子注。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宋說同。　△山多蟲蟁　王云。蟲蟁卽蟲螟。月令曰。蟲螟爲害是也。注內蟲卽蚤三字。蓋後人妄加。　△亡國之廡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廡作麃。　△羽劍珠飾者斲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　五行志注引。羽劍作翠羽。文采作五采。燔作蕃。窰作室。丁云。生讀爲性。呂覽本生篇。命之曰伐性之斧。說苑敬愼篇。儌幸者伐性之斧也。　△則人主道備矣　王云。五行志注引作則王道備矣。於義爲長。　△吏民規矩繩墨也　丁云。吏當爲使。望察。說文。吏。治人者也。此吏當訓爲治。不必改使字。

△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　元刻賞下有而字。是。　△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　王氏引之云。克讀爲核。不克其罪。謂不核其罪之虛實也。呂刑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書刑法志引作其審核之。是其證矣。尹注非。　△故有百姓無怨於上　王云。有卽百字之誤而衍者。　△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　王云。臣下當有亦字。上亦法。臣亦法。謂君臣皆守法也。下文君法臣法。卽承此文言之。丁云。臣下脫亦法二字。上亦法。（句）臣亦法。（句）法斷名決。（句）無誹譽。（句）卿者。以下文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兩句分承。故此當平列

也。名讀如刑名之名。凡罪人雖名。以及某罪在大辟。某罪在小辟。皆是法斷則名決。而民亦無詐讆也。　△無實則無勢　張云。據下文失讆則馬焉制。疑此勢字當作執。蓋形近譌勢。傳寫又加力耳。　△好佼反而行私請　劉云。佼與交同。反當作友。注非。王云。明法篇曰。民務交而不求用。又曰。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法解交作佼。張云。疑佼字一本作交。譌為友。後人不察而兩存之。此處文義不合。有友字。　△亂臣多造鐘鼓衆飾婦女以惛上　陳先生云。亂臣為六臣之一。在下文。此亂臣當作諂臣。下文云。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是其明證。劉績以下亂臣為字誤。恐非。　△多兌道　安井衡云。兌當為稅之壞字。多稅道。多稅斂之道也。　△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　王云。愚忠本作愚臣。即承上文愚臣而言。故尹注亦作愚臣。此作愚忠者。唐武后改臣為𢘑。因脫其上畫而為忠矣。　△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　丁云。尹讀惡字句。非。當讀信字句。與親均。　△居為非毋動為善棟　陳先生云。毋當為毌。毌。古貫字。爾雅曰。貫。事也。說文曰。棟。極也。居為非事。而動為善極。此所謂以非買名也。尹注非。　△以非買名以是傷上　張云。非是二字當互易。又案。七臣有六過而缺一是。蓋有脫文。　△之謂微攻　陳先生云。之上脫此字。此之謂微攻。與上文此之謂微孤同一句例。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　意林。御覽時序部七。人事部二十六引。濫作盥。冰作氷。丁云。氷與火韻為均。當作氷。望案。內則有濫。以周官六飲校之。濫即涼也。呂覽節喪篇。鍾鼎壺濫。注云。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則濫近小招。所謂涼飲者。　△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　御覽引便上有不字。據尹注亦有不字。今本脫。　△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　意林美作治。喜作愛。　△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　陳先生云。彼衍字。後與彼形相近而譌。併入之耳。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二句對文。言明王先慎於己。而後官民胥效也。　△居民於其所樂　丁云。民字。依下文五句。亦當作之。　△信之於其所餘財　丁云。信讀為屈信之信。言上不奪取之也。　△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　丁云。於下二字疑衍。此承上文功之於其所無誅句。反覆推究無誅之故。無誅者必誅者也。與下文有誅者不必誅者對文。　△夫先易者後難　孫云。依注者當作而。王說同。　△非喜予而樂其殺也　王云。其字涉上文知其然而衍。尹注無。　△於以養老長弱　安井衡云。古本弱作幼。　△夫不法法則治　王云。不字涉上文而衍。法法者。守法也。（周官小宰。五曰廉法。鄭注。法。守法不

失也。）言能守法則國必治也。故下文曰。不失其法然後治。若反是。則謂之不法法。故法法篇曰。不法法。則事毋
常也。尹注非。安井衡云。當作不法法則亂。法法則治。方足文義。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　俞云。危者。詭
之叚字。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　△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　張云。上疑當作之。與下吏民二句句法一例。
△民之承教重於神寶　俞云。爾雅釋詁曰。神。重也。此言神寶。即上言重寶。因有句重字。故變重言神耳。　△
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　王云。賞字與下二句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賞雖多而衍。　△行法不道　宋本
行作刑。刑法與下舉錯對文。　△當今爲愚人　安井衡云。今乃命字誤。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　俞云。
適。節也。呂覽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　△則國必富位必尊　丁云。尊下脫矣字。當據下文
補。　△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　丁云。中立本忘作惡。上文云。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欲惡對文。望案。
安井衡所述古本正作惡。　△食飲足以和血氣　中立本作飲食。　△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
丁云。當作故意氣定而情不營。情不營則耳目穀。心術下篇。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
意氣定然後反正，內業篇。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七臣七主篇。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　△其唯
無福禍亦不來矣　望案。唯與雖同。　△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　陳先生云。
隱與恐義相近。隱當讀爲慇。爾雅釋訓曰。慇慇。憂也。字又作殷。毛詩。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古隱殷慇三字皆同。
尹注訓隱爲度。失之。　△能利害者　中立本能下衍以字。　△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　意林無之
字。萬仞作百仞。就作衝。安井衡云。古本彼作波。　△宿夜不出者　意林宿作日。　△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
源之下無所不入焉　御覽資產部引作無不上焉。無不入焉。王云。深源當爲深淵。意林淵作泉。避唐高祖諱也。
則本作淵明矣。　△法令爲維綱　安井衡云。古本作綱維。　△被蓑以爲鎧鐳　丁云。鐳當作襦。短衣也。（見
說文。）方言云。自關而東亦謂之甲襦。鎧即甲也。蓋甲內衷襦。襦制略同深衣。方言之甲襦。即深衣所云可以武
者也。　△菹笠以當盾櫓　陳先生云。菹與苴同。苴笠與被蓑對文。苴之爲言且也。且者。薦也。漢書賈誼傳。冠雖
敝。不以苴履。苴笠猶苴履也。尹注非。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洪云。功古通作攻字。　△當春三月萩室熯造
鑽燧易火杼井易水　尹解萩室熯造云。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瘟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
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王云。尹說甚謬。呂覽重己篇曰。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鑽燧泄井。即此
所謂鑽燧易火杼井易水也。樵與萩古字通。萩室即樵室也。公羊春秋桓七年焚咸丘。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

之者何。以火攻也。樵室與熯竈同意。熯。古然字也。（霸形篇。楚人瀌瀹熯焚鄭地。論衡感虛篇。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熯並與然同。淮南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華嚴經十二音義引然作熯。說林篇。一膊炭熯。文子上德篇熯作然。）說文曰。然燒也。墐與熯字相似。故熯誤作墐。造卽竈字也。周官膳夫曰。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篇曰。伐鼙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淮南之祭竈。卽周官之徹于造。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也。周官大祝。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竈作造。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勒馬銜枚出火於造。卽吳語所謂係馬舌出火竈也。丁云。捋當爲捊。說文。捊。捾也。大雅生民。釋文引倉頡篇云。捊。取出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汲出謂之捊。廣雅。捊。撰也。輕重己篇作蔆井。　△毋捋掌　望案。捋掌乃折章之誤。說見四時篇。

△振孤獨　宋本振作賑。　△最萬物　丁云。最當作冣。說文冂部。冣。積也。冣與聚音義皆同。與曰部之最。音義皆別。詳段先生說文注。　△約地之宜　王云。約字於義無取。約當爲得。得約草書相似。故得譌爲約也。又下文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約亦草書得字之誤。得與來爲均也。（古來字亦讀入聲。小雅出車篇。謂我來矣。與故載棘爲均。大東篇。職勞不來。與服爲均。大雅靈臺篇。庶民子來。與亟囿伏爲均。常武篇。徐方既來。與塞爲均。）通典食貨三引此。正作不求而得。　△忠人之和　俞云。忠當讀爲中。中人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中爲得。呂覽行論篇。以中帝心。高注曰。中。得也。　△夫動靜順然後和也　丁云。也字衍。與下文兩句一例。　△不亂而亡者　元本朱本無者字。　△自古至今未嘗有也　元本無也字。　△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王云。必成本作成必。成卽誠字也。（說見君臣下篇戒心下。）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故曰。賞罰莫若誠必。使民信之。誠必與博厚相對爲文。作成者。假借字耳。後人不解成必二字之義。遂改爲必成。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皆以誠必連文。九守篇又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信必亦誠必也。　△吏無備追之憂　王氏引之云。備追當爲追捕。民不流亡。則吏不追捕。漢書韓延壽傳亦云。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今本追捕二字誤倒。而捕字又誤爲備。則義不可通。尹注內備字亦當爲捕。（案注云。人不流亡。何所捕而追之。則所見本追捕已誤爲捕追。今則注文捕字又因正文而誤爲備矣。通典引作備追。則所見本已誤。）　△果蓏素食當十石　王氏引之云。素讀爲疏。

字或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曰。草木之實爲蔬食。淮南主術篇曰。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即此所謂果蓏素食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亦以素爲疏。尹注非。　△夫敍鈞者所以多寡也　元本劉本敍作敍。丁云。國蓄篇曰。引錣量用。尹訓爲籌。案錣之爲籌雖無可攷見。然必是敍量多寡者所用之物。鈞疑鈎字誤。愼子曰。夫投鈎以分財。又曰。分田者之用鈎。荀子君道篇以探籌投鈎並舉。是鈎亦籌類。多寡上疑脫一字。下文視輕重。是其句例。　△戶籍田結者　丁云。結者約也。（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說文。契。大約也。周禮有約劑。左襄十二年傳。使陰里結之。結即士師之約劑也。又司約。治地之約次之。注。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即此所謂田結也。今用文書要約亦謂之結。　△而謀有功者五　丁云。下文云。此五者謀功之道也。當作而謀功有五。　△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　望案。六韜文伐篇。文與此同。視作親。元本威下有權字。　△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　丁云。也乃忠字誤。董子云。持一中者謂之忠。謂事君無二心也。上文言一人兩心。則此必是忠字。反正相對爲義。下文云。謹其忠臣。又云。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是其證。　△視其陰所憎　王云。陰字涉下文陰內辯士而衍。視其所憎。與上文視其所愛相對。據尹注云。視敵所憎者多與之路。則所憎上無陰字明矣。　△驟其淫樂以廣其心　吳云。驟當爲驕。丁云。廣讀放曠之曠。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王氏引之云。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字義不可通。成當爲或。字形相似而誤。或與惑通。（四稱篇。迷或其君。即迷惑字。論語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辯惑。釋文。惑本亦作或。大戴禮曾子制言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盧注曰。或猶惑也。孟子告子篇。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魏策曰。臣甚或之。皆以或爲惑。）可以惑敗。謂可令其以熒惑致禍敗也。注內趣擁而見惑。正解或字。　△如典之同生　朱長春云。典疑與字誤。孫說同。　△是必士鬬　朱本作必是士鬬。丁云。當作是士必鬬。是則也。倍約絕使拂意則士必鬬也。尹注所見本不誤。　△謹其忠臣　張云。謹疑譔字之譌。說文。譔。軍中反閒也。　△離氣不能令　丁云。氣字衍。令乃合字誤。離不能合。承不使有離意句。上下文皆四字爲句。令字涉上令內而誤。尹注非。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

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爲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教母。今之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營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親也。養之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胔而哀憐之。膌。瘦也。胔。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辭也。辭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 主參 督名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爲節。先能定己。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而許之。故或失守。既有距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爲彼所知。故戒之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僞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當選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五官自治。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

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愼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

言語謹嫧。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為嘖室之議。著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穡。鉤也。謂荆棘刺條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

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為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水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引以溉灌。瀹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害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瓴。謂瓴甋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為瓴甋。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四十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迂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流而卻退。頓備。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控而卻。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衝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若環之中。則圓流生。所謂齊。空中則涵。圓流無所這。則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祿廩。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洲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任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錮疾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當視作者。取其半功。並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雖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

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伍長等行視其里。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 因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辦六具。下準此。土車什一。雨輂什二。雨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辦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其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為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藨。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下雨降，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

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温。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隷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壞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卷十八校正

入國第五十四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洪云。四旬。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注非。　△一日老老　北堂書鈔三十九引作一日養老。　△六日問疾　王氏引之云。問疾當爲問病。下文曰。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人當作民。）掌病以上令問之。又曰。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與此前後相應。則作問病明矣。若作問疾。則與四日養疾之疾無所區別。蓋傳寫之譌也。北堂

書鈔攻術部十二引此已誤。又案下文所謂問疾者。疾甚者以告。二疾字皆當作病。所謂問病者。與此之謂問病正相應也。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病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有病與病甚亦相應也。今本作疾者。蓋六日問病已誤作疾。後人又據已誤之上文改不誤之下文耳。幸其改之不盡。尚可據以更正。 △士人死 丁云。人當作民。上文云。士民有子。下文云。士民死上事。 △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 王云。胜讀如減省之省。胜亦瘦也。字或作眚。又作瘠。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曰。眚猶人眚瘦也。釋名釋天篇曰。眚瘠也。知病者瘠瘦也。又釋言語篇曰。省。瘠也。臞瘠約少之言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失時之稼約。高注曰。約。眚病也。晉灼注漢書外戚傳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損冥。後漢書袁閎傳注引謝承書曰。面貌省瘦。並字異而義同。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 王氏引之云。皆有掌養疾。養字因上文而衍。上文說老老云。凡國都皆有掌老。說慈幼云。凡國都皆有掌幼。說恤孤云。凡國都皆有掌孤。說問病云。凡國都皆有掌病。則此亦當言掌疾明甚。又案下文曰。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亦當言皆有掌窮。今作皆有通窮者。因上文而誤。 △疾官而衣食之 望案。疾字自爲句。官古館字。尹以疾字屬上讀。非。 △殊身而後止 王云。說文。殊。死也。猶言歿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歲凶庸 王氏引之云。庸字義不可通。庸疑當作康。字形相似而誤。凶康即凶荒也。古聲康與荒通。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四穀不升謂之康。韓詩外傳康作荒。逸周書諡法篇。凶年無穀曰穅。史記正義穅作荒。淮南天文篇。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作十二歲而一荒。 △人訾厲 洪云。訾當通疵。列子黄帝篇。物無疵厲。莊子逍遙遊篇。使物不疵癘。爾雅釋詁。疵。病也。古字皆通用。

九守第五十五　雜篇六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須 勢篇作安徐正靜。丁云。須當爲傾。傾。覆也。危也。言虛心平意以待天下之亂也。勢篇云。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殰作也。尹注云。殰。動亂也。是其證。傾與靜定爲均。鬼谷子符言篇作以待傾損。望案。韋注周語曰。待猶備也。丁謂待天下之亂。說似誤。 △用賞者貴誠 望案。誠當作信。六韜賞罰篇亦作信。 △用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 望案。六韜兩見字下皆有聞字。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 俞云。見。皃字之誤。管子書每以皃爲貌字。此言精神可以暢天地。通神明。皃姦僞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也邪弗殊。然則皃姦僞也。猶云

況蠢僞邪。因叚兄爲況。又誤兄爲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千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四日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　王云。尹以熒惑爲法星。非也。熒惑猶眩惑也。（逸周書史記篇曰。熒惑不治。趙策曰。蘇秦熒惑諸侯。或作營惑。又作營或。史記吳王濞傳。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漢書作營或。淮南厲王傳。熒惑百姓。漢書作營惑。）鬼谷子符言篇。四日作四方。其處作之處。於義爲長。（四方作四日。因上文一日二日三日而誤。）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後。承人而言。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也。問心所眩惑之處在四方上下乎。抑在左右前後乎。故曰。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在也。（尹注鬼谷子曰。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眚吉凶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熒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也。念孫案。雖有明天子二句。出史記天官書。非此所謂熒惑也。蓋緣彼文云必視熒惑所在。此亦云熒惑之處安在。因而誤會矣。）　△君因其所以來　望案。來乃求字誤。說見小稱篇。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望案。修乃循字誤。說見形勢篇。　△闔閉不開　王氏引之云。闔閉當爲關閉。（尹注同。）說文曰。關。以木橫持門戶。又曰。閉。闔門也。從門才。所以距門。蓋關與閉皆距門之木。因謂闔門爲關閉也。八觀篇曰。宮垣關閉。不可以不備。（今本備誤作脩。辯見版法。）是關閉皆距門之木。故曰。關閉不開也。若閈爲里門。而與關並舉之。則爲不類。八觀篇既云。關閉不可以不備。又云。閭閈不可以毋闔。是閈閭爲一類。關閉爲一類也。關字本作閞。與開相似而誤。鬼谷子正作關閉不開。（今本鬼谷子關誤作開。不下又脫開字。而閉字猶不誤。）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日動蠢蠢動則變更矣　望案。動當作桐。聲之誤。鬼谷子作是謂洞天下姦。　△修名而督實　望案。修亦循字誤。說見形勢篇。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作循名而案實。　△反相爲情　丁云。反讀還反之反。說文。還。復也。反相爲情。猶禮記言還相爲宮耳。　△智生於當　朱本當作富。非。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　宋本作管仲。　△得而勿忘　望案。忘當作亡。　△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十一引。明臺作明堂。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賢作兵。御覽地部二十二引。立作有。無兩者字。人作民。　△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　北堂書鈔九引作禹置敢諫之鼓。三國志注引備訊唉作備訴訟。於義爲長。　△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類聚。人作民。誹作非。　△武王有靈

臺之復而賢者進也　三國志注引復作園。類聚引作靈臺之宮。與上總街之庭句相對。初學記引作靈臺之候。即今本復字之譌。　△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憒室之事也　陳先生云。厥讀爲蹶蹶之蹶。劉績改厥爲決。於義不安。望案。爲字宋本朱本皆作焉。屬上讀。於義爲長。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蓋天子聖人也　吳云。子乃下字誤。　△而擇地形之肥饒者　元本形作刑。　△經水若澤　王氏引之云。經字義不可通。地在水旁。非經過之謂也。蓋因下文命曰經水而誤。經當作緣。緣者因也。因水及澤而建都也。注內緣水澤三字即覆舉正文也。　△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　安井衡云。落絡通。絡。繞也。國都之內。作繞絡四方之渠。以泄寫穢惡。又因大川而注流之。　△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　丁云。疑當作乃。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養其人以育六畜。今本利字誤置在下句。下文云因天之固。歸地之利。　△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　王氏引之云。州者上亦當有不滿二字。下文里十爲術。術十爲州。故曰。不滿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尹注非。　△國也以奉天子　丁云。也乃亾字誤。不如霸國者。(句)國亾(同無)以奉天子。(句)　△上相稽著者　尹注云。稽。鉤也。謂荆棘刺條相鉤連也。張云。稽無鉤義。疑當作𥡴。𥡴義爲留止。急就篇。沽酒釀醪𥡴極程。𥡴極即𥡴𥝩。極固譌字。𥡴與稽疑古通。說文。𥝩。𥡴𥝩而止也。賈侍中說𥡴𥝩𥠻三字皆木名。疑𥡴𥝩或作稽𥠻。總之皆從禾起義。𥡴𥝩。樹枝句曲。荆棘之刺亦似之。故云相𥡴。著尹訓爲鉤。蓋所見本猶作稽。今則正文與注皆誤矣。　△君體有之以臨天下　丁云。有字當在臨字下。法法篇。貴有天下。制在一人。　△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　望案。害字涉上文五害而衍。　△又有遠近　御覽地部三十二引近作邇。　△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　水經河水注。別作引。言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今本作別。非。　△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　王云。出於他水。本作出於地。下文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正對此出地而流者言之。今作出於他水者。地他字相似。又涉上文別於他水而誤。水經河水注引此。正作出於地。　△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　王云。往當爲注。字之誤也。(隸書往字或作往。與注相似。)注之與扼之意正相反。據尹注云。謂因地之勢流引以溉灌。則當作注明矣。　△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　宋云。案上領領字誤。校者改爲瓴字。而兩存其譌。言使下向高。而以瓴㼾引

水。則滿四十九里而水仍走下矣。言其力之不能達也。故必迋其道以遠之。再躍二集。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即迋其道以遠之也。自此以下八十餘言。皆明道水向高之法。注說全非。　△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　丁云。當作地曲則擣。激激則躍。地曲對地下地高言之。杜與地。毀與激。形近而譌。又衍杜曲二字。否則激字無來文矣。△雖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　陳先生云。二孝字皆當爲孝。讀如教。　△人君天地矣　安井衡云。古本矣作也。　△卒部校長官佐各財足　俞云。財足猶言纔足也。蓋不限以人數。使其纔足以任事而已。下文給卒財足。亦言給之以卒。使纔足任事。不限人數也。尹注皆非。（史記孝文紀。見馬遺財足。索隱曰。財字與纔同。漢書揚雄傳。財足以奉郊廟。注云。讀與纔同。漢書以財爲纔。不可枚舉。）　△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　丁云。疾乃癈字誤。癈之與免之同義。即周官鄉師所謂疾者皆舍也　△可省作者半事之　俞云。省。少也。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喪服小記。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並以省與多對文。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閉具備水之器　元刻具作其。是也。尹注亦是其字。　△籠臿版築各什六　臿。臿字之譌。宋本正作臿。　△雨輂什二　尹注云。車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王云。案說文。輂。大車駕馬也。輂非所以禦雨。輂當爲𨏥。（扶遠步本二反。）字之誤也。𨏥。謂車蓋弓也。方言。車枸簍。隴西謂之𥯝。郭注曰。即車弓也。𥯝與𨏥同。釋名曰。𨏥。藩也。藩蔽雨水也。故注云車𨏥所以禦雨。故曰雨𨏥。　△食器兩具　安井衡云。兩具當爲雨具。雨具蓑笠之屬。　△補弊久去苦惡　陳先生云。久讀爲舊。弊舊。弊壞古舊也。苦讀爲盬。揚羽傳曰。盬。不攻致也。又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弊久苦惡。皆謂不完堅者也。完堅者取之。不完堅者補之去之。此以三字爲句。尹注補弊爲句。久去苦惡爲句。失其句讀。　△春三月　丁云。春上脫當字。下文夏秋冬皆有。禁藏篇云。當春三月。是其證。　△水絕列之時也　安井衡云。列與裂同。　△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𧃒　張云。𧃒。壞字之誤。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　俞云。放讀爲妨。月令曰。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即其義。與說同。　△一日把百日餔　丁云。餔與穧同。廣雅。穧。積也。又云。穧也。聘禮記注云。筥。穧名也。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疏云。筥穧一也。即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鋪亦與穧同。　△暑雨止　中立本作暑氣止。　△實廥倉　安井衡云。古本廥作𢈔。　△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　望案。服乃備之聲誤。俞說同。　△春不收枯骨朽脊　洪云。周官蜡氏。掌除骴。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謂死骨也。月令曰。掩骼埋骴。此文類聚百。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八引。俱作朽胔。古字通用。　△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　陳先生

云。壹當是噎之譌字。蕣名。噎。翳也。小爾雅。噎。冥也。豬飼彥博云。露乃霧字誤。原乃厚字誤。△故不八尣死也
宋本中立本八作入。△以冬賞罰 陳先生云。冬讀爲終。古以冬爲終。謂終之以賞罰也。△故民不比也
丁云。比疑北字誤。北古背字。△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 惠云。章古璋字。丁云。案章訓訓條表訓程。
謂奏上事也。△銜水可據者據之 中立本銜誤衙。△終歲以毋敗爲固 宋本固作故。元本作效。△獨
水蒙壞 王云。獨水當爲濁水。見下文。△亟爲寡人教側臣 陳先生云。臣下當有闕文。

卷十九　　　　　　　　　　　　雜篇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木名也。二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將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疏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落。行廧音牆。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爲行廧及籬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櫄。木名。擾。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糒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蓾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一而三之。即四也。四開以合九九。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爲八十一也。

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鐘之宮。而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黃鐘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三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陜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陜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庚既有青龍居。相續。故不可得泉也。又沙泥　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怪之名。神　陘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　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樠。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競與薔。音嗇。草名。　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薔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　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䕻。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䕻之下。䕻即鬱也。莊周所謂鬱酉也。䕻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

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挌。挌，謂堅䋣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怷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怷，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怷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音形。赨莖黑秀箭長。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櫄。其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麻之大而類也。則以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為隴而種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不相著。謂堅青怷以落。音菩。及。謂色青而細密。落以相及也。和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楢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龍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遂。條長數大。安。和也。遂。長也。數。謂速長。蕪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楝音諫。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

菀。其山之旁。有彼黃䖟。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落。（落。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起貌。）其種櫑葛。（壤）赨莖黃秀恚目。（恚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坉。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蘟。（忍蘟。草名。）忍葉如蘟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茸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悆。五悆之狀。廩焉如壏。（壏。猶彊也。）潤溼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纍纍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悆土之次曰五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謂其地色青紫若脤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謂起也。）其種大葍細葍。（葍。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纍然如僕纍。（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纍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

壏。五壏之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壏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埆。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謂矜而恃力。則[illegible]全隳落。赤毋虛邪。虛，謂虛僞。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拚，掃席前曰拚。盥，濯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作，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駿，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命反。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

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毀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日嗛。同嗛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並撥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奉擥。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衣衽。以拂席之汚。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饋。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灑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灑。攘臂袂及肘。恐經其袂。不便於事也。且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灑永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卻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穢壤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己。適己。向己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坐執箕也。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閒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授也。奉椀以爲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卽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卷十九校正

地員第五十八　雜篇九　宋云。說文。員。物數也。此篇皆言地生物之數。故以地員名篇。

△瀆田悉徙　吳云。悉。盡也。徙當爲壤字之誤。下文白徙同。　△其立后而手實　陳先生云。立。猶樹也。后與厚同。小雅傳曰。手。取也。言五種之穀其樹厚而取實也。尹注失之。　△其木宜蚖苍與杜松　劉云。蚖當作杬。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苍當作桧。杜。木名。　△黃唐無宜也　御覽百穀部三引唐作墳。元本作堂。俞氏正燮云。唐與廣音義相近。莊子田子方篇云。求馬唐肆。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廣肆。此言黃唐。亦言黃壤之廣闊者。尹注以唐爲虛廄。於義不合。輕重甲篇言唐圃。呂覽尊師篇言唐圃。亦謂廣大園圃也。　△行廧落　丁云。落。落之借字。說文。杝。落也。廣雅。落。杝也。　△其草宜黍秫與茅　丁云。上文云。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也。黍秫列在五種中。非草名。此涉上文而誤衍。但與茅二字亦有誤。俞云。管子原文疑當作其。草宜萯茅。說文。萯草也。可以爲繩。是萯與茅正同類也。茅字壞作予。校寫者因予字無義。見下文有其草魚腸與蕕。其草蓄與蔞之文。疑予與古人通用。從改作與。而本文又無他草。不得言與。乃據上文唯宜黍秫妄加黍秫字耳。　△其木宜櫄擾桑　王氏引之云。尹注以擾桑爲柔桑。非也。（豳風七月篇。爰求柔桑。自謂求桑之穉者以養初生之蠶耳。非謂柔桑爲桑名也。）櫄擾桑三者皆木名。擾讀爲唐風隰有杻之杻。爾雅。杻。檍。郭璞曰。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西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杻橿是也。擾字古讀若狃。故與杻通。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是其證也。　△其泉黃而糗流徙　王云。黃而糗。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黃而有臭是也。上文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水黑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取於糗也。尹注非。流徙上當有水字。下文云。斥埴其泉。鹹水流徙。是其證。陳先生云。有字衍。黃而臭。與下文白而甘黑而苦同。糗乃臭水二字並寫致誤耳。　△其泉鹹　後漢

書馮衍傳注引作其味觳。　△其草宜苹蓨　中立本苹誤萍。　△先主一而三之　王氏引之云。主當爲立。字之誤也。史記律書云。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置一即立一。　△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　丁云。不無二字衍。有同又。下文又三分。其句例。　△墳延者六施　張云。墳延即大司徒之墳衍。鄭注。水厓曰墳。下平曰衍。下文亦云。在墳在衍。　△陝之芳　俞云。芳當爲旁字之誤。與下文言山之上山之側義同。望謂管子古本當是方字。方通作旁。虞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孱功。其證也。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　△付山白徒　丁云。徒當爲壤。下文稱山赤壤。堅山白壤。又乘馬篇有蔓山汎山。蔓山即上文云蔓山十二施也。汎山即付山。疑付乃汎字誤。尹注謂皆地名。非矣。　△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　丁云。青龍五字屬上句。以上文言青山是因青龍得名也。庚泥上脫其下二字。下文云。其下淸商。不可得泉。其下騂石。不可得泉。其下灰壤。不可得泉。皆有其下二字。　△其下淸商不可得泉　宋本朱本淸作靑。　△徙山　宋本作徙山元本作陡。　△其草如茅與走　俞云。如茅疑即爾雅釋草所謂茹藘茅蒐。非必二草也。丁云。走非草名。疑莞字誤。　△山之材　陳先生云。山之材當爲山之側。與下文山之側同。此兩言山之側。猶上文兩言山之上也。俞云。材字無義。疑手字之誤。手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說文又曰。垂。遠邊也。是垂有邊側之義。尹注訓材爲旁。正得其解。惜未得其字耳。　△其草兢與蔷其木乃格　丁云。兢疑藭字誤。格木未聞。或柸字誤。俞云。格。椵之叚字。爾雅釋木。櫠椵。郭注曰。柚屬。說文曰。椵木可作牀几。給錯以爲梓屬。　△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又）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丁云。此兩句與上文鑿之二尺。鑿之三尺。其數懸絕。二七三七以施計。而不言二施三施。與上文墳延以下之例又不同。必有脫文。無從是正。　△其木乃品榆　王氏引之云。品榆當爲區榆。區與榆同類。故並言之。字本作藲。或作樞。又作櫙。並讀如謳歌之謳。爾雅釋木藲茎。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傳曰。樞。茎也。釋文並烏侯反。云。本或作蓲。爾雅疏引陸璣詩疏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爲茹。美滑於白榆。是也。區字本有謳音。故藲通作區。今則脫其匚（胡禮反。）字而爲品矣。　△各有草土　元本土作木。　△鑿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　王云。莧當爲莞。爾雅釋草。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小雅斯干篇。下莞上簟。鄭箋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莞似蒲而小。故曰莞下於蒲。若莧則非其類矣。逸周書文傳篇曰。樹之竹葦莞蒲。穆天子傳曰。爰有萑葦莞蒲。此文云。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則莧

字明是莞字之譌。隸書完字或作完。形與皃相似。故諸書中莞字多譌爲莧。（夬九五。莧陸夬夬。虞注曰。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莧卽莞字之譌。故釋文云。莧一本作莞。論語陽貨篇。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楚辭漁父。漁父莞爾而笑。莞一作莧。列子天瑞篇。老韭爲莞。釋文。莞一作莧。文選辯亾論。莞然坐乘其儌。李善本作莧。）△蒋下於雈雈下於茅　宋本注。雈音追。莞蒋也。一作萑。中立本同趙本。張云。莞當作芫。釋艸萑蓷。郭注。今芫蔚也。釋文。萑音隹。蓷。他回反。王風中谷有蓷毛傳。蓷。鵻也。釋文。蓷。他雷反。引韓詩云。茺。蔚也。並與尹注合。莞茺形近而譌。△每州有當而物有次　王云。每州有常。困學紀聞周禮類引作每土有常。是也。下文上土中土下土各有三十物。故曰每土有常而物有次。不當言每州也。此涉上文九州而誤。△其種大重細重　陳先生云。重。古種字。毛詩七月傳曰。後孰曰重。周禮內宰穜稑之種。釋文。穜本作重。鄭司農曰。先種後孰謂之重。皆古文以種爲重之證。△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　陳先生云。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以四字爲句。下文云。皆宜竹箭。求黽楢檀。句正相同。藻龜求黽。皆誤字也。上一字皆柔字之誤。藻柔形相近。求柔聲相近。因而誤作藻。又作求。下一字乃蘢字之誤。蘢字滅去上半之艸。遂誤作黽。黽隸變作黾。龜隸變作亀。故又誤作龜耳。爾雅毛傳皆曰。蔵。蘢也。蔵與蘢一聲之轉。詩疏引舍人曰。蔵一名蘢。齊民要術引陸機疏曰。蔵。山菜也。又曰。周秦曰蔵。齊魯曰蘢。苣蘢蔵同物。管子齊人。故呼蔵爲蘢也。楢與柔文相對。山海經郭璞注曰。楢。剛木。中車材。詩鄭風傳曰。檀。彊刃（古忍字）之木。彊忍之木卽剛木也。柔蘢。楢檀。蘢可食。檀中材。故曰柔蘢。楢檀。一爲艸。一爲木也。尹注不能釐正。遂解下文之求黽謂亦竹類。連上竹箭爲句。其誤特甚。張云。此文藻字疑掠字之誤。說見後。△五粟之土乾而不格

陳先生云。格讀爲垎。禮記學記篇。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格讀如凍垎之垎。扞格。堅不可入之貌。此格垎通假之證。說文曰。垎。水乾也。一曰堅也。玉篇廣韻皆曰。垎。土乾也。此不垎與不澤對文。下文曰。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濕而不澤。斥與坼同。不斥。猶不垎也。又下文曰。五臭之狀。堅而不骼。骼亦垎也。△蟲易全處　王氏引之云。蟲易全處。殊爲不詞。易當爲豸。豸與易篆文相似。故豸譌作易。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漢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孽。△蝕莖黑秀箭長　張云。尹注蝕音形。形乃彤字之誤。鈔本說文。蝕音徒冬切。篇韻同。△其秀生莖起　丁云。其字疑涉上下文而衍。△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　望案。下則字衍。安卽則也。不當有則字。說見幼官篇。△其細者如雈如蒸欲有與各　宋本朱本各皆作名。望案。各名疑皆分字之誤。謂細麻之中若雈若蒸。欲有人與之分別也。丁說同。△大者不類小者則治　劉云。類當作纇。纇節也。言大

麻疏矣無菰節。小麻條理易治也。注非。（王云。類纇古字通。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服虔讀類爲纇。二十八年。忿纇無期服本作類。老子。夷道若纇。河上公本作類。）　△寡有疥騷　丁云。疥騷卽疥瘙也。古字段用。　△終無痟酲　中立本酲誤醒。　△無高下葆澤以處　張云。下上當脫無字。上文云。若高若下。不擇疇所。此云。無高無下。葆澤以處。句法正同。　△五位之狀不塥不灰青㤹以落及　王氏引之云。落與灰爲均。及字衍文。下文云。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㤹以𥠻。芬然若灰。亦以落灰爲均。望案。塥字字書無見。未知何義。　△某蘢大葦無細葦　安井衡云。上云三十種十二物。若無細葦。種只有十一。無字當衍。　△皆宜竹箭求𦬹楢檀　張云。求疑來字之誤。爾雅釋木棶卽來。郭注中車輞。則亦堅木與楢檀類。玉篇。棶。椋也。集韻。棶。木名。通作來。　△有龍與斥　俞云。尹注曰。蘢斥並古草名。此古字殘爲無義。案爾雅釋草紅蘢古。疑此文蘢下當脫古字。注文蓋作蘢古斥。並草名而傳誤也。丁云。斥。斤字之誤。斤芹省。蘢與芹。一水菜。一水草。　△條長數大　爾雅翼引大作丈。　△種木胥容　丁云。種。榑字之誤。胥容卽榰榕之省。榑榰榕凡三種木。　△楢桃柳楝　朱本楝作楝。　△其山之梟　陳先生云。梟當爲県字之誤。說文曰。県。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県字。段注曰。廣韻引漢書県首藁其骨。今刑法作梟。此県作梟。其誤正同。到首謂之県。故山巔亦謂之県。後人少見県。多見梟。遂改県爲梟矣。　△其山之末有箭與苑　王云。箭當爲蕭。爾雅釋草曰。蕭。王蔧。郭注。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爲掃蔧。江東呼之曰落帚。說文作蕭。義同。爾雅又曰。蕭。山莓。郭注。今之木莓也。實似藨莓而大。亦可食。說文作葥。義同。草之名蕭者有二。則未知此所謂蕭者爲王蔧與。爲山莓與。唯與苑並言之。則亦是草名。而非竹箭之箭。故知箭爲蕭之譌也。苑與菀通。急就篇曰。牡蒙甘草菀藜蘆。顏師古注。菀。謂紫菀女菀之屬。　△其林其𢲷　張云。𢲷。麓之段字。鄭注堯典曰。麓。山足也。

△鳥獸安施　望案。施當爲族。字之誤。說見幼官篇。　△其葉若苑　王云。苑卽上文有蕭與苑之苑。尹注非。

△以蓄殖果木　丁云。以字衍。下文言蓄殖果木。凡十三句。皆無以字。　△𥟖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

丁云。𥟖莖黃秀以慈。慈讀爲滋。訓多。下文五㤹𥟖莖黃秀以慈。脫以字。忍水旱對下五塥五殼不忍水旱也。下文五沙白莖青秀以蔓。正與此句例相同。又證以上文𥟖莖黑秀箭長。𥟖莖黃秀恙目。句例亦同。　△五𣽷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　丁云。葆字衍。澤讀潤澤之澤。言如米之中堅而外潤。是以不離不坼也。下文芬焉若糠以膽。華然如芬以脤。是其句例。　△某種忍塵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　張云。秀塵爾雅作隱荵。齊民要術同。丁云。案上下文言其種某某。皆先言種。下言莖秀之色。然後釋物種之形狀。此亦當先言黃莖

黑秀。下乃接忍葉以下九字。又案。此忍蕎與下文楬葛皆不言大小。恐有闕文。如忍蕎楬葛各分大小。正合上土十二種之數。下土十二種。一大華。二細華。三青㯕。四厲臛。五朱䠶。六大菽。七細菽。八陵稻。九黑㯕。十馬夫。十一白稻。尚缺其一。或青㯕亦當有大小故邪。望謂上下文皆言其葉若某。此忍葉當爲其葉之誤。△莖葉如扶櫨 宋本扶作扶。 丁云。扶櫨。木名。可知其葉不可知其莖。當作其莖某秀。其葉如扶櫨云云。今本莖上脫一字。莖下脫二字。葉上又脫其字。知者。以上文言物種莖秀色七。下文言莖秀色六。而此大小兩舉。列在中間。下應不舉莖秀之色。其爲脫文無疑。雖下文五埴五殼五鳧五桀之種。皆不言莖秀之色。然不可以彼例此。彼或下土之次之種。故略而不言。或本有脫。亦未可知也。△芬爲若錄以肥 丁云。肥必是䏰字之誤。(舛入注塈髮。塈臘者。)尹注云。謂其地色黃而虛。虛字正釋䏰字。上文五薦青怵以肥。亦當是䏰字。△華然如芬以脤 望案。脤疑振字誤。

△其種大蕡細蕡 王氏引之云。尹讀蕡爲草名。非也。此篇凡言其種某某者。皆指五穀而言。若草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稱種也。蕡讀爲大雅維秬維秠之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郭注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其種大蕡小蕡。是蕡卽秠也。蕡字從艸賁聲。賁古讀若倍。(說見唐韻正。)聲與秠相近。秠之通作蕡。猶丕之通作負也。(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丕作負。)月令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萯生。呂氏春秋孟夏篇作王菩生。穆天子傳。爰有萑葦莞蒲茅萯。郭注曰。萯今菩字。音倍。中山經萯山。郭注曰。萯音倍。漢書宣帝紀。行幸萯陽宮。李斐曰。萯音倍。京方朔傳萯陽作倍陽。是萯字古讀若倍。聲與秠相近。故字亦相通也。△五埴之狀累然如僕累 洪云。山海經中山經。墠渚多僕累。郭璞注云。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穙以肥。如屑塵厲。如糞如鼠肝。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王云。洪說是也。僕累卽爾雅之蚹蠃。聲相近。△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 王云。樛當爲穋。杞當爲𥝌。穋卽黍稷重穋之穋。𥝌卽維穈維芑之芑。(上文云。大重細重。大秬細秬。大蕡細蕡。重卽重穋之重。蕡卽維秬維秠之秠。)大荒南經。維宜芑苣穋楊是食。郭注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穋𥝌黑秀。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木名。亦禾名之譌。集韻。𥝌。禾名。引管子其種穋𥝌。義本尹注也。△猶土之次曰五𡐯 宋本作五弘。元本作壯。宋云。案淮南地形訓云。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許君注。壯土。南方之土也。彼言壯土。與此言𡐯土。是一事。壯𡐯並弦字之譌。弦讀爲墳。古音同部相叚借也。廣韻二十文。蕡。古文作蒀。蒀從弓從邑。無義。蓋蕡之古文當作蒀。故廣雅釋器云。蕡。弦也。古讀弦如墳。則弦墳貢可通用。禹貢沇青徐之土並言墳。以地卑。故弦土爲下上之次。豫州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蓋北近雍冀。則厥土惟壤。故地

員壤土爲上土也。南近揚荊。則下土墳壚。故雖員壤土爲中土。弦土爲下土也。淮南以南方爲弦土。卽禹貢豫州下土墳壚之義。△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墒　丁云。甚卽上文湛而不得之湛。謂土壥解散。又極臞疏也。疏與臞字爲均。墒字衍。此或注文訓臞爲墒。文有脫落。因而致誤。△五殖之次曰五㲉　王云。五殖當爲殖土。例見上下文。△㲉土之次曰五鳧　丁云。鳧當爲梟字之誤。梟。墝之叚字。說文曰。墝。磽也。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弟子是則　風俗通義引是則作則之。△毋驕恃力　中立本恃誤持。△志毋虛邪　周官考工記鄭人注引虛作空。△衣帶必飾　宋本飾作飭。△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莊氏述祖云。凡言與行以下十八字。當在師出皆起之下。今本誤。△所求雖不在　朱本在作得。△置醬錯食　朱本錯作措。惠氏士奇校改爲醯醬。云。醬之多汁者也。張云。錯猶置也。卽下云凡置彼食是也。朱本誤爲醋。惠氏因改爲醯醬。非矣。篇末錯總之法。錯字亦同此訓。△左酒右醬　洪云。醬當爲漿。曲禮。酒漿處右。注曰。兩有之。則左酒右漿。義本此。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御覽八百六十一引醬作漿。書鈔引注云。漿。右當漿也。不知何人所撰。△三飯二斗　莊云。二當爲貳。斗當爲豆。周禮酒正。大祭三貳。注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曲禮雖貳不辭。注貳。謂重殽膳也。貳豆。謂益所設之殽膳也。△右執挾匕　安井衡云。古本挾作梜。△周還而貳唯嗛之視　望案。周官酒正司農注賈公彥疏。皆引此二句。還作旋。賈疏云。周旋而貳者。欲副益酒尊之時。嗛謂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益。△柄尺不跪　禮記少儀正義引此文。柄上有進字。望案。尹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則尹本有進字。今脫去耳。△捧前斂祭　宋本斂作撿。撿爲扱字之誤。說見下。△飯必捧擥　陳先生云。擥者。擥之誤字。說文揚雄曰。擥。握也。捧擥。捧握也。握。持也。△既徹並器乃還而立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二句。△攘臂袂及肘　中立本袂誤衽。△執箕膺揲　洪云。揲當依下文作葉。曲禮注引作擖。儀禮士冠禮注。古文葉爲擖。毛詩小戎正義引作執箕膺擖。傳寫之誤。△其儀不忒　宋本忒作貸。△坐板排之　尹注云。板穢時以手排之也。張云。說文。板。判也。判穢無義。板蓋扱字之譌。曲禮。以箕自向而扱之。鄭注。扱讀爲吸。謂收糞時也。扱與板形正相近因誤。上文捧前斂祭。宋本斂作板。板亦扱之譌。故注云。既食畢。掃席前。並撿斂所祭也。傳寫誤扱爲板。校者見板字不可通。因取注中斂字易之。不知仍板字之舊。尚可使讀者尋得爲扱字之譌。改爲斂字。則從此

失眞矣。又疑彼注接字亦扱之誤。日本豬飼氏說同。△錯總之法　丁云。總。熜之叚字。說文。熜。然麻蒸也。熜者。總也。說文。總。聚束也。廣雅。蔥。炬也。△居句如矩　丁云。居句讀爲攷工記之倨句。謂弇修之度也。如矩。謂一執新燭。一執將盡之燭。相交正方如矩也。攷工記于磬氏曰倨句一矩有半。于韗人曰倨句磬折。此卽一矩有半也。于冶氏曰倨句外博。此修于矩而不及一矩有半也。于匠人曰句於矩。此斂於矩而不及一矩也。此云倨句如矩。則正方也。凡倨句連文猶云大小。析言之則如鉤爪倨牙是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　孫云。禮記檀弓注引作右手折堲。正義引作左手秉燭。右手正堲。釋文同。堲。燭頭燼也。此左右誤乙。又作櫛字誤。丁云。廣雅。燭。㶳。熜也。說文。熜。燭㶳也。尹注。櫛謂燭盡。盡與㶳通。說文。㶳。火餘木也。堲爲㶳借字。作櫛者誤。上文櫛之遠近乃承㶳火。同。

△有墮代燭　宋本墮作隨。古字叚借。△問所何趾　洪云。案說文引作問疋何止。古文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此作所字與胥音相近。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

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明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

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

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限。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限。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䜀綺闔切。訾䜀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䜀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饕（湌移切。饕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饕食則不肥。故曰。饕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汙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

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得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斵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僇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强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强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

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國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不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卷二十校正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　陳先生云。案下文四言高行。則高者當是高行之誤。　△忠者臣之高行也　王云。臣之高行。當依朱本作臣下之高行。下文臣下字凡七見。初學記人部上。御覽人事部五十九。竝引作臣下之高行。

△臣下隨而不忠　洪云。隨讀爲怠惰之惰。下文云解惰怠慢。以之事主。則不忠。宋本隨作墮。古字多通用。　△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　丁云。天下當作羣臣。下文云。主不失其當。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　△治安百姓主之則也　望案。治安百姓上當有主字。此與上生養萬物地之則也對文。　△故家事辦焉　宋本辦作辨。

△則人得之而易其威　陳先生云。易讀爲傷。說文曰。傷。輕也。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　張云。門疑閻字壞文。謂宮閻也。說文作壼。宮中道。從囗。象宮垣。俞云。門疑明字之誤。鄭注禮運記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即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　△則民循正　元本循作脩。　△所謂抱蜀者祠器也　宋云。徐侍郎頤曰。祠即治字。公羊春秋莊八年甲午祠兵。穀梁及左氏竝作治兵。公羊雖以治爲祠。然傳及注但言習戰。義仍同治。惟陸氏音義云。祠。祭也。是望文附會。案徐說極是。公羊作祠。是齊人語。解管子者亦齊人。故云祠器。說文。辭。訟也。从𤔔。𤔔猶理辜也。𤔔。理也。重文辭。籀文辭。从司。案此知治與辭義相近。治可通作辭。公羊春秋及

管子祠字當爲閟。形聲相近誤爲祠。故鄭該異義亦謂公羊祠兵謂誤字也。周官大祝。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爲辭。知祠亦通辭。廣雅。蜀。式也。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獨。管子之抱蜀。卽老子之抱一。以爲天下式。式亦器義。尹注本篇。襲形勢解之文。而刪抱字。但云蜀者祠器也。後人遂莫得其解。近見影宋本管子。第一卷後載音釋。蜀音獨。猶字顯係獨字之誤。知音釋出尹注前矣。望案。此文當據尹注形勢篇作所謂蜀者祠器也。衍抱字。蓋尹所見本無抱字也。宋謂尹所刪飾。似非。　△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　王云。美行當爲美貌。美貌謂鴻鵠。德義謂明主。並見上文。今作美行者。涉上文行之美者而誤。　△天下皷之　宋本皷作鼙。　△蜚蓬之問　孫云。蜚古飛字。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飛字。下俱同。形勢篇是飛字。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　丁云。動靜當依下文作動作。　△舉事而有福　元本無而字。　△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望案。鬼下脫神字。元本有。　△射者弓弦發矢也　王氏引之云。弓當爲引。此涉上文兩弓字而誤。　△造父善馭馬者也　御覽工藝部三引作善御者也。　△度量馬力　御覽引作量其馬力。俞云。當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　△奚仲之爲車器也　藝文類聚舟車部。御覽車部二引此。皆無器字。今本涉下文兩器字而衍。　△故衆理相當　宋本作衆極。　△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藝文類聚引作非斤力也。　△於四方無擇也　治要引方作旁。　△道之純厚　治要作導民。　△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元本乎作也。與本篇合。　△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望案。平原之隰當作平隰之封。說詳本篇。　△爲天下計者爲之諾臣　望案。臣巨字之誤。下同。說詳本篇。　△備利而偷得　王云。備當爲循。隸書循字作㣙。備字作俻。二形相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心備焉。備誤作循。）　△故曰擧長者可遠見也　元本見下有者字。　△不諭其理義　中立本理誤禮。　△聖人之諾已也　丁云。已乃言字誤。下文云。必諾之言。故云諾言。猶上文必得之事故云求事也。此涉下不義則已而誤。　△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元本無石字。丁云。山不辭土。與海不辭水對文。文選三引。亦皆無石字。意林同。　△訾者多所惡也　陳先生云。此與下二訾字皆當作訾。涉下食字而誤從食耳。形勢篇正作訾。　△而嫁蝬飲焉　安井衡云。古本作蝬蝚。案本篇作褑蝚。　△亂主自智也　望案。也字衍。　△以尺寸量長短則得　宋本作短長。　△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　元本無於字。　△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元本子上有則字。今本脫。　△上有禁　丁云。上有禁亦當作主有禁。與主有令對文。主民二字正釋上下也。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　王云。事其主上脫民字。當依羣書治

要禱。下文云。則民不爲用。正與此文相對。 △主視民知土 治要主上有人字。 △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 元本無作非。 △則民離叛而不聽從 宋本叛作畔。 △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元本舍作釋。安井衡云。經言作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此脫首尾各一句。而釋之下衍也字。藏之下衍而字。又解莫知其釋之爲淫泆無道之事。謬甚。 △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丁云。橋當爲撟。廣雅。撟。取也。方言。撟捎。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撟捎。郭注。此妙擇積聚者也。說文同。淮南要略篇。覽取撟掇。高注。撟。取也。斬高者隨山刊木也。撟下者。從下取之也。俞云。斬讀爲鑿。說文曰。鑿。小鑿也。橋者。喬之段字。詩山有橋松。釋文引王肅云。橋。高也。斬高橋下。並以治河言。斬高。謂鑿龍門也。橋下即太史公所謂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者也。 △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 元本起作趨。王云。形勢篇作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是也。生任。趨起。皆字形相近而誤。 △不以其理動者下瓦 宋本無動者二字。御覽刑法部十五引同。此本衍。 △而身死國亡 治要而身死上有然字。當據補。 △桀紂天之所違也 宋本違作圍。下同。 △雖大必削 元本作雖成必敗。 △與人交 宋本交作佼。 △後必相幽 宋本幽作坐。意林同。 △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 望塞。不信二字句絕。屬上告之以君臣之義三句爲義。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 中立本聖作衆。 △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 元本無起字。此誤衍。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 宋本朱本皆作聖人。治要同。王云。當作聖人。此涉下文不任衆人之力而誤。 △則竊聰而人不信也 元本則下有身字。 △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 宋本立誤作也。私作利。 △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 王氏引之云。多當爲朋。字之誤也。(古文多字作𡖋。形與朋相似。故朋誤爲多。說見秦策公仲侈下。) 立政九敗解曰。人主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韓子孤憤篇曰。朋黨比周以弊主。飾邪篇曰。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齊策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皆其證也。 △使人有禮遇人有理 宋本作使人有理。遇人有禮。治要同。王云。使人有理。謂使之必以道也。遇人有禮。謂待之必以禮也。賈子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禮二字互易。則非其指矣。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眾。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則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

妄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愼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愼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

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

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

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燭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

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彊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以欺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

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

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閒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

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尙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

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饘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圜。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

管子輕重三

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八亾

卷二十一校正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　宋云。毋當作毌。讀若習貫之貫。（俗作慣。）下文並同。有作無字勿字者。毌誤作毋。毋又譌無勿也。望案。毋為發聲語助之詞。周秦諸子中不可枚舉。說詳見王氏伯申經傳釋詞。毋聽。聽也。宋說蓋誤。△甲兵彫　中立本作甲兵獘彫。與上文城郭毀壞對。　△無覆軍敗將之事　望案。下文兩言覆軍殺將。則此敗字當為殺字之誤。　△必不勝也　宋本作必不能勝也。　△人君唯無好全生　宋本無作毋。下皆同。△反於禽獸　元本朱本反作及。　△然則賢者不為下　元本下作力。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　王云。朋當為多。（下朋黨同。）多與寡正相對。多朋字形相似。又涉上文朋黨而誤。　△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　俞云。此數語尚有闕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今本脫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　丁云。觀樂下當依上文補玩好二字。宮室臺池。觀樂也。珠玉聲樂。玩好也。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　朱本譽作舉。孫云。立政篇本作舉。任法篇亦兩言請謁任舉。當從朱本。　△羣臣務佼而求用　王云。求用上當有不字。明法篇曰。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解曰。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為主用。是其證。　△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　王云。謀當為諫。八觀篇云。諫臣死而諛臣尊。是其證。諫臣與諂臣正相對。無取於謀臣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白虎通義引禮保傅曰。大夫進諫。今賈子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諫並作謀。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為謀。）　△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　丁云。上文作諂諛。立政篇同。讒譏字誤。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　王云。版字涉上版法解而衍。法天地之位云云。乃釋法字。非釋版法二字。諸解皆不釋篇名。故知版爲衍文也。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上。（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皆無版字。　△遠疏微賤者無所告䜛則下饒　洪云。饒當作撓。屈也。　△萬物會天而貴風雨　宋本自萬物下另行。　△往事畢登　王云。宋本畢作必。古字叚借。今本作畢者。後人不知古字而改之。　△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王云。從事之勝任之字。涉上句而衍。從事勝任。與親上鄉意對文。下文云。知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是其證。　△不親則不明　陳先生云。此不親則不明五字疑衍。下文但承愛與教順言。可證也。　△不教順則不鄉意　俞云。此下尚有闕文。據下文當補云。不利則不勝任。　△成事以質　中立本質作貨。誤。　△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丁云。財下脫力字。慎施報。指用力言。察稱量。指用財言。下文用財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用財。　△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　中立本阤作弛。壞誤壞。　△無度則事無機　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刑法部四引。機俱作儀。洪云。任法篇云。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又云。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解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作機字誤。　△罪殺不赦　北堂書鈔刑法部上引赦作[illegible]。　△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　宋本怠作台。古字也。　△則國治　王云。當依治要作故國治。與下故國不治對文。　△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　王云。何也下脫曰字。當依治要補。上下文何也下皆有曰字。　△愛施俱行　丁云。愛施當作愛利。下文同。　△愛施所設　元本作愛施所施設。　△故曰說在愛施　宋本作四說在愛施。　△使君德臣忠　丁云。德乃惠字誤。形勢解惠忠愛孝四字兩見。　△閉禍在除怨　陳先生云。此數語連下節讀。宋本合於上節。誤。　△怨咎所至　藝文類聚三十八引。咎下有之字。　△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元本存作在。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　丁云。此節及下節忽入問對語。與此篇文不類。疑亦篇中之錯簡也。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　俞云。撫當作橅。橅即模字。說文曰。模。法也。所以自撫。言以學自爲模範。　△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　安井衡云。古本妬作怒。當作營。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　望案。有乃明字誤。明下又脫於字。下文審於法禁。察於分職。是其句例。俞說同。

△貴臣不得蔽賢　中立本蔽下有其字。望案。據文義當有其字。與上文行其私句例相同。下文近者不得塞遠。塞下亦當補其字。　△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　王云。治要無所字。是也。不失其職者。爾雅曰。職。常也。言孤寡老弱皆有所養而不失其常也。漢書武帝紀。賜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宣帝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並與此失職同義。加一所字。則義不可通。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　王云。明主當爲明法。明法與私術相對成文。下文法廢而私行。即承此法字而言。今本涉上下文明主而誤。　△私術者　元本作私術。　△非愛主也　丁云。當作非以愛主也。下文此句凡三見。　△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　王云。愛字當依朱本作受。二字形相似。又涉上愛主而誤。罰上當據上下文補刑字。　△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丁云。案上文言亂亡亡主。則此失字乃亡字之譌。亡對亂言。今明法篇亦誤。　△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元本朱本無本字。是。　△百官條通　洪云。條讀曰脩。漢書周勃傳。乃封爲條侯。地理志條作脩。任法篇。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即其證。　△如此者壅遏之道也　丁云。壅遏當爲壅主。下文言壅主之道。侵主之道。是其句例。　△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　丁云。謀字即諫字之誤而衍者。立政九敗解。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諫亦譌謀。　△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望案。具上當脫之字。　△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王云。當從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下文當賞當罰。即承此句而言。今本涉下文其當賞者而誤。又脫一罰字。衍一宜字。　△夫舍公法行私意　朱本私意作私惠。治要同。王云。私惠義見上下文。意字誤。　△是法誅也　丁云。法誅疑當作刑誅。上下文皆刑法對文。是刑誅與法不使。亦對文。　△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　王云。服德當依朱本作服聽。字之誤也。服聽猶言服從。燕策及史記淮陰侯傳並云。天下服聽。是也。下文。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正與此文相反。且聽與敬爲均。　△以法量功　元本作以法賞功。與以法誅罪對文。　△此以法舉錯之功也　望案。功乃方字誤。　△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　丁云。賊字衍。任法篇曰。人用其心。以幸於上。又曰。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　△故財貨不行於吏　治要財貨作貨財。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　朱本長短作短長。御覽資產部十引。亦作短長。　△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　丁云。誤。試字之譌。　△如此者　丁云。者字衍。如此二字連下讀。例見上下文。　△忠正無罪而有罰　丁云。正當爲臣。涉下行正而譌。忠臣與邪臣對文。　△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　宋本愿作原。　△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　俞云。此姦臣當作人臣。蓋人主以無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

必姦臣也。涉上文而云。姦臣而誤。　△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　宋本死作私。　△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
望案。義。佞之借字。說詳王氏「讀書雜志」。　△是故邪之所務事者　王云。朱本及治要邪上皆有姦字。當據補。上
下文皆言姦邪。　△主無悟　治要引悟作寤。　△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　王云。惡也當依治要作惡
之。下文曰。雖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三之字文義相承。　△故臣有所欲賞　丁云。當作臣欲有所賞。與
臣欲有所罰對文。　△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　王云。上其字涉下其字而衍。務黨重臣。四字連文。
△故爲其民以富其家　望案。故。收字之誤。說見侈靡篇。　△家與家務相益　丁云。元本無與家二字。依文義
似衍。家務相益。與大臣務相貴對文。　△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　治要引功作攻。　△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
不困　王云。不官。當依治要作不課。（望案。宋本作言。蓋脫課字右半耳。）任人而不課其功。則賢否無由而見。
故不肖者不困也。下文曰。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是其證。上文曰。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試亦課也。今本涉
上下文諸官字而誤。　△專任法不自舉焉　中立本法下有而字。　△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　元
本理作禮。僻作辟。　△亂治者誅　丁云。治疑法字誤。　△其分畫之不同也　丁云。分當作介。說文。介。畫也。
△身無煩勞而分職　丁云。分職下有脫文。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宋本臣作𦣝。元本朱本作匝。丁云。疑當作國。俗書作国。形近而譌。

△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
俞云。案七十日陰凍釋而執稷。至百日而止。則尚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
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見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
氣三微而成一著。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著者二。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著
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爲驚蟄。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爲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
當矣。故知其誤也。　△陰凍釋而秇稷　集韻。秇。古藝字。宋本秇作柢。　△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　丁云。
耳乃畢字誤。　△君過春而不止　安井衡云。古本君作若。　△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　元本於作其。丁
云。衡讀爲横。下同。　△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　望案。善哉下當有脫文。筴乘馬之數云云。是管子語。
安井衡云。求當爲未字之誤。　△故五穀興豐　望案。興豐二字不詞。興乃與字之誤。與讀爲舉。舉。皆也。後人不

知與字之義。妄改爲與耳。山權數篇。萬物與豐。與此同誤。　△使農夫寒耕暑耘　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御覽時序部十九。白帖四引此。暑並作熱。　△女勤於緣徵而織歸於府者　王云。當依事語篇作女勤於緝績徵織功歸於府。（望案。元本織正作功。）說文曰。緝。績也。績。緝也。連言之則曰緝績。陳風東門之枌箋曰。於枌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是也。徵織卽徵識。（徵。說文作徽識。今作幟。）周官司常注曰。徽識。旌旗之細也。識或作幟。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箋曰。織。徽織是也。功歸於府。與力歸於上對文。今本脫緝績功三字。徵誤作微。又衍緣而二字。（織卽織字之誤而衍者。）　△百畝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　王氏引之云。七當爲五。上文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是也。古五字作乂。與七相似。故五譌爲七。　△春秋子穀大登　王云。春秋當爲泰秋。此涉上文春事而誤。泰秋卽秋也。見山國軌山至數二篇。其輕重乙輕重丁二篇。並作大秋。（大與泰同。）　△還穀而應穀　丁云。當作還穀而應幣。山國軌篇曰。然後調立環乘之幣。又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以穀准幣。卽是國筴。故應幣謂之應筴。）又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是其證。還與環同。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吾欲立筴乘馬　安井衡云。古本立作主。　△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　丁云。當作上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分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游於分之間。卽下文所謂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也。　△王國守始　俞云。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二不足則加二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曰。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間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爲最下矣。王國之誤無疑。　△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　王氏引之云。五當爲三。歲藏十分之三。至十年則餘三十分。每十分而當一年。故三十分而爲三年之餘也。　△民無糧賣子數矣　宋本矣作也。俞云。數也二字。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而衍。　△田筴相圓　宋云。圓當從宋本作員。員。數也。謂以筴頓田之數。今本誤。　△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　王云。賤字涉上文獨貴獨賤而衍。下文云。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無賤字。　△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　朱本臾作腴。陳先生云。臾古腴字。上腴之壤。猶膏腴之地耳。閒猶中也。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　王云。下樂上上亦當有而字。

△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　俞云。衆疑虛字誤。虛與滿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之滿虛。並其證也。錄書虛字或作虗。與衆相似。丁說同。　△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　丁云。廢古通置。公羊宣八年傳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輕重三亾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

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

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鍬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任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鐵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當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爲讎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奪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求也。彊其兩反。租稅者。在農曰租稅。所慮而請也。慮。計也。請。求也。猶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

民之藏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 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 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其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 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羨。餘也。 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 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日室。大日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爲大賈畜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嗇。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

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壞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壞削少

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櫝(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

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準。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

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籯屑糉。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糉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反）。緉。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

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執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鎣。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筆永反。說文。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

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 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 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使也。使。色吏反。 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 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狀類龜。假言其此龜東海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 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 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 勞若以百金。勞。賜也。 之龜爲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 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 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爲寶。號曰無貲。 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 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 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 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下皆同。 以假子之邑粟。邑粟。即家粟也。 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敷也。籍。席也。才夜反。 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

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買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

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藏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古黃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穀不散出。吾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

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緣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卽臣乘馬。所謂筴乘馬者。臣猶實也。筴者。以幣爲筴。而後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家爲黨爲州。齊與爲國。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賁者。賁讀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賁。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納權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擢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洪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

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一。漏壞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卷二十二校正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女事不泰　宋本作士女不泰。　△俎豆之禮不致牲　望案。不字衍。　△齊諸侯方百里　宋云。釋言。齊。中也。釋地。距齊州以南。齊亦訓中。此齊諸侯爲中國諸侯。對下文負海子爲營夷之子也。（望案。輕重乙篇作儀諸侯度百里。儀一聲之轉。猶嵩魚之嵩或爲鱅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俞云。舉卽與之誤而衍者。　△泰奢之數　孫云。案上文作泰奢之數。二字必有一誤。　△微勝不微　安井衡云。微乃撽字誤。撽。舍也。　△不待權與　丁云。待當爲特。與。宋本作與。是也。不特與國。正與上文桓公曰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意相對。因。依也。特亦依也。二字同義。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吾欲藉於臺雉何如　王氏引之云。臺爲宮室之名。雉乃築牆之度。（定十二年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坊記鄭注曰。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臺雉二字意義不倫。徧考諸書。無以臺雉並稱者。國蓄篇曰。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輕重甲篇曰。寡人欲藉於室屋。以此例之。臺下之字亦當爲宮室之名。雉蓋䠶字之誤也。䠶與射同。（見說文。）卽榭字之叚借。（楚語。榭不過講軍實。劉逵吳都賦注引作射。郘敦銘。王格于宣射。卽宣十六

年春秋之成周宣榭也。）古字偏旁或左右互易。（如飢或作飤。猶或作猷。鞹或作鞟。毀或作毇。鄰或作隣之類
是也。）則榭字或可作𣓨。形與𣔌相似。因譌爲𣔌矣。乘馬數事語。地數。輕重甲諸篇。言臺榭者屢矣。則此亦當然。
爾雅曰。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陳先生云。地數篇曰。凡食鹽之數。嬰兒二升少半。
則吾子謂嬰兒也。吾讀爲蛾。學記曰。蛾子時術之。鄭君注曰。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吾子即蛾子。皆幼稚之
稱。下文及國蓄篇吾子凡三見。尹注皆同。　△鹽百升而釜　尹注云。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張云。
以下注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計之。此注當云鹽十二兩六銖九絫一黍十分之二爲升。　△
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　宋本開作開。揆度篇亦作開。通典十引同。望案。據尹注舉其大數云云。則正文人
數乃大數之誤。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
籍者六千萬　王氏引之云。正與征同。萬乘之國正絕句。（望案。宋本無國字。）萬乘之國正。常征也。欲言征鹽
策之會。故以常征相比校也。九百萬也者。九當爲人。篆文人字作八。與九相似而誤。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
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雖有開口千萬人。其當分之人但有百萬。萬乘之國征。但征
其當分之人百萬。故曰。萬乘之國征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者。當分之人每月籍其錢人各三
十。輕重丁篇曰。請以令籍人三十錢是也。一人三十錢。百萬人則當爲錢三千萬。故曰。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
千萬也。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者。言一國之常征。每月但有三千萬錢而已。今吾之征
鹽策也。不待明發號令籍之諸君吾子。而每月自有六千萬錢。（上文曰一月六千萬。）倍於一國三千萬之籍。
是有二國之籍也。故曰。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尹不知九百萬也爲人百萬也之譌。
又不知爲錢三千萬乃百萬人一月之籍。故其說皆不確。俞云。隸續載張休𨓏涘銘。行八過茲。人作八。與九相似。
王氏訂九爲人字之誤。是也。以正屬上句。則似未得。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曰。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
之養嬴。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云。正數之人。若丁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
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　△今夫給
之鹽筴　孫云。今當作令。王云。案通典正作令。又案。下文今鍼之重加一也。今亦令之譌。上文云令鹽之重升加
分彊。文義正與此同。　△則百倍歸於上　俞云。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
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十萬。鹽筴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

百倍。則太多矣。蓋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加之。　△行服連軺輂者　朱本輂作葦。通典引此亦作葦。望案。尹注云。
大車駕馬。則作輂字爲是。　△三十鍼一人之籍　安井衡云。古本籍下有也字。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
人之籍也　王氏引之云。七當爲十。上文曰。月人三十錢之籍。謂每一人月有三十錢之籍也。今每一耜鐵籍之
加十錢。三耜鐵則三十錢。而當每月一人之籍矣。故曰。耜鐵之重加十。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上文令鍼之重加一
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皆以三十錢當一人之籍。是其例也。尹說非。　△
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　丁云。案當讀之字絕句。名與命同。說文。名自命也。七法篇。名者所以命事也。周
語言以信名。注。名。號令也。有乃負字誤。事語篇曰。負海子七十里。負海之國多鹽。令之讎於吾國。即所謂因人之
山海假之也。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　王氏引之云。十五當爲五十。釜五十者。升加分也。出之以百者。
升加一也。上文曰。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分者半也。有海之國讎鹽於吾
國。每升加錢之半。十升而加五錢。百升而加五十錢。故釜五十也。吾國受而官出之。則倍其數而升加一錢。
十升而加十錢。百升而加百錢。故以百也。若作釜十五。則與出之以百多寡不相因矣。尹注非。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　朱本皆上有是字。與下文一例。　△故民無不累於上也　通典食貨十二引此。
累作繫。又引尹注云。食者民之司命。言人君唯能以食制其事。所以民無不繫於號令。今本繫譌作累。又全脫尹
注。　△夫民者親信而死利　宋本夫作故。親信作信親。　△民予則喜　通典十二引。民上有夫字。　△故民
愛可洽於上也　通典引愛作憂。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　丁云。租籍疑當爲征籍。輕重乙篇曰。故租籍君之
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正與征同。正籍即征籍。租籍即租稅也。今本作租籍者。涉下文租稅而誤。　△
廢其所慮而請　丁云。廢讀曰置。置者。不去也。　△不可爲籠以守民　通典十二引。無爲籠二字。民作人。　△
則臣不盡其忠　元本臣作民。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丁云。此當作故民利有百倍之失也。上文曰。然而
人君不能治。故使畜賈遊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言智者之多取利。以致愚者之不償本。故民利有百倍之
失矣。下文曰。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是其證。今文利誤相。又倒置有字下。失又誤生。遂不可讀矣。　△
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　丁云。矣字衍。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王云。人君當爲今君。此與上文君

引錣量用云云。皆指桓公而言。非泛言人君也。今作人君者。涉上下文人君而誤。尹注非。通典食貨八所引亦誤。輕重甲篇正作今君鑄錢立幣。（望案。輕重甲篇通施作通移。移與施古同聲通用。） △人有若干百十之數（舊本十譌作千。據輕重甲篇及通典引改。）矣 王云。若干二字。涉上文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而衍。上文步畝之數無定。故言若干。此既云人有百十之數。則不得更言若干矣。通典所引已誤。輕重甲篇無若干二字。 △利有所并藏也 王云。藏字涉上文穀有所藏而衍。并與屏同。（弟子職篇曰。既徹并器。輕重丁篇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史記吳王濞傳曰。顯并左右。并皆與屏同。）屏即藏也。上言穀有所藏。此言利有所并。互文耳。漢書食貨志引此。正作利有所并也。輕重甲篇曰。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又云。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鹽鐵論錯幣篇亦云。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則并下本無藏字明矣。據尹注云。豪富并藏財貨。則所見本已衍藏字。通典引尹注并藏財貨。則所見即是尹本。而又於正文內删去并字。尤非。 △而自爲鑄幣而無已 吳云。自疑日字誤。 △歲適美則市糶而無予 俞云。方言。予。讎也。此予字當訓讎。讎即售字。說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釋文云。售本作讎。此言無予即無讎也。猶詩言賈用不售矣。下文云。穀賤即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兩予字義與此同。 △則市糶釜十繈

安井衡云。古本糶作糴。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 俞云。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半分之誤。半分與下文什倍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予訓讎。與上義同。 △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 段云。擴即挩字也。古曠切。 △夏以奉芸 宋本芸作耘。 △鍾穰糧食 宋本作種穰。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同。 △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望案。何字即則字之誤而衍者。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

王云。秩讀爲迭。迭。更也。穀貴則物賤。穀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迭秩並徒結切。聲相同。故字相通。尹注非。 △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 豬飼彥博云。徧讀爲偏。 △中歲之穀糶石十錢 宋云。案管子所言。皆以錢幣御輕重之法。古者錢重。故中歲之穀糶石十錢。言有錢十可糴穀一石。輕重丁篇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又言齊西之粟釜百泉。（即錢字。）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案籍通藉。借也。蓋齊西釜百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斗。則泉散下而可糴。齊東釜十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釜。則粟收於上而糴平。然後劑其多少。則貴者可賤。賤者可貴。所謂輕重之權也。注謂每石取其利千泉。所說大謬。漢書食貨志。李悝亦言

粟石三十錢。時蓋用大泉。而未鑄巨泉。故貴重若此。後秦鑄筴錢。則米至石萬錢矣。趙充國傳。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師古注。謂其直錢之數。言其貴。充國傳又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言其賤。可知漢時穀直與春秋大略相等。（漢書成帝紀。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無過石百錢者也。山至數篇曰。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亦謂穀石則十錢或二十錢也。　△收稽而戶籍也　丁云。收疑斂字誤。　△彼人君守其本委謹　宋本守作收。　△謂之託食之君　宋本託作記。誤。　△夫國之君不相中　王云。夫國當爲大國。此涉上夫字而誤。大國即千乘萬乘之國。不相中。不相得也。（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　△有功利不得鄉　宋云。鄉當讀爲饗。亦通享。言有功利而已不得享受其功利也。　△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獿虜　望案。功字絕句。宋本繫作係。　△何以及此　丁云。及乃反字誤。古返字作反。下文然後百乘可及也。亦當作反。元本朱本正作反。是其證。

△千乘之國封　望案。當作千乘之封國。今本誤倒。　△然後萬乘可資也　望案。資乃贍之誤字。說詳下山權數篇相因操而贍條下。　△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通典食貨八引此。平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十九字。又引尹注云。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今本正文注文皆脫去。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終歲續其功業若干　宋本無若干二字。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　宋本已作若。　△十畝之壤　宋本畝作鼓。　△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　元本皆作者。　△民有過移長力　王云。過當爲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蓄篇作通施。施與移同。　△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　丁云。曰田若干四字。疑涉上文而衍。人衆田不度食若干者。食不足於其人也。餘食若干者。田之有餘於其人食也。俞云。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云。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可證。　△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　丁云。田疑曰字誤。　△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　丁云。山田上脫謂字。下文謂高田之萌曰。　△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　元本失作泆。丁云。當讀高田撫間田句。不被穀十倍句。衍山字。山田以君寄幣句。撫。拊也。以高田拊間田。間田之不被穀者相去十倍也。山田不被穀。更不止十倍。

故寄幣以振之。下文云。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是其證。下文又云。周壽陵而至少沙者。中田也。振之以幣。是中田亦寄公幣。上文云。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以滿其准。是其證。失古佚字。　△援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　丁云。筴字屬上讀。即下文云。援穀而應假幣也。國奉決穀。言國用發之以穀也。上文云。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即國用也。反還也。還准賦軌幣。即所謂以穀准幣也。上文山田閒田置公幣。高田直幣而償。穀坐長加十。此又以穀准幣。國奉決穀以應幣。故穀廩之重又加十也。有與又同。　△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　元本修作循。劉云。一本作上且循循。丁云。修當爲脩。游人。游士也。具游士出若干幣。計直以假穀也。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　隆。一本作除。俞云。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殺而後止。廣雅釋詁曰。屖。減也。降與屖同。　△爲之有道乎　王云。乎當依宋本作于。聲之誤也。于即乎字也。呂氏春秋審應篇。魏昭王謂田詘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莊子人閒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于。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乎作于。（論語爲政篇引書孝乎惟孝。釋文乎作于。皇侃本。及漢石經竝同。管子九守篇。寂乎其無端也。鬼谷子符言篇乎作于。）是乎字古通作于也。通典食貨十二徑改爲乎。字義則是而文則非矣。（望案。中立本亦作乎。）△揮籠纍箕勝籯屑糗　宋本籠作籠。王云。勝當爲縢字之誤。說文。縢。囊也。商子賞刑篇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得人一縢。（今本亦譌作勝。）趙策曰。羸縢負書擔橐。秦策縢作騰。義同。屑。碎米也。廣雅作糏。糗。糗字之誤。糗。乾飯也。（此本劉說。望案。宋本正作糗。）引之曰。揮蓋梩字之誤。說文。梩。臿也。或作梩。方言曰。臿。東齊謂之梩。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曰。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孟子滕文公篇。虆梩而掩之。趙注曰。虆梩。籠臿之屬。謂虆爲籠屬。梩爲臿屬也。故管子亦以梩籠竝言之。　△夏十日不害芸事　宋本芸作耘。　△以幣貲金　元本貲作貨。　△據之以幣　丁云。據乃振字誤。上文云。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是其證。上文又云。布黃金九千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布與振同義。　△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　丁云。齊字衍。滿衍是繇盛之義。山至數篇云。伏尸滿衍。則滿衍二字連文。　△請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元本宋本下二家字皆作立貲。丁云。元本是也。爲上粟二家立貲散其粟作一句讀。二壤之家。以穀准幣歸之君。君復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下文立貲戰於民。戰馬已具。亦同義也。庚。國蓄篇作賡。庚。償也。　△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　丁云。廩字衍。山林械器之高下在上。與國穀之朝夕在

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相對爲文。械器資于山林。故曰。山林械器也。義見下文。　△宮室械器　宋本作室宮械器。　△櫨以下者爲柴楂　孫云。楂卽槎之俗字。　△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　望案。安訓爲乃。說見幼官篇。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民之無檀賣子者　通典食貨八引作民之無檀。有賣子者。望案。今本涉下文而脫有字。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　王氏引之云。三年二字。涉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故曰藏參之一。張云。此文三年二字當依王說衍。三十一年當衍十一兩字。下與少半三字當在藏三之一下。言少半者。算術以十分之五爲中半。十分之七爲太半。十分之三爲少半也。令歲收十而三分之。則每分得三又三三不盡。是爲十分之三與少半也。成歲三年而藏十者。歷三年而所藏積九分。又三個三三三不盡爲九九九不盡。以合於九分而成十也。一年藏參之一與少半。卽上文守十分之三與少半。覆舉之。以明其不傷於民也。日歲日年。皆舉時而言。日十分之三。日少半。日參之一。皆舉分而言。語自有倫。不得相混而辭藏十年與少半也。乘馬數篇云。人君之守。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三年之餘。彼約舉整數。要以十年。此牽帶餘分以三年爲例。辭有詳略。意實相同。　△故天毀埊凶旱水泆　望案。埊下疑有脫文。　△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綹夜石之幣天下無有　丁云。案綹字句。說文。綪赤繒也。輕重戊篇。魯梁之民善爲綈。此綹字疑綈字之誤。（說文。綈。厚繒也。急就篇注。綈。厚繒之滑澤者也。重三斤五兩。今謂之平紬。）下文管子曰兩見。疑此文均有脫誤。張云。綹疑卽綪之異文。說文。茜。茅蒐也。段氏以爲卽蒨字。又云。綪以茜染。故謂之綪。則本一字。　△繼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　王云。繼者上亦當有見字。見繼見射。皆承上文而言。　△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　王云。亂之之本也。衍一之字。　△隘者所以益也　俞云。益當作隘。下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正承桓公此語而言。今本卽涉下文益也二字而誤。　△閒田五石　王云。閒田。中田也。乘馬數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是閒爲中也。　△庸田五石　王氏引之云。庸字義不可通。庸當爲庳。字形相似而誤。庳

田。下田也。　△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　王氏引之云。粟賈三十。衍三字。粟賈一者。令增其賈而爲十。
粟賈十者。令增其賈而爲百。故百畝可以當千畝。百乘之國可以當千乘。千乘可以當萬乘也。　△故地無量國
無筴　朱本元本作地有量國無筴。望案。下文亦言地有量。　△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　丁云。案通於輕
重之數下脫不以輕畏重通於多少之數十一字。上文云。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是其句例。　△則國不
相被　宋本國作問。　△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　丁云。當讀樹表置高句。鄉之二字下屬。謂一鄉之孝子
聘之以幣也。下文云。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是其證。　△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者　宋本袞作育。洪
云。玉篇裕作袞。袞即袞字之譌。　△民之知時日歲且阨　吳云。且乃豐字誤。丁云。案當作歲豐且阨。上文云。大
豐則藏分。阨亦藏分。豐阨對言。歲阨歲豐。與下文某穀不登。某穀豐。義亦相成。　△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
一斤　類要引作使蠶不病者置黃金一斤。丁云。皆字衍。　△此國筴之者也　王云。國筴之下當有大字。上文
云。不以狹畏廣。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是其證。　△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𧬈　宋本困作因。王氏引
之云。𧬈當爲澹。字之誤也。（隸書澹字作澹。因譌而爲𧬈。）澹。古贍字也。（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曰。澹讀
爲贍。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凡漢書贍字多作澹。不可枚舉。又漢巴郡太守張納
功德敘。卹澹凍餓。隸釋曰。以澹爲贍。）上句言足。下句言贍。贍亦足也。侈靡篇曰。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
國蓄篇曰。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禮記大傳曰。民無不足無不贍者。皆以贍足對文。義與此同也。相困
揲而𧬈。當爲相揲而澹。廣雅曰。揲。積也。言國用相積而贍也。困蓋衍字耳。劉以𧬈爲吝字。則義不可通。朱本徑改
爲吝。則謬益甚矣。又輕重甲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宋本資作𧬈。亦是澹字之譌。民不贍。
故振之。山國軌篇曰。振其不贍。是也。後人不知𧬈爲澹之譌。因改爲資耳。下文不資者振之。及山至數篇。散振不
資者。不資皆當爲不澹。又國蓄篇。千乘可足。萬乘可資。資與足對文。亦當是澹字。　△民智而君愚　丁云。此下
疑脫民愚而君智句。與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對文。　△桓公曰請問心禁　宋本問作閒。是。　△將御神用
寶　丁云。說文曰。禦。祀也。御禦古通。下文云。京海之子類於龜。尹注。京海之子。海神之子也。以龜爲神而祀之。故
謂之泰臺。日費四牛。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　尹注曰。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王氏引之云。
闕即掘字之假借。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亦音求
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遂誤入正文耳。尹不

能盡正而曲爲分別。失之。張云。掘闕固不當複。然掘下似脫一字。但云掘。文不成義。又案。此莊子及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所述讓且事所本。△之龜爲無貲　望案。之乃以字誤。△一日而釁之以四牛　宋本釁作璺。△吾今將有大事　宋本無今字。△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　丁云。此十九字疑衍。見上文。△物有發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　吳云。則君上脫無發二字。△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　王氏引之云。飾字義不可通。飾當作餘。飾餘二字篆文右畔相似。故餘誤爲飾。蓄餘者。蓄所餘也。萬金千金百金。所餘之數也。輕重甲篇曰。蓄餘藏羨而不息。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　丁云。肥。古儹字。集韻曰。儹。薄也。列子黃帝篇曰。所偏肥。晉國黜之。張湛注曰。肥。薄也。

△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　宋本無下械器不奉四字。御覽治道部七引同宋本。△而諸侯之皮幣不衣　御覽衣作至。△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　御覽無外字。內作則。張云。內當爲而字之誤。而即則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　王云。貧字義不可通。揆度篇貧作用是也。兩使字兩用字皆上下相應。△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　丁云。不得不使。疑當作不用不使。承上不得不使不得不用言之。言使民無有不爲我用不爲我使也。△祿肥則士不死　望案。此肥字亦當訓薄。與上肥籍斂義同。△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　望案。十疑七字之誤。△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　丁云。黃金上亦當有所出之地名。與下文一例。秦之明山衍之字。揆度篇曰。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是其證。△今國穀重十倍而萬物輕　望案。今國穀上脫管子曰三字。△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　丁云。案當作穀之九在大夫。然則穀羨在大夫也。今本穀誤爲幣。又衍一幣字。遂不可通。上文云。爲吾運穀而斂財。財即幣也。云國財九在大夫者。即運穀以斂之也。云國歲反一財物之九皆倍重而出者。即以幣準穀。幣仍返之民間也。故此云財物在下。財物在下。則穀在上。故云。穀之九在大夫也。穀在大夫。重一而九爲餘。故云。穀羨在大夫也。管子立環乘之幣。不過重輕輕重。一上一下。斷無幣穀盡斂於國。自壞其法也。△熟穀之人亡　望案。熟俗字。當從宋本作孰。△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望案。還讀爲環。說見君臣下篇。△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　宋本予作子。通典食貨十二

引同。洪云。子當作子。臣乘馬篇。泰秋子穀大登。又曰。旹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皆其證。　△今上斂穀以旹　望案。今。令字之誤。　△無不爲國筴　中立本國誤筴。　△則諸侯穀歸吾國矣　宋本歸下有於字。△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擴從而以忠　宋本正作止。丁云。擴字疑衍。　△故守大夫以縣之筴　宋本以下有一字。△藪爲君旹爲下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　王云。請散之散。涉下文而衍。御覽資產部十六引無散字。　△藪爲君旹爲下誤。

望案。君疑上字誤。　△大夫聚壞而封　宋本作旅壞。望案。旅列古同聲。如陳旅卽陳列。今本作聚。必裂字之誤。　△散振不資者　望案。不資乃不澹之誤。說見前。　△以鄉完重　元本完作見。　△特命我曰　俞云。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注。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此下文多訛誤不可強解。　△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宋本主作生。　△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

宋云。三世當爲四世。十世當爲五世。古文四作三。五作乂。形近而誤。禮天子諸侯皆親廟四。故云四世則昭穆同祖。五世爲祧。祧主藏太祖及二祧廟。若文武二世室。有主而無廟。故云五世則爲祏。祏藏主石亩也。（本左傳杜注。）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本通典御覽。）摯虞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亩。名曰宗祏。亩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本續漢祭祀志注。）並以毀廟爲祏也。莊十四年傳。鄭原繁稱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蓋主宗廟之官云。宗祏言遠者。謚也。昭十八年傳。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屛攝至於大宮。杜注。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使火及之。又云。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此所徙正以還廟主在戶外西牖中。恐火及。故徙之。哀十六年傳。衞孔悝使貳車反祏于西圃。大夫三廟。高曾之主卽爲祏也。　△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　丁云。財字四字當衍。　△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　王氏引之云。大字衍。三夫之家。謂三夫爲一家也。乘馬篇曰。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是也。乘馬篇又曰。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兩上脫一字。辯見乘馬篇。）此二十七人亦當作三十人。三誤爲二。又衍七字也。丁云。六字皆八字之誤。與乘馬篇同。　△須注以至於馮會之日　吳云。日乃口字誤。安井衡云。古本牡作壯。　△唐圉牧食之人　王云。唐圉當爲唐園。字之誤也。食與飤同。謂唐園中放飤之人也。輕重甲篇曰。以唐園爲本利。晏子春秋問篇曰。治唐園。考菲履。皆其證。　△因捫牢筴也　丁云。捫疑欄字誤。晏子。君之牛馬老於欄牢。鹽鐵言。是猶開其欄牢。輕重戊篇。殷人之王。立阜牢服牛馬欄。牢卽阜牢也。下文行捫牢之

筴同。△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　安井衡云。古本藏下有國字。△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　丁云。當操下當脫國穀二字。與上文句例同。△與工雕文梓器以下　望案。與疑輿字誤。△以東西南北相彼用　望案。彼疑被字誤。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

者。其下有鉛錫。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

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管子輕重十一

揆度第七十八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其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韜芒。不以示人行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爲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

立賞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

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

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

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

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攻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粟。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𢏚苦禮切。𢏚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𢏚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

雞鵠鵽（音保）。之通遠。鶤鵾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闞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匃。弓弩無匡㢮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鶤鵾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鵽。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擏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匃。而弓弩無匡㢮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爟而行火曰燎。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

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鱁。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泲火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衆。慮有妨奪。謂北海煮鹽之人。先自大夫起。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饋而食。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

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遊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筥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

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束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

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也。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卷二十三校正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　史記貨殖傳。御覽地部一引此。出銅之山上。並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一句。中山經亦有之。當據補。又引出銅之山二句。作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今本二句末皆衍山字。次句中又脫有字。當據以訂正。（王洪二說如此。）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　孫云。據中山經。之所以上脫天地二字。　△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　丁云。此下脫內字。當據上文補。

△請刈其莞而樹之　路史黃帝紀注引刈作乂。莞作莧。樹作時。　△逃其蚤牙　路史引蚤作爪。　△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　路史沙作矸。金作銀。　△上有慈石者　望案。慈卽磁之假字。　△下有銅金　路史作下有赤銅青金。　△上有陵石者　御覽地部三引作鐵石。珍寶部九引作陵石。與今本同。　△下有鉛錫赤銅　御

寶地部二。珠寶部九引。並無赤銅二字。 △苟山之見榮者　宋本元本見下有其字。 △君謹封而祭之　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引謹作遂。 △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作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盧上無葛字。高祖本紀。集解引作交而出水。藝文類聚六十引作廢而出水廢發古字通。 △是歲相兼者諸侯九　路史黃帝紀注引。諸侯二字在相兼者之上。 △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　洪云。荀子榮辱篇。狐父之戟。楊倞注曰。狐父。地名。管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路史後紀四引作雍狐之戟，狐父之戈。此作芮戈誤。 △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　路史注引作諸侯相兼者十有二。 △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　路史注引作天下頓戟一怒。 △此見戈之本也　丁云。引見戈疑得失之壞字。正文云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其證。 △一日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　宋云。一日以下十一字皆校者語。而作正文。則校語入正文者多矣。故管子難讀也。兪云。玉篇。鉒。送死人具也。然則鉒銀鉒金。義不可通。疑當爲鉒。五音集韻曰。鉒。壂金也。 △夫玉起於牛氏邊山　王云。牛氏當作禺氏。見國蓄。揆度。輕重甲。輕重乙四篇。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　兪云。各當爲託。字之誤。國蓄篇云。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爲託。 △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　王壽同云。（伯申先生子。此義丁琢之述。）稅當爲挩。挩者。奪之假字也。輕重甲篇。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此與欲守國財而毋挩於天下而外因天下。義正相同。故知挩卽奪之假字也。下文云。夫本富而財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與豐巨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稅亦當爲挩。 △夫水激而流渠　王壽同云。渠讀當爲遽。遽。急也。 △民鄰所最粟　陳先生云。最當爲聚。尹注音子外反。則讀最矣。 △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　御覽飲食部三十二引。咶俱作舐。 △煑沸水爲鹽　洪云。沸當爲泲。泲水清不能爲鹽。且下文修河濟之流。字已作濟。輕重甲篇。乙篇。丁篇。幷此篇。此語凡五見。唯輕重甲篇作泲字不誤。望案。宋本正作泲。與洪說合。 △丈夫毋得治宮室　洪云。丈夫當爲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治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其證也。御覽飲食部二十四引此。正作大夫。 △君以四什之費　丁云。四什下脫倍字。 △修河濟之流　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御覽飲食部卅二引此。正作循。 △五穀與豐　望案。與當爲與。說見臣乘馬篇。 △巨錢而天下貴　兪云。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與豐。則吾國之穀價賤而天下貴。今作巨錢者。吾字缺壞。止存上半之五。而誤爲巨。賤之與錢。則以音近形似而誤也。 △君以身

辟於大海　望案。身疑舟字之誤。篆文身作㐆。舟作𠂤。形相近也。　△天高我下　王云。天高當作天下高。義見上文。輕重丁篇作天下高我獨下。　△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元本無利字。　△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　丁云。本當為國。國蓄篇曰。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輕重甲篇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輕重乙篇同。）可證也。望案。達當是道字之誤。　△游子勝商之所道　丁云。勝當作賸。方言。廣雅並曰。賸。寄也。寄商猶客商也。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　路史前紀五引此文云。齊桓公問于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較今本多二十五字。宜據以補入正文。△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　王氏引之云。之仇二字。因下文若從親戚之仇而衍。尹注大謬。　△皆以雙武之皮　洪云。武當作虎。此唐人避諱字。通典十二。路史後紀十一引。俱作虎。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　王云。桓公曰。當作管子曰。下文何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方是桓公問語。張云。桓公曰三字疑當在天下治下。　△二五者童山竭澤　陳先生云。二五者下不應有童山竭澤四字。此四字疑在上文堯舜之王節中。國准篇。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可證。俞云。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　△人君以數制之人　陳先生云。下人字衍。　△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　俞云。此三句當在上文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之下。　△殺其身以釁其鼓　宋本釁作舋。下同。　△鄖以為門父　宋本鄖作鄖。　△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　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故人無有姦能誣祿而至於君者。　△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俞云。寅字無義。疑更字之誤。相任更為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更迭為官都也。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尹注云。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都即此所謂官都也。去乃者字之誤。望案。路史後紀十一引此文。去正作者。　△民更相制　元本朱本更作吏。　△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　宋本數下有也字。　△二年耕而十一年食　丁云。十一年疑當作十二年。下文亦當有粟賈十二倍五字。即上文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之倍數也。　△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

之天下卽已於我矣　丁云。虖亦去也。左僖廿六年傳。能左右之曰以。穀梁桓十四年傳。以者不以者也。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有以重至而輕去。言物非無端而重至。無端而輕去。必有以之者。則權數是也。我動而錯之天下句。趙本天下屬下讀者非。張云。當作天下卽於我矣。已衍字耳。　△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　安井衡云。甲兵下疑脫有甲兵三字。　△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　王云。鑪橐當爲鑪橐。字之誤也。（周官韗氏注。故書橐爲槖。譌作橐。韓子八說篇。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今本亦譌作橐。）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王注曰。橐。排橐也。淮南本經篇。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高注曰。橐。冶鑪排橐也。齊俗篇曰。鑪橐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論衡量知篇曰。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故曰搖鑪橐而立黃金。　△利下上之用　元本利作制。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俞云。度當作各。聲之誤。此本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竟。明每日行五十里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竟。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卽云十日出竟。夫五百里而十日出竟。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誤脫也。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諸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于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竟五日而反　俞云。五日當作六日。據下文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於出竟之日。此云三日出竟。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爲分者萬人　丁云。下文云。爲當分者十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皆有當字。宜據補。　△匹夫爲餘　宋本餘下有魚字。　△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　元本同作周。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俞云。挾猶給也。挾讀爲浹。古無浹字。以挾爲之。浹之言周也。徧也。故有給足之義。此言上農可以給五人。中農可以給四人。下農可以給三人。與下文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　△必起於糞土　丁云。起疑赴之誤。輕重甲篇曰。勿使赴於溝澮之中。是其明證。　△事再其本民無饘者賣其子　王云。賣上當有不字。饘卽饘粥之饘。言事再其本。則民雖無饘而亦不賣其子也。輕重甲篇曰。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是其證。　△三其本若爲食　丁云。輕重甲篇曰。事三其本。則衣食足。疑此文有誤。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　宋本桓公上有齊字。得下有而字。　△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　丁云。下脫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九字。下文可證。　△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丁云。上脫謹逃其爪牙五字。此文即承上文言之。　△猛獸衆也　宋本猛作禽。　△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元本用下有之字。　△立祈祥以固山澤　宋本固作周。　△益利摶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　宋本摶作搏。山金作金山。存作成。　△立騂牢　丁云。騂字乃牛馬二字相并而誤。上文云。諸侯無牛馬之牢。輕重戊篇曰。立皁牢。服牛馬。而天下化之。望案。路史夏禹紀有立騂守以爲民饒句。疑本此文。　△彼菹萊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　王云。菹萊當爲菹菜。字之誤也。（俗書萊字作莱。菜字作菜。二形相似。）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注曰。菹。澤生草者也。王制注曰。沮謂萊沛。周官縣師注曰。萊休不耕者。是菹萊者生草之地也。輕重乙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堁壘不爲用之壤。菜字亦誤作萊。輕重甲篇。山林菹澤草菜。菜字不誤。　△立施以守五穀　朱本施作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有之所生也四字。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端譟晨樂聞於三衢　王云。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四引作晨譟於端門。樂聞於三衢。是也。今本既脫且倒。則文不成義。孫說同。　△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　王氏引之云。掌字義不可通。當是稟字之誤。（隸書掌或作掌。與稟字略相似。）稟。古廩字也。廩與窌皆所以藏穀。晏子春秋問篇。命吏計公稟之粟。荀子議兵篇。則必發夫稟窌之粟以食之。今本稟字並譌爲掌。（楊注荀子曰。掌窌。主倉稟之官。失之。辯見荀子。）　△不資者得振　宋本資作瞀。下文同。望案。資瞀皆贍字之誤。說見山權數篇。　△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　張云。用非其有。即所謂來天下之財也。使非其人。即所謂致天下之民也。事語篇。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其非有。使非其人。與此正同。　△夷竟而積粟　丁云。夷竟二字不可解。揆度篇曰。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又事語篇曰。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上下文皆言穀。必非綈綈。）夷疏與綈素同聲。則揆度篇之夷疏滿之。即事語篇之綈素滿之矣。凡从夷从弟之字。古皆通用。其素疏二字通用者。惟有果蔬之疏古通用素。（禁藏篇。果蓏素食。當十石。晏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爾雅曰。穀不孰曰饑。疏不孰曰饉。穀之外。蔬

最爲重。故管子言穀必粲及蔬也。據此以推。則夷饑之饑疑本是疏字。（俗書饑疏形近而誤。）故對粟言之。粟言積。疏言夷者。夷讀如周官薙氏夏日至而夷之之夷。鄭注曰。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先鄭注曰。夷氏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又稻人夏以水殄艸而芟夷之。注先鄭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案先鄭言夷禾夷麥。管子言夷疏。皆是薙取之意。後鄭又以取茭爲說。蓋艸菜必迫地芟之。疏是艸菜之可食者。惟夷之乃得當耳。事語篇蒲字。本是稀字。夷之通稀。猶薙之通蕹。後人因下素字。遂取同聲之蒲字改之。而失其解矣。　△故還封倉邑　宋本倉作食。望案。上下文皆言還封食邑。此倉字誤。　△時著之家　張云。時當作詩。與時同。說文作𧥣。　△天下有慮　望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慮。亂也。　△金鏂之數　宋本金作釜。是。　△遠通不推　望案。通乃道字誤。　△故貧病　望案。故當從宋本作收。說見侈靡篇。　△請以令高杠柴池　望案。柴乃棨字之誤。說見中匡篇。　△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　宋本朱本簞作箄。王氏引之云。簞字義不可通。蓋輂字之譌。輂字隸或作𨏥。（見韓勑碑。）字從車。從扶。（說文。扶讀若伴侶之伴。）扶字上畔之廾。與隸書竹頭作廾者相似。因譌爲竹。下畔之車。與甲字相似。因譌爲甲。又脫去車字上一畫。因譌爲箄箄之簞。後又譌爲筦簞之簞耳。夫妻服輂者。言杠池平之時。民間夫妻服輂而行。不用牛馬。亦不假多人輓之也。海王篇行服連軺輂者。服連卽服輂也。（周官鄉師注。故書輂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輂。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輂。）字亦作𨌺。淮南人間篇。負輂載粟而至。（今本脫載字。說見淮南。）御覽治道部八引作服𨌺。是也。（高注訓服爲篤牛。𨌺爲擔。皆失之。）服之言負也。任重之名也。（考工記車人牝服。鄭司農云。服讀爲負。小雅大東篇。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謂負箱也。）史記貨殖傳。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輂行。蓋服輂者或推或輓。前後各一人。故夫妻可以服輂也。下文云。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正謂推輂不能上高梁也。韓子外儲說右篇。茲鄭子引輂上高梁而不能支。是也。蓋杠池平之時。夫妻二人卽可以服輂而過。及其高杠柴池也。天雨苟下。則雖十人之力不能服輂而登。地高而輂重也。若作服簞。則盛食之器甚輕。何至十人舁之。而猶不能上乎。輂今人謂之二把手。前後各兩轅。一人兩手持轅輓於前。一人如之推於後。亦有夫婦推輓者。婦以繩輓於前。夫持兩轅推於後。則此所謂夫妻服輂也。　△天酸然雨　洪云。酸通作霰。說文。霰。小雨也。　△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　王云。所無因當作無所因。人力不足恃。則必借牛馬之力。故曰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

望案。中立本作無所因。　△弓弩多匡𢐀者　望案。匡義如國語月盈而匡之匡。言弓不正圓如月之膺缺也。張云。考工記則輪雖敝不匡。注。匡。枉也。　△鵠鶩之舍近鵾鶤之遁遠　王云。遁當爲道。字之誤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甘茂之吏道穴聞之。呂氏春秋知化篇。接土鄰境。壤交道屬。今本道字並誤作遁。）鵠鶩去人近。鵾鶤去人遠。故曰鵠鶩之舍近。鵾鶤之道遠。　△鵾鶤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　段先生云。式讀當爲飾字之假借。　△三月解匋　王氏引之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匋字。匋當爲匋。篆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去。二形相似。隸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去。亦相似。故隸書匋字多誤作匋。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俊攸陶父。司隸校尉魯峻碑陰。濟陰定陶。皆是也。匋讀與韜同。弓衣也。廣雅曰。韜。弓藏也。小雅彤弓篇。受言櫜之。毛傳曰。櫜。韜也。釋文韜本又作弢。說文曰。弢。弓衣也。古者舀匋同聲。小爾雅曰。韜。索也。韜即鬯爾宗彝之綯。小雅菀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滔滔作陶陶。說文。搯。搯捾也。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曰。搯出曰掏。是其證也。韜從舀聲。故通作匋。　△彼十鈞之弩不得㯺檠不能自正　王云。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㯺字。當是棐字之誤。說文曰。棐。輔也。徐鍇曰。輔即弓檠也。故從木。說文又曰。榜。所以輔弓弩。又曰。檠。榜也。棐榜檠三字皆從木。其義一也。此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檠。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說苑建本篇曰。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正。排檠與棐檠同。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鹽鐵論申韓篇曰。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棐。輔。榜。一聲之轉。或言榜檠。或言輔檠。或言棐檠。其義一也。　△故三月解匋而弓弩無匡𢐀者此何故也　王云。此何故也四字。涉上文而衍。上是桓公問語。此是管仲對桓公語。不當言何故。　△桓公忽然作色　王云。忽然非作色之貌。忽然當爲忿然。隸書忿字或作念。形與忽相近而誤。晏子春秋諫篇曰。公忿然作色。莊子天地篇曰。爲圃者忿然作色。齊策曰。王忿然作色。皆其證。　△聖人乘幼　丁云。幼讀爲幽。大戴禮誥志篇。史記曆書並云。幽者幼也。古窈字作幼。爾雅毛傳云。冥。幼也。詩釋文。幼本作窈。幼冥即窈冥。窈冥即幽冥矣。淮南道應訓。可以明。可以窈。注。窈讀如幽。禮記玉藻注。幽讀爲黝。周官牧人。守祧。鄭司農並云。幽讀爲黝。黑也。幽黝古今字。毛傳云。幽。黑色也。黝從幼聲。黝謂之黑。幼亦謂之黑矣。管子有幼官篇。篇內言玄官者二。幼官即玄官耳。玄猶幽也。水官曰玄冥。正取幽冥爲義。（淮南注。玄冥將始用事。類陰而聚。故曰幽都。）惠半農說。下文五吏爲五官之神。然則幼官篇之玄官。亦即玄冥。聖人乘幼。敘。管子以之名篇也。　△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　宋本五吏作五更。下同。　△秋斂落原　望案。斂疑歛字

誤。△魚以爲脯鯢以爲殽　張云。魚字當脫右旁。△令以矩游爲樂　俞云。矩當作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从水。渠省聲。△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　王云。大身之都。亦當爲大舟之都。此復舉上文以起下文也。舟與身字形相近而誤。都卽禹貢大野旣豬之豬。馬注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史記夏本紀。豬作都。丁云。大舟之舟當作周。古字通用。大周。謂四周廣大也。輕重乙篇曰。以令至鼓。期於泰周之野期軍士。卽此所謂大周也。△越人果至隱曲蕃以水齊　望案。蕃爲菑字之誤。說見四稱篇。△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　王氏引之云。燒字絕句。火字下屬爲句。尹注摽而行火曰燒式照反九字。本在燒字下。今本移入火字下。則誤以齊之北澤燒火爲句矣。△百鐘之家不得事鞽　丁云。上文云。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則鞽卽屩。謂屨也。集韻屩或作鞽。△則空閒有以相給資　王云。空閒當依宋本作空閑。謂以空閑之地給貧民。△中齊有蕃石也　望案。蕃亦當爲菑。說見四稱篇。△天下倪而是耳　洪云。倪讀作睨。是當作走。言據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之人皆斜視而走耳。輕重乙篇同。△吾能令農毋耕而食　王云。吾字涉上句責吾而衍。△請君伐菹薪煮泲火爲鹽　望案。火字誤。當依宋本作水。安井衡云。古本作煮水爲鹽。地數作煮泲水。古本脫泲字。△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　俞云。庸讀爲傭作之傭。廣雅曰。傭。役也。尹注訓爲功。非是。△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　王云。宋本國字在也字上。是也。尹注曰。本國自無遠饋之食。是其證。無鹽則腫。自爲句。地數篇作惡食無鹽則腫。△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宋本弊作幣。△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　王云。殷字義不可通。殷當爲叚。（卽今假字。）交叚。謂交借財也。隸書殷字作叚。叚字作叚。二形相似。故叚譌爲殷。（史記高祖功臣表。故市侯閻澤赤還爲假相。漢表作殷相。殷乃假之譌。又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雩叚。王子侯表作虖葭。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譌作雩殷。）說文。叚。非眞也。叚借也。是假借之字本作叚。今經傳相承作假。而叚字不復用。此叚字若不誤爲殷。則後人亦必改爲假矣。△請以給其口食餰曲之彊　洪云。字書無餰字。月令。具曲植籧。呂氏春秋籧作篨。餰卽篨之壞字。△遺財不可包止　朱本包作拘。洪云。拘留也。揆度篇作貨財不安於拘。作包者誤。△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　王氏引之云。正字義不可通。正當爲乏。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食是也。乏食。則不忍飢餓而爲盜矣。乏字本作𤴓。形與正相似。因譌而爲正。宣十五年左傳曰。文。反正爲乏。（望案。懷祖先生廣雅疏證。謂此正字爲匃之誤。廣雅曰。匃。求也。俗書匃字作丐。與正相似而誤。襄公三十一年左傳釋文。丐本或作正。昭公六年釋文。士匃或作王正。是其證。）△今

操不反之事　張云。不反。疑卽上文下艾二字之譌。艾者。刈之假借字。下艾。謂去其本。△是君朝令一怒　俞云。怒讀爲弩。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爲弩。朝令一弩。正謂其語之過也。管子齊人。故齊語耳。△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之數　王云。有人若干畝。當依國蓄篇作人有若干畝。△發草立幣而無止　丁云。發草與立幣連言。不詞。疑涉上而衍。△民猶若不睚也　望案。若疑苦字誤。△東車五乘　丁云。東乃束字誤。束車。約車也。國策曰。請爲子約車。又曰。王爲約車載百金。△迎癸乙於周下原　宋本下作不。△而靡幣之用　丁云。幣者。敝之借字。說文。敝。敗也。一日。敗衣也。輕重乙篇曰。器以時靡幣。△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　王氏引之云。當作粟賈平釜四十。金賈四千。言今之粟賈平每粟一釜。其賈四十錢。金賈每一金。（孟子公孫丑趙注曰。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四千錢。二者皆當時之賈也。下文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卽承粟賈平釜四十言之。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卽承金賈四千言之。今本四十上脫釜字。金賈上衍則字。（因下文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而衍。）而文義遂不可通。△鍾然擊鼓士忿怒　陳先生云。鍾與鏜。一聲之轉。詩。擊鼓其鏜。毛詩曰。鏜然。擊鼓聲也。說文。鼞。鼓聲也。引詩作鼞。鏜。鍾鼓之聲也。引詩作鏜。依毛訓。則詩之鏜當爲鼞。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閶爲鼞之叚字。又說文。鼕。鼓聲。集韻通作鼕。隆冬與重。聲亦相近。△鎗然擊金士帥然策桐鼓從之　望案。士下當脫二字。帥然策桐鼓爲句。△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　王云。珠象上脫請字。下文皆有。當據補。△崑崙之虛不朝　御覽珍寶部八引。無之字。孫云。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云。河出崑崙虛。此不宜有之字。△容金而金也　陳先生云。上金字疑誤。丁云。而金疑當作千金。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

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准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針也。）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埏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埏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埏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

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

公乃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幷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幷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堁壜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

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教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

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堤壇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

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亾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其留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潛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

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煑泲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

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闔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茈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爲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鳥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善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詳。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我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籙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賫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

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嶭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貸稱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所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嶭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雠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蜼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璽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

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

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朔。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海莊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壏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

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宖。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齒之有脣也。蠭。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當有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

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絏繑。謂連續也。絏。息列反。繑。丘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如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梢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擧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

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耟耒耨懷。鉊銚乂橿。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

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

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抹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管子輕重十九

輕重庚第八十六亡

卷二十四校正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天下之可得而霸。　宋本霸作伯。下同。丁云。之乃不字誤。山至數篇曰。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又曰。內則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此言熟穀者去。天下不可得而霸。與山至數篇文義略同。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　丁云。壤列二字連文。下文云。然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或讀列字下屬。非。　△佻諸侯度百里　陳先生云。佻。小也。其字當作僞。說文。僞。小皃。詩曰。僞僞彼有屋。今正月詩作佌佌。傳曰。佌佌。小也。　△夫海出泲無止　宋本泲作潴。　△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　望案。不欲當作欲不。二字倒。　△推徐疾羨不足　王云。推當為準。準省作准。因誤而為推。事語篇作准徐疾羨不足。是其證。　△左右不足友　宋本友作支。疑誤。　△故苟入吾國之粟　丁云。地數篇云。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疑此文入當為食。　△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　望案。衡字衍。　△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　丁云。案當讀故謹毋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今本本字譌未。又與本二字倒。則字據上文則國筴可成句補。上文曰。故苟食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粟幣皆本也。故地數篇曰。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故謹無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與上文故君請重重而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文法一例。　△玉出於禺氏之旁山　孫云。旁山地數。揆度二篇。皆作邊山。因邊旁字形相近而誤。　△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　丁云。軻當為柯。考工記。車人之事。一欘有半謂之柯。又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說文。柯。斧柄也。柄。柯也。或作棅。詩。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說文。則。等畫物也。古之人或取法於斧柯。故謂其則不遠。爾雅。柯。法也。尺寸取則於柯。故曰法也。然則柯亦爲車者所不可少之物矣。管子言田器類及木柄。與此同義。△鼓山鐵　望案。鼓乃數字之誤。說文。數。有所治也。讀若墾。此因聲以得義。鐵在山中。利墾治之也。△民得其十君得其三　望案。十乃七字誤。△有雜之以輕重　望案。有乃者之誤字。說見侈靡篇。△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丁云。虜乃膚字誤。△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山諸侯之國也　丁云。磧字義不可通。左旁白字。疑百字誤。右旁責字。疑負字誤。百負卽百倍也。言畝鍾之國百倍於山諸侯之國也。寫者誤并百負二字爲磧。校者又改作磧耳。負倍二字古通用。△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　王云。十倍上亦當有或字。與下句對文。△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　朱本所作形。國蓄篇正作形。△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　王云。露當爲雪。木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今本雪作露。則非其旨矣。侈靡篇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證。△紋得綵緒三之　宋本緒作絡。△日至日穫　元本下日字作而。△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　丁云。艾與刈同。收當爲畝。中方都二之數。雖不止一畝之積。要其所量。可於一畝約知其數也。△請以一朝素賞軍事　望案。素讀爲索。鄭注禮記檀弓云。索猶散也。△以令至鼓　治要無此四字。△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　王云。下期字當依治要作朝。言與軍士期於泰舟之野而朝之也。今作期者。卽涉上文期於而誤。△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　王云。易牙二字。後人所加也。小匡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易牙小臣。豈得與四大夫差肩而立乎。藝文類聚居處部四引此。無易牙二字。明是後人所加。下文五子曰善。五子本作四子。因增入易牙。故又改四爲五耳。張云。此牙字當在鮑叔下。誤倒在朋字下。後人遂妄增易字耳。△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　史記李牧列傳。集解引作能破敵禽將者賞百金。△而得執將首者　望案。高誘注淮南子曰。執。主也。△言能得者壘千人　丁云。當作言能得壘千人者。乃與上下文句一例。望案。治要引壘作果。△吾曷以識此　望案。識。職之借字。△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　吳云。內鄉二字當互易。△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　王云。見其當依治要作見禮。今本涉上下文諸其字而誤。△桓公忿舉兵攻萊　宋本無然字。△戰於莒必市里　治要。無必市里三字。△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壖壈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　俞云。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當

竝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脫一字。而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脫。而句上有其民兩字。甚爲不詞。蓋其民即去一之誤。古文所作弌。因誤爲民。弌誤爲民。因改去爲其。屬之句上。而義全失矣。所謂五分而不能操其二者。蓋五分其國而去其三分。則僅能操其二。桓公言不能操其二者。甚之之詞也。如今本則所謂五分而不能操其二者。不得其旨矣。　△子皆案圍䇺而不能挹損焉　宋本子作寻。是。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宋本平作乎。俞云。施乃也字誤。乎上當脫粟字。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民乎其歸我如流水。甲篇言民。此篇言粟。句法正同。　△則請重粟之賈金三百　丁云。元本作釜三百是也。謂每釜加賈三百。下文所謂三倍其賈也。　△請以令與大夫城藏　王氏引之云。此當作請以令與卿諸侯令大夫城藏。城藏者。藏粟於城中也。下文曰。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其曰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王云。固當爲調。（下文兩固字並同。）調誤爲周。又誤爲固耳。下文衡數不可調。即承此句而言。國蓄篇曰。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今本脫此文。說見國蓄篇。）是其證。　△調則澄澄則常　王氏引之云。澄訓爲清。與調字當字義不相承。當是澄字之誤。說文。澄。平也。物之高者有時而下。下者有時而高。其數不能均平。調之則前後相等而高下平矣。故曰。調則澄平。則高者常高。下者常下矣。故曰。澄則常。古書象作立心與水相近。（鄭氏周易注。見小雅采薇正義。）故心旁誤爲水旁。　△常則高下不貳　望案。貳當作貣。說見勢篇。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　王云。案此言以四秋分屬四時也。分下不當有有字。蓋涉上有字而衍。（下文同。）御覽時序部二引此。無下有字。　△農事且作　御覽時序部二引作農事旣成。　△絲纊之所作　御覽絲作蠶。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　王云。大秋上衍而字。上下文皆無此例。御覽引此亦無。　△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　望案。也字衍。御覽引此亦無。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亾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　王云。泉當爲帛。下文亦云。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又下文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案泉布亦當爲帛布。（布帛或

日帛布。下文帛布絲纊之賈卽其證。）此承上文帷蓋衣幕之奉而言。則當云帛布。不當云泉布。帛泉字相似。又
涉上文泉金而誤也。又下文。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五穀菽粟泉金。案泉金亦當爲帛布。上文作五穀菽粟
布帛文采。是其證。今作泉金者。亦涉上文泉金而誤。△毋至其本　元本毋作每。俞云毋當爲毌。毌。古貫字。
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　王云。禪字涉上文禪於梁父而衍。籍當爲藉。藉。薦也。史記封禪書曰。江淮之間。一茅
三脊。所以爲藉也。是其證。　△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　王氏引之云。不如令者不
得從爲句。天下諸侯連讀。其子字則因上文從天子而衍。　△反此有道乎　王云。當依前後文作爲此有道乎。
今本爲作反者。涉下反之而誤。　△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閭　丁云。閭乃閻字誤。下文曰。表稱貸之家。皆
堊白其門而高其閭。　△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　王云。幾何千家當作幾何家。其千字則涉下文千鍾而衍。
△其出之鍾也一鍾　洪云。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
皆作中。此涉上中字而誤。丁云。案也字亦當在一鍾下。例見下文。　△上斵輪軸下采杼栗　宋本斵作斲。栗作
粟。　△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斵福　宋本若作苦。王云。苦處當爲谷處。上文山居谷處卽其證。隸書谷字
作苦。苦字作苦。二形相似而誤。上斵福三字。義不可通。案上文云上斵輪軸。下采杼栗。則此上斷福。當是上斵輻
之譌。上言斵輪軸。此言斵輻。若詩之言伐輪伐輻矣。　△少者三十鍾　望案。十字誤。當依宋本作千。　△受息
之氓九百餘家　宋本氓作萌。　△出栗參數千萬鍾　朱本無數字。是。　△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
之正也　吳云。棄乃意字誤。丁云。之正二字。當是五王之誤。五王猶五君也。輕重甲篇曰。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
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五王也。是其證。　△君之棧臺之職　吳云。職疑藏字誤。下文同。　△桓公舉衣而問曰
元本朱本衣作哀。張云。哀疑衷字之誤。　△使有以終其上令　王壽同云。終當爲給。下文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是其證。　△寡人之德子無所寵　丁云。寵疑竆字誤。　△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　王
云。曰字衍。　△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所以無庶乎　王氏引之云。發下當脫草字。國蓄篇曰。耕田發草。上得其
數矣。輕重甲篇曰。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又曰。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是也。務字屬下讀。務上之所急者
務農也。農者上之所急也。　△萊有推馬　王壽同云。推乃準之誤。下文云云可證。　△齊東豐庸而糴賤　俞
云。庸。康之誤字。高注淮南子曰。康。盛也。　△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請
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　王云。齊西之

粟三斗二十錢。則二斗二十錢。則鎰亦二十錢。則是二斗爲一鎰也。尹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鎰。失之矣。△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　王云。十當爲斗。釜斗之粟。卽承上三斗三釜而言。隸書斗字作㪷。後人誤以爲什字而改爲十。通典食貨十二引此已誤。俞云。案上言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而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爲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欲改十爲斗。反失其義。△瀧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　王氏引之云。阬當爲阸。報當爲障。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瀧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又曰。通瀧瀆。修障防。安水藏。隘與阸同。鄣與障同。△謹守泉布之謝　望案。泉乃帛字誤。△謹絲麻之謝　丁云。謹下當有守字。上文句例可證。△龍鬬於馬謂之陽　宋本謂作請。△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　宋本飭作飾。顧千里云。初疑袀字之誤。請使大夫袀飾爲句。服下當脫一字。△地重投之哉兆　丁云。哉乃㦲字誤。△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　王云。收當爲叔。叔卽菽字。見下文。輕重甲篇亦云。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叔字艸書作尗。因譌而爲收。△請以平賈取之　宋本之作人。△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望案。菑當爲甾。說見四稱篇。△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　望案。并與屛同。△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　王云。請之當爲誚之。下文滅其位。杜其門。是誚之之事也。今作請之者。涉上請以令而誤。△鶒鷘含餘粖　朱本粖作秣。△吹笙篪　吳云。笙篪下奪之風二字。輕重乙篇有。△此何以洽　王云。洽當爲給。下文云。國中大給。卽其證也。給洽草書相似。故給譌爲洽。尹注非。△表稱貸之家　王云。表當依宋本作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表者。涉注文而誤。△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　王云。也字涉下文父母也而衍。通典食貨十二引無也字。△出其財物以賑貧病　宋本賑作振。△通之杭莊之閒　王云。杭當爲抗。抗古讀若康。抗莊卽康莊。△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　丁云。巨渠叚字。雄當爲庸。上林賦有庸渠。水鳥也。說文。鷛鷵鳥。△則蟁虻巨雄　孫云。虻當依上文作虻。△請挾彈懷丸游水上　吳云。請乃諸字誤。△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　王云。賣賤當作買賤。言四郊之民多買賤物。所以致富也。今作賣賤者。涉上文賤賣而誤。△衰然多衣弊而屨穿　宋本衰作哀。是。△此其何故也　王云。當作此其故何也。下文同。△論議玄語　張云。玄當爲互字之譌。

書往往相亂。 △內毄一家而三不歸　丁云。毄乃瞰之借字。廣雅曰。瞰。視也。孟子離婁篇注曰。瞰。視也。音義。瞯或作瞰。同。說文作闞。云。望也。集韻有矙字。云。與瞰同。視也。 △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　丁云。無疑垂字誤。 △一舉而名實俱在也　宋本一作壹。 △民何爲也　望案。當作民何不爲也。脫不字。 △敢問齊方于幾何里　丁云。于卽方字之誤而衍者。 △弇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　洪云。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此弇字。本海莊二字誤幷作一字。王云。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隸書莊字作荘。俗又省作庄。)因誤而爲庠。加夕則爲弇矣。丁云。也字上亦當有非穀之所生五字。與上下文一例。 △朝夕外之　安井衡云。朝夕讀爲潮汐。外之。遠其外也。 △然則吾非託食之主邪　望案。吾乃君字誤。 △君動言操辭　王氏引之云。操當作搖。搖辭卽動言。古人自有複語耳。輕重甲篇云。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是其證。今本搖作操者。涉上文兩操字而誤。 △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宋本孤作狐。 △及吾地亦有道乎　丁云。及乃反字誤。 △君以織籍籍於系　元本無下籍字。安井衡云。系當爲糸。五忽爲糸。十糸爲絲。 △如此則云五穀之籍　劉云。云疑當作去。 △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　丁云。當讀以國一籍五句。臣乃五字誤。君守布萬兩句。右乃君字誤。上文云。君守布。是其證。而后籍麻句。麻十倍其賈句。布五十倍其賈句。今上籍麻二字誤乙。又脫麻字。術四字。術字宋本作術。術字係校語羼入。上文云。君守布則籍於麻。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是其證。 △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　丁云。朱本二十作廿。蓋廿字誤。故乃徵字誤。 △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　王云。湯讀爲蕩。一可以爲百。當作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山權數篇云。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是其證。 △物之生未有刑　朱本刑作形。 △守物之終始身不竭　王云。身上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卽其證。陳先生云。終始二字互倒。守物之始。終身不竭。四字爲句。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虛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　路史後紀一引作六畫。莊氏述祖云。峜當作佱。古法字。亦通政。大戴禮盛德篇有六政。疑卽六佱。 △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　路史炎帝紀注引樹作種。淇上有于字。民作人。無而天下化之五字。 △鑽鐩生火　御覽火部二引生作出。 △以熟葷臊　路史注引作

腥臊。　△無茲腸之病　御覽皇王部四引茲腸作腸胃。集韻。胃。古文作腸。路史注引作無腥臊之疾。△道四經之水以商九州之高　朱本商作敵。望案。經當為瀆。商當作奠。皆字之誤。　△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　王云。帛當為阜。字之誤也。（史記五宗世家。彭祖衣帛布衣。漢書景十三王傳。阜誤作帛。）阜以養馬。牢以養牛。故曰。立阜牢。服牛馬。　△循六愁合陰陽而天下化之　望案。愁。金字之誤。　△公曰其行義奈何　王云。其字涉上文公其行義而衍。　△千穀也　俞云。千穀當從一本作子穀。子穀。穀不成者。猶言童蒙矣。說文。禾粟之采。（音穗。）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蒙。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　王云。財用上脫而字。下文云。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卽其證。　△繳綿而理相商　王云。綿與屬同。（集韻屬或作綿。）繳當作曳。曳。引也。言引屬而理相隨也。今作繳者。因綿字而誤加糸耳。尹注非。　△應聲之正　宋云正同征。　△二十四月　通與十二引作周月。　△室屋漏而不居　王云。居當為治。字之誤也。齊民要術一。御覽木部一引此。並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書居亦作治。　△休徐樹之枝也　宋云。檀弓休檸鄭注。休。治也。此云休者。亦謂脩治去其枝也。　△闔其年　俞云。闔乃闔字誤。其讀為朞。此當以闔朞年三字為句。　△民被白布　望案。白。帛假字。　△以其不捎也　宋本捎作捐。宋云。說文。捎。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為撟捎。則捎謂芟其上枝。不能密陰。不捎則不芟也。　△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　望案。胡乃壞字誤。輕重丁篇正作壞。　△歸市亦惰倪　王云。歸市下當有者字。歸市者對上文丁壯者及父老而言。　△桓公郎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　安井衡云。城非所以置鹿。城當是圍字誤。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俞云。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鹿直八萬泉也。又案。下文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蓋金一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女子居涂　望案。涂上一本有內字。疑管子本或作內。或作涂。而校者合之耳。　△明王之所以賞有功　宋本王作主。下同。　△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　元本朱本芊作楚。　△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　王云。貴買當為貴賈。藝文類聚武部獸部下。御覽獸部二十一引此。並作貴價。是其證。下文亦云。不敢辨其貴賈。今作貴買者。涉上文公貴買之而誤。又下文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案買當依宋本作賈。上文云。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卽其證。此亦涉上文諸買字而誤。　△伐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　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獸部二十引本作農。下文同。俞云。作農者。乃後人不曉古語而改之。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禮記大學篇。此謂知本。正義

日。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謂心也。周易大過彖傳。本末弱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對四體而言。則心爲本。對臣民而言。則君爲本。管子地數篇曰。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重乙篇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大同。或言本。或言國。其義一也。淮南子氾論篇。立之於本朝之上。高注曰。本朝。國朝也。是古人謂國爲本之證。此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本爲農。則失其義矣。　△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　王云。公因當爲公其。上文曰。君其鑄莊山之金以爲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皆其證。　△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　望案。句例賈下當有矣字。　△令其買再什以上　安井衡云。古本買作賈。　△修械器之巧　安井衡云古本巧作功。　△趨糴十五　兪云。此與下文修糶五月。糴糶二字當互易。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　丁云。清。精叚字。　△搢玉總　朱本總作摠。王云。總與摠皆忽之譌。忽即笏字也。皋陶謨。在治忽。鄭作曶。注云。曶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士喪禮。竹笏。今文笏作忽。墨子公孟篇曰。公孟子戴章甫搢忽。是笏與忽通也。桓二年左傳。袞冕黻珽。杜注曰。珽。玉笏也。此云天子搢玉忽。即玉藻所謂天子搢珽。考工記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者也。周官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此云天子搢玉忽祭日。正與周官合。左傳正義引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即此篇之文。　△發出令日　望案。發下當脫號字。　△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　望案。墐乃熯字之誤。說見禁藏篇。　△耟耒耨懷鉊鈶又櫌權渠繉緤　王云。又當爲乂。乂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鎛是也。說文。櫌。鉏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鉏耰棘櫌。以破衝隆。權渠。下文作穫渠。未詳。繉即繩字之誤。隸書黽字或作黽。又作黽。形與黾相似。黽之爲黾。與黽之爲黾。其下半亦相類也。緤亦繩也。丁云。耟。耜字之誤。懷。櫌字之誤。鈶。鉤字之誤。權當依下文作穫。說文作鑊。大鉏也。渠與欋同。釋名。齊魯謂四齒杷爲欋。　△此三人者　王氏引之云。人字衍。民之窮者有此三類。非謂僅有三人也。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義正與此同。

△皆兢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　丁云。衆疑衣字誤。衣下有食字。疑脫在不可事者下。入國
篇曰。官而衣食之隨其所言。勿遺棄也。兪云。衆疑㝠字誤。師古注漢書文帝紀曰。㝠。給也。　△下作之地上作之
天　兪云。作讀如詩侯作侯祝之作。此蓋神道設教之意。　△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　王氏引之云。下
文曰。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則此當云天子服赤絻赤而靜處。寫者脫誤耳。　△毋斷大木誅大臣
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兪云。誅大臣三字衍文。此蓋以斷大木。斬大山。戮大衍爲滅三大。其
上文聚大衆。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有誅大臣之文。則爲滅四大矣。又案。斬大山之斬。當讀爲壍。與形勢
解斬高同。　△天子祀於大宗　御覽時序部八引作祈天宗。　△同族者人殊族者處　王云。人當爲入。處。止
也。言同族者則入祭。異族者則止也。　△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　吳云。沃乃飫字誤。　△祖者所以功祭也
非所以戚祭也　吳云。兩所字皆涉下文所以字而衍。　△天子祀於太惢　安井衡云。太惢蓋心星。心三星。故
其字作惢。詩曰。七月流火。秋分祀心。饑其納也。說文。惢。心疑也。讀爲瑣。非此義。　△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
兪云。以上下文推之。所出之里數皆與所數之日數相符。則此文亦宜云出國九十二里矣。乃出國百三十八
里者。蓋自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又自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而秋至。合而計之。則爲一百三十八。
故出國百三十八里也。古人於此蓋別有義。　△發號出令　望案。此句下脫日字。當依上下文例補。　△以秋
至日始數九十二日　王云。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文云。以冬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至日始
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證。　△張耜當弩　望案。張耜以下數句乃他
篇之佚文。誤綴于此。　△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捄櫓　宋本穫作擭。元本軻作輒。丁云。脅軻之爲物。形狀未聞。惠
學士以脅爲甲。軻疑當爲鞫。玉篇曰。鞫。兵器也。捄當爲楯字之誤。楯者。盾之借字。禁藏篇曰。苴笠以當盾櫓。是其
證。

輕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輕重十九亾